

# 古今說林

第一冊



## 敘

昔陶淵明自謂讀書不求甚解，蓋意在欣賞，非以致用，此讀書之至高意境也。莊子曰：吾生也有涯，而智也無涯，以有涯逐無涯殆矣！且所謂書，浩如瀚海，一一領略，勢不可能。就史書言：重疊繁多，翻閱不易。不有沙汰，何由欣賞？世有文選集納，良有以也。嘗於故紙堆中，尋求所好，筆而錄之，積久成帙。暇時瀏覽，足資消磨。遣興之餘，聊供同好，非敢以問世也。是爲敘。

戊子仲冬一翁述意

# 古今說林目錄

## 第一輯

太史公論道	四	延陵季子	一三	趙氏孤兒	一三
岐下食馬者	五	齊桓身後	一三	觸龍	一五
由余	六	齊莊公	一三	田子方	一七
后子鍼	六	爲政之道	一四	段干木	一八
秦始皇	六	宋襄公	一五	孟柯答非所問	一八
秦二世	七	羊羹	一六	屈宜口	一九
陳嬰母	八	君人之言	一六	陳箴	一九
外黃舍人兒	八	宮之奇	一七	齊威王	三〇
漢高祖	八	夷吾	一七	國寶	三一
人彘	一〇	介子推母子	一八	田法章妃	三一
張辟疆	一一	彭祖	一九	孔子	三二
孝文帝	一一	商臣	一九	漢武帝	三四
少君	一三	湯陰	二〇	蓋公	三五
		范蠡	二二	割勝	三五

古今說林

晏子.....三五	田橫.....四九	西域文物.....六四
老莊.....三六	張蒼.....五〇	漢使.....六四
辛之母.....三七	申屠嘉.....五一	郭解.....六五
吳起.....三八	鄼生.....五二	鄧通.....六五
五羊大夫.....三八	昂錯父.....五三	李延年.....六六
商君.....三八	高石君.....五三	任氏.....六六
蘇秦.....三九	扁鵲.....五四	第二輯
甘羅.....三九	田蚡.....五五	道家書.....六八
白起.....四一	韓國安.....五七	房中書.....六九
王離.....四二	李廣.....五七	江充.....七〇
淳于髡.....四三	李陵.....五八	李陵餞別蘇武.....七〇
孟嘗君.....四三	冒頓.....五八	卜式.....七一
毛遂.....四四	石碣.....六〇	張湯.....七二
李同.....四六	公孫休.....六一	晉書.....七二
神勇.....四七	李離.....六一	殿助.....七三
李斯.....四七	汲黯.....六一	朱買臣.....七三
彭越.....四八	竇太后.....六二	徐樂.....七四
韓信.....四九	酷吏.....六二	東方朔自荐書.....七五

古今說林

董偃	七五	萬章	九四	宮闈禍	一一六	
楊王孫	七八	董賢	九四	桓靈	一一七	
朱雲	七九	李夫人	九六	漢末偽皇帝	一一八	
霍光	八一	掘冢	九七	馬太后	一一九	
雋不疑母	八二	王莽女	九七	爛羊頭	一二〇	
疏廣	八二	王嘉	九八	劉玄	一二一	
嚴君平	八三	黃霸	〇〇	赤眉	一二二	
王吉	八四	田延年	〇〇	王閔	一二七	
西漢諸帝天壽考	八四	嚴延年	〇一	彭寵	一二七	
皇曾孫	八六	孝元皇后	〇二	寇恂	一二八	
京房	八七	王莽	〇五	岑熙	一二九	
王尊	八九	第三輯			吳漢	一二九
蓋寬饒	八九	釋奴令	二二	弭兵詔	一二九	
侯文	九〇	光武	三三	安丘先生	一三〇	
何並	九二	漢代汴渠	四四	任隗	一三〇	
匡衡	九三	東漢五帝	四四	馬武	一三〇	
張禹	九三	遺放宮女	六六	雲台將	一三一	
訛言	九四			竇融	一三一	

古今說林

寶蓋	張楷	崔瑗	一三二	一五一	一五八
東觀	張陵	徐禪	一三三	一五二	一五九
馬援	張玄	姜肱	一三三	一五二	一五九
卓茂	孝廉	楊秉	一三五	一五三	一六〇
魯恭	淳于恭	張綱	一三七	一五三	一六〇
劉寬	周磐	种嵩	一三七	一五三	一六一
王丹	蔡順母	杜根	一三八	一五四	一六二
鄭均	趙咨	宋泉	一三八	一五四	一六二
陳軫	第五倫	地動儀	一三九	一五五	一六二
邳惲	漢代邊費	蔡邕	一三九	一五五	一六三
楊厚	陳伯敬	左雄	一三九	一五五	一六四
襄楷	陳咸	周舉	一四〇	一五六	一六五
廉范	班超	周緄	一四〇	一五六	一六五
蘇不韋	班始	黃琬	一四一	一五六	一六六
陸康	爰延	韓韶	一四三	一五六	一六六
樊重	王充	郭亮	一四四	一五七	一六六
梁冀	仲長統	李燮	一四四	一五七	一六七
鄭玄	任棠	吳祐	一五〇	一五八	一六八

古今說林

趙岐	一六九	呂布	一八六	許慎	二〇二
譚行	一七〇	許武	一八七	邊韶	二〇二
陳番	一七〇	許荆	一八七	張升	二〇三
黨錮	一七一	劉寵	一八七	趙壹	二〇三
李膺	一七四	漢時戶口	一八八	禍衡	二〇四
夏馥	一七五	董宣	一八八	譙玄	二〇六
巴肅	一七六	黃昌	一八九	向栩	二〇七
范孟博	一七六	陽球	一九〇	王烈	二〇八
張儉	一七七	王吉	一九一	楊由	二〇九
岑暉	一七八	蔡倫	一九一	李邵	二〇九
賈彪	一七八	曹騰	一九二	段元章	二一〇
郭泰	一七九	閻禍	一九三	折像	二一〇
竇武	一八一	侯覽	一九五	樊英	二一一
鄭太	一八一	漢宮暮景	一九五	郭玉	二一一
孔融	一八二	孟佗	一九七	華陀	二一二
皇甫嵩	一八四	漢代太學	一九八	攝生者	二一三
黃巾	一八四	周澤	二〇二	曹長房	二一三
黑山賊	一八五	服虔	二〇二	劉根	二一五

古今說林

第四輯

方士	二二六
隱逸	二二七
曹娥	二一九
許升妻	二一九
皇甫規妻	二二〇
蔡文姬	二二〇
魏武帝	二二六
漢獻禪位詔	二二七
曹丕薄葬詔	二二七
曹氏末局	二二八
甄后	二二九
荀彧	二三〇
賈詡	二三一
袁渙	二三三
邴原	二三四
焦先	二三五

寒貧	二三七
司馬朗	二三七
蘇則	二三八
于禁	二三八
龐統親	二三九
曹子建	二四一
王粲	二四二
趙廣	二四三
王弼	二四五
劉備	二四五
諸葛亮	二四七
秦宓	二四九
劉琰	二五〇
魏延	二五一
張裔	二五二
費詩	二五二
鄧芝	二五三
高岱	二五四

第五輯

孫權	二五四
廣陵古冢	二五六
孫韶	二五六
孫資	二五八
孫綽	二五九
儒將	二六二
韋曜	二六三
司馬師	二六七
曹奐禪位詔	二六七
晉諸帝	二六八
晉帝元旦受賀儀注	二七七
晉代大駕鹵簿	二七九
武庫火	二八三
妖馬	二八三
人鱗	二八三
晉之后妃	二八四





古今說林

8

調富兒	三三九
鄧攸	三四〇
吳隱之	三四〇
范宣	三四一
李弘老莊論	三四一
孫登	三四二
董京	三四三
郭文	三四三
戴逵	三四四
陶淡	三四四
顧愷之	三四五
杜不愆	三四六
隗炤	三四六
佛圖澄	三四七
鳩摩羅什	三四八
謝道韞	三五〇
王敦	三五二
桓溫	三五三

莽權	三五四
石勒	三五五
石虎	三五六
慕容氏之馬	三五九
符朗	三六〇
第六輯	
南北朝僭役	三六三
羅敷行	三六四
晉太學	三六五
嗜痴癖	三六五
傅亮說慎	三六六
劉德願	三六七
劉亮	三六八
潔癖	三六八
羊欣	三六九
活輿地圖	三六九
陶淵明訓子書	三六九

劉寔之	三七〇
建業學館	三七一
第七輯	
蕭道成	三七三
鬱林王	三七三
蕭鸞	三七四
東昏侯	三七五
張苟兒	三七八
神彈	三七九
銅山	三七九
首級山	三八〇
蚤虱賦序	三八〇
聲韻辯	二八〇
千里船	二八三
虞願	二八三
獻納	二八四
褚伯玉	二八四

古今說林

第八輯

沈麟士·····	三二八四	辭命·····	三三九五	蕭子雲·····	四〇〇
孤獨園·····	三二八六	呂僧珍·····	三三九五	江革·····	四〇〇
梁三帝·····	三二八六	任昉·····	三三九六	楊華·····	四〇〇
徵購·····	三二九一	馮道根·····	三三九七	羊侃·····	四〇〇
昭明太子·····	三二九一	班固漢書真本·····	三三九七	韋粲·····	四〇二
哀太子·····	三二九二	憤王·····	三三九八	吉弼·····	四〇四
曹景宗·····	三二九三	四盡·····	三三九八	神滅論·····	四〇五
鄧元啓母·····	三二九五	王僧孺·····	三三九八	劉勰·····	四一二
		王筠·····	三三九九	蕭綜·····	四一三
		千字文·····	三三九九	貞白先生·····	四一四

林 說 介 書

# 古今說林第一輯（錄自史記）

原書及作者小史

史記凡一百三十卷，漢司馬遷續其父談而作。起黃帝、訖漢武。爲十二本紀以序帝王，十年表以貫歲月，八書以紀政事，三十世家以叙公侯，七十列傳以志士庶。遷歿，闕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律書、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日者傳、三王世家、龜策傳，傅靳蒯成列傳，凡十篇。張晏云：元成間褚先生補闕，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傳。而王鳴盛十七史商榷云：史記惟亡武紀一篇，餘間有缺無全亡者，而褚所補亦惟武紀，其餘特附益各篇中，如贅疣耳。又三皇本紀爲唐司馬貞所補。劉向揚雄皆稱遷有良史才，服其善叙事理，後人議其書者頗多，然皆非確論。宋裴駟爲集解，唐司馬貞作索隱，張守節作正義，皆頗有發明。清梁玉繩作史記志疑，就裴張司馬三家註傳本文字互異者，博採舊說，分條詳考，至爲精核。

遷夏陽人，字子長，生於龍門，武帝時，仕爲郎中，奉使巴蜀，遷爲太史令。天漢間，李陵降匈奴，而遷極言其忠，忤帝意，被腐刑下獄，太始初出獄

，爲中書令，卒。溫性好遊，嘗兩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闢九疑，浮沅湘。北涉汝泗，歷齊魯過梁楚以歸。所得山川浩瀚之氣，一以發爲文章，故稱名著。

漢書載：司馬遷作史記，觸忌朝廷，後遭李陵之禍，下於蠶室，其記李陵書有云：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得使奉薄技，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爲勳益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乃事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盃酒接殷勤之歡，然僕觀其爲人自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嘗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夷戎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強胡，抑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斂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死傷相積！然李陵一呼勞軍，士無不

起，躬流涕沫，血飲泣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

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王侯公卿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悽但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冒推言陵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深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遊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爲誣上，卒從吏議，家資財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

救，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

李陵旣生降，隕其家聲，而僕又茸以蠶室，重爲天下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蟻蝻何異？云云。

遷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選外孫平通侯揚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至王莽時，求封遷後，爲史通子。

### 太史公論道

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贈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而時遷移，與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士倡而臣和，士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去羨也——細聰明，——不尚賢，絕聖棄智也。——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用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八位八卦也，——十二度十二次也，二十四節就中氣也，各有禁忌，謂日月也。——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無爲者守清淨也，無不爲者生育萬物也，）（各守其分故易行也）（幽深微妙故難知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任自然也。——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因物爲制——故



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因時之物成法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因其萬物之形成度與合也。）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聖人教迹不朽滅者順時變化——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因百姓之心以教惟執其綱而已——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款，——音款空也。聲別名也，故申子云：款言無成者是也，聲者名也，以言實不稱名，則謂之空空有聲也。——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混混者元氣神者之兒也——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岐下食馬者

秦繆公與晉夷吾戰，爲晉軍所圍，晉擊繆公，繆公傷，於是岐下食善馬者二百人，馳冒晉軍，晉軍解圍，遂脫繆公而反生得晉君。初繆公之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史遂得欲法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博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皆求從，從而見繆公君，亦皆推爭死，以報

食馬之德，於是繆公虜晉君以歸。

由余

戎王使由余於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則勞民矣。繆公怪而問之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尙爲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下能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弑，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涼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

后子鍼

秦景公母弟后子鍼，有寵而富，或譖之，恐誅，乃奔晉，車重千乘，晉平公曰：后子富如此，何以自亡？對曰：秦公無道畏誅，欲待其後世乃歸。景公立四十年卒，子哀公立，后子復來歸秦。

秦始皇

秦始皇四年十月蝗虫從東方來，蔽天，天下大疫。百姓內粟千石拜爵一級。

大梁人尉繚相始皇曰：秦王爲人蜂準，長目，鰲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

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爲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

秦滅趙，始皇至邯鄲：諸嘗爲王生趙時母家有仇怨者，皆坑之。

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之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

卅一年，始皇爲微行咸陽，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見窘，武士擊殺盜，關中大索廿日。

燒書令：『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卅日，不燒諱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

### 秦二世

趙高潛閹樂毅秦二世於望夷宮，將死，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爲王，弗許！又曰：願爲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爲黔首，比諸公子！閹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爲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

自殺。

陳嬰母

陳嬰者，古東陽令史，素信謹，稱爲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強立。……嬰母謂嬰曰：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聞汝先世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爲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衆從其言，以兵屬項梁。

外黃舍人兒

項羽率楚軍攻外黃，外黃不下，數日始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以上詣城東欲坑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羽曰：彭越強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以待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恐皆莫肯下矣，羽然其言，乃赦外黃當坑者，東至睢陽，聞之皆爭降。

漢高祖

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爲漢，鴻溝以東者爲楚，項王許之，即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

## 古今說林

歲！漢王乃封侯公爲平國君，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爲平國君。高祖以亭丘爲送徒鄗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豐西澤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即自疑亡匿隱於芒碭山澤巖石之間。

高祖大朝諸侯羣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起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置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呼萬歲！大笑爲樂。高祖拜周昌爲御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封汾陰侯。昌爲人強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時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逐得，騎周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

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爲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定矣。

絳侯灌嬰等咸譏陳平於高祖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將軍，臣聞平

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復亂臣也！願土無之。漢王疑之，召讓魏無知，——荐平於漢王者——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無益於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漢相拒，臣進奇謀之士，願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且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

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蕭何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吊，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召平謂相國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必悅，蕭何從其計，高帝乃大喜！

始高祖微時，嘗辟事，時時與賓客過巨嫂食，嫂厭叔叔以客來，嫂佯爲羹葢椀釜，賓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尙有羹，高祖由此怨其嫂，及高祖爲帝封昆弟，而伯于獨不得封，太上皇以爲言，高祖曰：某非忘封之也，爲其母不長者耳，乃封其子位爲羹頓侯。

### 人彘

高祖崩，呂后囚戚夫人而召其子趙王如意，趙王未到，孝惠帝仁慈，知太后怒，自

迎趙王霸上，自挾人宮與之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其間，及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早起，爲呂后酖殺之！又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瘡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居數日乃召孝惠觀人彘，孝惠見問，乃知其戚夫人，遂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孝惠者呂后所生也。

張辟疆

孝惠帝崩，發喪，呂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張辟疆爲侍中，年十五，謂丞相曰：太后獨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疆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請拜呂台呂產呂祿爲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入宮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必安，君等幸得脫禍矣！丞相乃如辟疆計，太后悅，其哭乃哀。

孝文帝

漢孝文皇帝諱恒，高祖中子，薄太后生。

元年，十二月，上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爲收帑，朕甚不取！其議之！」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爲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從來遠矣，如故便。」上曰：「朕聞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導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導，又以不正

之法罪之，是反害於民爲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見其便，其熟計之！有司皆曰：「陛下加大惠德，世盛！非臣等所及也。請奉詔書，除收帑諸相坐律令。」

齊太倉令淳于憲，有罪當刑，詔獄逮徙繫長安，憲無男，有女五人，將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有緩急非有爲也！其少女縶縶自傷泣，乃隨其父至長安。」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復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沒入爲官婢，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意，孝女貞帝乃下詔除肉刑，並淳于父女而赦之。」

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賦之稅，是爲本末者毋以異？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

後七年六月己亥，帝崩於未央宮，遺詔有云：「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當今之時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遺令薄葬，凡夫人以下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七輩，皆遣歸家，重人道也。」

帝自從代來即位廿三年，宮室苑囿狗馬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台，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台



爲？遂罷之。

少君

武帝時，有少君者，匿其年，及所生長，自謂七十，能使物却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帛衣食人，皆以爲不治產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爲巧發命中，嘗從武安侯田蚡飲，坐中有年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爲兒時，從其大父行獵其處，一坐盡驚！

延陵季子

吳公子延陵季子，使北適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子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劍，繫之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尙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

齊桓身後

齊桓公有十餘子，五子最顯而有寵，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床上六十七日！尸虫出殿外。

齊莊公

棠公妻好，棠公死，崔杼收之，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以崔杼之冠賜人。

侍者曰：不可！

崔杼怒！因其伐晉，欲與合謀襲齊而不得間！

莊公嘗答宦者賈舉，賈舉復侍爲崔杼間，公以報怨！

五月：莒子朝齊，齊以甲戌饗之，崔杼稱病不視事。

乙亥：公問崔杼病，遂從崔杼妻，崔杼妻入室，與崔杼自閉戶不出，公擁柱而歌！

宦者賈舉遮公從官而入閉門，崔杼之徒持兵從中起！公登台而請解！不許！請盟！

不許！請自殺於廟，不許！

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爭趣有淫者，不知二命！

公踰墻！射中公股！公反墜，遂弑之！

為政之道

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

太公望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爲

也。

周公乃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沂民，民必歸之！

宋襄公

宋襄公十二年春，欲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諫曰：小國爭盟禍也！不聽！秋，諸侯會宋公盟于孟，目夷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襄公以伐宋。

冬，會于亳。以釋宋公，子魚曰：禍猶未也？

十三年夏，宋伐鄭，子魚曰：禍在此矣？

秋，楚伐宋以救鄭，襄公將戰，子魚諫曰：天之棄商久矣！不可！

冬十一日，襄公與楚成王戰于泓，楚人未濟，目夷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濟擊之！公不聽，已濟未陳，又曰：可擊！公曰：待其已陣。

陣成，宋人擊之，宋師大敗！襄公傷股！國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阨，不鼓不成列！

子魚曰：兵以勝爲功，何常言與？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戰爲？

楚成王已救鄭，鄭享之去，而取鄭二姬以歸！

羊羹

鄭命楚伐宋，宋使華元將，鄭敗宋，囚華元。

初，華元之將戰，殺羊以食士，其御羊羹不及，故怨！馳入鄭軍，故宋師敗，得囚華元。

宋以兵車百乘，文馬四百匹贖華元，未盡入，華元亡歸宋。

君人之言

宋景公三十七，發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

景公憂之！

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

景公曰：相，吾之股肱！

曰：可移於民。

景公曰：君者待民！

曰：可移於歲。

景公曰：歲飢民困，吾誰爲君？

子章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發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

宮之奇

晉獻公二十二年，晉假道於虞以伐虢，虞之大夫宮之奇諫虞君曰：晉不可假道也，是且滅虞！虞君曰：晉我同姓，不宜伐我。宮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亡去，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子也，爲文王卿士，其記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之親能親於桓莊之族乎？桓莊之族何罪盡滅之！虞之與虢，唇亡則齒寒！虞公不聽，遂許晉。宮之奇以其族去虞。其冬，晉滅虢，還襲滅虞，虜虞公及其大夫百里奚。

夷吾

晉獻公卒，諸子爭立，夷吾使郤芮厚賂秦，約曰：即得入，請以河西之地與秦。遺晉大臣里克書曰：誠付立，請遂封子於汾陽之邑。

秦繆公乃發兵送夷吾於晉，立爲晉君，是爲惠公。

惠公元年，夷吾使郤鄭謝秦曰：始夷吾以河西之地許君，今秦得入立，大臣曰：地者光者之地，君亡在外，何以得擅許秦者？寡人爭之，弗能得，故謝秦。亦不與里克汾

而殺之，而奪之權，畏里克，則其死！

謂里克曰：微里子寡人不得立！雖然，子亦殺二君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里克對曰：不有所廢，君何以興？欲誅之其無辭乎？乃言爲此！臣聞命矣！遂伏劍而死。

夷吾又殺邲鄭，邲鄭子豹畏罪而奔秦。

四年、晉飢、乞糴於秦，繆公問百里奚：

百里奚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國之道也，與之！

邲鄭子豹曰：伐之！

繆公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卒與粟，自雍屬絳，相望於道。

五年、秦飢、請糴於晉，晉君謀之慶鄭曰：以秦得立，已而背其地約，晉飢，而秦貸我，今秦飢請糴，與之何疑？

而謀之魏射曰：往年天以晉賜秦，秦弗知取，而貸我，今天以秦賜晉，晉其可以逆天乎？遂伐之！

### 介子推母子

晉文公重耳初立，修政，施惠百姓，賞從亡者，未至隱者介子推。推亦不言祿，祿

亦不及！推曰：獻公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內外棄之，天未網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開之，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曰是盜，况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冒其罪，上賞其奸，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推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祿，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隱，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此乎？與汝偕隱，至死不復見！

彭祖

彭祖諱鏗，帝顓頊之玄孫，至殷末，年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凡四十四娶，子孫不可勝計。後遂往流沙之西，非壽終也。

商臣

楚成王將以其子商臣爲太子，語令尹子上。

子上曰：商臣蠶自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

王不聽立之。後又欲立子職，而紕太子商臣！

商臣聞而未審也，告其傅潘崇曰：何以得其實？

崇曰：饗王之寵姬江芊，而勿敬也。

商臣從之。

江芊怒曰：宜乎王之欲殺若！而立曠也。

商臣告潘崇曰：信矣！

崇曰：能事之乎？

曰：不能！

能亡去乎？

曰：不能！

能行大事乎？

曰：能！

冬十月，商臣以宮衛兵圍成王，成王請食熊蹯而死，不聽！

丁未成王自絞殺，商臣代立，是爲穆王。

邊陳

吳之邊邑卑梁，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兩家交怒，相攻！滅卑梁家，卑梁大夫怒，發邑兵攻鍾離，楚王聞之怒！發國兵滅卑梁，吳王聞之大怒！亦發兵攻楚，遂滅鍾離，楚乃恐而城郢。



范蠡

范蠡曰：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

又說勾踐屈身事吳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以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事。

范蠡相越王句踐既霸，乃裝其輕寶珠玉，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至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於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十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范蠡喟然歎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於陶，以爲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也，爲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父子耕畜，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

陶朱公生三子，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溢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遺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爲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

遺長子，爲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曰：至則遺千金於莊生所，聽其所爲，慎無與爭事！長男既行，亦私持數百金，至楚莊生家，負郭披藜藿，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即弟出勿問所以然。

長男既去，不過壯生，而私留，以其私金，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

莊生雖居窮閭，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爲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後復歸誠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爲殊無長短也！

莊生聞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善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爲奈何？莊生曰：獨以德爲，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

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知之？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

朱公長男以爲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莊生，無所爲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君不去耶？長男曰：固未也，初爲事弟，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

莊生羞爲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報之，今臣出，

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郵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

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爲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兔，豈知財所從來？故輕棄之非所吝，前日吾所爲欲遺少子，固爲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

趙氏孤兒

晉襄公卒，太子夷皋年少，趙盾爲國多難，欲立襄公弟雍，雍時在秦，遣使迎之，太子母日夜啼泣，頓首謂趙盾曰：先君何罪？釋其適子，而更求君！趙盾患之，恐其宗與大夫變誅之，乃遂立太子，是爲靈公，發兵拒所迎襄公弟於秦者。

靈公既立，趙盾益專國政，靈公立十四年益驕！趙盾驟諫，靈公弗聽，及食熊蹯不熟而殺宰人，持其尸出，趙盾見之，靈公懼，欲殺盾！盾素仁愛人，嘗所食桑下餓人，反任教盾，盾以得亡，未出境而趙穿弑靈公而立襄公弟黑臀，是爲成公，趙盾復反任國政，君子譏盾爲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討賊，故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

晉景公時，而趙盾卒，謚爲寧孟，子朔嗣，趙朔妻晉成公姊爲夫人，晉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

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景公，而賈爲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爲賊首，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今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

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嗣，朔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

趙朔客曰公孫杵臼，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

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

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強爲其難者，

吾爲其易者，請先死！二人乃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

程嬰出認謂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

後十五年，程嬰乃出所匿真孤而立之，是爲趙武，嬰遂自殺。

### 觸龍

趙孝成王元年，秦伐趙拔三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

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入：

觸龍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

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耳。

曰：食得毋衰乎？

曰：恃粥耳。

曰：老臣聞者殊不欲食，乃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也。

太后曰：老婦不能！

——太后不和之色少解——

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昧死以聞！

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

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

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

對曰：甚於婦人。

太后笑曰：婦人異甚？

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

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

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長久爲子孫相繼爲王也

識？

太后曰：然！

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主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

曰：無有，

曰：微獨趙，諸侯有仕者乎？

曰：老婦不聞也！

曰：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爲愛之不若燕后。

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

於是爲長安君約軍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

### 田子方

魏文侯使子擊伐中山，途逢文侯之師田子方，子擊引車避下謁，田子方不爲禮，子擊問曰：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夫請侯而驕人

財失其國，大夫而歸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耶瓊然！奈何其同之哉？子擊不憚而去。

### 段干木

段干木，晉人也，守道不仕。魏文侯欲見，造其門，干木踰牆避之！文侯以客禮待之，出，過其閭而軾，其僕曰：君何軾？曰：段干木賢者也，不趣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馳千里，吾安得勿軾？干木先乎德，寡人先乎勢，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勢不若德貴，財不若義高。

又請爲相，不肯！後卑己固請見與語，文侯立倦不敢息。

淮南子云：段干木晉之大輿，而爲文侯師。

呂氏春秋云：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璜踞於堂而與之言，翟璜不悅，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至，既受吾賞，又責吾禮，無乃難乎？

### 孟軻答非所問

魏惠王數被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

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



，寡人甚醜之！豈不遠千里，辱幸至弊邑之廷，將何以利吾國？

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爲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爲利？

按：惠王所問爲治國富強之道，賢言之：即何以挽救危局？而孟所答者，則爲狹義之利。

### 屈宜卬

韓昭侯二十五年旱，作高門。

屈宜卬曰：昭侯不出此門！何也？不時！吾所謂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時，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據宜陽，今年旱，昭侯不以此時卹民之急，而願益奢！此謂時細舉贏。

廿六年高門成，昭侯卒。果不出此門！

屈宜卬者，楚大夫，時在魏也。

### 陳軫

韓釐王廿三年，趙魏攻韓華陽，韓告急於秦，秦不救。

陳軫謂陳轅越曰：事急！願公雖病，爲一宿之行！

陳轅見穰侯。

穰侯曰：事急乎？故使公來！

陳筮曰：未急也。

穰侯怒！曰：是可以爲公之主使乎？夫冠蓋相望，告敝邑甚急，公來言未急何也？

陳筮曰：彼韓急，則將變而他從，以未急，故復來耳。

穰侯曰：公無見王，請今發兵救韓！

八日而至，敗趙魏於華陽之下。

### 齊 威 王

齊威王初即位以來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並伐，國人不怡，於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

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并烹之！

遂起兵西擊趙衛，敗衛於洹澤，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解，趙人歸我長城，於

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者二十餘年。

國寶

齊威王二十四年，與魏惠王會田於郊。

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

威王曰：無有！

魏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尙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

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徙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

梁惠王慙，不懌而去！

田法章妃

齊泯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爲宮太史敫家庸，太史敫女奇法章狀貌，以爲非

恒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而與私通焉。

及法章立，是為襄王。立太史氏女為王后，是為君王后，生子建，太史叔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禮也！汗吾世，終身不覩君王后，君王后賢，不以不覩故失人子之禮。襄王卒，子建立，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以故四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姦臣當國，為秦所滅。

### 孔子

史記紀孔子世系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

索隱：家語云：梁紇娶魯之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孟皮病足，乃求婚於顏氏徵在，從父命為婚，其文甚明，今此云野合者，蓋謂梁紇老而徵在少，非當壯室初笄之禮，故云野合，謂不合禮儀，故論語云：野哉由也！又：先進於禮樂野人也，皆言野者，是不合禮耳。

正義：男八月生齒，八歲毀齒，二八十六陽道通，八八六十四陽道絕，女七月生齒，七歲毀齒，二七十四陰道通，七七四十九陰道絕，婚姻過此者，皆為野合。

史記又云：丘生而叔梁紇死，葬於防山，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

之也。

索隱謂：孔子少孤，不的知父墳處，非謂不知其塋地，徵在笄年適於梁紇，無老死，是少寡，蓋以爲嫌，不從送葬，故不知墳處，遂不告耳，非諱之也。

史記又云：孔子母死乃殯五父之衢，蓋其慎也。

正義：括地志云：五父衢在兗州曲阜縣西南二里魯城內衢道也。

索隱謂：孔子不知父墓，乃且殯其母於五父之衢，是其謹慎也。

史記又云：鄒人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於防焉。

孔子適周見老子，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己，爲人臣者毋以有己。

孔子去葉反於蔡，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爲隱者，使子路問津焉。

長沮曰：彼執輿者爲誰？

子路曰：爲孔丘。

曰：是魯孔丘與？

曰然！

曰：是知津矣！問子路曰：子為誰？

曰：為仲由。

曰：子孔丘之徒與？

曰：然！

桀溺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與其從辟人之士，豈若從辟世之士哉？  
？耒而不輟！

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撫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他日子路行遇荷蓀丈人，曰：子見夫子乎？

丈人曰：四體不勤，五谷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

子路以告孔子，曰：隱者也，復往則亡。

### 漢武帝

漢武帝既廢陳皇后，后母大長公主景帝姊也，數護武帝姊平陽公主曰：帝非我不得立，已而棄捐吾女，一何不自喜而背本手？平陽公主曰：用無子故廢耳，陳后求子曾與醫錢凡九千萬！然竟無子。

漢武欲立少子為太子，故殺其母趙鈞弋夫人，左右問故？帝曰：是非兒曹愚人所知

也，往古國家所以亂也，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耶？故諸爲武帝生子者，無男女，其母無不譴死！

蓋公

漢孝惠帝元年，除諸侯相國法，以曹參爲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齊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

劉勝

漢中山靖王勝，爲人樂酒好肉，有子枝屬百二十餘人，常與兄趙王相非曰：兄爲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聲色。趙王亦非之曰：中山王徒日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爲藩臣？

晏子

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騶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于於戾，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絀於不知已，而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

而贈我，是知已，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繹紲之中！宴子於是延入爲上客。

宴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觀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宴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宴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荐以爲大夫。

### 老莊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闕，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餘



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廿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曰：始秦與周合，合五百歲而離，離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謫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沈洋自恣以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以衣文綉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 卒之母

吳起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

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

### 吳起

魏武侯乘舟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一在德不在險，昔三苗在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改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改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武侯稱善。

### 五羊大夫

五羊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羊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

### 商君

商君爲秦立法，民爲什伍，牧司連坐，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其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中，多力而駢脅者參乘，持矛而操戈者旁車而趨！及敗，逃亡至客舍，主

人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爲法之敝，一至此哉！後爲秦兵殺之。趙良論商君曰：恃德者昌，恃法者亡！

蘇秦

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爲王却齊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爲也，進取者所以爲人也，且臣之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棄老母於東周，固去自爲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蘇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爲孤竹君之嗣，不肯爲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於女子期於桑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却齊之強兵哉？

甘羅

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爲庶子，不韋使張唐相燕，張唐不肯行，文信侯不快，未有以強也。

甘羅曰：君侯何不快之甚也？

文信侯曰：吾冷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

甘羅曰：臣請行之。

文信侯叱曰：去！我自請之而不肯，汝焉能行之？

甘羅曰：大項彙生七歲爲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其試臣，何避叱乎？

於是甘羅見張卿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

卿曰：武安君南挫強楚，北威燕趙，戰勝攻取，破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也。

甘羅曰：應侯——范雎——之用於秦也，孰與文信侯專？

張卿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

甘羅曰：卿明知其不如文信侯專歟？

曰：知之！

甘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死於杜郵。人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處矣！

張唐曰：請因孺子行，今裝治行，行有日，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爲張唐先報趙，文信侯乃入言之於始皇曰：昔甘茂之孫甘羅，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諸侯皆聞之，今者張唐欲稱疾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請許遣之，始皇召見使甘羅於趙。

趙襄王郊迎甘羅，甘羅說趙王曰：王聞燕太子丹入質秦歟？

曰：聞之。

曰：聞張唐相燕歟？

曰：聞之。

甘羅曰：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者，伐趙危矣！王不如齎臣五城，與強趙攻弱燕！

趙王立自割五城與秦，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城。令秦有十一，甘羅還報秦，乃封甘羅爲上卿。

### 白起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十四年，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明年，攻魏拔之，取城大小六十一！

三十四年攻魏，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沉其卒二萬人於河中！

四十三年攻韓拔城，拔五城，斬首五萬！

四十七年七月，戰敗趙將軍趙括於長平，敗卒四十萬人降起，起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為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

四十九年秦圍邯鄲失利，時起稱病，秦王強起，而不應命，秦王怒！免起之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起病未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起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昭王與羣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殺！

白起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

### 王離

秦二世之時，王翦及其子資皆已死！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強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為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必其所殺伐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

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離軍遂降諸侯。

淳于髡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強記，學無所主，以承應觀色爲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爲言耶？何故哉？

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

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曾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曾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

後淳于髡見，一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

孟嘗君

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爲魁然也，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

## 毛遂

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縱於楚約，於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插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廿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

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

毛遂曰：三年於此矣！

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

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早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

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廢也。

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

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



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

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也？

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

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爾君言，汝何爲者也！

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強，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

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

毛遂曰：從定乎？

楚王曰：定矣！

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槃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

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

毛遂左手持槃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也。

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爲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爲上客。

### 李同

秦圍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耶？

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爲虜，何爲不憂乎？

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羅，餘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糲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刻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鐘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

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十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却卅里，會楚魏救亦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爲李侯。

神勇

田光答燕太子丹云：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脈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荆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

及遣荆卿入秦，乃令秦舞陽爲副，秦舞陽燕國勇士，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

始皇見燕使者於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押，以次進至陛，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燕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荆神色不變！世稱神勇。

李斯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爲郡小吏，後從荀卿學帝王之術，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騫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爲者，此禽獸徒有人面而能強行耳！故詭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職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與利，自託於無爲，此非士之情也。

斯既相秦，助始皇滅六國，統一天下，焚詩書，坑儒士，以愚百姓，治離宮別館周徧天下，斯長與由爲三川守，諸男皆尙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

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爲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唱

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大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驚下，遂擢至此！當今八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

始皇卅七年崩於沙丘，李斯矯詔殺太子扶蘇，而立胡亥，是爲秦二世。

秦二世二年，趙高用事，誣斯謀反，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

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願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 彭越

彭越者，昌邑人也，字仲常，漁鉅野澤中，爲羣盜，陳勝項梁之起，少年或謂越曰：諸豪傑相立畔秦，仲可以來亦效之！越曰：兩龍方鬥且待之！居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爲長！越謝曰：臣不願與諸君，少年強請乃許，與期旦日出會，後期者斬！旦日出十餘人至，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強以爲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乃令徒屬，徒屬皆大驚！畏越，莫敢仰視，乃行略地，得諸侯散卒千餘人。

韓信

漢十年，陳豨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弟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疾強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鐘室，信方斬，曰：吾悔不用黢通之計，乃爲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平！遂夷信三族。

田橫

漢立，天下大定，齊田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聞之，以爲田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爲亂，乃使使赦田橫罪而召之。

田橫因謝曰：臣烹陛下之使鄒生，今聞其弟鄒問爲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召，請爲庶人，守海島中。

使還報，高皇帝乃詔衛尉鄒問曰：齊王田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殺族夷！乃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舉兵加誅焉。

田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廐置，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乃爲亡虜，且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並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愧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尙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刎！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

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爲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爲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

既葬，二客穿並冢傍孔，皆自刎，下從之！高帝聞之乃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尙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 張蒼

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好書律歷，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而陽，坐法當斬，解衣伏質，身立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遂從西入武關至咸陽。

蒼本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善律歷，故漢家言律歷者本之張蒼。張蒼德王陵，及蒼嘗嘗。常父事王陵，嘗死。後蒼爲丞相，十餘年間，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

初蒼父長不滿五尺，及生育，蒼長八尺餘，蒼子復長，及孫，額長六尺餘。蒼之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爲乳養，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蒼年百有餘歲而卒。

申屠嘉

漢孝文帝時，申屠嘉爲丞相，嘉爲人廉直，不受私謁，是時大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賞賜累巨萬，文帝嘗燕飲通家，其寵如是！

是時丞相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丞相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

上曰：君勿言吾私之！

罷朝坐府中，嘉爲檄召鄧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

通恐！入言文帝，文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君。

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

嘉坐自如故，不爲禮。責曰：夫朝庭者，高皇帝之朝庭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

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

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者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

鄧通既至，爲文帝泣曰：丞相幾殺臣！

酈生

酈生食其者，（異幾）陳留高陽人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爲衣食，業爲里監門吏，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酈生聞其將皆握齒，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酈生乃深自藏匿。後聞沛公將兵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也，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俊。

騎士歸，酈生見謂之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我爲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

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



酈生曰：第言之！

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誠者。

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偃床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

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

沛公罵曰：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

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

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之，與言天下大勢。

### 鼂錯父

鼂錯者，潁川人，習申商刑名之學，爲人峭直深刻，孝文時，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誼譁！疾鼂錯，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口議多怨公者何也？鼂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而晁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死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爲名，孝景遂令錯衣朝衣斬東市。

萬石君

萬石君姓石氏名奮，無文學，恭謹無與比，有四子：建、甲、乙、慶皆以剛行孝謹，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

景帝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為朝臣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譴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同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

扁鵲

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

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功！

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深！

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

後五日，扁鵲後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

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

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

田蚡

建安六年，以武安侯田蚡爲丞相，蚡貌侵，擅權，嘗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荐舉之事，武帝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功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其驕滋皆類此！

魏其侯竇嬰者，竇太后之從姪也，竇太后崩，嬰默然不爲志，獨與灌將軍厚。

灌將軍夫者，爲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已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已之左，貧賤尤益敬，稠人廣衆，荐寵下逮，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重然諾，諸所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卿相失勢者多倚之，魏其侯亦欲倚灌夫引繩，灌夫亦倚魏其侯而通列侯宗室，兩人相爲引重，其游如父子，相得甚歡，相知恨晚！

灌夫有服過丞相田蚡，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儒過魏其侯，會仲儒有服！

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爲解？請語魏其侯，候具將軍，且日早臨！武安許諾。

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

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洒掃，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

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

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乃駕自往迎丞相。

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尙臥！

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

武安鄂然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儒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愆益怒！

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歡而去。

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不許！

灌夫聞恐馬籍福，籍福語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恣，且待之！

武安問魏其灌夫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由此大生怨隙。

後田蚡家有婚慶，魏其灌夫往賀，因酒語侵凌。誣以他罪，魏其灌夫，竟棄市。

韓國失

御史大夫韓安國，坐法抵罪蒙縣，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燃乎？田甲曰：燃即溺之！居無何，安國拜梁內史，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爾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

李廣

李廣，隴西秦州人，嘗擊匈奴，軍敗富平，贖爲庶人，頃之，家居數歲，廣豕與故穎陰候孫，屏野居監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天子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

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爲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且因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爲隴西守

，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日禱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

後擊匈奴喪軍，大將軍責廣至幕府對簿，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從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刎！

廣死，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爲垂涕！

### 李陵

李陵，李廣之孫也，善騎射，愛士卒，天漢二年秋，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擊匈奴。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士死者過半，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日引且戰，連鬥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急擊降陵。陵曰：無面目復降下，遂投匈奴，其兵盡沒，餘散亡得歸漢者四百餘人。

單于既得陵，妻聞其家聲，乃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母妻子！

### 冒頓

匈奴單于曰冒頓，有太子名冒頓，後有所愛嬖氏生小子，單于欲廢冒頓而立小子。

乃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於月氏而兩曼魚鯨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爲壯，令將萬騎。

冒頓乃作鳴鏑，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盡逐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爲單于。

冒頓既立，是時東胡強盛，聞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

居頃之，東胡以爲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匹，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隣國，而愛一女子乎？遂所愛閼氏予東胡。

東胡王愈益驕，而侵！與匈奴間中有棄地，寬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爲甌脫，東胡使

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陔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予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

東胡初經冒頓不爲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后，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侵燕代，悉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遂至膚施。

高后時，冒頓寢驕，乃使使遺高后書曰：孤憤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憤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怒！欲擊之，會止。

石奢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命自刎而死。



公儀休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售其貨乎？

李離

李離者，晉文公之獄官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離曰：臣居官爲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爲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命！文公曰：子則自以爲有罪，寡人亦有罪耶？李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獄決疑，故使爲理，今過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命，伏劍而死！

汲黯

漢武時，汲黯爲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

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

遷爲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資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閨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上聞，召以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爲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

黯爲人性倨少禮，面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內行修潔，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

黯久不得遷，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然！

### 竇太后

竇太后好老子書，時有轅固生者以治詩游於朝，太后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默然，無以復罪罷之。

### 酷吏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奸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

漢初六十年間，酷吏繁興，以惡爲治，可得而錄者，有：侯封、晁錯、郅都、寧成、周陽山、張湯、趙禹、王溫舒、義縱、楊僕等不一而足！大都戾猾慘絕，以惡爲能！自溫舒等以惡爲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爲治者，其治大抵盡倣效之！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爲檄告縣趣具食。小羣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

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也！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輔都尉，及九卿張德等衣綉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太部或至萬餘級！以及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其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死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沉命法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弗滿品者，二千石以

下至小吏呈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貪！故盜賊寢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罪焉！

西域文物

史記大宛列傳載：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蒲陶酒，城邑如大苑，其屬大小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為大國，臨媯水，有市民，商賈用車及船行旁國，或數千里，以銀為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畫革旁行，以為書記。俗嗜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

其人皆深眼多鬚，善市買，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正，其地無絲漆，不知鑄錢器，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他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為器。

漢使

漢自博望侯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後從吏卒，皆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予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為具備人衆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為其習之，輒覆案改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為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貪人子，私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

，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乏糧，積怨至相攻擊！而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使者爭徧言外國災害。

自烏孫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使單于一信，則國國傳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漢使，非出幣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用，所以然者，遠漢而漢多財物，故必市乃得所欲。

郭解

郭解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父時誅死，解爲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慨不快意，身所殺傷甚衆，以軀信父報仇賊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大幸，窘急帛得脫若過救。及解年長，更折節爲儉，以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爲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爲報仇，不使知也。

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資，吏恐，不敢不徙，術將軍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帝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爲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後以殺人罪，族之。

鄧通

鄧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爲黃頭郎，倖於孝文帝，官至上大夫，帝常至通家遊戲

，通無他能，獨自謹其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

文帝嘗病瘧，通常爲帝啗吮之，文帝不樂，從容問通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病，帝使啗瘧，啗瘧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常爲帝啗吮之，心慙！由此怨通矣！

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有人告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願有之，遂竟案盡沒入鄧通家，尙負債數巨萬，一簪不得著，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

### 李延年

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給事獵狗豎，而平陽公主言延年女弟善舞，上見心悅之，及入永巷，而召賞延年，延年善歌，爲變新聲，善承意，其女弟亦幸生男，延年佩二千石印，號協聲律，與帝同臥起，甚貴幸，久之寢與中人亂，出入驕恣，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後愛弛，則擒誅延年昆弟。

### 任氏

任氏之先，爲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奢侈，

而任氏折節爲節，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爲閭里率。

# 古今說林第二輯（錄自漢書）

## 原書及作者小史

漢書：後漢班固撰，固父彪，以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作後傳數十篇，固以所續未詳，又綴輯所聞，以爲漢書。起高祖，終孝平王莽之誅。八表並天文志未竟而卒。和帝詔固妹就東觀藏書踵成之，凡紀表志傳共百篇。以後注者數十家，今所行者爲唐顏師古注，共一百二十卷。

班固，字孟堅，九歲能屬文，及長，博貫載籍，明帝奇之，以爲郎，典校秘書。續父彪所著漢書，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後遷玄武司馬，帝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爲中護軍，行中郎將事。憲敗，固子弟家奴又多不法，洛陽令种兢捕繫固，死獄中。

班昭，固之妹，一名姬，字慧姬，適曹世叔，世叔亡，和帝召入宮，令皇后貴人師事之，號曹大家，作女誡七章。

## 道家書



前漢書藝文志，所列道家書，共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其序文云：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紀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君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之，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為治。其書約為：

- 伊尹 太公 謀言 兵 辛甲 鬻子 筮子 老子鄰氏經傳四篇 老子傅氏說三十七篇
- 老子徐氏經說六篇 劉向說老子四篇 文子 蚘子 關尹子 莊子 列子
- 老成子 長盧子 王狄子 公子牟 田子 老萊子 黔婁子 宮孫子 鵬冠子 周訓 黃帝四經 黃帝銘 黃帝君臣 雜黃帝 力牧 孫子 捷子 曹羽郎中嬰齊 臣君子 鄭長者 楚子 道家言

房中書

房中者，性情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內情，而為之節，文傳曰：先王之作樂所以節百事也，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及迷者弗顧，以生疾而殞性命！漢書藝文志所載者，約為：

- 容成陰道 務成子陰道 堯舜陰道 湯盤庚陰道 天老雜子陰道 天一陰道 黃帝

## 三王養陽方 三家內房有子方

## 江充

江充，武帝時，拜直指綉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密驗移，充爲人陰賊苛刻，權貴屬目，後充見武帝年老，恐安駕後爲太子所誅，因是爲姦，奏言上疾祟，在巫蠱，於是上以充爲使者，治巫蠱，充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強服之！民轉相誣以巫蠱，吏輒劾以大逆無道，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是時上春秋高，疑左右皆爲蠱，呪詛有與亡莫敢訟其冤者，充既知上意，因言宮中有蠱氣，先治後宮，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遂掘蠱於太子宫，得桐木人，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充自臨斬之，後武帝知充有詐，夷充三族！

## 李陵餞別蘇武

蘇武自匈奴將歸漢，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驚怯，令漢且貸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精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陵族家，爲世入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一別長絕！陵起舞，歌曰：

經萬里兮度沙幕，

爲君將兮奮匈奴，

路窮絕兮矢刃摧，

士衆滅兮名已隕。

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

陵泣下數行，因與武訣！

卜式

卜式，河南人也，以田畜爲事，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式輒復分與弟者數矣。

時漢方有事匈奴，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上使使問式，欲爲官乎？

式曰：自少牧羊，不習仕宦，不願也。

使者曰：家豈有冤欲言乎？

式曰：臣生與人無所爭，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之，所居人皆從式，式故見冤！

使者曰：苟子何欲？

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有財者宜輸之，如此而匈奴可滅也！

使者以聞，武帝以語丞相公孫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爲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上不報。

後式竟以此貴顯，卒至壽終。

### 張湯

張湯，杜陵人也，父爲長安丞，出，湯爲兒守舍，還，鼠盜肉，父怒笞湯，湯掘蒿得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鞠論罪，並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父見之，視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

武帝時，官至御史中丞，湯治事嚴酷，務文深刻，因而誅殺者頗多，後以權詐敗露，畏罪自殺，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葬爲？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上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也。

### 昌邑王

漢昭王崩，無嗣，大將軍霍光徵昌邑王劉賀入京，受皇帝璽綬襲尊號，即位二十七日行淫亂，光廢歸故國，立武帝曾孫，是爲孝宣帝，帝命張敞監視其行動，敞報曰：故昌邑王居故宮，奴婢在中者百八十三人，閉大門，開小門，廉吏一人爲領錢物，市買食用，它不得出入，臣人視居處狀，故王年二十六七，爲人青黑也，小目，鼻末銳卑，少

須眉，身體長大，疾痿行步不便，衣短衣大袴，冠惠文冠，佩玉環簪筆，持牘趨謁，察故王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慧，妻十六人子二十二人，其十一人男，十一人女。

屨助

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時武帝年未二十，以問太尉田蚡，蚡以爲越人相攻擊其常事，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不屬中國。於是嚴助諸毋曰：誠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放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今小國以窮來告急，天子不振，尙安所訴？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不足與計，乃發兵救東甌。

朱買臣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賣以給食，担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嘔歌道中，買臣愆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汝苦日久我富貴報汝功，妻悲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

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故妻與夫家俱上冢，見買臣飢寒，呼飯飲之。後數歲，買臣隨上計吏爲卒，將重車至長安，詣闕上書，書久不報，待詔公車，俱用乏，上計吏卒更乞食之。

會邑人嚴助貴幸，荐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辭，帝甚悅之，拜買臣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綉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辭謝。

初，買臣常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拜爲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時會稽吏方相與羣飲，不視買臣，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共食，食且飽，少見其綬，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出語上計祿，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守邸曰：試來視之！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白守丞，相推排陳列中庭，拜謁，買臣徐出戶，有頃，長安廐吏乘駟馬車來迎，買臣遂傳乘去！

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縣吏並送迎車百餘乘。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居一月，妻自經死！買臣給其夫錢令葬，悉召見故人與飲食諸嘗有恩者，皆報復焉。

買臣後徵爲丞相長史，時張湯用事，知買臣素貴，故陵折之，買臣見湯坐床上弗爲禮，買臣深怨，常欲死之，遂告湯陰事，湯自殺，上亦誅買臣！

### 徐樂

徐樂燕郡無終人也，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

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天下風從！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卹，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今者關東五谷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

東方朔自荐書

東方朔初應召，上書云：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無宿諾——臣朔年二十二歲，長九尺三寸，目若縣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以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

董偃

武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堂邑侯陳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始偃與母以賣珠為事，偃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主召見曰：吾為母養之，因留第中，教書計相馬御射，頗讀傳記，至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

內，爲人溫柔愛人，以主故，諸公接之，名稱城中，號曰董君，主因推令散財交士，令中府曰：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

安陵爰叔者，爰盎兄弟也，卽偃善，謂偃曰：足下私侍漢主，挾不測之罪，將欲安處乎？偃懼曰：憂之久矣，不知所以！爰叔曰：願城廂無宿宮，又有荻竹籍田，足下何不自主獻長門園，此上所欲也，如此，上知計出於足下也，則安枕而臥，無慘怛之憂，久之不然，上且請之，於足下何如？偃頓首曰：敬奉教！入言之主，主立奏書獻之，上大悅，更名寶太主園爲長門宮。主大喜，使偃以黃金百斤爲爰叔壽。

叔因是爲董君畫求見上之策，令主稱疾不朝。上往臨疾，問所欲？主辭謝曰：妾幸蒙陛下厚恩，先帝遺德，奉朝請之禮，備臣之儀，列爲公主，賞賜邑入，隆天重地，死無以寒責，一日卒有不勝洒掃之職，先狗馬填溝壑，竊有所恨，不勝大願，願陛下時忘萬事，養精游神，從中掖庭回輿，枉路臨安山林，得獻觴上壽，娛樂左右，如是而死，何恨之有？上曰：主何憂，幸得愈，恐羣臣從官多，大爲主費。

還有頃，主疾愈起謁，上以錢千萬從主飲，後數日，上臨山林，主自執宰敝膝，導入登階就坐，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乃下殿，去簪珥，徒跣頓首謝曰：妾無狀！負陛下，身當伏誅，陛下不致之法，頓首死罪！有詔：謝主簪履起，之東箱自引董君



董君緣情傳轡，隨主前，伏殿下，主乃贊：館陶公主與人臣偃昧死再拜謁？因叩頭謝！上爲之起，有詔：賜衣冠上，偃起就衣冠，主自奉食進鴈，當是時董君見尊，不名，稱爲主人翁，飲大歡樂！主乃請賜將軍列侯從官金錢雜繪各有數，於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郡國狗馬蹙鞠，劍客輻湊。

董氏常從遊戲北宮，馳逐平樂觀，鷄鞠之會，角狗馬之足，上大歡樂之！於是上爲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

是時東方朔陛戟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留神於王事，馳騫於唐虞，折節於二代，偃不遵繼勸學，反以靡麗爲右，奢侈爲務，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行邪杜之道，經淫辟之路，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蠹！偃爲淫首其罪三也。昔伯姬燔而諸侯憚，奈何乎陛下？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已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爲篡！是以豎貂爲淫而易才作亂，慶父死而魯國全，管蔡誅而周室安！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

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賜湖黃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日衰！至年三十而終，後數歲，竇太主卒，與董君合葬於霸陵。

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自董偃始！

### 楊王孫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日奉養，生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裸葬，以反吾真，必無易吾意！死則爲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

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父命，欲從，其心又不忍，乃往見王孫友人祁侯。

祁侯與王孫書曰：王孫苦疾，僕迫從上祠雍，未得詣前。願存精神，省思慮，進醫藥，厚自持。竊聞王孫先令裸葬，令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轉裸見先人，竊爲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爲之棺槨衣衾，是以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願王孫察焉！

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裸葬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殫幣，腐之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

，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無形無聲，乃合道情。夫飾外以華衆，厚葬以隔真，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裹以幣帛，隔以棺槨，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爲枯臘，千載之後，棺槨腐朽，乃得歸土，就其真宅。由此言之，焉用久客？昔帝堯之葬也，窆木爲厲，葛藟爲緘，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魂，故聖王生易尚，死易葬也，不加功於無用，不損財於無謂，今費財厚葬，留歸隔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烏乎！吾不爲也！

祁侯曰：善！遂裸葬。

朱雲

朱雲，字游，魯人也，少時通輕俠，借客報仇，長八尺餘，容貌甚壯，以勇力聞，年四十乃變節，從博士白字友受易，又事前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業，好個儻大節，當世以此高之。

元帝時，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庭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尙方斬馬劍，斷

佞臣一人，以厲其餘！

上問：誰也？

對曰：安昌侯張禹！

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延辱師傅，罪死不赦！

御史將雲下，雲焚殿檻，檻折！雲乎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

御史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

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雲自是之後，不復仕，常居鄠田，時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

薛宣爲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留雲宿，從容謂雲曰：在田野無事，且留我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

雲曰：新學後進乃欲以我爲吏乎！宣不敢復言。

其教授：擇諸生，然後爲弟子。雲年七十餘終於家，病不呼醫飲藥，遺言：以身服

劍，棺周於身，土同於棺，爲丈五墳，葬平陵東郭外。

霍光

霍光，霍去病之異母弟也，以奉車都尉光祿大夫侍漢武二十餘年。武帝崩，受遺詔輔孝昭，昭帝崩，奉昌邑王立，以淫亂廢而立孝宣帝，光以大司馬大將軍立朝，所食凡二萬戶，賜賞前後黃金七千斤，錢六千萬，離繪三萬匹，奴婢百七十人，馬二千匹，甲第一區，光歷事三帝，權重一時。

光死，子弟戚黨謀爲逆盡伏誅，與霍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

初，霍氏貴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者，衆必害之，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乃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即厚愛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罷！

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爲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灶直，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徒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向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大患，今功而請賞，曲突徒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耶？主人乃悟，而請之。今茂陵徐生獻上

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向使福說得行，則國無裂土出爵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未蒙其功，惟陛下察之！貴徒新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

上乃賜福帛十匹，後以爲郎。

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俗傳之曰：威振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驂乘。

### 雋不疑母

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治春秋，爲郡文學，進退必以禮，名聞州郡，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擢爲京兆尹，賜錢百萬，京師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爲飲食言語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爲之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

### 疏廣

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明春秋，家居教授，學者自遠方至，徵爲博士，皇太子立，選爲太傅，兄子受亦以賢良拜爲少傅，太子每朝，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爲師傅，朝廷以爲榮，在位五歲，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

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即日父子俱移病。

滿三月，賜告，廣遂稱篤，上疏乞骸骨，上以其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賜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輛，辭訣而去。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爲之下泣！

廣既歸鄉里，日令家供具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尙有幾？趣買以供具。

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冀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今日飲食廢且盡！宜從大人所勸君買田宅。老人即以閒暇時爲廣言此計，廣曰：我豈老悖，不念子孫哉？願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爲贏餘，但教子孫怠墮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人之怨也，吾既無以勸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牛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苦難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皆以盡終。

嚴君平

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間，則依耆龜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於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才日閱數人，得白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無不通，依老子莊周之旨，著書十餘萬言，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蜀人敬愛，至今稱焉。

### 王吉

王吉字子陽，琅邪人，徵爲博士諫大夫，多所建樹，吉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令還婦，里中爲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

吉嘗爲養生語曰：休則便，屈伸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臟，專意精精以適神。

吉又嘗論：夫婦人倫大綱，天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

### 西漢諸帝天壽考

高祖劉邦，年四十二即位，在位十二年，死年五十三，崩於長樂宮，葬長陵。

孝惠帝諱盈之，高祖十，十七即位，即位七年，死年二十四，崩於未央宮，葬安陵。



。在長安北，去長陵十里。

高祖后呂皇后，諱雉之，字野鷄，死於未央宮，陪葬長陵。

孝文帝恒之，年二十三即位，在位二十三年，死年四十六，崩於未央宮，葬長安東南霸陵。

孝武帝徹之，十七歲即位，在位五十四年，壽七十一，崩於五柞宮，葬茂陵，在長安西北八十里。

孝昭帝弗之，八歲即位，即位十三年，廿一死於未央宮，葬長安西北七十里平陵。

孝宣帝詢，十八即位，即位二十五年，四十八崩於未央宮。

孝元帝盛，二十七即位，在位十六年，四十三死於未央宮，葬渭陵，在長安北五十六里。

孝成帝儉，年二十即位，在位二十六年，四十六崩於未央宮，葬扶風延陵，去長安六十二里。

孝哀帝欣之，年二十即位，即位六年，二十六死於未央宮，葬義陵，去長安四十六里。

孝平帝，九歲即位，在位五年，十四歲爲王莽鳩殺於未央宮，葬長安北六十里康陵。

皇會孫名詢，武帝曾孫，戾太子之孫，太子納史良娣，生史皇孫，皇孫納王夫生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良娣，皇孫，王夫人皆遇害，會孫雖在襁褓，獨坐收繫郡邸獄，時管人丙吉爲廷尉監，治巫蠱於郡邸，憐會孫之無辜，使女囚淮陽趙徵卿，渭城胡組，共乳養之，私給衣食，視遇甚有恩。

巫蠱事連年不決，後元二年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宮，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上令使者錄京師諸官署獄囚，無論輕重一切皆殺之！謁者令郭饒夜到郡邸獄。丙吉閉門拒使者不納曰：在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况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讓還以聞，因劾奏吉，武帝亦悟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囚，會皇孫賴以不死。

會皇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吉數飭保養乳母加致醫藥，視遇甚有恩惠，以私財物給其衣食。後有詔掖庭視養，令宗正著其籍屬。

時掖庭令張賀，嘗事戾太子，思顧舊恩，哀會孫，奉甚謹，以私錢供給教書，既壯，爲娶宮獄吏許廣漢女爲妻，會孫因依倚廣漢兄弟，及祖母史氏，受詩於東海濩中翁。

會孫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鬪雞走馬，具知閭里奸邪，吏治得失，數上下諸陵，周徧三輔，常爲人困辱於蓮勺縣鹽池，尤樂杜鄠之間，率常在下杜，時隨宗室朝會，舍

於長安尙冠里。

後昭帝崩，霍光迎昌邑王劉賀即位，賀淫亂被廢，丙吉遂奏：武帝曾孫，今在掖庭外家，年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因與光等議立，入繼大統，即遣宗正迎曾孫於尙冠里，洗沐賜御府衣，太僕以輜獵車奉迎曾孫入未央宮，見太后，封爲陽武侯，已而羣臣上璽綬，即皇帝位，是爲孝宣皇帝。

丙吉、趙徵卿、胡組、張賀、許廣漢諸有恩澤於曾皇孫者，皆以次擢懋賞焉。

### 京房

漢元帝時，石顯用事，天下騷然！京房時爲郎，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

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

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耶？將以爲賢也？

上曰：賢之！

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

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

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悟而更求賢？曷爲

卒任不肖，以至於是！

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悟，天下安得危亡之君？

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墜刀漚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悟乎？

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

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以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湧，地震石隕，夏霜冬雷，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虫，民人飢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爲治耶？亂耶？

上曰：亦極亂耳！尙何道？

房曰：今所任者誰歟？

上曰：然幸其愈於彼，又以爲不在此人也。

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

上良久乃曰：今爲亂者誰哉？

房曰：明主宜自知之！

上曰：不知也，如知之何故用之！

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

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噲！

房後爲石顯所惡，竟坐棄市！

### 王尊

王尊，漢武時美陽令，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曰：兒常以我爲妻，妬笞我！尊聞之，遣吏收捕，驗問辭服，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尊於出坐廷上，取不孝子懸於樹上，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吏民驚駭！

### 蓋寬饒

蓋寬饒，宣帝時爲司隸校尉，爲人剛直，高志節，刺舉無所迴避，公卿貴戚及郡國吏徭使至長安，皆恐懼，莫敢犯禁，京師爲清。

平恩侯許伯，治新第成，始入居之，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往賀，寬饒不行！

許伯請之，乃往，從西階上，東向昂坐！

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

寬饒曰：無多酌我！我乃酒狂！

丞相魏侯笑曰：次公——蓋字——醒而狂，何必酒也！  
坐者皆屬目卑下之！

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爲沐猴與狗鬪！

坐皆大笑！

寬饒不悅！仰屋而歎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惟  
謹慎爲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  
！

上欲罪少府，許伯爲謝良久，上乃解。

寬饒後以直諫被罪，引劍自剄北闕！

### 侯文

鄢陵孫寶爲京兆尹，故吏侯文以剛直不苟合，常稱疾不肯仕，寶以恩禮請文，欲爲  
布衣友，日設酒食，妻子相對，文求受署爲椽，進見如賓禮。

數月，以立秋日，署文東部督郵，入見，敕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  
以成嚴霜之誅！椽部渠有其人乎？

文仰曰：無其人不敢空受職！

寶曰：誰也？

文曰：霸陵杜稚季！

寶曰：其次？

文曰：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狸！

寶默然！

稚季者大俠，與衛尉淳于長，大鴻臚龐參等皆厚善。寶嘗失意於朝廷，自恐見危，時淳于長方貴幸，友寶，寶亦欲附之，始脫事，而長以稚季託寶，故寶窮無以復應文。

文怪寶氣索，知其有故，因曰：明府素著威名，今不敢以稚季，當闔閭勿有所問！如此竟歲吏民未敢誣明府也。即度稚季而譴他事，衆口謹譁，終身自墮！

寶曰：受教！

稚季耳目長，聞知之，杜門不通水火！穿舍後牆爲小戶，但持鋌自治園。因文所厚，自陳如此。

文曰：我與稚季幸同土壤，素無睚眦，願受將命，分當相值，誠能自改，嚴將不治前事，即不更心，但更門戶，適促禍耳！

稚季遂不敢犯法，寶亦竟歲無所譴，明年稚季病死，寶爲京兆尹三年，京師稱之。

## 竹並

並，字子廉，爲長陵令，道不拾遺。

初，王太后外家侍中王林卿，通輕俠，傾京師，後坐法免，賓客愈盛，歸來陵上冢，因留飲連日。

並恐其犯法，自造門上謁，謂林卿曰：冢在郊郭之外，君宜以時早歸！

林卿曰：諾！

先是，林卿殺婢壻埋冢舍，並且知之，以非已時，又見其新免，故不發舉，欲無令留界中而已。

林卿素驕，慙於賓客當前，欲有以懲處於並。

並度其爲變，儲兵馬以待之：

林卿既去，北度涇橋，令騎奴還至令署門，拔刀剝其建鼓！

並自縱吏兵追林卿，行數十里。

林卿迫窘！乃令奴冠其冠，身變服，從間徑馳去！

會日暮追及！收縛冠奴，奴曰：我非侍中，奴耳！

並心自知已失林卿，乃曰：王君困，自稱奴，得脫耶！叱吏斷頭持還縣，所剝鼓置



都亭下，署曰：故侍中玉林卿坐殺人埋冢舍便奴剝署門鼓！吏民驚駭，林卿因亡命，衆庶謹誹，以爲實死。

哀帝聞狀而善之，遷並隴西太守。

匡衡

匡衡，歷事宣帝，元帝，成帝，位至三公，晚年爲有司奏衡專地盜土，免爲庶人，終於家。

初衡封之樂安鄉，鄉本田隄封三千一百頃，尙以閩伯爲界，郡圖誤爲平陵伯，多四百頃，積十餘年，收取田租谷千餘石，以是被劾。

張禹

張禹，以成帝師拜光祿大夫領尙書事，封安昌侯，爲相六年，嘉鴻元年以老病乞骸骨，上加優再三乃聽許，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罷就第，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置從事史五人，益封四百戶，天子數加賞賜，前後數千萬，禹爲人謹厚，內殖貨財，家以田爲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澆灌極膏腴上田，他財物稱是。

禹習性知音聲，內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管弦。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

宣至大司空，沛郡職崇至少府九卿，宣爲人恭儉有法度，而崇和易多智！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遠之，崇每候禹，常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酒婦女相對，優人管弦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日晏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宣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

### 訛言

建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長安中大亂，天子親御前殿，召公卿議，大將軍王鳳以爲太后與帝及後宮可御船，會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羣臣皆從風議，左將軍王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上乃止，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訛言。

### 萬章

萬章字子夏，長安人也，長安熾盛時，街閭各有豪俠，章在城西柳市，號曰城西萬子夏，爲京兆尹門下督，從至殿中，侍中諸侯貴人爭欲揖章，莫與京兆尹言者，章遂循甚懼，其後京兆不復從也，王尊爲京兆尹，捕擊豪俠，遂殺章。

### 董賢

董賢，雲陽人，爲太子舍人，哀帝立，賢隨太子官爲郎，二歲餘，賢傳漏在殿下，爲美麗自喜，帝望見悅其儀貌，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賢耶？因引上與語，拜爲黃門郎，由是始幸，問及其父爲雲中侯，即日徵爲霸陵令，遷爲光祿大夫。

賢寵愛日甚，爲駙馬都尉侍中，出則驂乘，入御左右，旬月間賞賜鉅萬，貴震朝廷！  
常與上臥起，嘗晝寢，臥帝袖上，帝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乃斷袖而起！其恩愛如此。

賢亦性溫柔和易，善爲媚以固寵，每賜洗沐，不肯出，嘗留中視醫藥，上以賢難歸，詔令賢妻得入內，殿中爲賢設止宿處，又詔賢女弟以爲昭儀，位次皇后。

詔儀及賢與妻旦夕上下，並侍左右，賞賜昭儀及賢妻亦各千萬數，選賢父爲少府賜爵關內侯，又以賢妻父爲將作大臣，弟爲執金吾，詔將作大匠爲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土木之功窮極技巧，柱樑衣以繡錦，下至宦家僮僕皆受上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品，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乃其副也。及至東園祕器，珠襦玉押，豫以賜賢，無不備具。

又令將作爲起宮學義陵旁，剛相顯湊，外爲微道，周垣數里，門闕數里。

又封賢爲高安侯，食邑二千戶，丞相王嘉言賢媚上亂國制度，竟下獄死！旋以賢爲大司馬，衛將軍。

時賢年二十二，雖爲三公，常給事中，尙書百官，因賢奏事，匈奴單于來朝，謁賢執禮甚恭憚，丞相孔光，亦不敢以賚客均敵之禮待賢，賢由是權與人主侔矣！

哀帝嘗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親屬咸侍在側，酒酣，上視賢而笑曰：吾欲法堯禪舜而禪位於卿何如？爲大臣諫阻，帝不悅而罷晏，其寵賢如此！

及哀帝崩，太后詔賢免官歸第，賢畏罪夫妻皆自殺！縣官籍賣董氏家財，凡四十三萬萬金。

### 李夫人

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愛之，每爲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

延年侍上起舞，歌曰：

北方有佳人，

絕世而獨立！

一顧傾人城！

再願傾人國！

寧不知傾城與傾國？

佳人難再得！

上嘆息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

李夫人少而早卒，上憐憫焉，圖畫其形於甘泉宮。

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帷，坐而步，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乃作詩曰：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何嫋嫋其來遲？

掘冢

傅太后哀帝祖母，丁太后哀帝生母也，既葬，其冢均爲王莽掘發，掘傅太后冢時，冢崩，壓殺數百人，掘丁后冢時，火出炎四五丈，吏卒以水沃滅，去其珠玉，代以木棺，開傅后棺時，臭聞數里，遣役凡十餘萬，二旬餘，兩冢俱夷爲平地。

王莽女

孝平帝皇后，王莽女也，平帝即位年九歲，成帝母太皇太后稱制，而莽秉政，莽欲

恢復光故事，以女配帝，太后意不欲也，莽設變詐必令女入，因以自重，太后不得已而許之！

后立歲餘，莽執殺平帝，而立孺子嬰，莽攝帝位，尊皇后爲皇太后，三年莽篡立，以嬰爲安定公，改皇太后號爲安定公太后。

太后時年十八矣，爲人婉靜有節操，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敬憚哀傷欲嫁之，乃更號爲黃皇室主，令立國將軍成新公孫建世子，盛飾將醫往問疾，后大怒！鞭笞其旁侍御，因發病不肯起！莽遂不復強也。

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

### 王嘉

王嘉字公仲，漢袁帝朝丞相，爲人剛直嚴毅有威重，帝甚敬之，爲相三年，以排斥帝之佞幸，爲羣小所譖，觸怒帝意，下詔獄，賜嘉自殺：

有詔：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使者既到府，掾吏涕泣，共和藥進嘉：嘉不肯服！

主簿曰：將相不對理陳寃，相踵以爲故事。君侯宜引決！  
使者危坐府門上，主簿復前進藥！

嘉引藥杯以擊地！謂官屬曰：丞相幸得備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衆！丞相豈兒女子耶？何謂咀藥而死！

嘉遂裝出見使者，再拜受詔，乘吏小車，去蓋，不冠，隨使者詣廷尉，廷尉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綬，縛嘉載致都船詔獄。

上聞嘉生自詣吏，大怒！使將軍以下，與五二千石雜治！

吏詰問嘉：

嘉對曰：案事者思得實，竊見相等前治東平王獄，不以雲爲不當死，欲關公卿示慎重，置驛馬傳囚，勢不得踰冬月，誠不見其外內願望，阿附，爲雲驗復，幸得蒙大赦，相等皆良善吏，臣竊爲國惜賢，不私此三人。

吏曰：苟如此，則君何以爲罪，猶當有以負國，不空入獄矣，吏稍侵辱嘉！

嘉喟然仰天嘆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

吏問：賢不肖主名？

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佞邪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

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嘔血而死！

黃霸

黃霸爲揚州刺史，爲政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安全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尙能拜起迎送，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奸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歸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泰奢者耳。

田延年

田延年昭帝時爲大司農，宣帝立以決疑定策功封陽成侯。

先是茂陵富人焦氏賈氏，以數千萬積貯炭葦諸下葬物，昭帝崩，下壙時事起倉卒，用度未辦，延年奏言：商賈或豫收壙葬不祥器物，冀其疾用，欲以求利，非民所當爲，請沒入縣官，奏可。

富人亡財者皆怨！出錢求延年罪。

初，大司農僱民牛車三萬輛，載沙便橋下，送致昭帝靈殯車，車值千錢，延年上簿詐增車值二千，凡六千萬，盜取其半！焦賈兩家告其事，下丞相府，丞相譙奏：延年主守盜三千萬，不道！請置之法。霍將軍召問延年，欲爲道地，延年抵曰：本出將軍之門，聚斂爵位，無有是事！光曰：即無事，當窮竟。



光使御史大夫田廣明，曉諭延年往就獄，得公議之。

田大夫使人語延年，延年曰：幸縣官寬我耳，何面目入牢獄，使衆人指笑我，卒徒唾吾背乎？即閉閣獨居齋舍，編袒，持刀，東西步！

數日，使者召延年詣廷尉，聞鼓聲，自刎死！

### 嚴延年

嚴延年下邳人，少學法律，爲河南太守，爲政嚴苛，豪強脅息，野無行盜，威震帝都，其治務在摧折豪強，扶助貧弱，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傑侵小民者，以文內之，衆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者詭殺之，吏民莫能測其意深淺，戰慄不敢犯禁，案其獄，皆文致不可得反！

延年爲人短小精悍，敏捷於事，雖子貢再有通藝於政事不能過也，吏盡忠節者，厚遇之如骨肉，皆親向之，出身不顧，以是治下無隱情，然疾惡泰甚，中傷者多，尤巧爲獄文，善吏書，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主簿親近吏不得聞知，奏可論死，奄忽如神！

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令行禁止郡中正清。

延年察獄史廉，有職不入身，承義年老頗悖，素畏延年，恐見中傷，延年本嘗與義俱爲丞相史，實親厚之，無貴毀傷也，饋遺之甚厚，義益恐，自箴得死卦，忽忽不樂

！取告至長安，上書言延年罪名十事，已拜奏，因飲藥自殺，以明不欺。

奏既上，事下御史丞按驗多實，延年坐怨望誹謗政治不道棄市。

初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度歲，到洛陽，適見延年決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閣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安全愚民，顧逞刑罰，多刑殺人，欲以立威，豈爲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頓首謝，因自爲母御歸府舍。

母於度歲後，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爲言之。後歲餘年延年果敗，東海人莫不賢其母。

### 孝元皇后

孝元皇后王莽之姑也，平帝時，莽輔政，自稱安漢公，時后年已七十，稱太皇太后，莽知太后婦人厭居深宮中，莽欲娛樂太后以市其權，乃令太后四時車駕巡狩四郊，存見孤寡貞婦，春幸繭館，率皇后列侯夫人桑，遵灑水而祓除，夏遊苑，宿鄠杜之間，秋歷東館望昆明，集黃山宮，冬饗飲飛羽，校獵上蘭，登長平館臨涇水而覽焉，太后所至屬縣，輒施恩惠賜民錢帛牛酒，歲以爲常。

太后從容言曰：我始入太子家時，見於內殿，至今五六十歲，尚頗識之！莽因曰：太子宮幸近，可一往遊觀，不足以爲勞，於是太后幸太子宮甚悅！

莽既殺平帝，徵宣帝玄孫最少者劉嬰繼立，嬰年二歲，託以下相，由莽踐祚居攝，如周公輔成王故事，太后不以爲可，力不能制！於是莽遂爲攝皇帝，改元稱制焉。

俄而宗室安衆侯劉崇，及東郡太守翟義等，舉兵討莽，太后聞之曰：人心不相遠也。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是自危也。

其後莽遂以符命自立爲真皇帝，奉諸符瑞以白太后，太后大驚！

初，漢高祖入咸陽，至霸上，秦王子嬰降於軹道，奉上始皇璽，及高祖誅項籍即天子位，因御服其璽，世世傳受，號曰漢傳國璽，以孺子未立，璽藏長樂宮，及莽即位請璽，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陽侯舜諭旨，舜素謹飭，太后雅愛信之。

舜既見，太后知其爲莽求璽，怒罵之曰：爾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豬不食其餘！天下豈有爾兄弟耶？且汝自以金匱符命爲新皇帝，變更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爲而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日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側長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

良久，仰謂太后曰：臣等已無可言者，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與耶？太后聞莽語切，恐莽欲脅之，乃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莽曰：我老已死，知爾兄弟今族滅矣！

莽既得傳國璽，奏之，莽大悅！乃爲太后置酒未央宮，大縱衆樂。

莽又欲改太后漢家舊號，易其璽綬，恐不見聽，而莽疏屬王諫，欲諂莽，上書言：皇天廢去漢命，而立新室，太皇太后不宜稱遵號，當隨漢廢，以奉天命！

莽乃車駕至東宮，親以其書白太后，太后曰：此言是也！莽因曰：此諛德之臣也！罪當誅！於是冠軍張永，獻符命銅壁文，言太皇太后當爲新室文母太皇太后，太后聽許，莽於是酖殺王諫，而封張永爲貢符子。

莽以太后好出游觀，墮墟孝元廟改爲長壽宮，乃車駕置長壽宮，太后既至，見孝元廟廢徹塗地，太后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何預壞之！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爲？如令有知，我乃人之妃妾。豈宜屍帝之堂，以陳饋食哉？我謂左右曰：此人慢神多矣！能久得佑乎？飲酒不樂而罷！

自莽篡位後，知太后怨恨，求所以媚太后者無不爲，然愈不悅。

莽更漢家黑貂著黃貂，又改漢正朔伏臘日，太后令其官屬黑貂，至漢家正臘日，獨

與其左右相對飲酒食。

太后年八十四，建國五年二月癸丑崩，三月乙酉合葬渭陵。

太后崩後十年漢兵誅莽。

### 王莽

王莽年三十八，鑑和元年爲大司馬，繼鳳、商、音、根，四父而輔政。欲令名譽過前人，遂克己不倦，欺世詐僞，不一而足：

「賓客滿堂，須臾一人言：太夫人苦某痛，常飲某藥，比客罷者數起焉。」

「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爲僮使，問知其夫人，皆驚！」

「中子獲殺奴，莽切責獲，令自殺！」

「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爲，微見風采，黨羽承其旨意而顯奏之，莽竊首泣泣，固推讓焉。」

「莽欲以虛名悅太后，言：彫蔽之餘，百姓未瞻者多，太后宜且衣繒練頗損膳以視天下，莽因上書：願出錢百萬，獻田三十頃，付大司農助給貧民，於是公卿皆效慕焉。」

「每有水旱，莽輒素食，左右以白太后，遣使者詔莽曰：聞公素食，憂民深矣！今

秋半熟，公勤於職，以時食肉，愛身爲國！」

「莽以其子宇諫言，怒而並其妻子藥殺之！」

「郡國豪傑素非議已者，迫皆自殺，死者以百數！海內震焉。」

「天子授莽新野田，莽謙讓，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

「風俗使者八人還言：天下風俗齊同，詐爲郡國造歌謠，頌功德凡三萬言。」

「莽又奏爲：市無二價，官無獄訟，邑無盜賊，野無飢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之制，犯者象刑。」

「莽既僞致太平，北化匈奴，東致海外，南懷黃支，惟西方未有加，乃遣中郎將平憲等多持金幣誘塞外羌，使獻地願內屬。」

「平帝疾，莽詐作策請命於泰畤，戴璧珥圭願以身代，藏策金匱，置於前殿，飭諸及勿敢言，效周公之所爲也。」

「劉信立爲天子，興兵討莽，衆十餘萬，莽惶懼不能食，晝夜抱孺子，告禱郊廟，徵周公大誥而作策。」

「莽既篡立，以孺子爲定安公，以大鴻臚府爲定安公第，皆置門衛使者監視，飭阿

乳母不得與語，常在四壁中，至長不能名六畜，後莽以女孫字子妻之。」

「莽執蒲子手流涕歎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追呈天威命，不得如意！哀歎良久。」

「莽造寶貨五品，百姓不從，但行小大錢二品而已，盜鑄錢者不可禁，乃重其法，一家鑄錢，五家坐之，沒入爲奴婢，吏民出入持布錢，以副符傳，不持者厨傳勿舍，關津苛留，公卿皆持以入宮殿門，欲以重而行之。」

「莽爲人短面大口，露眼赤睛，聲大而嘶，長七尺五寸，好厚履高冠，反膺高視，瞰臨左右，是時有用方技待詔黃門者，或問以莽形貌，待詔曰：莽所謂鴟目虎吻豺狼之聲者也，故能食人，亦當爲人所食，問者告之莽，誅滅待詔而封告者，後常翳雲母屏面，非親近莫得見也。」

「遣謁者持安車印綬，拜楚國龔勝爲太子師友祭酒，勝不應徵，不食而死！」

「莽每當出，輒先搜索城中，名曰「橫搜」，是月橫搜五日。」

「莽捕得翟義黨王孫慶，使太醫尚方與巧屠共劊剝之，量度五臟，以竹筵導其脈，知所終始，云可以治病。」

「莽遣使者即赦盜賊，還言：盜賊解輒復合，問其故？皆曰：愁法禁煩苛，不得舉

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給買賦，閉門自守，又坐鄰伍鑄錢挾銅，姦吏因以愁民，民窮悉起爲盜賊，莽大怒，免之，其或順旨，言：民狡黠富誅，及言：時運適然，不久且滅。莽悅，輒遷之。」

「天下吏以不得俸祿，並爲姦利，郡尹縣宰家累千金。莽下令：諸置吏及緣邊吏大夫以上，爲姦利增產致富者，收其家所有財產五分之四，以助邊急，公府士馳傳天下，考覆貪饕，開吏告其將，奴婢告其主，冀以禁奸好愈甚！」

「又博募有奇技術可以攻匈奴者，將待以不次之位，言便宜者以萬數，或言能渡水不用舟楫，連馬接騎濟百萬師，或言不持斗糧，服食藥物，三軍不飢，或言能飛一日千里，可窺匈奴，莽輒試之，取大鳥翮爲兩翼，頭與身皆著毛，通引環紐，飛數百步輒墜下。」

「莽見盜賊多，乃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歷紀，六歲一改元，」

「莽妻死葬長壽園，初莽妻以莽數殺其子，涕泣失明，莽之太子臨居中養焉，莽妻旁侍原碧，莽幸之，臨亦通焉。恐事泄，謀共殺莽，莽妻病困，臨予書曰：「上於子孫至嚴，前長孫中孫，俱年三十而死，今臣臨復適三十，恐一旦不保中室，則不知死命所在，莽候妻疾，見其書大怒！疑臨有惡意，不令得會葬，收原碧等考問，具服奸謀殺狀



，欲莽秘之，使殺案事，使者司命從事埋獄中，家不知所在，賜臨藥，臨不肯飲，自刺死！」

「時漢兵聲勢甚盛，近逼關中，莽聞之愈恐，欲外視自安，乃染其須髮，進所徵天下淑女杜陵史氏女爲皇后，聘黃金三萬斤，……是日大風發屋，羣臣上壽！……莽日與方士於後宮考驗方術，縱淫樂焉。」

「……莽愈憂不知所出，崔發言：周禮及左氏春秋：國有大災，哭以厭之，故易稱先號咷而後笑，宜呼嗟告天以求救！莽自知敗，乃率羣臣至南郊，陳其符命本末，仰天曰：皇天既命授臣莽，何不殄滅衆賊，即令臣莽非是，願仍雷霆誅臣，莽因搏心大哭氣盡伏而叩頭！」

「莽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爲號，號曰九虎，將北軍精兵數萬人東，內其妻子宮中以爲質，時省中黃金萬斤者爲一匱，尙有六十匱，平準帑藏錢帛珠玉財物甚衆，莽愈愛之，賜九虎士人四千錢，衆重怨，無圖意！」

「漢兵入長安，宮中大火，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予何？……莽時不食少氣困矣！……莽入室下，……商人杜吳殺莽，……軍人分裂莽身，支節肌膚分爭相殺者數十人。」

「赤眉遂燒長安宮室市里，民飢餓相食死者數十萬，長安爲墟，城中無人行。」時盜寇四起，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豬突豨勇，一切稅吏民貲，三十而取一，又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吏皆保養軍馬，吏盡復以與民，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絲役煩劇，而枯旱蝗蟲相因，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俸祿，而私賦斂，貨賂上流，獄訟不決，吏用苛暴之威。旁緣莽禁，侵刻小民，富者不得自保，貧者無以自存，起爲盜賊，依阻山澤，吏不能擒，而覆蔽之，漫淫日廣，於是青徐荆楚之地，往往數萬戰鬥死亡，緣邊四夷所係虜，陷罪飢疫，人相食，及莽未誅，而天下戶口減半矣！

及其末年，光武劉聖公等起兵於南陽，梁王劉永擅命睢陽，公孫述稱王巴蜀，李憲自立爲淮南王，秦豐白號楚黎王，張步起琅邪，董憲起東海，延岑起漢中，田戎起夷陵，並置將帥，侵略郡縣，又別號諸賊：銅馬、大彤、高湖、重連、鐵脛、大搶、尤來、上江、青犢、五校、檀鄉、五幡、五樓、富平、獲客等，各領部曲，衆合數百萬人，所在寇掠。

至建武元年春正月，平陵人方望，又立前孺子劉嬰爲天子，劉更始遺丞相李松擊斬之。

## 古今說林第三輯（錄自後漢書）

原書及作者小史

後漢書，凡一百二十卷，南朝宋范曄撰。曄以前，爲後漢史者，如東觀紀等凡十餘家，曄採輯羣籍以成是書。凡紀十、志十，列傳八十，合爲百篇。尋曄獲罪而死，十志一成，梁劉昭因用司馬彪續漢書之文以成之。是書編次卷帙，名以類從，本於史記，附載文章皆以其有關時政。唐章懷太子李賢爲之注，清王先謙作集解，搜采諸家之說，加以案語，頗爲詳博。

范曄，字蔚宗，博涉經史，善屬文，能隸書，曉音律。始爲尚書吏部郎，元嘉初，彭城太妃卒，曄夜中酣飲，開北窗聽挽歌爲樂，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衆家後漢書，成一家之作。累遷太子左衛將軍，意志不滿，與魯國孔熙先謀逆伏誅。嘗自言所作漢書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時以爲寶錄。

劉昭，梁高唐人，字宣卿。幼清警通老莊義，及長，勤學善屬文，爲剡令，卒官。有幼童傳，文集，後漢書集注。

李賢，唐高宗第六子，字明允。上元初皇太子卒，立賢爲太子，俄詔監國，處決明審。又詔集諸儒共注後漢書。時明崇儼以左道爲武后所信，調露中，帝在東都，崇儼爲盜所殺，后疑出賢謀，遣人發太子陰事，廢爲庶人。及后得政，迫令自殺。睿宗立，追贈皇太子，謚草懷。初，高宗有八子。武后所生者四人，而睿宗最幼。長曰弘爲太子，仁明孝友。后方圖臨朝，鳩殺之，而立次子賢。賢日憂惕！每侍上不敢有言，乃作樂章，使工歌之，欲以感悟上及后。歌曰：種瓜黃台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尚云可，四摘抱蔓歸！以是爲后所怒斥。

### 釋奴令

光武二年五月癸未，詔曰：未有嫁妻賣子，欲歸父母者，悉聽之，敢拘執，如律令！三年秋七月庚辰詔曰：男子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歸人，從坐者，自非不道，詔所應捕皆不得繫，當驗問者，即就驗，女子犯徒遣歸家，出錢雇人，於山伐木。

五年五月丙子詔曰：獄多寃結，元元愁恨，其令中都官三輔郡國出繫囚，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見徒免爲庶人，務進柔良退貪酷，各正厥事焉。

六年十一月丁卯詔曰：王莽時吏人沒入爲奴婢不應舊法者，皆免爲庶人。

七年正月丙申詔曰：三輔郡國出繫囚，非犯殊死皆一切勿案，其罪見徒，免爲庶人，輕罪亡命，除其名籍。

五月甲寅詔曰：吏人遭飢亂，及爲青徐賊所略，爲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恣聽之，敢拘制不還，以賣人法從事！

十一年春二月己卯詔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其殺奴婢，不得減罪！

八月癸亥詔曰：敢灸灼奴婢，論如律，免所灸灼者爲庶民。

十月壬午詔：除奴婢射傷人棄市律。

十二年三月癸酉詔：隴蜀民被略爲奴婢自訟者，及獄官未報，一切免爲庶民。

十三年十二月甲寅詔：益州民自八年以來，被略爲奴婢者，皆一切免爲庶民，或依託爲人下妻欲去者，恣聽之，敢拘留者，比青徐二州以掠人法從事。

十四年癸卯詔：益涼二州奴婢，自八年以來，自訟在所官一切免爲庶人，賣者無還值。

光武

光武帝嘗幸章陵，修園廟，祠舊宅，觀出廬，置酒作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諧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繼天下！

亦欲以柔道行之。

十八年四月甲戌詔曰：今邊郡盜谷五十斛，罪至於死，開殘吏妄殺之路，其獨除此法，同之內郡。

帝在位三十三年而崩，時年六十二歲。

### 漢代汴渠

明帝十四年四月汴渠成，帝巡視河渠，詔曰：自汴渠決敗六十餘歲，加頃年以來雨水不時，汴流東侵，日月益甚，水門故處，皆在河中，滌溢廣溢，莫測圻岸，蕩蕩極望：不知綱紀。今竟豫之人多被水患，乃曰：縣官不先人急，好興它役，又或以爲河流入汴，幽冀蒙利。故曰：左堤強則右堤傷，左右俱強則下方傷。宜任水勢所之，使人隨高而處，公家息壅塞之費，百姓無陷溺之患，議者不同，南北異論，朕不知所從，久而不決。今既築堤理渠，絕水立門，河汴分流，復其舊跡。陶丘之北漸就壞墳，故荐嘉玉潔牲，以禮河神，東過洛汭，歎禹之績，今五土之宜反其正色，濱渠下田，賦與貧人。無令豪右得固其利，庶幾世宗瓠子之作。

### 東漢三帝

漢明帝，陰皇后麗華所生，崩年四十八。帝初作壽陵制令流水而已，石槨廣一丈二

尺，長二丈五尺，無得起墳，萬年之後，掃地而祭，杆水脯糈而已。過百日唯四時設奠，置吏卒數人，供給灑掃，勿開修道，敢有所興作者，以擅議宗廟法從事！

帝遵奉建武制度，無敢違者，後宮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爲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

章帝嘗有詔云：方春生養，萬物孳甲，宜助萌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及吏條書相告。不得聽受！冀息事寧人敬奉天氣，立秋如故。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鑒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幅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人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它異，斯亦殆近之矣！間飭二千石各尙寬明，而今富姦行賂於下，貪吏枉法於上，使有罪不論，而無過被刑，甚大逆也！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和帝嘗有詔：自京師離宮果園上林廣成園，悉以假貧民恣得采捕，不收其稅。又云：去年秋麥入少恐民食不足，其上尤貧不能自給者戶口人數。往者郡國上貧民以衣履食

飯爲貨，而豪右得其饒利——貧人既計釜餽以爲貨財，懼於役重，多即賣之，以避科稅。豪富之家賤買得，故饒其利。——詔書實數，欲有益之，而長吏不能躬親，反更徵召會聚，令失農作，愁擾百姓，若復有犯者，二千石先坐！又詔：流民所過郡國，皆實怨之，其有販賣者，勿出租稅。

十五年詔：流民欲還歸本土，而無糧食者，過所實廩之。疾病加致醫藥，其不欲還歸者勿強！——貧民有田業而以匱乏不能自農者，貸種糧。貧民無以耕者，爲雇犂牛。

### 遺放宮女

漢孝殤帝之母后嘗有令云：自建武之初，以自于今，八十餘年，宮人歲增，房御彌廣。又宗室坐事沒入者，猶託名公族，甚可愍焉！今悉免遣及掖庭宮人皆爲庶民，以抒幽隔鬱滯之情。諸官府郡國王侯家奴婢姓劉及疲瘡羸老皆上其名，務令實惠！

### 宮闈禍

漢孝順帝諱保，安帝之子也。母李氏爲閹皇后所害，永寧元年立爲皇太子。延光三年，安帝乳母王聖，大長秋江京，中常侍樊豐，譖太子乳母王男厨監邴吉殺之！太子數爲歎息，王聖等懼有後禍：遂與豐京共構陷太子，太子坐廢爲濟陰王。明年三月安帝崩，北鄉侯立，濟陰王以廢黜，不得上殿，親臨梓宮，悲號不食，內外羣僚莫不哀之！及



北鄉侯薨，車騎將軍閻顯，及江京，與中常侍劉安陳達等，白太后，祕不發喪，而更徵立諸國王子。乃閉宮門屯兵日守。十一月丁巳京師及郡國十六地震，是夜中黃門孫程等十九人，共斬江京劉安陳達等，迎濟陰王於德陽殿西鍾下，即皇帝位，時年十一歲。

桓靈

漢靈帝即位時年十二歲。

元年，中常侍曹節矯詔誅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及尚書令尹勛，侍中劉瑜，屯騎校尉馮述，皆夷其族，皇太后遷于南宮。

二年，中常侍侯覽諷有司奏：前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瑁，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翌，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皆為鈎黨下獄，死者百餘人，妻子徙邊，諸附從者網及五屬，制詔州郡大舉鈎黨，於是天下豪傑及儒學行義者，一切結為黨人！

五年，宦官諷司隸校尉段熲捕繫太學諸生千餘人，時有人書朱雀闕云：「天下大亂，公卿皆尸祿」故捕之。

使宦者為令，列於內署，自是諸署悉以閹人為丞令。

詔：黨人門生故吏，父兄子弟，在位者皆免官，禁錮六月。

市賈民爲宣陵孝子者數十人，皆除太子舍人。

初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

十三年，帝作列肆於後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鬥，帝著商賈服，飲宴爲樂。又於西園弄狗，著冠帶綬，又置四驢。帝躬自探管，驅馳周旋，京師轉相倣效。黃巾蠶起，可進殺十常侍，董卓入京，逞兵廢立。

桓帝時，有詔曰：方今淮夷未殄，軍師屢出，百姓疲悴，困於徵發，庶望羣吏，惠我勞民，獨滌貪穢，以祈休祥。

又詔：州郡不得迫脅驅逐長吏，長吏贓滿三十萬而不糾舉者，刺史二千石以縱避爲罪，若有擅相假印綬者，與殺人同棄市論！

### 漢末偽皇帝

孝桓時：清河劉文反，殺國相謝嵩，欲立清河王蒜爲天子，事覺伏誅，蒜坐貶爲尉氏侯，徙桂陽，自殺。

陳留盜賊李堅，自稱皇帝伏誅。

長平陳景自號黃帝子，署置官屬。又南頓管伯亦稱真人，並圖舉兵悉伏誅。

二月，扶風妖賊裴慶自稱皇帝伏誅。

蜀郡李伯詐稱宗室，當立爲太初皇帝，伏誅。

太山瑛邪賊公孫舉等反叛，殺長吏，遣將破斬之。

勃海妖賊蓋登等，稱太上皇帝，有玉印，珪璧，鈇券，相署置，皆伏誅。

沛國戴異得黃金印，無文字，遂與廣陵人龍尙等，共祭井作符書，稱太上皇伏誅。

會稽人許生，自稱越王，寇郡縣遣將討破之。

### 馬太后

明德馬太后，明帝妃。肅宗母。伏波將軍馬援之少女也。帝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有司因此上奏宜依舊典，太后詔曰：

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竇嬰當貴黃恣，傾覆之禍，爲世所傳。故先帝慎防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今奈何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爲天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熏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爲外戚見之，冀以默愧其心——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

又對帝言：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

：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衣食則蒙御府餘資，斯豈不足，而必嘗得一縣乎？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谷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剛急，有胸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

太后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諸小王論語經書，述叙平生，雍和終日。

四年，天下豐稔，方垂無事，帝遂封三舅廖，防，光爲列侯，並辭讓願就關內侯，太后聞之曰：設教各有其方，知人情性莫能齊也。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今雖已老，而務戒之在得。故日夜惕厲，思自降損。居不求安，食不念飽，冀乘此道，不負先帝，所以化道兄弟，共同斯志，欲令冥日之日，無所復恨。何意老意復不從哉？萬年之後長恨矣！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退位歸第焉。

太后其年寢疾，不信巫祝小醫，數飭絕禱祀，六月崩，年四十餘。其後有和熹鄧皇后諱綏，亦稱賢后焉。

### 爛羊頭

王莽既誅，羣雄入關，橫暴三輔。其所授官爵者，皆羣小賈豎。或有膳夫庖人多著繡面衣錦袴罵詈道中。長安爲之語曰：皂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

劉玄

劉玄與莽軍連戰皆捷，諸將遂推玄號更始將軍，衆雖多而無所統一，又議立玄爲天子，因設坊於溝水上沙中，陳兵大會，更始即帝位，南面立，朝羣臣，素懦弱，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

初王莽敗：唯未央宮被焚而已，其餘宮館一無所毀，宮女數千，備列後庭。自鐘鼓，帷帳，輿輦，器服，太倉，武庫，官府，市里不改於舊。更始既至，居長樂宮，升前殿，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怍，俛首刮席不敢視！諸將後至者，更始問虜掠得幾何？左右侍官皆宮省久吏，各驚相視。

更始納趙萌女爲夫人，有寵，遂委政於萌，日夜與婦人飲讌後庭，羣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時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內與語，諸將識非更始聲，皆出怨曰：成敗未可知，遽放縱若此！

時霍光寵姬韓夫人，亦有寵於更始，韓尤嗜酒，每侍宴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乎？起，抵破書案！

赤眉入城，更始單騎走，從厨城門出，諸婦女從後連呼曰：陛下當下謝城！更始即

下拜復上馬去。後爲赤眉殺之。

### 赤眉

天鳳元年，琅邪海曲有呂母者，子爲縣吏，犯小罪宰論殺之，呂母怨宰，密聚客規以報仇。母家素豐，資產數百萬，乃益釀醇酒，買刀劍衣服，少年來酤者皆賒與之。觀其乏者輒假衣裳，不問多少。數年財用稍盡，少年欲相與償之，呂母垂泣曰：所以厚諸君者，非欲求利，徒以縣宰不道！枉殺吾子，欲爲報仇耳，諸君寧肯哀之乎？少年壯其意，又素受恩，皆許諾！其中勇士自號猛虎，遂相聚得數十百人，因與呂母入海中，招合亡命，衆至數千，呂母自稱將軍。引兵還攻，破海曲，執縣宰，諸吏叩頭爲宰請，母曰：吾子犯小罪不當死，而爲宰所殺，殺人當死，又何請乎？遂斬之！以其首祭子冢，復還海中。

後數歲，琅邪人樊崇起兵於莒，衆百餘人，轉入泰山，自號三老。時青徐大飢，寇賊蜂起，羣盜以崇勇猛皆附之，一歲間至萬餘人。崇同郡人逢安，東海人徐宣，謝祿，楊音，各起兵合數萬人。復引從崇，共還攻莒不能下，轉掠至姑幕。因擊王莽探湯侯出，况大破之，殺萬餘人，遂北入青州，所過虜掠，還至太山，留屯南城。

初崇等以困窮爲寇，無攻城徇地之計，衆既寘盛，乃相與爲約：殺人者死，傷人

者憤創，以言辭爲約束，無文書旌旂部曲號令，其中尊者號三老，次從事，次卒吏，汎相稱曰臣人。王莽遣平均公廉丹，太師王匡擊之，崇等欲戰，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

赤眉遂大破丹匡軍，殺萬餘人，追至無鹽，廉丹戰死，王匡走，崇又引其兵十餘萬，復還圍莒數月，或說崇曰：莒父母之國，奈何攻之？乃解去。時呂母病死，其衆併入赤眉中，轉戰至濰陽，會更始都洛陽，遣使降崇，崇等聞漢室復興，即留其兵，自將衆紳二十餘人隨使至洛陽降更始，皆封爲列侯。崇等既未有國邑，而留衆稍有離叛，乃遂亡歸其營，將兵入潁川，分其衆爲二部。崇與逢安據一部，徐宜謝祿楊音爲一部。崇安攻據長社，南擊宛斬縣令，而宣祿等亦拔陽翟引至梁，擊殺河南太守，赤眉雖衆，數戰勝而疲敝厭兵，皆日夜愁泣，思欲東歸，崇等計議，慮衆東向必散，不如西攻長安。

更始二年冬，崇安自武關，宣等從陸渾關兩道俱入，三年正月俱至弘農，與更始諸將連戰剋勝，衆遂大集。乃分萬人爲一營，凡三十營，營置三老從事各一人。進至華陽，軍中常有齊巫鼓舞，祀城陽景王，以求補助，巫狂言：景王大怒曰：當爲天子，何故爲賊？有笑巫者輒病！軍中驚動！

時方望弟陽，怨更始殺其兄，乃逆說崇等曰：更始荒亂，政令不行，故使將軍得使

於此，今將電擁百萬之衆，西向帝城，而無稱號，名爲羣賊不可以久。不如立宗室，挾義誅伐，以此號令，誰敢不服？崇等以爲然，而巫言益甚前！及至華州，乃相與議曰：今迫近長安，而鬼神如此，當求劉氏共尊立之，六月，遂立劉盆子爲帝，自號建世元年。○劉盆子者城陽景王劉章之後也。式縣人，初赤眉過式，掠盆子及二兄恭茂皆在軍中，恭少習尙書略通大義，及隨崇等降雨始，即封爲式侯，以明經數言事，拜侍中，從更始在長安，盆子與茂留軍中，屬右校卒吏劉俠卿，主芻牧牛，號曰牛吏。及崇等欲立帝，求軍中景王後者得七十餘人，劉盆子與茂及前西安侯劉孝，最爲近屬，崇等議曰：聞古天子將兵稱上將軍，乃書札爲符曰上將軍，又以兩空札置筒中，遂於華州北設壇場，祠城陽景王，諸三老從事皆大會陛下，劉盆子等三人居中立，以年次探札，盆子最幼，後探得符，諸將乃皆稱臣拜。

盆子時年十五，被髮徒跣，敝衣赭汗，見衆拜恐畏欲啼，茂謂曰：善藏符！盆子即齧折棄之！後還依俠卿，當爲盆子製皇帝服，而猶從牧兒遊。

崇雖起勇而爲衆所宗，然不知書數，徐宣故縣獄吏，能通易經，遂共推宣爲丞相。崇御史大夫，逢安左大司馬，謝祿右大司馬，自楊以下皆爲列卿。軍及高陵，與更始叛將張卬等連和，遂攻東都門入長安城。更始來降。盆子居長樂宮，諸將日會論功爭言讓



呼，拔劍擊柱不能相一。三輔縣營長遣使貢獻，兵士輒劫奪之，又數虜暴吏民，百姓保壁，由是復固守。

至臘日崇等乃設樂大會，盆子坐正殿中，黃門持兵在後，公卿皆列坐殿上。酒未行，其中一人出刀筆書謁欲賀，其餘不知書者，起往請之，各各屯聚，更相背向，大司農楊音按劍罵曰：諸卿皆老傭也，今日設君臣之禮，反更殺亂，兒戲尙不如此！皆可格殺！更相辯鬥，而兵衆遂各踰宮，斬關入掠酒肉，互相殺傷，衛尉諸葛稚聞之勒兵入，格殺百餘人乃定！

盆子惶恐，日夜啼泣，獨與中黃門共臥起，惟得上觀閣，而不聞外事。時掖庭中宮女猶有數百千人，自更始敗後，幽閉殿門，掘庭中蘆葦服，捕池魚而食之，死者因相埋於宮中，有故祠甘泉樂人，尙共擊鼓歌舞，衣服鮮明，見盆子叩頭言飢，盆子使中黃門予之米，人數斗，後盆子去，皆餓死不出。

劉恭見赤眉衆亂，知其必敗，自恐兄弟俱禍，密教盆子歸璽綬，習爲辭讓之言。建武二年正月朔，崇等大會，劉恭先曰：諸君共立恭弟爲帝，德誠深厚！立且一年滑亂日甚！誠不足以相成，恐死而無所益，願得退爲庶人，更求賢知，唯諸君省察！崇等謝曰：此皆崇等罪也！恭復固請！或曰：此寧式侯事耶？恭惶恐起去！盆子乃下床解璽綬叩

頭曰：今設置縣官而爲賊如故，吏人貢獻，輒見剽劫，流聞四方，莫不怨恨，不復信向，此皆立非其人所致，願乞骸骨，避賢聖，必欲殺盆子以塞責者，無所避死！誠冀諸君哀憐之耳！因啼泣嗷嗷！崇等及會者百人，莫不哀憐之，乃皆避席頓首曰：臣無狀！負陛下，請至今以後不敢復放縱！因共抱持盆子帶以璽紋，盆子號呼不得，已既能出，各閉營自守，三輔翕然，稱天子聰明，百姓爭還長安，市里且滿。

兩旬後，赤眉貪財物，復出大掠，城中糧食盡，遂收載珍寶，因大縱火燒宮室，引兵而西，車甲兵馬最爲猛盛，衆號百萬，盆子乘王車駕三馬，從數百騎，北至陽城番須中。逢大雪坑谷皆滿，士多凍死，乃復還發掘諸陵，取其寶貨，遂污辱呂后屍。凡賊所發，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得多行淫穢！

九月赤眉復入長安，止桂宮。時漢中賊延岑出散關，屯杜陵，逢安將十餘萬人擊之，鄧禹以逢安精兵在外，惟盆子與老弱居城中，乃自往攻之。會謝祿救至，夜戰棠街中，禹兵敗走，延岑及更始將軍李寶合兵數萬人，與逢安戰於杜陵，岑等大敗，死者萬餘人，寶遂降安。而延岑收散卒走，寶乃密使人謂岑曰：子努力還戰，吾當於內反之，表裏合勢可大破也。岑即還挑戰，安等空營擊之，寶後悉拔赤眉旌幟，更立已幡旗，安等戰疲還營，見旗幟皆白，大驚亂走，自投川谷，死者十餘萬。逢安與數千人脫歸長安。

時三輔大飢，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遺人往往聚爲營保，各堅守不下，赤眉虜掠無所得。十二月乃引而東歸，衆尙二十餘萬，隨道復散。

時光武大兵西來，赤眉遇大軍，驚不知所爲，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光武曰：待汝以不死耳，樊崇乃將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更始七尺寶劍，及玉璧各一，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

後回洛陽，其夏樊崇逢安謀反誅死。楊音在長安時遇趙王良有恩賜爵關內侯，與徐宣俱歸鄉里卒於家，劉恭爲更始報殺謝祿自繫獄，赦不誅，帝憐盆子，賞賜甚厚。

### 王閔

王閔者王莽叔父平阿侯譚之子也。哀帝時爲中常侍，時倖臣董賢爲大司馬，寵愛貴盛，閔屢諫忤旨，哀帝臨崩，以璽綬付賢曰：無妄以與人！時國無嗣主，內外惶懼，閔白元后請奪之，即帶劍至宣德後闕，舉手叱賢曰：宮車晏駕，國嗣未立，公受恩深重，當俯伏號泣，何事久持璽綬，以待禍至耶？賢知閔必殺已，不敢拒之，乃跪授璽綬，閔馳上太后，朝廷壯之。及王莽篡位，潛忌閔，乃出爲東郡太守。閔懼誅，常繫藥手內，莽敗，漢兵起，獨定全東郡三十餘萬戶歸降更始。

彭寵，南陽人，王莽末年，寵自立爲燕王，與光武對壘經年。五年春，寵齋獨在便室，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臥寐共縛其狀，告外吏云：大王齋禁，皆使吏休！僞稱寵命，致收縛奴婢，各置一處。又以寵命呼其妻，入大驚！寵急呼曰：趣！爲諸將軍辦裝！於是兩奴將妻入取寶物，留一奴守寵，寵謂守奴曰：汝小兒我素所愛也，今爲子密所迫劫耳，解我縛，當以女珠妻汝，家中財物皆與汝。小奴意欲解之，視子密語遂不敢解。於是收金玉衣物，至寵所裝之被馬六匹，使妻縫兩縷囊，昏夜後，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至外，速開門出勿稽留之，書成，即斬寵及妻頭置囊中，便持記馳出城，因以詣光武，封爲不義侯。

## 寇恂

寇恂光武時之大將也，時高峻踞汧抗命，帝命恂往招降，恂奉檄書至汧郊，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文，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強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降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胆，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

岑熙

岑熙漢時魏郡太守，在職招聘隱逸與參政事，無爲而化，視事二年，與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蝨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釐。含哺鼓腹，焉知災凶，我喜我生，獨丁斯時。美矣岑君，於戲休茲！

吳漢

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也，家貧給事縣爲亭長。王莽末以賓客犯法，乃亡命至漁陽。資用乏，以販馬自業，往來燕薊間。所至皆交結豪傑，光武起兵，乃往依之。累建奇功，拜爲大司馬，更封舞陽侯。漢性強力，每從征伐，帝未安，恒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陣不利，或復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輒厲戰攻之具，激揚士吏。及在朝廷，斤斤謹質，形於體貌。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與昆弟外家。漢但條里宅，不起第，夫人先死薄葬小坟，不作祠堂。

弭兵詔

光武之世，大將臧宮欲乘匈奴疫困之弊，出師往征。帝報詔曰：

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

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

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

### 安丘先生

安丘望之字仲都，京兆長陵人，少持老子經，恬淨不求仕宦，號曰安丘丈人。成帝聞欲見之，望之辭不肯見，爲巫醫於人間。耿弇父況，及王莽從弟俱嘗共學於安丘先生。

### 任隗

任隗字仲和，少好黃老，清靜寡欲，章和時官至司空，所得奉秩常以賑卹宗族，牧養孤寡。隗義行內修，不求名譽，鯁言直議無所回隱，以沈正見重於世。

### 馬武

馬武字子張，南陽湖陽人，少時避仇，客居江夏。王莽末，竟陵西陽三老起兵於郡界，武往從之，從入綠林中，遂與漢軍合。武爲人嗜酒闊達敢言，時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避忌。帝常縱之，以爲笑樂。

雲台將

從光武征討誅伐異己而中興漢室者，世號二十八將。永平中顯宗追感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台，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列下：

太傅高密侯鄧禹

中山太守全椒侯馬成

大司馬廣平侯吳漢

河南尹阜成侯王梁

左將軍膠東侯賈復

瑯邪太守祝阿侯陳俊

建威大將軍好時侯耿弇

驃騎大將軍參議侯杜茂

執金吾雍奴侯寇恂

積弩將軍昆陽侯傅俊

征南大將軍舞陽侯岑彭

上谷太守淮陽侯王霸

征西大將軍陽夏侯馮異

信都太守阿陵侯任光

建義大將軍鬲侯朱佑

潁川太守中水侯李忠

征虜大將軍潁陽侯祭遵

右將軍槐里侯馬援

驃騎大將軍櫟陽侯景丹

左曹合肥侯堅鐔

虎牙大將軍安平侯蓋延

太常靈壽侯邳彤

衛尉安成侯鉅期

驍騎將軍昌成侯劉植

東郡太守東光侯耿純

橫野大將軍山桑侯王常

城門校尉朗陵侯臧宮

大司空固始侯李通

捕虜將軍揚虛侯馬武

大司空安豐侯竇融

驃騎將軍慎侯劉隆

太傅宣德侯卓茂

竇融

竇融字周公，扶風人，上世祖廣國孝文皇后之弟。王莽末，融見更始新立，東方向擾，不欲出關，而高祖父嘗爲張掖太守，從祖爲護羌校尉，從弟亦爲武威太守，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獨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帶河爲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一旦緩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兄弟皆然之。及更始令爲張掖屬國都尉，融乃大喜。

後助光武誅滅隗囂封安封侯，及隴蜀平，詔融與五郡太守奏事京師，官屬賓客相隨，駕乘千餘輛，馬牛羊被野，融到詣洛陽城門，上涼州牧張掖屬國都尉安豐侯印綬，詔遣使者還侯印綬引見，就諸侯位，賞賜恩寵，傾動京師。數月拜爲涼州牧，旋遷大司空。融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以此愈親厚之。時竇氏一門一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皆相與並時，自祖及孫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數，於親戚功臣中莫與比焉。

### 竇憲

竇憲，竇融之後，建初二年女弟立爲皇后，一門貴倖，驕寵日甚。嘗以賤值奪沁水公主園田，肅宗切責之：「今貴主尙見枉奪，何況小人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震懼，皇后爲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



憲性果急，睚眦之怨，莫不報復，因殺都鄉侯暢，太后大怒，憲懼願擊匈奴以自救。及平匈奴歸，威震朝庭。奴客依勢侵陵，強奪財貨，掠人婦女，商賈閉塞，如避寇仇！後以陰謀殺害，帝迫令自殺。

東觀

漢時，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老子爲守藏史，復爲柱史，四方所記文書皆歸柱下，言東觀經籍多焉。蓬萊海中神山，爲仙府，幽經秘錄並皆在焉。

吳葉廷珪吹網錄載：史記老子列傳，周守藏室之史也。索隱云：張倉傳老子爲柱下史。錢氏大昕，考異曰：按倉傳但云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未嘗及老子一字，余考張倉傳文，固未及老子一字，惟主柱下方書一語，有索隱云：所掌及侍立恒在殿柱之下，故老聃爲周柱下史。始知此語乃是張倉傳索隱之文，由俗本史記以索引散入本文下者，於老子列傳。既載索隱藏室史，乃周藏書室之史一語，其下並舉張倉傳索隱老聃爲柱下史之文以證之，故別加又張倉傳四字，而失於標明爲索隱，以致牽混莫辨，讀者遂謂索隱誤引張倉傳所無之語也。

馬援

馬援嘗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

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谷數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財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

援初見光武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陸載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

援爲人鬚髮眉目如畫，嫻於進對，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輔長者，下至閭里少年，皆可觀聽，自皇太子諸王侍，聞者莫不屬耳忘倦。又善兵策，帝常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每有所謀，未嘗不用。

援好騎，善別名馬，於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爲馬式，還上之，因表曰：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昔有騏驎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近世有西河子輿亦明相法，子輿傳西河儀長孺，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楊子阿。臣援嘗師事于阿，受相馬骨法，考之於行事，輒有驗效。臣愚以爲：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於後。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爲金馬門。臣謹依儀氏韜中，帛氏口齒，謝氏唇鬚，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爲法。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四寸。有詔：置於宣德殿下，以爲名馬。

式焉。

援嘗誡子弟云：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飭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尙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尙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爲言，吾常爲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

援數傳子孫，兄弟貴盛，奴婢各千人以上，資產巨億，皆買市師膏腴美田。又大起第觀，連閣臨道，彌亘街路，多聚聲樂曲度，比諸郊廟。賓客奔湊，四方畢至，京兆杜篤之徒數百人，常爲食客居門下。刺史守令多出其家，歲時賑給鄉閭，故人莫不周給，又多牧馬畜，賦歛羌胡。

卓茂

卓茂字子康，南陽人，性寬仁恭愛，鄉里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初辟丞相府史，事孔光，光稱爲長者。

時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

對曰：月餘日矣。

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默解與之，挽車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遷密縣令，人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

茂辟左右問之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屬之而受乎？將居平自以恩意遺之乎？

人曰：往遺之耳。

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

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求言耳。

茂曰：汝爲儼人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於老，尙致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况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難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耶？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

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

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

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

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

魯恭

魯恭，扶風人，漢建初年爲中牟令，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爲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而不肯還之，牛主訟於恭，恭召亭長勸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史泣涕共留之。亭長乃慚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貸不罰。

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旁，傍有兒童，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跡耳。今蝗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還府具以狀白安。

劉寬

劉寬華陰人，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曰：慙負長者，隨所刑罪！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爲謝之？州里服其不校。

魏帝時徵爲太尉，嘗坐客，遣蒼頭市酒，良久大醉而還，客不耐，罵曰：畜產！寬須臾遣人視奴，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人也，罵言畜產！辱孰甚焉！故吾懼其死也。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汗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未？

王丹

王丹下邳人，哀平時仕州郡，王莽時連徵不至，家累千金，隱居養志，好施周急。每歲農時輒載酒肴於田間，侯勤者而勞之，其惰者恥不致，皆兼功自厲，邑聚相率以致殷富。其輕黠游蕩廢業爲患者，輒曉其父兄，使督責之。病者則賻給親自將護。其有遭喪憂者，輒待丹爲辦，鄉里以爲常。行之十餘年，其化大洽，風俗以篤。

丹資性方潔，疾惡強豪。河南太守同郡陳遵，關西之大俠也。其友人喪親，遵爲護喪事，賻助甚豐，丹乃懷繚一疋，陳之於主人前曰：如丹此繚，出自機杼，遵聞而有慚色，自以知名，欲結交於丹，丹拒而不許。

鄭均

鄭均任城人，少好黃老書，兄爲縣吏，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即脫身爲傭，歲餘，得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爲廉潔。均好義爲

實，養寡嫂孤兒恩禮備至，常稱疾家中，不應州郡召辟。公車徵召，終不肯行。

陳軫

戰國策載：陳軫對秦王曰：人有挑其鄰人之妻者，挑其長者，長者嘗之，挑其少者，少者報之，後其夫死，而娶其長者。或謂之曰：夫非罵爾者耶？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也。

邳惲

邳惲西平人，嘗上書王莽，有謂：「智者順以成德，愚者逆以取害，神器有命，不可虛獲！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轉禍為福，若不早圖，是不免於竊位也，惟陛下留神！」莽大怒！即收繫詔獄，劾以大逆，猶以惲據經識，難即害之，使黃門近臣脅惲，令自告狂病，恍惚不覺所言。惲乃瞋目誓曰：「所陳皆天文聖意，非狂人所能造，」遂繫獄，會赦出，與同郡鄭敬南遁舍括。

惲友人董子張者，父及叔父為鄉人所害，及子張病將終，惲往候之，子張垂歿，歎不能言。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仇不復，吾為子復仇可也！子張但目擊而已，惲即起將客遮仇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惲因自詣縣獄，令義而釋之。

楊厚

楊厚，廣漢人，漢順帝時，家居修黃老學，教授門生，上名錄者三千餘人，累徵不應，召，年八十二卒。鄉人謚曰文父，門人爲立廟，郡文掾史，春秋饗射常祀之。

裏楷

裏楷，平原人，桓帝時，宦官專朝，政刑暴濫，楷嘗上書，中有云：

「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虛，貴尙無爲，好生惡殺，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殺罰過理，既乖其道，豈獲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爲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神遣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眴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淫女豔婦，極天下之麗，甘肥飲美，殫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黃老乎？」

廉范

廉范，字叔度，杜陵人，趙將廉頗之後也。永平初，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范爲功曹，會融爲州所舉案，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相濟，乃託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於是東至洛陽，變姓名，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以似我故功曹耶？范訶之曰：君困厄昏亂耶？語遂絕。融繫出困病，范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致南陽，葬



畢乃去。

後爲蜀郡太守，其俗尙文辯，好相持短長，范每厲以淳厚，不受偷薄之說。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窄，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自厲。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爲便，乃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襦！

肅宗崩，范奔赴敬陵。時廬江郡掾嚴麟奉章吊國，俱會於路，麟乘小車，途深馬死，不能自進，范見而愍然！命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不知馬所歸，乃緣踪訪之，或謂麟曰：故蜀郡太守廉叔度，好周人窮急，今奔國喪，獨當是耳。麟亦素聞范名，以爲然，即牽馬進門謝而歸之，世伏其好義焉。

蘇不韋

蘇不韋扶風人，父謙初爲郡督郵。時魏郡李嵩爲美陽令，與中常侍具瑗交通，貪暴爲民患。前後監司畏其勢援，莫敢糾問。及謙至，部案得其贓，論輸左校。

謙累遷至金城太守，去郡歸鄉里，漢法：免罷守令，自非詔徵，不得妄到京師，而謙後私至洛陽。時嵩爲司隸校尉，收謙，詰掠死獄中，嵩又因刑其屍，以報昔怨！

不韋時年十八，徵詣公車，會謙見殺，不韋載喪歸鄉里，厝而不葬，仰天歎曰：伍

子胥獨何人也！乃藏母於武都山中，遂變姓名，盡以家財募劍客，邀於諸陵間，不尅！會焉遷大司農，不韋與弟潛入嵩所，夜則鑿地，晝則逃伏，如此經月，遂得旁達嵩之寢室，出其床下。值嵩入廁，因殺其妾，並及小兒，留書而去！嵩大驚懼，乃布棘於室，以板籍地，一夕九徙，雖家人莫知其處。每出輒劍戟隨身，壯士自衛。不韋知嵩有備，乃日夜飛馳，竟到魏郡，掘其父阜冢，斷取阜頭，以祭父墳。又標之於市曰：李君遇父頭，嵩匿不敢言，而自上退位，歸鄉里，私掩塞冢，捕求不韋。歷歲不能得，憤恚感傷，發病嘔血死！不韋後遇赦還家，乃始改葬行喪。

士大夫多譏其發掘冢墓，歸罪枯骨，不合古義，唯任城何休，方之伍員。太原郭林宗聞而論之曰：子胥雖云逃命，而見用強吳，憑閭閻之威，因輕擗之衆，雲怨舊郢，曾不終朝，而但鞭墓戮尸，以舒其憤，竟無手刃後主之報！豈如蘇子，單特子立，靡因靡資，強仇豪援，據位九卿，城闕大阻，宮府幽絕，埃塵所不能過，霧露所不能霑。不韋毀身憔悴，出於百死。冒觸嚴禁，陷族禍門。雖不獲逞，爲報已深！况復分骸斷首，以毒生者。使嵩懷忿結，不得其命。猶假手神以斃之也。力惟匹夫，功隆千乘，比之於員，不亦優乎？議者於是貴之。

後太傅陳蕃辟不應。爲郡五官掾。初弘農張奐睦於蘇氏，而武威段穎與嵩素善。後

箕頭有隙，及頭爲司隸，以禮辟不韋，不韋懼之，稱病不詣。頭既積憤於箕，因發怒，乃追咎不韋前報高事。以爲高治謙事，被報見誅，君命天邊，而不韋仇之。又令長安男子告不韋多將賓客，奪其財物，遂使從事張賢等就家殺之，乃以鳩與賢父曰：若賢不得不韋，便同飲此！

賢到扶風，郡守使不韋奉謁迎賢，即時收執，並其一門六十餘人，盡誅滅之，諸蘇以是衰破，又段熲後爲陽球所誅，天下以爲蘇氏之報焉。

陸康

陸康吳郡人，除高成令。縣在邊陲，舊制：令戶一人具弓弩，以備不虞，不得往來，長吏新到，輒發民繕修城郭，康至皆能道，百姓大悅，以恩信爲治，寇盜亦息。

時靈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乃詔調民田，畝斂十錢，而當時水旱傷稼，百姓貧苦，康上疏諫曰：臣聞先王治世，貴在愛民，省徭輕賦，以寧天下，除煩就約，以崇簡易。故萬姓從化，靈物應德，末世衰主，窮奢極侈，造作無端，與制非一，勞割自下，以從苟欲。故黎民吁嗟，陰陽感動。陛下聖德承天，當隆益化。而卒被詔書，畝斂田錢，鑄作銅人。伏讀惆悵，悼心失圖！夫什一而稅，周謂之徹，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故魯宣稅斂，而虫災自生，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

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世何述焉。陛下宜留神省察，改敝從善，以塞兆民怨恨之望。書奏不納，因是免歸。

樊重

樊重南陽人，世善農稼，好貸殖，性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其管理產業，物無所棄。役僮僕，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則利歲倍至。所耕田地三百餘頃，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亭閣，陂渠灌注。又池魚牧畜，有求必給。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貲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恥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縣中稱美，推爲三老，年八十餘終，其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債家聞者皆慚！爭往償之，請于從命，竟不肯受。

梁冀

梁冀字伯卓，安定烏氏人，爲人鷹肩豺目，洞精直視，口吃舌短。才能書計，少爲貴戚，逸遊自恣。性嗜酒，能挽滿彈棊，格五、博六、蹴鞠、攤錢之戲。又好臂鷹、走狗、騁馬、鬥鷄。

初爲黃門侍郎；轉侍中虎賁中郎將，越騎步兵校尉，執金吾，永和元年拜河南尹。

冀居瀛，暴恣多非法，父商所親客洛陽令呂放，頗與商言及冀之短。商以讓冀，冀即遣人於道刺殺放！而恐商知之，迺推疑於放之怨仇，請以放弟禹爲洛陽令，使捕之，盡滅其宗親賓客百餘人！

商死未及葬，順帝乃拜冀爲大將軍，弟侍中不疑爲河南尹，及帝崩，沖帝始在襁褓，太后臨朝，詔冀與太傅趙峻，太尉李固參錄尚書事，冀雖辭不肯當，而侈暴滋甚！

沖帝又崩，冀立質帝，帝少而聰慧，知冀驕橫，嘗朝羣臣，目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深惡之，遂令左右進鳩加煮餅，帝即日崩，復立桓帝，而枉害李固，及前太尉杜喬，海內嗟懼！

建和之年，益封冀萬三千戶，增大將軍府，舉高第茂才，官屬倍於三公，又封不疑爲潁陽侯，不疑弟蒙西平侯，冀子胤襄邑侯，各萬戶，和平元年重增封冀萬戶，并前所襲合三萬戶。

弘農人宰宜，素性佞邪，欲取媚於冀，乃上言：大將軍有周公之功，今既封諸子，則其妻宜爲邑君，詔遂封冀妻孫壽爲襄城君，兼食陽翟，租歲入五千萬，加賜赤綬，比長公主。

壽色美而善爲妖態，作愁眉，啼妝，墮馬髻，折腰步，疼齒笑，以爲媚惑，冀亦改

易輿服之制，作平上屏車，埤積狹冠，折上巾，擁身屨，狐尾單衣。壽性鉗忌，能制御冀，冀甚寵憚之。

初父商，獻美人友通期於順帝。通期有微過，帝以歸商，商不敢留而出嫁之。冀遣客盜還通期，會商死。冀行服於城西，私與之居，壽伺冀出，多從蒼頭，篡取通期歸，截髮刮面等掠之。欲上書告其事，冀大恐！頓首請於壽母，壽亦不得已而止。冀猶復與私通。生子伯玉，不敢出，壽尋知之，使子胤誅滅友氏。冀慮壽害伯玉，常置複壁中。冀愛監奴秦宮，官至太倉令，得出入壽所，壽見宮輒屏御者，託以言事。因與私焉。宮內外兼寵，威權大震，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

冀用壽言，多斥奪諸梁在位者。外以謙讓，而實崇孫氏，宗親冒名而爲侍中，卿，校尉，郡守，長吏者十餘人。皆叨貪凶淫，各遣私客籍屬縣富人，被以它罪，閉獄掠拷，使出錢自贖，貲物少者，至於死徙！

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吝，冀因以馬乘遺之，從貨錢五千萬，奮以三千萬與之，冀大怒！乃告郡縣，認奮母爲其守藏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遂收拷奮兄弟，死於獄中。悉沒資財億七千餘萬。

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輸於冀，乘輿乃其次焉。吏人納賄求官請罪者，路道相

望，冀又遣客出外，交通外國，廣求異物，因行道路，發取妓女御者，而使人復乘勢橫暴。竊略婦女，隳擊吏卒，所在怨毒！

冀又大起第舍，而壽亦對街爲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堂寢皆有陰陽奧室，連房洞戶，柱壁雕鏤，加以銅漆，窗牖皆有綺疎青瑣，圖以雲氣仙靈，台閣周通，更相張望，飛梁不礎，陵跨水道，金玉珠璣，異方珍怪，充積藏室，遠致汗血名馬，又廣開園囿，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嶠，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

冀壽共乘輦車張羽蓋，飾以金銀，遊觀第內，多從娼妓，鳴鐘吹管，酣謳竟路！或連繼日夜，以騁娛恣。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農，東界滎陽，南極魯陽，北達河淇，包含山藪，遠帶巨荒，周旋封域，殆將千里，又起兔苑於河南城西，經亘數十里，發屬縣卒徒，繕修樓觀，數年乃成，移檄所在，調發生兔，刻其毛以爲識，人有犯者罪至刑死！

嘗有西域賈胡，不知禁忌，誤殺二兔，轉相告言，坐死者十餘人，冀二弟嘗私遣人出獵上黨，冀聞而捕其賓客，一時殺三十餘人，無生還者！

冀又起別第於城西，以納姦亡，或取良人悉爲奴婢，至數千人，名曰：自賣人！

元嘉元年，帝以冀有援立之功，欲崇殊典，乃大會公卿，共議其禮，於是有司奏冀

，入朝不趨，劍履上殿，謁贊不名，禮儀比蕭何，悉以定陶陽成餘戶增封爲四縣，比鄧禹，賞賜金錢奴婢綵鳥車馬衣服甲第比霍光，以殊元勳。每朝會與三公絕席，十日一入，平尚書事，宣布天下，爲萬世法！冀猶以所奏禮薄意不悅！專擅威柄，凶恣日積，機事大小，莫不諮決之，宮衛近侍，並所親樹，禁省起居，纖微必知，百官遷召，皆先到冀門棧檄謝恩，然後敢詣尚書。

下邳人員樹爲苑令之官，辭冀，冀賓客布在縣界，以情託樹，樹對曰：小人奸蠹，比屋可誅，明將軍以椒房之親，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宛爲大都，士之淵藪，自待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冀默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冀客爲人害者數十人，由是深怨之！樹後爲荊州刺史，臨去辭冀，冀爲設酒因鳩之，樹出死車上！又遼東太守侯猛初拜不謁冀，託以他事，乃腰斬之！

郎中汝南袁著年十九，見冀凶縱，不勝其憤，乃詣闕上書告冀凶殘，書得奏御，冀聞而密掩捕著，著乃變易姓名，後託病爲死，結蒲爲人，市棺殯送，冀問知其詐，陰求得笞殺之！隱蔽其事。桂陽劉常，當世名儒，素善於著，冀召補令史以辱之。時太原郝潔，胡武皆危言高論，與著友善。先是潔等連名奏記三府，荐海內高士而不詣冀，冀追怒之，又疑爲著黨，飭中都官移檄捕前奏記者並殺之！遂誅武家，死者六十餘人！潔初



逃亡，知不得免，因與櫬奏書冀門，書人仰藥而死！家乃得全。

其弟不疑，好經書，善待士，冀陰疾之，因中常侍白帝，轉爲光祿勳，又譏衆人共荐其子胤爲河南尹，胤一名胡狗，時年十六，容貌甚陋，不勝冠帶，道路見者莫不嗤笑焉。

不疑門弟兄弟有隙，遂讓位歸第，與弟蒙閉門自守，冀不欲令與賓客交通，陰使人變服至門記往來者，南郡太守馬融，江夏太守田明，初除過謁不疑，冀謂州郡以他事陷之，皆髡等徙朔方，融自刺不殊，明遂死於路！

永興二年，封不疑子馬爲潁陰侯，胤子桃爲城父侯，冀一門前後七封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尙公主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在位二十餘年，窮極滿盛，威行內外，百僚側目莫敢違命！天子恭已而不得有所親豫，帝既不平之，延熹二年，太史令陳授因小黃門徐璜陳災異日食之變，咎在大將軍，冀聞之諷洛陽令收考，授死於獄，帝由此發怒！

初掖庭人鄧香，妻宣，生女猛，香卒，宣更適梁紀，梁紀者冀妻壽之舅也，壽引猛入掖庭，見幸爲貴人，冀因欲認猛爲其女以自固，乃易猛姓爲梁，時猛姊婿尊爲議郎，冀恐尊沮敗宣意，乃結刺客，於偃城刺殺尊，而又欲殺宣，宣家在延喜里，與中常

侍袁赦比鄰，冀使刺客登赦屋欲入宣冢，赦覺之鳴鼓會衆以告宣，宣馳入以白帝，帝大怒！遂與中常侍單超，具瑗、唐衡、左官、徐璜等五人，成謀誅冀。

冀心疑超等，乃使中黃門張憚入省宿，以防其變，具瑗飭吏收憚，以輒從外入，欲圖不軌，帝因是御前殿，召諸尙書入，發其事使尙書令尹勳，持節勒丞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閣，歛諸符節送省中，使黃門令具瑗將左右廐騶，虎賁羽林都候劍戟士合千餘人，與司隸校尉張彪，共圍冀第，使光祿勳袁呬持節收冀大將軍印綬，徙封比景郡鄉侯，冀及妻壽即日皆自殺，悉收于河南尹府，叔父屯騎校尉讓，及親從南尉淑，越騎校尉忠，長水校尉載等，諸梁及孫氏中外宗親送詔獄，無長少皆棄市！不疑蒙先卒，其它所連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故吏賓客黜免者三百餘人，朝廷爲空！唯尹勳袁呬，及廷尉邯鄲在焉。

是時事卒從中發，使者交馳，公卿失其度，官府市里鼎沸，數日乃定，百姓莫不稱慶！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稅租之半！散其園囿，以業窮民，錄誅冀功者，封尙書令尹勳以下數十人。

### 鄭玄

鄭玄，字康成，嘗就學於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

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後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往從任城何休習公羊學，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

玄嘗自徐州還高密，道過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

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募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論，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慚色。

張楷

張楷字公超成都人，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百人，賓客慕之，自父黨宿儒偕造門焉。車馬填街，徒從無所止，黃門及貴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楷疾其如此，輒徙避之。

家貧無以爲業，常乘驢車至縣賣藥，足給食糲，輒還鄉里。隱居弘農山中，學者隨

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

楷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時關西人裴優亦能爲三里霧，自以不如楷，從學之，楷避不肯見，後優竟以行霧作賊敗之。

### 張陵

陵，楷之子，官至尙書，元嘉中：歲首朝賀，大將軍梁冀帶劍入省，陵呵叱之令出！飭羽林虎賁奪冀劍！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而百僚肅然！

初冀弟不疑爲河南尹，舉陵孝廉，不疑疾陵之奏冀，因謂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耶！陵對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

### 張玄

玄，楷之弟，字處虛，有才略，以時亂不仕，司空張溫數以禮聘不能致，中平二年溫以車騎將軍出征涼州賊邊章等，將行，玄自田廬被褐帶素說溫曰：天下寇賊雲起！豈不以黃門常侍無道故乎？聞中貴人公卿以下當出祖餞於樂平觀，明公總天下威重：握六師之要，若於中坐酒酣鳴金鼓，整行陣，召軍正，執有罪者誅之！引兵還屯都亭，以次剪除中官，解天下之倒懸，報海內之怨毒，然後顯用隱逸忠正之士，則邊章之徒，宛轉

股掌之上矣！

溫聞大震！不能對，良久謂玄曰：處虛非不悅子之言，願吾不行如何？

玄乃嘆曰：事行則爲福，不行則爲賊，今與公長辭矣！即仰藥欲飲之！

溫前執其手曰：子忠於我，我不能用，是吾罪也！子何爲？且出口入耳之言，誰今知之？

玄遂去，隱居魯陽山中。

### 孝廉

漢和帝時，定制：郡國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八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

### 淳于恭

淳于恭，善說老子，清靜不慕榮名，家有山田果樹，人或侵盜，輒助爲收採，又見偷刈禾者，恭恐其愧，因伏草中，盜去乃起。王莽末，飢寇起，百姓莫事農桑，恭常獨力田耕，鄉人止之曰：時方淆亂，死生未分，何空自苦爲？恭曰：縱我不得，它人何傷？墾耨不輟！

### 周磐

周磐汝南人，嘗語人云：昔方回支父齋神養和，不以榮利滑其生術。——齋，愛惜也，滑，亂也，列仙傳曰：方回堯時隱人也，堯聘之，隱於五柞山，練食雲母，至夏啓末，爲人所劫，閉之室中，從求道，回化而去。高士傳曰：堯舜各以天下讓支父，支父曰：予適有勞憂之病，方且療之，未暇理天下也！莊子作支伯。——吾親以歿矣，從物何爲？遂不應仕。無疾而終，學者以爲知命。

### 蔡順母

蔡順少孤，養母孝，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噓其指，順即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噓指以悟汝耳。

### 趙咨

趙咨嘗爲敦煌太守，死之日，令子薄葬，遺書云：夫含氣之倫，有生必終，蓋天地之常期，自然之至數也。是以通人達士，鑒茲性命，以存亡爲晦明，生死爲朝夕，故其生也不爲娛，亡也不爲戚，夫亡者元氣去體，貞魂游散，反素復始，歸於無端，既已消仆，還合糞土，土爲棄物，豈有性情？而欲制其厚薄，關其燥濕哉？但以生者之情，不恐見形之毀，乃有掩骼埋窆之制。易曰：古之葬者衣以薪，藏之中野……况我鄙闇，不德不敏，薄意內昭，志有所慕，上同古人，下不爲咎，果必行之，勿生疑異！恐爾等

目厭所見，耳諱所議，必欲致殯，以乖吾志，故遠采古聖，近揆行事，以悟爾心，但欲制坎令容棺槨，棺歸即葬，平地勿坎，勿卜時日，葬無設奠，勿留坎側，無起封樹，於戲！小子其勉哉！吾蔑復有言矣。

第五倫

第五倫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時人方之前朝貢禹，然少蘊藉，不修威儀，亦以此見輕，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有人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常病，一夜一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漢代邊費

平帝時，袁安奏議：「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值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

陳伯敬

汝南有陳伯敬者，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馬，終不言死，日有所見，不食其肉，行路聞凶，便解駕留止。還觸歸忌，則寄宿鄉亭，年老寢滯，不過舉孝廉，後坐女婿亡吏，太守邵奎怒而殺之！時人無忌禁多讒為證焉。

## 陳咸

陳咸世習法律，性仁恕，常戒子孫曰：爲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萬金之利，慎無與人重比。

子寵於刑法多所改正，孫忠拜尙書，忠自以世典刑法，用心務在寬詳，初父寵在廷尉上，除漢法溢於甫刑者，未施行，及寵免後遂寢，而苛法稍繁，人不堪之！忠略依寵意，奏上二十二條爲決事比例，以省請讞之弊，又除蠶室刑——宮刑——解贓吏三世禁錮，狂易殺人，得減重論，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事皆施行。

## 班超

班超自西域歸來，人問西征所以成功之道：超曰：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

## 班始

班始，班超之孫，尙清河孝王女陰城公主，主順帝之姑，貴驕淫亂，與嬖人居帷中而召始入，使伏床下，始積怒，永建五年，遂拔刃殺主，帝斬始，同產皆棄市。

## 爰延

爰延，桓帝時舉賢良方正，遷爲侍中，帝遊上林苑，從容問延曰：朕何如主也？



對曰：陛下爲漢之中主。

帝曰：何以言之？

對曰：尙書令陳蕃任事則化，中常侍黃門豫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爲善。可與爲非。

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闕矣！

### 王充

王充，少孤，受業太學，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充好論說，始若詭異有實理，以爲俗儒守文多失其真，所著論衡之外有性書十六篇，裁節嗜欲，頤神自守，年七十卒。

### 仲長統

仲長統高平人，少好學，博涉書記，瞻於文辭，敢直言不矜小節，默語無常，時人謂之狂生。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常以爲：凡遊公卿帝王之門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嘗論之曰：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市，竹木周布，塢園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

醇陳酒肴以娛之，佳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踴躍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近涼風，釣遊鯉，弋高鴻，諷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與達者戮力，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蘭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陵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 任棠

龐參爲漢陽太守，郡人任棠者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蔬一大本，水一盃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爲倨！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蔬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歎息而還，參在職果能抑強助弱，以惠政得民。

## 崔瑗

崔瑗官至濟北相，愛士好賓客，盛修肴膳，殫極滋味，不問餘產，居常蔬食菜羹而已，家無担石，當世清之，卒年六十六，臨終願其子崔實曰：夫人稟天地之氣以生，及其終也，歸精於天，還骨於地，何地不可藏形骸？勿歸鄉里，其賻贈之物，羊豕之奠，一不得受！

徐穉

徐穉，家貧自耕，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公府不起。時陳蕃爲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就，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惟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

穉嘗爲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穉乃負糧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時會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十人聞之，疑其穉也，乃選能言語生茅容輕騎追之，及於途，容爲設飯共言稼穡之事，臨訣去，謂容曰：爲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寧處？

及林宗有母憂，穉往吊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衆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

姜肱

姜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常共臥起，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係嗣當立，乃遞往就室。

肱嘗與季江謁郡，夜於道遇盜欲殺之，肱兄弟更死，賊兩釋之。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託以他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後乃就肱相見。

皆叩頭謝罪，而還所略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

後與徐穉俱徵不至，桓帝乃使畫工圖其形狀，肱臥於幽闈，以被蓋面，言感肱疾不欲出，工竟不得見之！

時竇武欲徵肱爲太守，肱得詔，乃私告其友曰：吾以虛獲實，遂藉聲價，明明在上，猶當固其本志，况今政在閹豎，夫何爲哉？乃隱身遯命，遠浮海濱，賣卜給食，還年七十七卒於家。

### 楊秉

楊秉，楊震之子，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清淳白稱，嘗從容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卒年七十四。

### 張綱

桓帝時。廣陵賊張嬰等衆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朝廷不能討，乃以張綱爲廣陵太守，前遣郡守率多求兵馬，綱獨單車到職，既到，乃將吏卒十餘人，從造嬰壘以安慰之，求得與長老相見，申示國恩。

嬰初大驚，既見綱誠信，乃出拜謁！

綱延置上坐，問所疾苦？乃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

千石信有罪矣！然爲之者又非難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思以爵祿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賊轉禍爲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荆揚豫兗大兵雲合，豈不危乎？若不料強弱非明也，棄善取惡非智也，去順效逆非忠也，身絕重嗣非孝也，背正從邪非直也，見義不爲非勇也，六者成敗之機，利害所從，公其深計之！

嬰聞泣下曰：荒裔愚人不能自通朝廷，不堪冤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喘息須臾聞耳，今聞明府之旨，乃嬰等更生之晨也，既陷不義，實恐投兵之日，不免孛戮！網約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

嬰深感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

綱乃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爲樂，散遣部衆，任所從之！親爲卜居宅，相田疇，子弟欲爲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

綱在那一年，年三十六卒，百姓老幼相攜，詣府赴哀者不可勝數，綱自被疾，吏人咸爲祠祀祈福，皆言：千秋萬歲，何時復見此君！張嬰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送到其家鄉健爲，負土成墳。

增補

神農氏子，父爲定陶令，有財三千萬，父卒，遺以積餘家產，及邑里之貧者，

其有虛名者，皆不與交遊。

杜根

杜根，性方直，永初元年，舉孝廉爲郎中，時鄧太后臨朝，權在外戚，根以安帝年長宜親政事，乃上書直諫，太后大怒！收執令盛以布囊，於殿上撲殺之！執法者以根知名，私語行事人使不加力，既而載出城外，根得蘇，太后使人檢視，根詐死，三日日中生蛆，因得逃竄，爲宜城山中酒家保，積十五年，酒家知其賢，敬待之，及鄧氏誅，復官至濟陰太守，去官還家，年七十八歲卒。

宋泉

中平元年，北地羌胡與邊章等寇亂隴右，朝廷命扶風宋泉往鎮撫之，泉以隴右多寇叛，係涼州寡於學術，故累致反暴，今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庶或使人知義，奏上，朝廷切責之！

地動儀

漢張衡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圓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尊，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旁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在尊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

衝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自書典所記以來，未之有也。

嘗一龍機發而地不覺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徵，後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於是皆服其妙。自此以後，乃令史官記地動所從方起，時陽嘉元年也。

### 蔡邕

蔡邕遭逢漢末世亂，亡命江海，遠跡吳會，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二年。在吳，吳人有燒桐以炊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焉。

初邕在陳留邊，其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酒已酣焉，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試潛聽之，曰：愜！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返！將命者告主人曰：蔡君向來，至門而去！邕素為邦鄉所宗，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愜然！彈琴者曰：我向鼓琴，見螳螂方向飛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為之一前一却，吾心聳然！惟恐螳螂之食之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莞然而笑曰：此足以當之矣！

中平六年靈帝崩，董卓為司空，聞邕名高，辟之稱疾不就，卓大怒責曰：我力能族人，曩從家變業者，不旋踵矣！又切勅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甚見敬

重，歷官至中郎將。

嘗見卓因良自用，謂其從弟谷曰：董公性剛而遠舉，終難濟也，吾欲東奔兗州，若道途難達，且遁逃山東以待之何如？谷曰：君狀異恒人，每行觀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難乎？遂乃止。

及卓被誅，豈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有動於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傾漢室，君爲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過，以忘大節，今天誅有罪，而反相傷痛，豈不共爲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豈陳辭謝，乞諒首削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

太尉馬日磾馳往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爲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無乃大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綱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事體，復使吾黨蒙其勸議！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長世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豈能久乎？遂死獄中！允悔欲止而不及，時年六十一，精神諸儒莫不流涕！北海鄭玄聞而歎曰：漢世之事，誰與正之？兗州陳留聞皆畫像而頌焉。

左雄



左雄字伯豪，順帝時徵拜議郎，嘗上疏論時弊云：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僞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爲威風，聚斂整辦爲賢能，以理已安民爲劣弱，奉法循理爲不化，髡鉗之戮，生於匪賊，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仇，稅之如豺虎，鄉官部吏，職斯祿薄，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皆在此！云云。

周舉

太原一郡，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烟炊，老小不堪，歲多死者，順帝時，周舉爲并州刺史，乃作帛書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於民，使還溫食，於是寒感稍解，風俗頗革。

周舉

周舉，周舉之子，字巨勝，少尙虛立，杜門自絕，州縣辟不應命，時梁冀貴盛，被其徵命者，莫敢不應，惟舉前後之辟，竟不能屈，後舉賢良方正不應，又公車禮徵，因舉病，常隱處其身，冀老病稍淨，杜絕人事，若生荆棘，十有餘歲，至延熹二年乃開

門延賓，游談宴樂，及秋而梁冀誅，年終而繼卒，時年五十，蔡邕以爲知命云。

### 黃琬

黃琬，少辯慧，祖父瓊初爲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師不見，而瓊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况，琬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即以其言應詔而深奇愛之。

### 韓詔

韓詔，少仕，郡辟司徒府，時太山賊公孫舉僞號歷年，守令不能破散，多爲坐法，尙書選三府掾能理劇者，乃以詔爲廩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廩境，餘縣多被寇盜，廢耕桑，其流入縣界求索衣糧者甚衆，詔憫其飢困，乃開倉振之，所贍萬餘戶，主者爭謂不可！詔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詔名德，竟無所坐。

### 郭亮

李固南鄭人，少好學，常步行尋師，不遠千里，桓帝時官至太尉，嘗上疏曰：臣聞氣之清者爲神，人之清者爲賢，養身者以練神爲寶，安國者以積賢爲道。……後爲梁冀所忌，竟誅之。

梁冀既殺害李固，而露固尸於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年始成

童（十五歲），遊學洛陽，乃左提章鉞，右秉鈇鉞，詣闕上書，乞收固尸，不許！因往臨哭，陳辭於前，遂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李杜二公爲大臣，不能安上納忠，而興造無端，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干試有司乎？亮曰：亮含陰陽以生，戴乾履坤，義之所動豈顧性命？何爲以死相懼！亭長嘆曰：居非命之世，天高不敢不踞，地厚不敢不踏，耳目適宜視聽，口不可以妄言也！太后聞而不誅。

李燮

李燮，李固之少子也，初固既策罷，知禍不免，乃遣三子歸鄉里，時燮年十三，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二兄歸，具知事本，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以來，積德累仁，何以遇此！密與二兄謀，預藏匿燮，託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

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託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變姓名爲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燮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恒人，以女妻燮，燮得專精經學十餘年。

梁冀既誅，燮得還鄉追服，姊弟相見，悲感旁人，既而戒燮曰：先公正直，爲漢忠

臣，而遭朝廷傾亂，梁冀肆虐！今吾宗絕血食將絕！今弟幸而得濟，豈非天耶？宜杜絕  
 舉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唯引咎而已，爰謹  
 進其辭。

後王成卒，爰以禮葬之，感傷舊恩，每四時季節爲設祭而祀焉。

先是潁川甄邵諂附梁冀，而得鄴令，有同歲生得罪於冀，亡奔邵，邵僞納而陰以告  
 冀，冀即捕殺之！邵當遷爲郡守，會母亡，邵且埋尸於馬房，先受封然後發喪，邵還至  
 潁陽，爰行途遇之，使卒投車於溝中，笞捶亂下，大署於其背曰：「諂貴賣友，貪官埋  
 母！」乃具表其狀，邵遂廢黜終身，聞者稱快焉。

### 吳祐

吳祐，陳留人，爲膠東侯相，政惟仁簡，民有爭訴者，輒閉閣自責，後然斷其訟，  
 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之後，爭隙省息，吏人懷而不欺。

高夫孫性，私賦民錢五百，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  
 歸伏罪，性慙懼，詣閣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污  
 黷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人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又：步丘男子毋丘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家辱其母，長殺之，而亡！步丘掾追跡

於膠東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恥，然孝子忿必虜難，動不累親，今汝背親逞怒，白日殺人，若赦非義，刑汝不忍，將如之何？長以械自繫曰：國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即移安丘逮長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以死，當何報吳君乎？乃咬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爲誓，囑兒以報吳君，因投環而死。

祐在膠東九年遷齊相，大將軍梁冀表爲長史。及冀誣奏太尉李固，祐聞而請見，與冀爭之不聽，時扶風馬融在坐，爲冀草草，祐因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乎，李公即誅，卿何面見天下之人乎？冀怒起而入室，祐亦從去！冀遂出祐爲河間相，因自免歸家，不復仕，躬灌園蔬，以從書教授，年九十八卒。

趙歧

趙歧京兆長陵人，少有才藝，娶扶風馬融兄女，融外戚豪家，歧嘗鄙之，不與融相見。三輔決錄志曰：歧娶馬敦女宗姜爲妻，敦兄子融，嘗至歧家，多從賓，與從妹宴飲作樂，日夕乃出，迎問趙處士所在，歧亦厲節，不以妻之故，屈志於融也，與其友書曰：馬季長雖有名當世，而不持士節，三輔高士未曾以衣裾蔽其門也。歧曾讀周官，二義

不通不往造之，賤視如此也。

### 謬行

陳蕃爲樂安太守時，民有趙宣者，葬親而不閉墓道，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數禮請之，郡內以荐蕃，蕃與相見，問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肖企及，且祭不欲數，以其易黷故也，况乃寢宿墓內，而孕育其中，狂時惑衆，誣污鬼神乎？遂致其罪。

### 陳蕃

陳蕃當桓靈之世，剛正立朝，以閣宦曹節等貪橫暴恣，累觸逆憲，因與竇武謀誅曹節王甫等，事泄，曹節等矯詔誅武等！

蕃時年七十餘，聞難作，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刀突入承明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云竇氏不道耶？

王甫時出，與蕃相遇，適聞其言，而讓蕃曰：先帝新棄天下，山陵未成，竇武何功？兄弟父子，一門三侯，又多取掖廷宮人，作樂飲讌，旬月之間，資財億計，大臣若此，是爲道耶？公爲棟梁而阿黨，復焉求賊？遂令收蕃。

蕃拔劍叱甫，甫兵不敢近，乃益人圍之數十重，遂執蕃，送黃門北寺獄，黃門從官

騎出踴躍善曰：死老魅！復能損我曹員數，奪我曹米銀不？即日害之！

黨錮

漢當桓靈之際，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爲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矯直之風，於斯行矣！夫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若范滂張儉之徒，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初，桓帝爲蠶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爲尙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

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晷，二郡又爲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爲其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又勃海公族進階，扶風魏齊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

時河內張戍，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李膺爲河南尹，督捉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信其占，成弟子牢修

，因上書譴牛厲等稱太愚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爲部黨，誹訕朝廷，寔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執厲等，其辭所逮及陳實之徒二百餘人，或有逃遁不獲，皆懸念購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

明年，尙書霍譖，城門校尉竇武，並表爲請，帝意稍解，乃皆赦歸田里，禁錮終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爲之足稱，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猶古之八元八凱也。

竇武劉淑陳蕃爲三君，三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勳，蔡衍，羊陟，爲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瑗，劉表，陳翔，孔昱，范康，檀敷，翟超爲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尙，張邈，王考，劉儒，胡母，班秦，周蕃，王章爲八厨，厨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

又張儉鄉人朱並，承望中常侍侯覽意旨，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爲部黨，圖危社稷，以儉，及檀彬，褚鳳，張肅，薛蘭，馮禧，魏立，徐乾爲八俊，田林，張隱，劉表，薛郁，王訪，劉祗，宣請，公緒恭爲八顧，朱楷，田榮，疎乾，薛敷



宋布，唐肅，胤咨，宜褒，爲八及，刻石立塚，其爲部黨，而儉爲之魁。靈帝詔刊章捕儉等。

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捕前黨故司空吳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寓，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伍城相劉儒，太尉掾范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或先歿不及，或亡命獲免，自此諸爲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憤，濫入黨中！

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罹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熹平五年，永昌太繁上書，大訟黨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即詔司隸益州，檄車收繫送槐里獄掠殺之！於是又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錮，爰及五屬！

光和二年，上祿長和海上言，禮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疏末，而今黨人錮及五族，既乖典訓之文，有謬經常之法，帝覽而悟之，黨錮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

中平元年，黃巾賊起，中常侍呂強言於帝曰：黨錮久積，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爲變滋大，悔之無救，帝懼其言。乃大赦黨人，誅徒之家皆歸故郡，其後黃巾遂盛！朝野崩離，綱紀文章蕩然矣！

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三君八俊等三十五人，其名跡存者並載乎篇，陳蕃，竇武，王暢，劉表，度尚，郭林宗別有傳，朱寓杜密俱死獄中。

### 李膺

李膺字元禮，襄城人，性簡亢，無所交接，唯以同郡荀淑陳實爲師友，初舉孝廉，遷青州刺史，守令威明，多望風棄官，再遷漁陽太守，尋轉蜀郡太守，以母老乞不至官，轉烏桓校尉，鮮卑數犯塞，膺常蒙矢石，每破走之，虜甚憚懼，以公事免官，還居倫氏，教授常千人，荀爽嘗就謁膺，因爲其御，旣還喜曰：今日乃得爲李君御矣！其見慕如此。

永壽二年，鮮卑寇雲中，桓帝聞膺能，乃復徵爲度遼將軍，邊境以寧。再遷河南尹，時宛陵大姓羊元羣，罷北海郡，贓罪狼籍，膺欲按其罪，元羣行賂宦官，膺論反坐，自訴得免。復拜司隸校尉。

時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乃至殺孕婦，聞膺威嚴，懼罪逃還京師，因匿兄讓第舍，藏於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冤於帝，帝召膺廉得其情，遣膺出之，自此諸黃門常待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復出宮省。

，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也！是時朝廷日亂，綱紀頽弛，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

及遭黨事，當考實膺等，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考按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豈有罪名不章，而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膺等頗引宦官子弟，宦官多懼，請帝以天時宜赦，於是大赦天下，膺免歸鄉里居陽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尙其道而污穢朝廷！

頃之，帝崩，陳蕃爲太傅，與大將軍竇武共秉朝政，連謀誅諸宦官，故引用天下名士，乃以膺爲長樂少府，及陳竇之敗，膺等復廢，後張儉事起，收捕鈞黨，鄉人謂膺曰：可去矣，膺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至？乃詣詔獄死！妻子徙邊，門生故吏，及其父兄並被禁錮。

時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願爲膺門徒，而未有錄牒，故不及於譴，毅乃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奪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時人義之。

夏馥

夏馥字子治，陳留人，少爲書生，言行質直，同縣高氏蔡氏，並皆富植，郡人畏而事之，唯馥比門不與交通，由是爲豪姓所仇。桓帝初，馥直言不就，馥雖不交時宦，然以

聲名爲中官所憚，遂與范滂張儉等俱被誣陷，詔下州郡，捕爲黨魁，及儉等亡命，經歷之處皆被收考，辭所連引，布徧天下！馥乃頓足而歎曰：孽自己作，空污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爲？乃自剪鬚變形，入林慮山中，隱匿姓名，爲治家傭，親突煙炭，形貌駸瘁，積二三年人無知者，後馥弟靜，於滎陽市中遇馥不識，聞其言聲乃覺而拜之，馥避不與語，靜追隨至客舍共宿，夜中密呼靜曰：吾以守道疾惡，故爲權宦所陷，且念營苟全以庇性命，弟奈何相求以禍見追也？明日別去，黨禁未解而卒。

## 巴肅

巴肅字恭祖勃海人，初舉孝廉選拜議郎，與資武陳蕃等，謀誅閹宦，武等遇害，肅亦坐黨禁，中常侍曹節後聞其謀收之，肅自載詣縣，縣令見肅，入閣解印綬欲與俱去，肅曰：爲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既不隱其謀矣，又敢逃其刑乎？遂被害！

## 范滂

范滂字孟博汝南人，少厲清節，爲州所服，舉孝廉，汝南太守宋資辟爲功曹，以黨禍數被詔獄，令均免歸。

建寧二年大誅黨人，詔下急捕滂等，督郵吳導至縣，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滂聞之曰：必爲我也，即日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

故在此！

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

其母就與之訣！

滂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其父——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忍之恩，勿增感戚！

母曰：汝今得與李杜——李膺杜密——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

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願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

行路聞之，莫不流涕，死年三十三。

張儉

張儉字元節高平人，趙王張耳之後也，初舉茂才，以刺史非其人謝病不起，延熹八年，太守翟超請為東郡督郵，時中常侍侯覽家在防東，殘暴百姓，所為不輒，儉舉劾覽及其母罪惡請誅之，覽過絕章表並不得通，由是結仇覽等。

鄉人朱並，素性佞邪，為儉所棄，並懷怨恚，遂上書告儉與同郡二十四人為黨，於

是刑章討捕，檢得亡命，因迫遁走，望門投止，真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因緣出塞，以故得免。其所從歷，伏重誅者以十數，宗親並殄滅，郡縣爲之殘破！

## 岑暉

岑暉字公孝，南陽人，少未知名，往候同郡宗慈，慈方以有道見徵，賓客滿門，以暉非良家子不肯見，暉留門下數日晚，乃引入，慈與語大奇之，遂將俱至洛陽，因詣大學授業，暉有高才，郭林宗朱公叔等皆爲友，李膺王陽稱其有幹國器，雖在閭里，慨然有董正天下之志。

太守弘農成瑨，下車欲振威嚴，聞暉高名，請爲功曹，又以張牧爲中賊曹吏，瑨委心暉牧，褒善糾違，肅清朝府。

宛有富賈張汎者，桓帝美人之外親，善巧彫鏤玩好之物，頗以賂遺中官，因此並得顯位，恃其技巧，用勢縱橫，暉與牧勸瑨收捕汎等，既而遇赦，暉竟誅之，並收其宗族賓客，殺其二百餘人！後乃奏聞，於是中常侍侯覽使汎妻上書訟其冤！帝大震怒，徵汎下獄死！暉與牧遁逃，亡匿齊魯之間，終於江夏山中云。

## 賈彪

賈彪定陵人，初仕補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爲其制，與殺人同罪，城

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而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皆曰：賈父所長，生男名爲賈子，生女名爲賈女。

延熹元年黨事起，太尉陳蕃爭之不能得，朝廷寒心，莫敢復言，彪謂同志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洛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尙書霍譖，武等訟之桓帝，以此大赦黨人，李膺出曰：吾得免此，賈生之謀也。

郭泰

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也，家世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遂辭就成皋屈伯彥學，三年業畢，博通墳籍，善談論，美音制，乃遊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輛，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

泰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身長八尺，美容貌，褒衣博帶，周遊郡國，嘗於陳梁間，行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其見慕皆如此。

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爲危害覈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惟林宗及汝南袁閔得免焉，遂閉門教授，弟子以千數，建寧二年春卒於家，

時年四十二，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爲文，既而謂掾郡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未有新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錄其彰較著者如左：

左原者，陳留人也，爲郡學生犯法見斥，林宗嘗遇諸路，爲設酒肴，慰勉而去，或有譏秦不絕惡人者，對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原後忽更懷忿，結客欲報諸生，其日林宗在學，原愧負前言，因遂罷去，後更露，衆人咸謝服焉。

茅容，字季偉，陳留人也，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距相對，容獨危坐愈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鷄爲饌，林宗謂爲已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

林宗有鄉人曰賈子厚，性險害，邑里患之，林宗遭母憂，子厚來吊，既而鉅鹿孫威直亦至，威直以林宗賢而受惡人吊，心怪之，不進而去，林宗追而謝之曰：賈子厚誠實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子厚聞之改過自厲，終成善士，鄉里有愛患者，子厚輒傾身營救，爲州閭所稱。

黃允字子艾濟陰人也，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爲從女求婚，見允而嘆曰：得婿如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夏



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棄，方與帶氏居，乞一會親屬，以展難訣之情，於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婦中坐，攘袂！數允隱匿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廢於時。

竇武

竇武字游平扶風人，少以經行著稱，常教授於大澤中，不交時事，名顯關西，延熹八年長女選入掖庭，桓帝以爲貴人，拜武郎中，其冬貴人立爲皇后，武遷越騎校尉，封槐里侯五千戶，明年冬拜城門校尉，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禮賂不通，妻子衣食裁充足而已。時羌蠻寇難，歲儉民飢，武得兩宮賞賜，悉散與太學諸生，及載肴糧於路，振施貧民，兄子紹爲虎賁中郎將，性疎簡奢侈，武數切厲相戒猶不覺悟，乃上書求退紹位，又自責不能訓導，當先受罪。由是紹更遵節，大小莫敢違犯。時國政多失，內官專寵，李膺杜密等爲黨事考逮，乃上疏陳請，多所全活。

及靈帝立，武與太尉陳蕃誅宦官曹節等，事機不密，竟爲曹等誅滅，收捕宗親賓客姻屬悉誅之，遷竇太后於臺台，嘗是時兇豎得志，士大夫皆喪其氣矣！及靈帝崩，後十餘年而有中常侍張讓等誅滅何進之事，事詳三國志。

鄭太

鄭太，字公業，開封人，少有才略，靈帝末，知天下將亂，陰交結豪傑，家富於財

，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

何進欲誅閹宦將召董卓爲助，太謂進曰：卓強恣寡義志欲無厭，若借之朝政，授以大事，將恣凶慾，必危朝廷，進不聽，卒被禍。

卓既遷都長安，天下飢亂，士大夫多不得其命，而公羨家有餘資，日引賓客高會倡樂，所贍救者甚衆。嘗謀殺董卓謀洩而出走，往依袁術，未至而卒，年四十二。

### 孔融

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以簡重自居，不妄接士賓，飭門吏，非當世名人，及與邇家皆不得白，融欲觀其人，故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

膺請融問曰：高明祖，又嘗與僕有恩舊乎？

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衆坐莫不歎息！

陳煒後至，坐中以告煒，煒曰：夫人小而聰了，大未必奇！

融應聲曰：觀君所言，將不早慧乎？

膺大笑曰：高明必爲偉器！

獻帝時拜太中大夫，融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閑職，賓客日盈其門，常歎曰：坐上客恒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與蔡邕素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且有典型！

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己，言有可采，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荐達賢士，多所獎進，知而未言，以爲已過，故海內英俊皆信服之。

時曹操忌融不附己，左右遂望風承旨，枉狀奏融曰：少府孔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靜，而招合徒衆，欲規不軌，云我大聖之後，而見滅於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及與孫權使語，謗訕朝廷，又融爲九列不遵朝儀，禿巾微行，唐突宮掖，又前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云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爲情慾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爲？譬如寄物罽中，出則離矣！既而與衡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顏回復生！大逆不道，宜極重誅！書奏，下獄棄市，時年五十六，妻子皆被殺！

初，女年七歲，男年九歲，以其幼弱，得全寄他舍，二子方奕棋，融被收而不動，左右曰：父執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巢破而卵不破乎？主人有遺肉汁，男渴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兄號泣而止，或言於曹操，遂盡殺之！及收至，謂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引頸就刑，顏色不變！莫不傷之！

## 皇甫嵩

皇甫嵩既誅滅黃巾，拜爲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遂奏請免冀州田租一年，以贖飢民，帝從之，百姓歌之曰：天下大亂分市爲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復安居。

嵩溫卹士卒，甚得衆情，每軍行頓止，須營幕修立然後就舍帳，武士皆食爾乃嘗飯，更有因事受賂者，嵩更以錢物賜之，吏懷慚或至自殺。

嵩既破黃巾，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亂，海內虛困，故信都令漢陽閻忠說嵩，因勢乘便，取天下而代之，嵩不從，忠遂亡去。

及董卓用事，疾恨於嵩，將殺之，時嵩子堅壽與卓素善，自長安亡走洛陽，歸投於卓，卓方置酒歡會，監壽直前質讓，責以大義，叩頭流涕，坐者感動！皆離席請之，卓乃起牽與共坐，使召嵩囚。後卓被誅，嵩以病卒。

嵩爲人愛慎盡勤，前後上表陳諫，有補益者五百餘事，皆手書毀草不宜於外，又折節下士，門無留客，時人皆稱而附之。

## 黃巾

靈帝時，鉅鹿張角自稱大賢良師，奉事黃老道，蓄養弟子，跪拜首過，符水呪說以療病，病者頗愈，百姓信向之。角因遣弟子八人，神於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轉相誑

，十餘年間，衆徒數十萬，連結郡國，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號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倉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

中平元年，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荆揚數萬人，期會發於鄴，元義數往來京師，以中常侍封譖徐奉等爲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未及生亂。而張角弟子濟南唐周上書告之，於是車裂元義於洛陽，靈帝以詔章下三公司隸，使鈞盾令州城將三府檢屬案驗宮省直衛，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誅殺不餘人，推考冀州，逐捕角等。

張角等知事已露，晨夜勸誘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爲標誌。時人謂之黃巾，亦名爲蛾賊，殺人以祀天，角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聖稱人公將軍，所在燔燒官府，劫掠聚邑，州郡失據，長吏多逃亡。旬日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

後以皇甫嵩爲左中郎將率師捕討，數年後始討破之。

### 黑山賊

自黃巾之後，復有：黑山、黃龍、白波、左校、郭大賢、于氏根、青牛角、張白騎、劉石、左髭、丈八平、漢六計、司隸樓叢、雷公、浮雲、飛燕、白雀、楊鳳、干毒、

五鹿，李大目，白繞，哇固，苦嚼之徒，並起山谷間，不可勝數。其大聲者稱雷公，騎白馬者爲張白騎，輕便者言飛燕，多髭者號于五根，大眼者爲大目，如此稱號各有所因。大者二三萬，小者六七千，賊帥常山人張燕，輕勇趨捷，故軍中號曰飛燕，善得士卒心，乃與中山，常山，趙郡，上黨，河內諸山谷寇賊更相交通，衆至百萬，號曰黑山賊，河北諸郡縣並被其害，朝廷不能討，燕乃遣使至京師，奏書乞降，遂拜燕平難中郎將，使領河北諸山谷事，歲得舉孝廉計吏。

燕後漸寇河內，逼近京師，於是以太傅爲河內太守，將家兵擊却之，其後諸賊多爲袁紹所定。

## 呂布

董卓既誘呂布而殺丁原，遂併其兵。卓以布爲騎都尉，誓爲父子，甚信愛之！卓自知凶恣，每懷猜畏，行止嘗以布自衛，嘗小失卓意，卓據手戟擲之，布拳捷得免，而改容願謝，卓意亦解。布由是陰怨於卓，卓又使布守中閣，而私與傅婢情通，益不自安，因往見司徒王允，自陳卓幾見殺之狀，時允與尙書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因以告布使爲內應，布曰：如父子何？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子？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也！布遂許之，乃於宮門刺殺董卓。

許武

許武，舉孝廉，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請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於是共割財產以爲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所得，並悉劣少，鄉人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而語曰：吾爲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以求分財，自取大譏，今理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二弟，一無所留，於郡中翕然，遠近稱之。

許荆

許荆，許武之子，少爲郡吏，兄于世嘗報仇殺人，怨者操兵攻之，荆聞乃出門迎怨者，跪而言曰：世前無狀相犯！咎皆在荆不能訓導，兄既早歿，一子爲嗣，如令死者傷其滅絕，願殺身代之，怨家扶荆起曰：許掾郡中稱賢！吾何敢相侵，因遂悉去。

劉寵

劉寵字榮祖東萊牟平人，舉孝廉，除東陵令，以仁惠爲吏所愛，母疾棄官去，百姓將送塞道，車不得進，乃輕服遁歸。後拜會稽太守再徵將作大匠。

將行，有五六老叟危眉皓髮，自若耶山谷間出，人奉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

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他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

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耶？勤苦如老，爲人選一大錢受之而去。

蓋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頗爲官吏所擾，寵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有以化之也。

### 漢時戶口

漢成帝時，郡國及京師共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十戶，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口，在漢爲極盛矣。

### 董宣

董宣光武時爲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乃執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

主即還宮訴帝。

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



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

帝曰：欲何言？

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人，將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柱，流血被面！

帝令小黄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

宣不從！

強使頓之！

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

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

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強項令出！

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搏擊豪強，莫不震慄，京師號爲臥虎。在縣五年，年七十四卒於官，詔遣使者臨視，唯見布被覆尸，妻子對哭，有大麥數斛，敝車一乘，帝傷之曰：董宣廉潔，死乃知之！

### 黃昌

黃昌爲蜀郡太守，初昌爲餘姚州書佐，其婦歸寧，遇賊被獲，遂流轉入蜀爲人妻，

其子犯事，乃詣昌自訟，昌疑母不類蜀人，因問所由？對曰：妾本餘姚戴次女，州書佐黃昌妻也，妾嘗歸家爲賊所略，遂至於此，昌驚呼前謂曰：何以識黃昌耶？對曰：昌左足心有黑子，常自謂當爲二千石，昌乃出足示之，因相持悲泣！還爲夫婦。

### 陽球

陽球字方正漁陽人，爲平原相，時中常侍王甫曹節等，姦虐弄權，扇動內外，球嘗附牌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安得容乎？

光和二年，遷爲司隸校尉，王甫休沐里舍，球詣闕謝恩，奏收甫，及中常侍淳于登，袁赦，封翊，中黃門劉毅，小黃門廡訓，朱禹，齊威等，及子弟爲守令者，姦猾縱恣，罪合滅族，太尉段熲諂附佞倖，宜併誅戮！

於是悉收甫頰等送洛陽獄，及甫子永樂少府萌，沛相吉。

球自臨考甫等，五毒備極！

萌謂球曰：父子既當伏誅，少以楚毒假借老父！

球曰：汝罪惡無狀，死不滅責，乃欲求假借耶？

萌乃罵曰：爾前事吾父子如奴，奴敢反汝主乎？今日困吾，行自及也！

球使以土窒萌口，箠朴交至，父子悉死杖下！

段熲亦自殺！

乃僞磔甫尸於夏城門，大署榜曰：「賊臣王甫！」

### 王吉

王吉者，中常侍甫之養子也。性殘忍，以父秉權寵，年二十餘爲沛相，使郡內各舉姦吏豪人，諸常有微過，酒肉爲賂者，雖數十年猶加案驗，凡殺人者，皆磔尸車上，隨其罪目，宣示屬縣，夏月腐爛，則以繩連其骨，周徧一郡乃止，見者駭懼！視事五年，凡殺萬餘人，其餘慘毒刺刻，不可勝數，郡中惴恐，莫敢自保，及陽球奏甫，乃就收執，死於洛陽獄。

### 蔡倫

蔡倫，字敬仲，桂陽人也，以永平末，始給事宮掖，建初中爲小黃門，及和帝即位，轉中常侍，豫參帷幄，倫有才學，盡心敦慎，數犯嚴顏，匡弼得失。每至休沐，輒閉門絕賓，暴體田野。後加位上方令。

永元九年監作秘劍，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爲後世法。

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縑帛者謂之爲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皮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

下咸稱蔡侯紙，——相州記曰：耒陽縣北有漢黃門蔡倫宅，宅西有一大石曰：云是倫春紙白也。——

元初元年，鄧太后以倫久在宿衛，封爲龍亭侯，邑三百戶，後爲長樂太僕，四年，帝以經傳之文多不正定，乃選通儒講者劉珍，及博士良史，詣東觀各讎較漢家法令，倫監典其事。

倫初受竇后詭旨，誣陷安帝祖母宋貴人，及太后崩，安帝始親萬機，勅使日致廷尉，倫恥受辱，乃沐浴整衣冠飲樂而死，國除。

### 曹騰

曹騰字季興，沛國譙人也。安帝時除黃門從官，順帝在東宮，鄧太后以騰年少謹厚，使侍皇太子書，特見親愛及帝即位，騰爲小黃門，遷中常侍，桓帝得立，騰與長樂太僕州輔等七人，以定策功皆封亭侯，騰爲費亭侯，遷大長秋。

騰用事省闈三十餘年，奉事四帝，未嘗有過，其所進達，皆海內名人，陳留虞放，邊韶，南陽延固，張溫，弘農張奐，潁川堂谿，趙典等。

時蜀郡太守因計吏賂遺於騰，益州刺史种嵩於斜谷間搜得其書，上奏太守，並以劾騰，請下廷尉按罪，帝曰：昔日外來，非騰之過！遂寢嵩奏，騰不爲緘介，常稱嵩爲能

吏，時人嗟美之！

騰卒，養子嵩嗣，神嵩後爲司徒告賓客曰：今身爲公，乃曹常侍力焉，嵩靈帝時貨賂中官，及輸西園錢一億萬，故位至太尉，及子操起兵，不肯相隨，乃與少子疾，避亂琅琊，爲徐州刺史陶潛所殺！

閹禍

桓帝時，梁冀兩妹爲順桓二帝皇后，冀代父商爲大將軍，再世權威威震天下，冀自誅太尉李固杜喬等，驕橫益甚，皇后乘勢忌恣，多所鳩毒，上下鉗口，莫有言者！

帝逼畏久，恒懷不平，恐言泄，不敢謀之，後皇后崩，帝因如廁，獨呼小黃門瑁衡，問左右與皇后家不相得者誰乎？衡對曰：單超左官前詣河南尹不疑，禮敬小簡，不疑收其兄弟，送洛陽獄，二人詣門謝乃得免，徐璜具瑗常私忿梁氏放橫，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官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制國朝，迫脅外內，公卿以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於常侍意何如？超等對曰：姦賊當誅日久，臣等弱劣，未知聖意何如耳，帝曰：審然者當密圖之！對曰：圖之不難，但恐陛下腹中狐疑！帝曰：姦臣脅國，當伏其罪，何疑？於是更召璜瑗等五人遂定其議，帝嘗超臂出血爲盟，因詔收冀及宗親黨羽悉誅之！

瑁衡遷中常侍，封超新豐侯一萬戶，璜武原侯，瑗東陽武侯，各萬五千戶，賜錢各千

百萬，棺上蔡侯，衛汝國侯，各萬三千戶，賜各千三百萬，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又封小黃門劉耆趙忠等八人為鄉侯，自是權歸宦官，朝廷日亂矣。

超疾病，帝遣使者就拜車騎將軍，明年薨，賜東園祕器，棺中玉具，贈侯將軍印綬，使者理喪，及葬，發五營騎士，將軍侍御史護喪，將作大匠起冢塋！

其後四侯轉橫，皆競起第宅，樓觀壯麗，窮極伎巧，金銀飾綉，施於犬馬，多娶良人美女以為姬妾，皆珍飾華侈，擬則官人，僕從豪華，莫與倫比！又養其疏屬，或乞嗣異姓，或買蒼頭為子，並以傳國襲封，兄弟姻戚，皆宰州臨郡，辜較百姓，與盜賊無異！

超弟安為河東太守，弟子匡為濟陰太守，瓌弟盛為河內太守，情弟敏為陳留太守，瓌兄恭為沛相，皆所在蠹害！瓌兄子宣為下邳令，暴虐尤甚！

先是宣求故汝南太守下邳李嵩女不能得，及到縣，遂將吏卒至嵩家，載其女，歸戲射殺之！埋著寺內。

時下邳縣屬東海，汝南黃浮為東海相，有告言宣者，浮乃收宣家屬無少長悉考之！據史以下固諫爭！浮曰：徐宣國賊，今日報之，明日坐死，足以瞑目矣！即案宣罪棄市，暴其尸以示百姓！郡中震慄！

橫於是訴怨於帝，帝大怒！黃浮坐髡鉗，輸作右校。

自此之後，五侯宗族賓客，虐徧天下，民不堪命，起爲盜賊，烽火滿地矣！

侯覽

侯覽者漢桓帝時之中常侍也，以佞猾進，倚勢貪放，受納貨賄以巨萬計，與小黃門段珪在濟陰並立田業，僕從賓客侵犯百姓，劫掠行旅，覽兄參爲益州刺史，民有豐富者，輒誣以大逆，皆誅滅之！沒入財物，前後累億計，太尉楊秉奏參，檻車徵於道自殺！京兆尹袁逢於旅舍閱參車三百餘輛，皆金銀錦帛，珍玩不可勝數。

建寧二年覽喪母還家，大起塋冢，督郵張儉因舉奏覽，貪侈奢縱，前後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二十八頃，起立宅第十有六區，皆有高樓池苑，堂閣相望，飾以綺畫丹漆之屬，制度重深，僭類宮室，又豫作壽冢，石槨雙闕，高祿百尺，破人居室，發掘墳墓，掠人妻女，請誅之！

事爲覽覺，遮留章奏，反誣儉爲鈞黨，並李膺杜密等皆夷滅之！

漢宮暮景

呂強者，靈帝時之中常侍也，爲人清忠奉公，嘗上疏有云：臣又聞後宮綵女數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比公雖賤而戶有飢色，案法當貴，而今更賤者，由賦務繁數

以解縣官，寒不敢衣，飢不敢食，民有斯危，而莫之卹！宮女無用，填積後庭，天下雖復盡力耕桑，猶不能供，昔楚女悲愁，則西宮致災，况終年積聚豈無憂怨乎？

時帝多畜私藏，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爲導行費，強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今中尙方斂諸郡之寶，中御府縉天下之縉，西園引司農之藏，中既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又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諂姑息，自此而進云云。

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帝問所宜施行，強請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帝均納行，強嗣爲佞宦所忌，憤而自殺！

明年，南宮災，中常侍張讓趙忠等說帝，令斂天下田，畝稅十錢，以修宮室，發太原河東汝道諸郡材木，及文石，每州郡部送至京師，黃門常侍輒令譴呵不中者，因強折錢，買十分，酬一分，或復貨之於宦官，復不爲即受，材木遂至腐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凡詔所徵求，皆令至西園平價，號曰中使，恐動州郡，多受賄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資助軍修宮錢，大郡至二三千萬，餘各有差，當至官者，皆先至西園請價，然後得去，有錢不舉者或至自殺，其守清者乞不至官，



皆逼遣之！

時鉅鹿太守河內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爲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爲也！辭疾不聽，行止孟津，上書極陳當世之失，古今禍敗之戒，即吞藥自殺！

書奏，帝爲暫絕修宮錢，又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繙帛仍積其中，又塞河間買田宅，起帝觀，帝本侯家，宿貧，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爲私藏，復藏寄小黃門常侍各數千萬，常云：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由是宦官愈得志，無所憚畏，並起第宅，比擬宮室，嘗登永安侯台，宦官恐其望見居處，乃使尙但諫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自是不敢升台榭。

明年遂使鈎盾令宋典，繕修南宮玉堂，又使掖庭令畢嵐，鑄銅人四，列於蒼龍玄武關，又鑄四鐘皆受二千斛，懸於玉堂及雲台殿前，又鑄天祿蝦吐水於平門外，橋東轉水入宮，又作翻車渴烏，——設機車以曲筒引水向上也——施於橋西，用灑南北郊路，以省百姓灑道之費。

孟佗

大長秋張讓有盛奴，典任家事，交通貨賂，威刑誼赫！

扶風八孟佗貧虛驕，與奴朋結，傾賜饋問，無所遺愛，奴咸德之！問佗曰：君何所欲？力能辦也！

佗曰：吾望汝曹為我一拜耳！

時賓客求謁讓者，恆數百千輛。

佗時詣讓，後至不得進！

監奴乃率諸蒼頭迎拜於路，遂共舉車入門！

賓客咸驚謂佗善於讓，皆爭以珍玩賂之！

佗分以遺讓。

讓大喜，遂以佗為涼州刺史！

### 漢代太學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探求闕文，補綴漏逸。

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具：有施孟，梁丘京氏，尙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

：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

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學，稽式古典，籩豆干戚之容，備之於列，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它乎其中。

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儀，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羣后，登靈台以望雲物，祖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圍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

其後復爲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

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詳考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爲通義，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尙書，毛詩，谷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衆家，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

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時樊準徐防並陳敦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人，於是制詔公卿，妙簡其選，三署郎能通經術者，皆得察舉。

自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友相視怠散，學舍頽敝，鞠爲園蔬，牧兒莠豎，至於薪刈其下！

順帝感翟輔之言，乃更修黌舍，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郡國者儒皆補郎舍人。

太初元年，梁太后詔曰：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漢官儀曰：春之月秋九月習鄉射禮，禮生皆使太學學生——以此爲常。自是游學增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疏，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

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語廢，後遂至忿爭，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貨，定蘭台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

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之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

先是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秘書，載之二千餘輛，自此以後，三倍於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台、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割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爲帷蓋，小乃制爲勝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

時有孔僖孫駟者二人相友善，同遊太學，習春秋，因讀吳王夫差時事，僖廢書歎曰：「若是，所謂畫龍不成反爲狗者！」

駟曰：「然！昔孝武皇帝始爲天子，年方十八，崇信聖道，師則先王，五六年間，號勝文景，及後恣已，忘其前之爲善！」

僖曰：「書傳若此多矣。」

鄰房生淫郁儂和之曰：「如此武帝亦是狗耶？」

僖駟默然不對。

郁怒恨之！陰上書告駟僖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駟請吏受訊，僖以捕吏方至，恐誅，乃上書自訟。

書奏，肅宗以學者論學，非有意誹謗，初亦無罪僖等意，遂立詔勿問，拜僖爲闕台令史。

及黨錮禍起，中常侍曹節既殺害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之後，誅捕異己，仍復無已！因有人在朱雀闕書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當侍候覽多殺黨人，公卿皆尸祿，無有忠信者！」於是詔司隸校尉四出捕捉，及太學游生學者千餘人，考掠甚慘，死者無算！

## 周澤

周澤，永平間官至太常，澤性清潔循行，盡敬宗廟，嘗臥病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關問所苦？澤大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送詔獄謝罪，當世疑其詭激！時人爲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

## 服虔

服虔字子慎，河南滎陽人，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有雅才，善著文論，作者秋左氏傳解，行之至今，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舉孝廉，稍遷，中平末，拜九江太守，免，遭亂行，客病卒。所著賦、碑誄、書記、連珠、九憤、凡十餘篇。

## 許慎

許慎字叔重，汝南人，性淳篤，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汝長，卒於家，初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爲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皆傳於世。

## 邊韶

邊韶字孝先，陳留人，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韶口辯，嘗白日假臥，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

韶濩聞之，應時對曰：「邊爲姓，孝爲字，腹使使，五絃筓，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

嘲者大慚！

張升

張升字彥真陳留人：少好學，多閱覽，而任情不羈，其意相合者，則傾身交結，不問窮賤。如乖其志好者，雖王公大人終不屈從。常歎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有知我，雖胡越可親，苟不相識，從物何益？出守外黃令，吏有受賄者，即論殺之！後以黨錮被誅。

趙壹

趙壹字元叔，漢陽人，體貌魁梧，身長九尺，美鬚豪眉，望之甚偉，而恃才倨傲，爲鄉黨所擯，後屢獲罪幾至死！友人救得免，嘗作窮鳥賦，有名句云：

「故法禁屈撓於勢族，恩澤不逮於單門，寧飢寒於堯舜之荒歲兮！不飽暖於當今之豐年！」

「有秦客者，乃爲詩曰：河清不可俟，壽命不可延，順風激靡草，富貴者稱賢！女精難滿腹，不如一囊錢！伊辭北堂上，翫麟倚戶邊！」

「魯生聞此優獎而作歌曰：勢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被褐懷金玉，蘭蕙化爲芻！賢者雖獨悟，所困在羣愚。且各守爾分，勿復空馳驅！哀哉！復哀哉！此是命也夫！」

### 禰衡

禰衡，字正平，平原人也。少有才辯，而氣尙剛傲，好矯時漫物，與平中避難荆州，建安初來遊許下，始達潁川，乃陰懷一刺。既而無所之適，至於刺漫滅，是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或問衡曰：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

對曰：吾焉能從屠沽兒耶？

又問：苟文若，趙稚長云何？

衡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盥厨請客！

惟善魯國孔融，及弘農楊修，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融亦深愛其才，衡始弱冠，而融年四十，遂與爲交友，上疏荐之。

融既愛衡才，數稱述於曹操，操欲見之，而衡素相輕疾，自稱狂病，不肯往，而數有恣言！操懷忿，而以其才名，不欲殺之。聞衡善擊鼓，乃召爲鼓史，因大會賓客，閱試音節，諸史過者皆令脫其故衣，更著岑牟單綬之服。次至衡，衡方爲漁陽三擗，蹀躞而前，容態有異，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衡進至操前而止，吏訶之曰：鼓史何不改



謝而輕進乎？衡曰：諾！於是先解相衣，次釋餘服，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單絞而著之！畢，復三搥而去，顏色不怍！

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孔融退而數之曰：正平大雅，固當爾耶？因宣操區區之意，衡許往。融復見操，說衡狂疾，今求得自謝，操喜，勅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晏，——

衡乃著布單衣，疎巾，手持三尺稅杖，坐大營門，以杖拄地，大罵！

吏白：外有狂生，坐於營門，言語悖逆，請收案罪！

操怒！謂融曰，禰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願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如何？

於是遣人騎送之。臨發，衆人爲之祖道，先供設於城南，更相戒曰：禰衡勃虐無禮，今因其後到，咸當以不起折之也！

及衡至，衆人莫肯與。

衡坐而大號。

衆問其故？

衡曰：坐者爲家，者爲屍！屍家之間，能不悲乎？

劉表及刑州士大夫，以其才名，其資禮之，文章言議，非衡不定，表嘗與諸文人共

草草奏，並極其才思，時衡出還見之，開省未周，因毀以抵地，上表愴然為賦！衡乃從求筆札，須臾立成，辭義可觀，表大悅，益重之。後復侮慢於表，表恥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

衡爲作書記，輕重疏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

祖長子射，爲章陵太守，尤善於衡，嘗與衡俱遊，共讀蔡邕所作碑文，射愛其辭，還，恨不繕寫！衡曰：吾雖一覽，猶能識之！唯其中石缺二字，爲不明耳。因書出之。射馳使寫碑，還校，如衡所書！莫不歎伏。

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卮於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嘉賓！衡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

後黃祖在蒙衝船上，大會賓客，而衡言不遜順，祖慙！乃訶之！衡更熟視曰：死公何勿語！祖大怒，令伍伯將出！欲加箠，衡方大罵，祖恚，遂令殺之！祖主簿素疾衡，即時殺焉。

射徒跳來救，不及！祖亦悔之，乃厚加棺斂，時年二十六，其文多亡。

譙玄

護立字君黃閬中人，平帝時拜議郎，遷中散大夫，四年遷明達政事能班化風俗者八人，時並舉立爲繡衣使者，分行天下，觀覽風俗，所至專行誅賞，事未及終，而王莽居攝，立於是縱使者車，變易姓名，間竄歸家，因以隱遁。

後公孫述僭號於蜀，連聘不詣，述乃遣使者備禮徵之，若立不肯起，便賜以毒藥，太守乃持璽書至立廬曰：君高節已著，朝廷垂意，誠不宜復辭，自招凶禍，立仰天嘆曰：唐堯大聖，許由恥仕，周武至德，伯夷守餓，彼獨何人？我亦何人？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

立子瑛泣血叩頭於太守曰：方今國家東有嚴敵，兵師四出，國用軍資，或不常充足，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爲請，述聽許之，立遂隱藏田野，終述之世，兵戈累年，莫能修尙學業，立獨訓諸子勤習經書，建武十一年卒。

時有隗爲費賂者，亦不肯仕，乃漆身爲厲，陽狂以避之，退藏山數十餘年。

向栩

向栩字甫興，河由朝歌人，高士向長之後，少爲書生，性卓詭不倫，恆讀老子，狀如學道，又似狂生，好被髮，著絳緇頭，常於灶北坐板床上，如是積久，板乃有膝蹠足指之處，不好言語而喜長嘯！賓客從就，輒伏而不視，有弟子名爲顏淵，子貢、季路、

冉有之輩，或騎驢入市，乞丐於人，或邀請乞兒俱歸止宿，爲設酒食，時人莫能測之！郡舉賢良方正，徵拜趙相，及至官，時人謂其必當脫素從檢，而樹吏乘鮮車，御良馬，世疑其始偽，及到官，略不視文，書舍中生蒿萊，徵拜侍中，每朝庭大事，侃然正色，百官憚之。

會張角作亂，樹上書頗譏刺左右，不欲國家興兵，但道將於河上，北向讀孝經，賊自當消滅，中常侍張讓譏樹爲角內應，收送北寺獄殺之。

### 王烈

王烈字彥方太原人也，少師事陳實，行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芳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懷恥惡，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

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日暮老父還尋得劍，怪而問其姓名，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

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成至途而返，或望廬而還！其以德感人若此！

察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遭黃巾董卓之亂，乃避地遼東，夷人遵奉之，太守公孫度接以昆弟之禮，訪酬政事，欲以爲長史，烈乃爲商賈自穢得免，曹操聞知高名，遣徵

不至，建安二十四年終於遼東，年七十八。

楊由

楊由蜀郡之文學掾也，少習易，並七政元氣風雲占候，時有雀夜集於庫樓上，太守廉范以問由：由對曰：此占郡內當有小兵，然不爲害，後二十餘日，廣柔縣蠻夷反，殺傷長吏，郡發庫兵擊之。

又有風吹削哺，太守以問由：由對曰：方當有荐木實者，其色黃赤。頃之，五官掾獻橘數包。

由嘗從人飲，敕御者曰：酒若三行，便宜嚴駕！

既而，趣去後，主人舍有鬥相殺者，人請問何以知之？

由曰：向社中木上有鳩門，此兵賊之象也。

其言多驗，著書十餘篇，名曰其平，終於家。

李郃

李郃善風角，爲漢中郡戶曹，時大將軍竇憲納妻，天下郡國皆有禮慶，太守亦將遣使，郃進諫曰：竇將軍椒房之親，不修禮德，而專權驕恣，危亡之禍可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郃不能止，請求自行，許之！郃遂所在留遲，以

聽其變，行至扶風，而憲就國自殺，支黨悉伏其誅，凡交通憲者，皆爲免官，惟漢中太守不聽焉。

### 段元章

段元章廣漢人，習易經，明風角，時有就其學者，雖未至，必豫知其姓名，嘗告守津吏曰：某日當有諸生二人，荷担問吾舍處者，幸爲告之！後竟如其言。

又有一生來學積年，自謂略究要術，辭歸鄉里，元章爲合膏藥，並以簡書封於筒中，告生曰：有急發視之！

生到葭萌，與吏爭渡津，吏搥破從者頭，生開筒得書，言：「到葭萌具車門，頭破者以此膏裹之！即愈。」

生歎服！乃還卒業。

### 折像

折像字伯式廣漢人也，其父國，有貲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像幼有仁心，不殺昆蟲，不折萌芽，能通京氏易，好讀老言，及父亡感多藏厚亡之義，乃散金帛資產，周施親疏，或諫像曰：君三男兩女，孫息盈前，當增益產業，何爲坐自殫竭乎？像曰：昔門子文有言：我乃逃禍，非避富也。吾門戶殖財日久，盈滿之咎，道家所忌！今世將衰，子

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牆隙而高，其崩必疾也！智者聞之咸服焉。

自知亡日，召賓客九族飲食辭訣！忽然而終，時年八十四，家無餘資，諸子衰劣，如其言云。

樊英

順帝嘗策書稱禮徵隱者樊英，英回辭疾篤。乃詔切責郡縣駕載上道，英不得已到京，稱病不肯起。乃強輿入殿，猶不以禮屈！

帝怒謂英曰：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君何以慢朕命？

英曰：臣受命於天，生盡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殺臣？臣見暴君，如見仇讐，立其朝猶不肯，可得而貴乎？雖在布衣之列，環堵之中，晏然自得，不易萬乘之尊，又安可得而賤乎？陛下焉能貴臣？焉能賤臣？臣非禮之祿雖萬鍾不受，若申其志，雖單食不厭也，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貧臣？

帝不能屈，乃厚禮遣焉。

郭玉

郭玉者廣漢緹人也，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漁釣於涪水，因號涪翁，乞食人間，見

有疾者，時下針石，輒應時而效，乃著針經診脈法傳於世，弟子程高尋求積年，翁乃授之，高亦隱跡不仕。

玉少師事高，學方診六微之技，陰陽隱側之術，和帝時爲大醫丞，多有奇效，帝奇之。玉仁愛不矜，雖貧賤所養，必盡其心力，而醫療貴人時或不愈，帝乃令貴賤服變處，一針即差！召玉詰問其狀？對曰：醫之爲言意也，腠理至微，隨氣用巧，鍼石之間，毫芒即乖，神存於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得而言也，夫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懼以承之，其爲療也有四難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彊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鍼有分寸，時有破漏，重以恐懼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其所以爲不愈也，帝善其對。

### 華佗

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也，遊學徐土，兼通數經，曉養性之術，年且百歲，而猶有壯容，時人以爲仙，精於方藥，處劑不過數種，心識分銖，不假秤量，鍼灸不過數處，若疾發結於內，鍼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剝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瀉洗，除去痰穢，既而縫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



廣慶與曹善從陀學，依準陀療，多所全濟，陀語善曰：「人體欲得勞勩，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谷氣得銷，血脈流通，病不能生，譬猶戶樞，終不朽也，是以古之仙者，為導引之事。熊、兔、龍、龜、鶴，引挽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以除疾，兼利蹠足，以當導引，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怡而汗出，因以活絡，身體輕便而欲食。」

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

陀以疾惡厭事，自恥以擊見業，後竟為曹操所殺！

### 攝生者

冷壽光，魯女生，二人皆與華陀同時，壽光年可百五六十歲，形容成公御婦女法，——列仙傳曰：容成公者，能善補導之事，取精於玄牝，其要：谷神不死，守生養氣者也。髮白復黑，齒落復生，御婦人之術：謂握固不瀉，還精補腦也。——常屈頸聽息——亦九禽法之一——鬚髮盡白，而色理如三四十歲，死於江陵。

魯女生長樂人，初餌胡麻及朮，絕谷八十餘年，日少壯色如桃花，日能行三百里，走及獐鹿，後三百餘年，尚有人見之於嵩華各山。

### 曹長房

曹長房者汝南人也，嘗爲市椽，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市頭，及市罷，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唯長房於樓上觀之異焉。因從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之曰：子明日可更來！

長房旦日復詣翁，翁與俱入壺中，惟見土堂嚴麗，旨酒甘肴盈其中，共飲異而出，翁約不聽與人言之！後乃就樓上候長房曰：我神仙之人，以過見責，今事畢當去，子寧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卿爲長別，房使人取之不能勝，又分十人扛，猶不舉，翁聞笑而下樓，以一指提之而上，視器如一升許，而二人飲之終日不盡！長房遂欲求道，而顧家人爲憂，翁乃斷一青竹，度與長房身齊，逆懸之後舍，家人見之，曰長房形也，以爲竊死，大小驚號，遂殮葬之，長房立其旁而莫之見也。

於是遂隨從入深山，踐荆棘於羣虎之中，留使獨處，長房不恐！又臥於空室，以朽索懸萬斤石於心上，衆蛇競來切齒索且斷，長房亦不移，翁遠撫之曰：子可教也！復置食糞，糞中有三蛆，臭穢特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將得道，恨於此不成如何！

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則日至矣，既至，可以杖投萬數中也，又爲作一符曰：以此主地上鬼神！

長房棄杖須臾來歸，自謂去家適旬日，而已十餘年矣，即以杖投數，願觀則龍也。

○家人謂其久死，不之信，長房曰：往日所葬但竹杖耳，乃發塚剖棺，棺猶存焉。遂能醫療各病，鞭笞百鬼，及驅使社公；或在它坐，獨自恚怒，人問其故？曰：吾責鬼魅之犯法者耳。

汝南葛城常有魅，僞作太守章服，詣府門椎鼓者，郡中患之。時魅適來，而逢長房，謂府君，惶懼不得退，便前解衣冠叩頭乞活！長房呵之云：便於中庭正汝故形，即成老鼈，大如車輪，頸長一丈，長房後分就太守服，付其一札，以飭葛城君，魅叩頭流涕，持札植於陂邊，以頸繞之而死！

後東海君來見葛城君，因淫其夫人，於是長房勸繫之，三年而東海大旱！長房至海上見其人請雨乃謂之曰：東海君有罪，吾前繫於葛城，今方出之，使作雨也，於是雨立注。長房曾與人共行，見一書生，黃巾被裘，無鞍騎馬，下而叩頭。長房曰：還他馬，赦汝罪！人問其故？長房曰：此狸也，盜社公馬耳。

又嘗坐客，而使施市肆，須臾還，乃飯，或一日之間，人見其在千里之外者，數處焉。

後失其符，爲衆鬼所殺！

劉根

劉根者潁川人也，隱居嵩山中，諸好事者自遠而至，就根學道。太守史所以根爲妖妄，乃收執詣郡，數之曰：汝有何術？而誣惑百姓，若果有神，可顯一驗事，不爾立死矣！

根曰：實無他異，頗能令人見鬼耳！

祈曰：促召之！使太守目睹，爾乃爲明。

根於是左顧而嘯，有頃，祈之亡父，祖，近親數十人，皆反縛在前，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分當萬坐！願而叱祈曰：汝爲子孫，不能有益先人，而反累辱亡靈，可叩頭速爲吾陳謝！

祈驚懼悲哀，頓首流血，請自甘罪坐！

根默而不應，忽然俱去，不知在所。

### 方士

荀子訓者，不知其年，有百歲翁自云：兒時見十訓賣藥於會稽市，顏色不異於今，後有人復於長安東霸城見之，與一老翁共摩澤銅人，相謂曰：適見鑄此已近五百歲矣！願視見人而去，視若遲徐，而走馬不及。

甘始東，郭延年，封君達三人者，皆方士也，率能行容成御婦人術，或飲小便，或

自倒懸，變齋精氣，不極視大言，凡此數人皆百餘歲，及二百歲也。

王真，邠孟節者皆上党人也，王真年且白歲，視之面有光澤，似未五十者，自云：周流登五岳名山，悉能行胎息胎食之方，嗽舌下泉咽之，不絕房室。——習閉氣而吞之，名曰胎息，習嗽舌下泉咽之，名曰胎食，真行之斷谷二百餘日，肉色光美，力並數人

——又抱朴子曰：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嘘噓，如在胎之中。——

孟節能含棗核不食，可至五年十年，又能結氣不息，身不動搖，狀若死人，可至百日半年，亦有室家，爲人質謹不妄言，似士君子，曹操使領諸方士焉。

隱逸

向長字子平朝歌人也，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敕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於是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俱遊五岳名山，竟不知所終。

台佟字孝威，魏郡鄴人也，隱於武安山，鑿穴爲居，採藥自給，建武中，州辟不就，刺史行部乃使從事致謁，佟載病往謝，刺史乃執贄見佟曰：孝威居身如是，甚苦如何？佟曰：佟幸得保終性命，存神養和，如明使君奉宣詔書，夕惕庶事，反不苦耶？遂去

逸隱終不見。

漢陰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老父獨耕不輟！

尙書郎南陽張溫異之，使問曰：人皆來觀，老父獨不輟何也？

老父笑而不對。

溫下道白步自與言：

老父曰：我野人耳！不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耶？理而立天子耶？立天子以父天下耶？從天下以奉天子耶？昔聖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人以寧，今子之君，勞人自縱，逸遊無忌，吾爲子羞之！子何欲人觀之乎？

溫大慚！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

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鼯鼯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其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

因釋耕於壟上，而妻耘於前。

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田畝，而人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

龐公曰：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

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返。

### 曹娥

孝女曹娥者會稽上虞人也。父盱能鼓琴，爲巫祝。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於江濱溺，還婆娑神，溺死，不得屍骸。孝娥年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至元嘉元年，縣吏度尙，改葬娥於江南道傍，爲立碑焉。

### 許升妻

吳許升妻者，呂氏之女也。字榮。升少爲博徒，不理操行。榮亦躬勤家業，以奉養其姑。數勸升修學，每有不善，輒流涕進規。榮父積忿疾升，乃呼榮欲改嫁之。榮曰：命之所託，義無離貳，終不肯歸。升感其貞，乃請帥還家，遂以成名。尋被本州辟命，行至壽春道，爲盜所害。刺史尹濯捕盜得之，榮迎哭於路，聞而詣州，請甘心仇人，耀聽之，榮乃手斷其頭，以祭升靈！

後郡遭寇賊，賊欲犯之，榮踰垣走，賊拔刀追之，賊曰：從我則生，不從我則死！

策曰：義不以身辱寇虜也！遂殺之，是日疾風暴雨，雷電晦冥，賊惶懼謝罪，乃殯葬之。

### 皇甫規妻

安定皇甫規妻者，不知何氏之女，善屬文，能草書，時爲規答書記，衆人怪其工，及規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美，後董卓爲相國，承其名，聘以駟輜百乘，馬二十匹，奴婢錢帛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情，辭甚酸愴！卓使傅奴侍者悉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行於一婦人乎？妻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耶？妾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爲漢忠臣，君親非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耶！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懸轆，鞭撲交下！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死爲惠，遂死車下，後人圖畫，號曰禮宗云。

### 蔡文姬

陳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辯，又妙於音律，——劉昭幼童傳曰：——夜鼓琴絃斷，琰白：第二絃，爲得之耳，故斷一絃問之，琰曰：第四絃，並不差謬。——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歸寧於家，興平中天下喪亂，文姬爲胡騎所徙，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



以金璧贖之，而重嫁於祠，祠爲屯田郡尉。犯法當死，文姬詣曹操請之，時公卿名士及遠方使驛，坐者滿堂，操謂賓客曰：蔡伯喈女在外，今爲諸君見之，及文姬進，蓬首徒行，叩頭請罪，音辭清辨，旨甚酸哀！衆皆爲改容！

操曰：誠實相矜，然文狀已去，奈何？

文姬曰：明公廐馬萬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騎，而不濟垂死之命乎？

操感其言，乃追原祀罪。時且寒，賜以頭巾履襪。

操因問曰：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不？

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塗炭，無有存者，今所誦憶，才四百餘篇耳。

操曰：今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

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真草唯命。於是繕書送之，文無遺

誤。

後感傷亂離，追懷悲憤，作詩二章，其一曰：

漢季失權柄，董卓亂天常，志欲圖篡弒，克害諸賢良。逼迫遷舊邦，

擁主以自強！海內興義師，欲共討不祥。卓衆來東下，金甲耀日光。

平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獵野圍城邑，所向悉破亡。斬截無子遺，

屍骸相安拒！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迴路險且阻。  
還願邈冥冥，肝胆爲爛腐！所略有千萬，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聚，  
欲言不敢語。失意穢微聞，輒言斃降虜。要當以亭刃，我曹不活汝！  
豈復惜性命？不堪其詈罵。或便加箠杖，毒痛參并下！且則號泣行，  
夜則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無一可！彼蒼者何辜？乃遭此厄劇！  
邊荒與華異，人俗少義理。處所多霜雪，胡風春夏起。翩翩吹我衣，  
蕭蕭入我耳，感時念父母，哀歎無窮已！有客從外來，聞之常歎息，  
迎問其消息？輒復非鄉里。邂逅徼時願，骨肉來迎已。已得且解免，  
當復棄兒子！天恩緩人心，念別無會期。存亡永乖隔，不忍與之辭！  
兒前抱我頸，問我欲何之？人言母當去，豈復有還時？阿母常仁惻，  
今何更不慈？我尙未成人，奈何不顧思！見此崩五內，恍惚生狂痴。  
號泣手撫摩，當發復回疑！兼有同時輩，相送告離別，慕我獨得歸，  
哀叫聲摧裂！馬爲立踟躕，車爲不轉轍，觀者皆歎歎！行路亦踟躕！  
去去割情戀，遄征日遐邁，悠悠三千里，何時復交會？念我出腹子，  
胸臆爲摧敗！既至家人盡，又復無中外。城郭爲山林，庭宇生荆艾，

白骨不知誰？縱橫莫復蓋。出門無人聲，豺狼號且吠。焚焚對孤影，  
 但眩糜肝肺！登高遠眺望，魂神忽飛逝，奄若壽命盡；旁人相寬大。  
 爲復強兒視？雖生何聊賴？託命於新人，竭心日勗厲。流離成鄙賤，  
 常恐復捐廢？人生幾何時？懷憂終年歲！

## 古今說林第四輯（錄自三國志）

## 原書及作者小史

三國志，晉陳壽撰，魏四紀二十六列傳，蜀十五列傳，吳二十列傳，宋文帝嫌其略，命裴松之補注，博采羣書，多遺本書數倍，足爲考證之資，今本凡六十五卷。

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也，少好學，師事同郡譙周，仕蜀爲觀閣令史，宦人黃皓，專弄威權，大臣皆曲意附之，壽獨不爲之屈，由是屢被譴黜，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爲貶議，及蜀平，坐是沈滯者累年。張華愛其才，以壽雖不遠嫌，原情不至貶廢，舉爲孝廉，除佐著作郎，出補平陽令，撰蜀相諸葛亮集奏之，除著作郎，領本郡中正，撰魏吳蜀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時撰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已書而罷，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爲時重如此。

或云：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爲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爲立傳，壽父爲馬謖參軍，謖爲諸葛亮所誅，壽父亦

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爲亮立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

張華將舉壽爲中書郎，荀勗忌華而疾壽，遂遷壽爲長廣太守，辭母老不就，杜預將之鎮，復荐之於帝，宜補黃散，由是授御史治書，以母憂去職，母遺言：令葬洛陽，又坐不以母歸葬，竟被貶議，初譙周嘗謂壽曰：卿必以才學成名，當被損折，亦非不幸也。宜深慎之！壽至此再致廢辱，皆如周言，後數歲起爲太子中庶子，未拜，元康七年病卒，時年六十五。

梁州大中正尙書郎范頴等上表曰：昔漢武帝詔曰：司馬相如病甚，可遣悉取其書，使者得其遺書，言封禪事，天子異焉。臣等案故治書侍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若，而質直過之，願垂採錄。

於是詔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壽又撰古國志五十篇，益都耆舊傳十篇，餘文章，傳於世。

裴松之，南朝宋開禧人，字世期，博覽墳籍，立身簡素，武帝領司州刺史，以松之爲州主簿，宋國初建，召爲太子洗馬，累轉中書侍郎。文帝使注陳壽

三國志，松之鳩集傳記，廣增異聞，既成奏上，帝曰：裴世期爲不朽矣。出爲永嘉太守，勤郵民隱，吏民使之，後爲國子博士，進大中大夫，使續何承天國史，未及撰述而卒，有文論，及晉紀行世。

### 魏武帝

曹瞞傳曰：操爲人佻易無威重，好音樂，倡優在側，常以日達夕，被服輕綃，身自佩小籃囊，以盛手巾細物，時或冠帽以見賓客，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誦，盡無所隱，及歡悅大笑，至以頭沒杯案中，肴膳皆沾汚巾幘，其輕易如此！然持法峻刻，諸將有計畫勝出己者，隨以法誅之，及故人舊怨亦皆無餘，其所刑殺，輒對之垂涕嗟痛之，然終無所活。……

張華博物志曰：漢世安平崔瑗，瑗子實，弘農張芝，芝弟昶，並善草書，而太祖聖之，桓譚蔡邕善音樂，馮翊山，子道，王九真，郭凱等善圍棊，太祖皆與埒能，又好養性法，亦解方藥，招引方術之士，廬江左慈，譙郡華陀，甘陵甘始，陽城郗儉無不畢至，又啖野葛至一尺，亦得少多飲鳩酒。……

操嘗下令云：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曾不出閭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尙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

也，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被褐懷玉而釣於涓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漢獻禪位詔

朕惟漢家世踰二十，年過四百，運周數終，行祚已訖，天心已移，兆民望絕，天之所廢有自來矣，今大命有所底止，神器當歸聖德，違天不順，逆衆不祥，王其體有虞之聖德，應歷數之嘉會，是以禎祥告符，圖讖表錄，神人同應，受命成宜，朕畏上帝，致位於王，天不可違，衆不可拒，且重華不逆堯命，大禹繼舜位，若夫由卷匹夫，不載聖籍，固非皇材帝器所當稱慕，今使音奉皇帝璽綬其除帝位，無逆朕命，以祇奉天心焉。

曹丕篡立後，遂廢獻帝爲山陽公

曹丕薄葬詔

……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痒之知，冢非棲神之宅，禮不慕祭，欲存亡之不黷也，爲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葦炭，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代諸陵，無不發掘，

至乃燒取玉匣，金鏤骸骨能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痛哉？……若違今詔，妄有所變，改造施吾爲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死者有知，將不福汝！其以此詔，藏之宗廟。……

### 曹氏末局

曹不再傳至曹芳，在位六年，司馬師廢之，魏略載：景王將廢帝，遣鄧芝入白太后，太后與帝對坐，芝謂帝曰：大將軍欲廢陛下，立彭城王，據帝乃起去！太后不悅！芝曰：太后有子不能教，今大將軍意已成，又勤兵於外，以備非常，但當順旨，將復何言？太后曰：我欲見大將軍，口有所說，芝曰：何可見耶？但當速取璽綬！太后意折！乃遣旁侍御取璽綬，著坐側。芝出報景王，景王甚歡！又遣使者授齊王印綬，當出就西宮，帝受命遂載王車，與太后別，垂涕！始從太極殿南出，羣臣送者數十人，太尉司馬孚悲不自勝，餘多流涕！

司馬氏既廢曹芳而立高貴鄉公曹髦，髦立未及五年，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尙書王懿，散騎常侍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堪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

王懿曰：昔魯昭公不恣季氏，敗走失國，爲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爲日久矣，朝廷四



方皆爲之致死不顧，順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旦如此，母乃欲除疾而更深之耶？禍殆不測，宜見重詳！

帝乃出懷中版令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所懼？况不必死耶？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司馬昭，昭爲之備。

帝遂率僮僕數百鼓譟而出！昭弟屯騎校尉佃入，遇帝於東止車門，左右呵止之，佃衆奔走。

中護軍賈充又逆帝，戰於南闕下，帝自用劍，衆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

充曰：畜養汝等正爲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

濟即前刺帝，刃出於背！倒於車下。

司馬昭聞而佯驚曰：天下其謂我何？

太傅孚奔往，枕帝股而哀哭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

於是又以常道鄉公曹奐繼，數年後司馬炎篡立，遂廢爲陳留王。

### 甄后

甄后先爲袁紹中子袁熙之妻，姿貌絕倫，曹操攻破邺城，遂爲其子丕納之，及丕篡

立，遂以爲后，生曹叡，後以郭氏有寵，丕遂殺之！及叡立爲明帝，追知前事，又殺郭后，漢魏春秋曰：初甄后之誅，由郭后之寵，及殯，令被髮覆面，以糠塞口，遂立郭后，使養明帝，帝知之心常懷憤！數泣問甄后死狀？郭后曰：先帝手殺，何以責問我？且汝爲人子，可追仇死父，爲前母托殺後母耶？明帝怒！遂逼殺之，勅殯者使如甄后故事。

## 荀彧

荀彧之事曹操，操以當世之子房目之，累建奇策，積功至尚書令，董昭等嘗欲爲操請進爵國公加九錫，以諂彧，彧以爲「操本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昭等遂終止其議，操由此恨彧，後操征東吳，留彧守壽春，彧憂疾，操饋彧食，彧之乃空器也。於時飲藥而卒，時年五十。

獻帝春秋曰：董承之誅，伏后與父完書，言：司空——荀彧——殺董承，帝乃爲報怨，完得書以示彧，彧惡之，久隱而不言，完以示妻弟樊普，普封以呈操，操陰爲之備，彧後恐事覺，欲自殺之，因求使至荆，勸操以女配帝，操曰：今朝庭有伏后，吾女何得以配上，吾以微功見錄，位爲宰相，豈復賴女寵乎？

彧曰：伏后無子，性又凶邪，常與父書，言辭醜惡，可因此而廢也。

操曰：卿昔何不道之？

或佯驚曰：昔已嘗爲公言也！

操曰：此豈小事，而吾忘之？

或又驚曰：誠未語公耶？昔公在官渡與袁紹相持，恐增內顧之念，故不言耳。

操曰：官渡事後，何以不言？

或無對，謝闕而已！操以此恨或，而外含容之，故世莫得知：至董昭建立魏公之議，或意不同，欲言之於操，及持璽書犒軍飲饗禮畢，或留，請間，操知或欲言封事，揖而遣之，或遂不得言。

或卒於壽春，壽春亡者告孫權，言操使或殺伏后，或不從，故自殺，權以露布於蜀，劉備聞之曰：老賊不死，禍亂不止！

賈詡

曹操與張繡戰，曹軍引退，繡自追之，謀士賈詡曰：不可追也，追必敗！

繡不從，進兵交戰，大敗而還。

詡謂繡曰：促更追之！再戰必勝！

繡謝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今已敗，奈何復進！

詡曰：兵勢有變，亟從必利！

繡信之，遂收散卒赴追，大戰。果以勝還，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退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剋！悉如公言，何其反而皆驗也？

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操之敵也，軍雖新退，操必自斷後，追兵雖精，將既不敵，彼士亦銳，故知必敗，操攻將軍無失策，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已破將軍，必驅軍速進，縱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亦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

是後操揖袁紹於官渡，紹遣人招繡，並與詡書結援，繡欲許之。

詡顯於繡坐上，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士乎？

繡驚懼曰：何至於此？竊謂詡曰：若此當何歸？

詡曰：不如從曹公。

繡曰：袁強曹弱，又與曹爲仇，從之如何？

詡曰：此乃所以宜從也，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從一也，紹強盛我以少衆從之，必不以我爲重，曹公衆弱，其得我心喜，其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其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繡遂從之。

詡繡既歸操，操二子丕、植，爭爲太子，不問詡以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

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不從之深自砥礪！

操又嘗屏除左右以立嗣事問詡，詡默然不對！

操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

詡曰：屬適有所思，故不即對耳！

操曰：何思？

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

操大笑！於是太子之議遂定。

詡以非操舊臣，而策謀深長，懼見猜嫌，閨門自守，退無私交，男女嫁娶，不結高門。天下之論智計者歸之。

### 袁渙

呂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離隙，時扶風袁渙在布處，布使渙作書言辱備，渙不可！再三強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脅渙曰：爲之則生，不爲則死！

渙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國君子耶，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邪？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慚而止。

漢後歸曹操，嘗說操曰：夫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兼撫其民，而除其害，夫然後：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自大亂以來，十數年矣，民之欲安，甚於倒懸，然而暴亂未息者何也？意者，政失其道歟？

時有傳劉備死者，羣臣皆向操賀，漢以嘗爲備舉吏，獨不賀。

### 邴原

邴原十一而喪父，家貧早孤，鄰有書舍，原過其旁而泣！

師問曰：童子何悲？

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夫書者必皆具有父兄者，一則羨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心中惻然，而爲零涕也！

師亦哀原之言，而爲之泣曰：欲書可耳！

答曰：無錢資師。

曰：童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求資也。

於是遂就書，一冬之間，誦孝經論語，自在童稚之時，卓然有異，及長，金玉其行，欲遠游學，詣安丘孫崧。

崧辭曰：君鄉里鄭君，君知之乎？

原答曰：然！

崧曰：鄭君學覽古今，博聞強識，鉤深致遠，誠學者之師模也。君乃舍之！踞屣千里，所謂以鄭爲東家丘者也，君似不知，而曰然者何？

原曰：先生之說，誠可謂苦藥良針矣，然猶未達原之微趣也，人各有志，所規不同。故乃有登山而採玉者，有入海而採珠者，豈可謂登山者不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君謂僕以鄭爲東家丘，君以僕爲西家愚夫耶？

崧辭謝焉，又曰：堯豫之士，吾多所識，未有若君者，當以書相介。

原重其意，難辭之，持書而別，原心以爲：求師啓學志高者通，非若交遊待分而成也，書何爲哉？乃藏書於家而行。

原嘗能飲酒，自行之後，八九年間，酒不向口，單步負笈，苦身持力，至陳留則師韓子助，潁川則宗陳仲弓，汝南則交范孟博，涿郡則親盧子幹，臨別，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原，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因見貺餼，可一飲燕！於是共坐飲酒，終日不醉，歸以書還孫崧，解不致書之意。

焦先

隱者焦先，世莫知其所出，或言生平漢末，自陝居大陽，無父母兄弟妻子，見漢室

衰，乃自絕不言，及執事禱，常結草爲廬於河之湄，獨止其中，冬夏恒不著衣，臥不設席，又無草蓐，以身親土，其體垢污皆如泥漆，五形盡露，不行人間，或數日食，欲食則爲人賃作，人以衣衣之，乃使限功受值，足得一食輒去，人欲多與，終不肯取，亦有數日不食時，行不由邪徑，目不與女子逆視，口未嘗言，雖有驚急，不與人語，遺以食物皆不受，河東太守杜恕，嘗以衣服迎見，而不與語，司馬景王聞而使安定太守董經，因事過視，又不肯語，經以爲大賢，後野火燒其廬，先因露寢，遭冬雪大至，先祖臥不移，人以爲死，就視如生，不以爲病，人莫能審其意，度年可百歲餘乃卒。

或問皇甫謐曰：焦先何人？曰：吾不足以知也！考之於表，可略而言矣。夫世之所常趣者榮味也，形之所不可釋者衣裳也，身之所不可離者室宅也。口之所不能已者言語也，心之不可絕者親戚也。今焦先棄榮味，釋衣服，離室宅，絕親戚，閉口不言，曠然以天地爲棟宇，闢然合至道之前，出羣形之表，入玄寂之幽，一世之人，不足以持其意，四海之廣，不能以回其顧，妙乎與夫三皇之先者同矣！結繩以來未及其至也，豈羣言之所能彷彿，常心之所能測量哉？彼行人所不能行，堪人所不能堪，犯寒暑不以傷其性，居曠野不以恐其形，遭驚急不迫其慮，離榮愛不以累其心，損視聽不以污其耳目，舍足於不損之地，居身於獨立之處，延年歷百，壽越期頤，雖上識不能尙也，自養足以



來一人而已矣！

### 寒貧

寒貧者本姓石字德林安定人也，建安初客三輔，是時長安有宿儒樂文博者，門徒數千。德林亦就學，始精詩書，後好內事，於衆輩中最玄默，至十六年關中飢，南入漢中，初不治產業，不畜妻孥，常讀老子五千文，及諸內書，晝夜吟咏，至二十五年，漢中破，隨衆還長安，遂癡愚不復識人，食不求味，冬夏常衣敝布連結衣，體如無所勝，目如無所見，獨居窮巷小屋，無親，里人與之衣食，不肯取，郡縣以其縲窮，給廩日五升，食不足頗行乞，乞不取多，人問其姓字，口不肯言，故因號之曰寒貧也。

### 司馬朗

司馬朗字伯達河內人，九歲，人有道其父字者，朗曰：慢人親者不敬其親者也！客謝之，十二試經爲童子郎，監試者以其身體壯大，疑朗匿年，劾問，朗曰：朗之內外，累世長大，朗雖稚弱，無仰高之風，損年以求早成，非志所爲也！監試者異之。

時董卓遷天子都長安，卓因留洛陽，朗父防爲治書御史當徙西，以四方雲擾，乃遣家屬還本縣，或有告朗欲逃亡者，執以詣卓。

卓謂朗曰：卿與吾亡兒同歲，幾大相負！

朗因曰：明公以高世之德，遭陽九之會，清除羣穢，廣舉賢士，此誠虛心垂慮，將興至治也。威德以隆，功業以著，而兵難日起，州郡鼎沸，郊境之內，民不安業，捐棄屠產流亡藏竄，雖四關設禁，重加刑戮！猶不絕息！此朗之所以於邑也。

卓曰：吾亦悟之，卿言有意！

朗知卓必亡，恐見留，即散財物，以賂遺卓之用事者，遂歸鄉里。

### 蘇則

蘇則武功人，與董昭同爲侍中，昭嘗枕則膝臥，則推下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也。

初則及曹植聞魏代漢，皆發詔悲哭，曹不聞植如此，而不聞則也，不在洛陽，嘗從容言曰：吾應天受禪，而聞有哭者何也？則謂爲見問，鬚髯悉張！欲正論以對，侍中異指則曰：不謂卿也！則乃止。

### 于禁

于禁既被水困而降關羽，惟龐德不屈而死，操聞而哀歎之曰：吾知禁三十年，何意臨危處難反不及龐德耶？

會孫權擒羽獲其衆，禁復在吳，曹不篡立，權稱藩，遣禁還洛，時已鬚髮皓白矣，

曹叡使謁操陵，豫於陵屋畫關羽戰克龐德憤怒，于禁屈降之狀，禁見慚恚發病死！

### 龐娥親

酒泉烈女龐娥親者，龐子夏之妻祿福趙君安之女也，君安爲同縣李壽所殺，娥親有男弟三人，皆欲報仇，壽深以爲備，會遭災疫，三人皆死，壽聞大喜，請會宗族共相慶賀，云趙氏強壯已盡，惟有弱女，何足復憂？防備弛懈。

娥親子潛出行聞壽此言，還以啓娥親，娥親既素有報仇之心，及聞壽言感激愈深，愴然隕涕曰：李壽！汝莫喜也！終不饒汝！戴履天地爲吾門戶吾三子之差也，焉知娥親不王刃殺汝，而自微倖耶？陰市名刀，挾長指短，晝夜哀酸，志在殺壽！

壽爲人凶豪，聞娥親之言，益乘馬帶刀，鄉人皆畏憚之！

比隣有徐氏婦，憂娥親不能制，恐逆見中害，每諫止之，曰：李壽男子也，凶惡有素，加今備衛在身，趙雖有猛烈之志，而強弱不敵，邂逅不制，則爲重受禍於壽，絕滅門戶痛辱不輕也？願詳舉動，爲門戶之計！

娥親曰：父母之仇不同天地共日月者也！李壽不死，娥親視息世間，活復何求？今雖三弟早死，門戶泯滅，而娥親猶在，豈可假手於人哉？若以卿心况我，則李壽不可得殺，論我之心，壽必爲我所殺，明矣！

夜數磨礪所持刀訖，扼腕切齒，悲涕長歎！家人及鄉里咸共笑之。

娥親謂左右曰：卿等笑，直以我女弱不能殺壽故也，要當以壽頸血汚此刀刃，令汝輩見之！遂棄家事，乘鹿車，伺壽至。

光和二年二月上旬，以白日清明，於都亭之前，與壽相遇，便下車叩壽馬叱之！壽驚憚迴馬欲走，娥親奮刀砍之，並傷其馬，馬驚，壽擠道邊溝中，娥親尋復就地砍之，探中樹蘭，折所持刀，壽被創未死，娥親因前欲取壽所佩刀殺壽，壽護刀瞋目大呼，跳梁而起！娥親乃挺身奮手，左抵其額，右椿其喉，反覆盤旋，應手而倒，遂拔其刀，以截壽頭，持詣都亭，歸罪有司，徐步詣獄，顏色不變！

時祿福長，壽陽尹嘉之，不忍論娥親，即解印綬去官，弛法縱之！

娥親曰：仇寒身死，妾之明分也，治獄制刑，君之常典也；何敢貪生，以枉官法！鄉人聞之，傾城奔往，觀者如堵，莫不爲之悲喜慷慨嗟嘆也，

守尉不敢公縱，陰語使去！以便宜自匿。

娥親抗聲大言曰：枉法逃死，非妾本心，今仇人已雪，死則妾分，乞得歸法，以全國體，雖復萬死於娥親畢足！不敢貪生爲明廷負也。

尉故不聽所執。

娥親復言曰：巨婦雖微，猶知憲制，殺人之罪，法所不縱！今既犯之，義無可逃，乞就刑戮，殞身朝市，肅明主法，娥親之願也。

辭氣愈厲而無懼色，尉知其難奪，強載還家。

涼州刺史周洪，酒泉太守劉班等，並共表上稱其義烈，刊石立碑，顯其門閭，太常弘農張奐，貴尚所履，以束帛二十端禮之，海內聞之者，莫不改容贊善，高大其義，故黃門侍郎梁寬，追述娥親，爲其作傳。玄晏先生以爲父母之仇，不與共天地，蓋男子之所爲也，而娥親以女弱之微，念父辱之酷痛，感仇黨之凶言，奮劍仇頸，人馬俱摧，塞亡父之怨魂，雪三弟之永恨，近古以來，未之有也！詩云：修我戈矛，與子同仇，娥親之謂也。

### 曹子建

曹丕之於曹植，既忌畏其才能，遂遠徙爲陳思王，名爲封殖，實同禁囚，以子建之曠世逸才，豈能堪此？卒至積忿而死，亡年才四十一，其悲憤之辭，可於其表中見之：

「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如微才弗試，歿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參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囹圜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

「……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過望，交氣類，修人事，叙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乖絕，吉凶之間塞，慶吊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隔之異，殊於胡越！……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閉關而拊心，臨觴而歎息！」……

「……臣生平亂，長乎軍，又承教於武皇帝，伏見行師用兵之要，不必取孫吳而闡與之合，竊揆之於心，常願得一奉朝覲，排金門，蹈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臾之間，使臣得一散所懷，據舒蘊積，死不恨矣！」……」

「……臣初受策封書曰：植受茲青社，封于東土，以屏翰皇家，為魏藩輔，而所得兵，皆年在耳順，或不踰矩，虎賁官騎及親事凡二百餘人，正復不老，皆使年壯，備有不虞，檢校乘城，顧不足以自救，况皆復耄耄罷曳乎，而名為魏東藩，使屏翰王室，臣竊自羞矣！……又臣士息前後三送，兼人已竭，惟尙有小兒七八歲以上十六七以遠三十餘人，今部曲皆年耆，臥在床席，非糜不食，眼不能視，氣息才屬者凡三十七人，疲瘵風靡，疔盲癩聾者二十三人，惟正須此兒，大者可備宿衛，雖不足以禦寇，粗可以警小盜，小者未堪大使為，可使耘鋤穢草，驅獲鳥鵲。……」

王粲隨獻帝西遷至長安，時年十七，爲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

初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

觀人圍棋，局壞，粲爲覆之，棋者不信，以巾蓋局，使更以他棋爲之，用相比較，不誤一道。

性善算，作算術略盡其理。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

粲既才高，辯論應機，鍾繇王朗等，雖各爲魏卿相，至於朝廷奏議，皆擲筆不能措手。

### 嵇康

嵇康字叔夜，家世儒學，少有雋才，曠邁不羣，高亮任信，不修名譽，寬簡有大量，學不師授，博洽多聞，長而好老莊之業，恬靜無欲，性好服食，常採御上藥，善屬文論，彈琴詠詩，自足於懷抱之中，以爲神仙者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若安期彭祖之倫，可以善求而得也。著養生篇，知自厚者所以喪其所生，其

求益者，必失其性，超然獨達，遂放世事縱意於塵埃之表，撰錄上古以來聖賢隱逸遺心遺名者，集爲傳贊，自混沌至於管寧，凡百一十有九人，蓋求之于宇宙之內，而發之于千載之外矣，故世人莫得而名焉。

康寓居河南之山陽縣，與之遊者，未嘗見其喜愠之色，與陳留阮籍，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劉伶，相與友善，遊於竹林，號爲七賢。

康後爲鍾會等所忌譖，爲司馬昭所殺！康臨刑自若，援琴而歌既而歎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因靳之，廣陵散於今絕矣！時人莫不哀之！

初康採藥於汲郡共北山中，見隱者孫登，康欲與之言，登默然不對，踰時將去，康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及遭冤殺，爲詩自責曰：欲寡其過，謗議沸騰！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愧柳下，今愧孫登，內負宿心，外赧良朋。

初康嘗游于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辭致清辨，因索琴彈之，而爲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字。

康嘗著君子論云：夫稱君子者，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違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



氣靜神虛者，心不存於矜尚，體亮心達者，情不繫於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繫於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物情順通故大道無違，越名任心，故是非無措也，是故言君子則以無措為主，以通物爲美，言小人則以匿情爲非，以違道爲闕，何者？匿情矜吝小人之至惡，虛心無措君子之篤行也，是以大道言：及吾無身吾又何患？無以生爲貴者，是賢於貴生也。由是而言，夫至人之用心，固不存有措矣，故曰：君子行道，忘其爲身，斯言是矣。

王弼

山陽王弼幼而察惠，年十餘好老氏，通辯能言，嘗與裴徽談老子，徽問弼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也。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恆言無。

弼又嘗論：以爲聖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冲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

弼位至尙書郎，年二十餘卒，士林惜之！

劉備

劉備嘗語魏統曰：今指與吾爲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

備攻成都，所過輒克，於涪大會，置酒作樂，謂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  
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爲歡，非仁者之兵也！

備醉怒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耶？卿言不當，宜速起出！

於是統逡巡引退。

備尋悔，請還！

統復故位，初不顧謝，飲食自若。

備謂曰：向者之論，阿誰爲失？

統對曰：君臣俱失。

備大笑！宴樂如初。

初、孫權以妹妻備，妹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刀侍立，備每入，衷心常慄慄！

簡雍少與劉備有舊，性簡傲跌宕，在先主坐席，猶箕踞傾倚，威儀不肅，自縱適，諸葛亮以下，則獨擅一榻，項枕臥語，無所爲屈。

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與作酒者同罰，雍與備游觀，見一男女行道，雍謂備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備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其具，與欲釀者同，備大笑，而原釀者！

劉備與劉璋會涪時，璋從事張裕侍坐，其人多鬚，備嘲之曰：昔吾居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

裕即答曰：昔有作上党潞長，遷為涿令者，去官還家時，與人書，欲署潞則失涿，欲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

備無鬚，故裕以此及之，備銜其不遜，後即帝位竟誅裕！

諸葛亮

亮出祁山，隴西南安二郡應時降，圍天水，拔冀城，虜姜維，驅略士女數千人還，蜀人皆賞亮，亮顏色愀然有戚容，謝曰：普天之下莫非漢土，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不為愧？

陳壽論亮曰：亮才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勦衆，未能有克。……亮之器能政理，亦管蕭之亞匹也。

建興六年亮出軍向祁山，時有宿將魏延吳壹等，論者皆言：以爲宜令爲先鋒，而亮違衆拔譙統大衆在前，與魏將張郃戰于街亭，爲郃所破。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退軍還漢中，遂斬譙，時年三十九。

譙臨終與亮書曰：明公視譙猶子，譙視明公猶父，願深維殲鯨鯢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於此，譙雖死，無恨于黃壤也！于時十萬之衆，爲之垂泣！亮自臨祭，待其遺孤若平生。

蔣琬後詣漢中謂亮曰：昔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

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楊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耶？

晉人習鑿齒曰：諸葛亮之不能兼上國也，豈不宜哉？夫晉人規林父之後濟，故廢法而收功，楚成闇得臣之益已，故殺之以重敗，今僻陋一方，才少上國，而殺其俊傑，退收驚下之用，明師勝才不師三敗之道，將以成業，不亦難乎，且先主誠譙之不可大用，豈不謂其非才也，亮受誠而不獲奉承，明譙之難廢也，爲天下宰匠，欲大收物之力，而不量才節任，隨器付業，知之大過，則違明主之誠，裁之失中，即殺有益之人，難平其

可與言智者也！

### 秦宓

諸葛亮領益州牧，以蜀人秦宓爲長水校尉，宓以辯才知名，時東吳遣使張溫來聘，百官從餞，衆人皆集，而宓未往，亮累遣使促之，溫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及至：

溫問曰：君學乎？

宓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

溫復問曰：天有頭乎？

宓曰：有之！

溫曰：在何方也？

宓曰：在西方，詩曰：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

溫曰：天有耳乎？

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若其無耳，何以聽之？

溫曰：天有足乎？

宓曰：有！詩云：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若其無足，何以步之？

溫曰：天有姓乎？

宓曰：有！

溫曰：何姓？

宓曰：姓劉。

溫曰：何以知之？

答曰：天子姓劉，故以此知之！

溫曰：日生於東乎？

宓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

於是，溫大敬服之！

### 劉琰

劉琰魯國人，蜀後主時爲車騎將軍，不豫國政，但領兵千餘，隨丞相亮諷議而已。車服飲食，號爲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爲聲樂，又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與魏延不和，言語虛誕，亮責讓之，遣還成都，官位如故，而失志慌惚。

建興十二年正月，琰妻胡氏入賀太后，太后令特留胡氏，經月乃出，胡氏有美色，琰疑其與後主有私，呼卒伍伯搃胡，至於以履搏面，而後棄遣，胡具以告言琰，琰坐下獄，有司議曰：卒非搃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琰竟棄市！自是大臣妻母駢屍遂絕。

魏延

先主以魏延爲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一軍盡驚。先主大會羣臣問延曰：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

延對曰：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爲大王拒之，偏師十萬之衆至，請爲大王吞之！先主稱善，衆咸壯其言！

延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剛而不許！延常謂亮爲怯，歎恨已才用之不盡！

延既善養士卒，勇猛過人，又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唯楊儀不假借延，延以爲至忿，有如水火！

諸葛亮病，謂延等云：我死後，但謹自守，慎勿復來也！令延攝行已事，密持喪去，延遂匿之，至褒口乃發喪，楊儀見延攝行軍事，懼爲所害，乃張言延欲與衆北附，遂率其衆攻延，延本無此心，不戰而走，追而殺之。

儀性狹狹，及誅魏延，自以爲功勳至大，宜當代亮秉政，後將琬爲尙書令，儀爲中軍，自惟年官先琬，才能踰之，於是怨憤，形於聲色，歎咤之音，發於五內，時人畏其言語不節，莫敢從也。

後費禕往慰。儀語禕曰：往者永相亡沒之際，吾若與軍以就魏氏，處世當若度如此耶？令人追悔不可復及！禕密表其言，遂廢儀爲民，後自殺。

## 張裔

蜀人張裔見孫權。

權曰：蜀卓氏寡女亡奔司馬相如，貴士風俗，何以乃爾乎？

裔對曰：愚以爲卓氏之寡女，猶賢於買臣之妻！

權語塞。蓋朱買臣吳人也。

## 費詩

劉備爲漢中王，遣費詩拜關羽爲前將軍，羽聞黃忠爲後將軍，羽怒曰：大丈夫終不肯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

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以此爲怨，今漢王以一時之功隨，崇於漢室，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以爲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多少之爲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相爲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



羽大感悟！遂即拜受。

鄧芝

諸葛亮遣鄧芝使吳，修好於孫權，權狐疑，不時見芝。

芝乃自表請見權曰：臣今來亦欲爲吳，非但爲蜀也。

權乃見之，語芝曰：孤誠願與蜀相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偏，爲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猶豫耳。

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爲唇齒，進可兼併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未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必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

權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

遂自絕魏與蜀連和，遣張溫報聘於蜀，蜀復令芝重往。

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

芝對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併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抱鼓，則戰爭方始耳！

權大笑曰：君之賊款，乃當爾取？

高岱

孫策時有高岱者隱於餘姚，策命出使會稽丞陸昭逆之，策虛已候焉。策聞其善左傳，乃自玩讀，欲與論講，或謂之曰：高岱以將軍但英武而已，無文學之才，若與論傳而或云不知者，則某言符矣。又謂岱曰：孫將軍爲人惡勝已者，若每問當言不知！乃合意耳，如皆辨義，比必危殆！岱以爲然，及與論傳，或答不知！策果怒！以爲輕已，乃囚之，知交及時人皆露坐爲請！策登樓望，見數里中填滿，策惡其收衆心，遂殺之！

孫權

孫權遣趙咨使魏 魏帝問曰：吳王何等主也？

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

帝問其狀？

咨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而兵不刃血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

魏帝曰：吳王頗知學乎？

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閒博覽書傳，歷史

籍，採奇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

帝曰：吳可征不？

咨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預備之固

又曰：吳難魏不？

咨曰：帶甲百萬，江漢爲池，何難之有？

又曰：吳如大夫者幾人？

咨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

江表傳曰：魏帝初二年，魏文帝遣使求雀頭，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瑪瑙，孔雀，翡翠，鬥鴨，長鳥鳴。

羣臣奏曰：荆揚二州，實有常典，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禮也，宜勿與！

權曰：昔惠尊齊爲王，客難之曰：公之學去尊，今王齊何其倒也？惠子曰：有人於此，欲擊其愛子之頭，而石可以代之，子頭所重，而石所輕也，以輕代重何爲不可乎？方有事於西北，江表元元，恃主爲命，非我愛子耶？彼所求者，於我玉石耳！孤何惜焉？彼在諒闇之中——時曹操新喪——而所求若此，寧可與言禮哉？皆具以與之。

曹丕封魏王加九錫，羣臣議：以爲宜稱上將軍九州伯，不應尊魏封。

權曰：九州伯於古未聞也。昔沛公亦受項羽拜爲漢王，此蓋時宜耳。復何損耶？遂受之。

### 廣陵古冢

葛洪抱朴子曰：吳景帝——孫休——時，戍將於廣陵掘諸冢，取版以治城，所壞甚多，復發一大家，內有重閣戶扇皆樞轉可開閉。四周爲微道通車，其高可以乘馬，又鑄銅爲人數十枚，長五尺皆大冠朱衣，執劍列侍，靈坐皆刻銅人，背後石壁，言殿中將軍。或言侍郎常侍，似王公之家。破其棺，棺中有人，髮已斑白，衣冠鮮明，面體如生人，棺中雲母厚尺許，以白玉璧二十枚藉尸，兵人輩共舉出死人，以倚冢壁，有一玉長一尺許，形似冬瓜，從死人懷中透出墮地，兩耳及鼻孔中皆有黃金如棗許大，此則骸骨有假物而不朽之效也。

### 孫皓

吳帝孫休既崩，大臣張布漢陽興等，以國無長君，迎立孫皓爲帝，皓初立，發優詔，恤士民，開倉廩，振貧乏，出宮女以配無妻，禽獸擾於苑者皆放之，當時翕然，稱爲明主。

皓既得志，粗恭驕盈，多忌諱，好酒色，大小失望，張布等竊悔之，或以告皓，遂

殺與布，又送休四子於吳山城，尋復追殺大者二人。

嘗有謠言，謂吳天子當立於洛陽，皓聞之喜曰：此天命也，即載其母妻子，及後宮數千人，從牛渚陸西上，云青蓋入洛陽以順天命，行遇大雪，道途陷壞，兵士被甲持仗百人共引一車，寒凍殆死，兵人不堪，皆曰：若遇敵便當倒戈耳！皓聞乃還。

何定者凶而佞也，使諸將各上好犬，皆千里遠求一犬，至直數千匹，御犬率具纓，值錢一萬，一犬一兵，養以捕兔供厨，所獲無幾，吳人皆歸罪於定，而皓以爲忠勤，賜爵列侯。

皓愛妾或使人至市劫奪百姓財物，有司繩之以法，皓大怒！輒假他事燒鋸斷頭，投於四望之下！

皓每宴會羣臣，無不咸令沉醉，置黃門郎十人，特不與酒，侍立終日，爲司過之吏，晏能之後，各奏其缺失，廷視之咎，謬言之愆，無有不舉，大者即加威刑，小者輒以爲罪，後宮數千，而采擇無已！又激水入宮，宮人有不合意者輒殺流之，或剝人之面，或鑿人之眼，好興功役，衆所患苦，是以上下離心，莫爲皓盡力，蓋積惡已極，不復堪命故也。

及曹軍渡江，所至土崩瓦解，皓遂投降，死於洛陽，吳亡！

初，皓以張布女爲美人，有寵，皓問曰：汝父何在？答曰賊殺之！皓大怒！棒殺之！

後思其顏色，使巧工刻木作美人形象，恒置坐側，問左右布復有女否？答曰：布大女適故衛尉馮朝子純，即奪純妻入宮，大有寵，拜爲左夫人，晝夜與夫人房宴，不聽朝政，使尙方以金作華燧，步搖假髻以千數，令宮人著以相撲，朝成夕敗，輒出更作工匠因緣偷盜，府藏爲空，會夫人死，皓哀愍，念葬於苑中，大作冢，使工匠刻柏作木人，內冢中以爲兵衛，以金銀珍玩之物送葬，不可稱計，已葬之後，皓治喪於內，半年不出！國人見葬大奢麗，皆謂皓已死，所葬者是也。

## 孫皎

孫皎，孫權之從叔，權封征虜將軍，輕財善交，嘗以小故與甘寧忿爭，或以諫，寧曰：臣子一例，征虜雖公子，何可專行侮人耶？吾值明主，但當輸効力命，以報所天，誠不能隨俗屈曲矣！

權聞之以書讓皎曰：自吾與北方爲敵，中間十年，初時相持年小，今者且三十矣，孔子言三十而立，非但謂五經也，授卿以精兵，委卿以大任，督護諸將於千里之外，欲使如楚任昭奚恤，揚威於北境，非徒相使逞私志而已，近聞卿與甘興霸飲，因酒發作，

侵陵其人，其人求屬呂蒙督中，此人雖粗豪，有不如人意時，然其較略大丈夫也，吾親之者非私之也，吾親愛之，卿疏憎之！卿所為每與吾違，其可久乎？夫居敬而行簡可以臨民，愛人多容可以得衆，二者尙不能知，安可董督，在遠禦寇濟難乎？卿行長大，特受重任，上有遠方瞻望之視，下有部曲朝夕從事，何可恣意有盛怒耶？人誰無過，貴其能改，宜追前愆，深自咎責，今故煩諸葛子瑜，重宣吾意，臨書摧愴，心悲淚下！

皎得書上疏陳謝，遂與釋結厚，盡釋前怨焉。

張 昭

孫權於武昌臨釣台飲酒大醉，權使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酣飲惟醉墮台中，乃當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遣人呼昭還，謂曰：為共作樂耳，公何為怒乎？昭對曰：昔紂為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為樂，不以為惡也！權默然有慚色，遂罷酒。

初曹軍南下，周瑜魯肅等咸主迎戰，昭力駁衆議，主張迎降，及後權即尊位，請會百官歸功周魯等，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之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

昭每朝見，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會以直言逆旨，中不進見，後蜀使康稱蜀德美，

而羣臣莫拒，權歎曰：使張公在坐，彼不折自廢，安復自誇乎？明日遣中使勞問，因請且昭。

昭避席謝！

權跪止之！

昭坐定，仰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使泯沒之後，有可稱述，而意慮淺短，違逆盛旨，自分幽淪，長棄溝壑，不圖後蒙引見，得奉帷幄。然臣愚心，所以事國，志在忠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

權辭謝焉。

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許宴至遼東，拜淵為燕王加九錫。

昭諫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返，不亦取笑天下乎？

權與相反覆。

昭意彌切！

權不能堪！案刀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為至矣！



而數於衆中折孤，孤嘗恐失計！

昭熟視曰：臣雖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床下，遺詔顧命之言放在耳，因涕泣橫流！

權擲刀致地，與昭對泣！然卒遣彌晏入遼。

昭忿言之不用，稱疾不朝，權恨之，土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

後淵果斬彌等送其首于魏，沒其兵資，權大怒！曰：朕年六十，世事難易，靡所不嘗，近爲鼠子所前却，令人氣湧如山！不自截鼠子頭以擲於海，無顏復臨萬國，就令顛沛，不以爲恨！

權因數慰謝昭。

昭固不起！

權出過其門呼昭，

昭辭疾篤！

權燒其門欲以恐之！

昭更閉戶！

權使人滅火，住門良久。

昭請學，其後昭起，

權載以還宮，深自克責！

昭不得已，然後朝會。

昭容貌於嚴有威風。權嘗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妄也，舉邦憚之！年八十一卒，諡曰文侯。

### 儒將

江表傳曰：孫權謂呂蒙及蔣欽曰：卿今並當道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蒙曰：在軍中常苦多務，恐不容復讀書，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爲博士耶？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少時歷詩書禮記左傳國語，惟不讀易，至統事以來，嘗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爲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學必得之，寧當不爲乎？宜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孔子言：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讀書，光武當兵馬之務，手不釋卷，孟德亦自謂老而好學，卿何獨不自勉勗耶？蒙始就學，篤志不倦，其所覽見，舊儒不勝。

後魯肅上代周瑜，過蒙，言議常欲受屈，肅拊蒙背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略耳，至於今者，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今論，何以稱獲侯乎？兄今代公瑾，既難爲繼，且與關羽爲鄰，斯人長而好學，讀左傳略皆上口，梗

亮有雄氣，然性頗自負，好陵人，常與爲對，當有單複，以卿待之！密爲肅陳三策，肅敬受之，密而不宣！

權常歎曰：人長而進益，如呂蒙蔣欽蓋不可及也，富貴榮顯，更能折節好學，耽悅書傳，輕財尚義，所行可迹，並作國士，不亦休乎！

韋曜

吳帝孫皓每饗宴無不竟日，坐席無飽否，率以七升爲限。中侍監飲，不能者強灌之！又於酒後使侍臣難折公卿，以嘲弄侵克，發摘私短以爲歡，時有愆過，或誤犯皓諱，輒見收縛，至於誅戮！

韋曜者江南名儒，官太子中庶子，時年七十，素飲酒不過三升，又不善嘲弄諧謔，皓遂積忿收曜付獄！曜在獄上書自責，祈憐求免，詞多歌誦，表上，皓怪其書之垢，故又以詰曜：

曜對曰：囚撰此書懼有謬說，數數省讀，不覺點污！

曜被問時，寒戰形氣吶吃，叩頭五百下，兩手自縛！

時中書丞華覈爲曜乞命，叩頭百下，皓不許，竟誅曜！

## 古今說林第五輯（錄自晉書）

## 原書及作者小史

晉書。唐房玄齡等撰。貞觀中，以何法盛等十八家晉史未善，乃敕玄齡與褚遂良等重撰。預其事者二十一人。類例出於敬播。李淳風于志寧等爲志，顏師古孔穎達等爲紀傳，太宗自爲宣武紀，與陸機王羲之二人傳論。故原本題太宗御撰，修史出於衆手，自晉書始。其爲紀十，志二十，列傳七十，其載紀三十，則紀胡羯氏羌鮮卑十六國事者，缺前涼西涼。當時修史者多文詠之士，好採詭異以廣聞見，學者譏之，文多爲駢四儷六，非作史之體也。

房玄齡，唐之名相，臨淄人，太宗爲秦王時，玄齡爲記室，居十八學士之首，從征伐，富有謀略，太宗比之蕭何，累官尚書左僕射，居相位十五年，舉賢才興文教，改貞觀之治，封梁國公，卒諡文昭。

褚遂良，字登善，錢塘人，博涉文史，工楷隸，太宗嘗歎虞世南死無與論書者，魏徵白荐遂良。貞觀中歷官諫議大夫，兼起居注，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記耶？對曰：臣職載筆，君舉必書。累遷黃門侍郎。參綜朝政。尋與長孫無

忌同受顧命。高宗即位，遷尚書右僕射，封河南郡公。帝將廢后立武昭儀，遂良力諫不納，因置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歸田里。武氏立，貶愛州刺史，以憂卒。

敬播·唐河東人，貞觀初擢進士，詔詣秘書內省參纂隋史，再遷著作佐郎，兼修國史，進太子司議郎，與令狐德棻等撰晉書，房玄齡嘗稱爲陳壽之流。玄齡以顏師古所注漢書文繁，令播掇其文爲四十篇，坐事出爲越州長史，徙安州刺史卒。

李淳風雍人，幼通羣書，明步天曆算，貞觀初以將仕郎直太史局，製渾天儀，著法象書七篇上之。累遷太史令，太宗得讖，言有女武代王，欲求武姓者殺之。淳風曰：天之所命不可去也。若殺之，復生壯者，陛下子孫無遺種矣！乃止。凡占候吉凶，若符契然，以勞封昌樂縣男。有典章文物志，已巳占等書。

于志寧洛陽人，太宗引爲文學館學士，貞觀中爲太子右庶子，母喪起復舊職，時太子承乾數有過惡，志寧上疏切諫，太子怒，使刺客二人潛往殺之，二人見志寧獨處寢苦塊，竟不忍殺，後封燕國公。監修國史，高宗時拜太子太師

，同中書門下三品，以華州刺史致仕，前後以預撰格式律令五經義疏，及修禮修史等功，賞賜不可勝計。卒諡正。

顏師古，萬年人，少博覽，精訓詁學，善屬文，高祖時受朝散大夫，累遷中書舍人，專典機密，性敏給，明練治體，詔令一出其手。太宗即位拜中書侍郎，晉秘書少監，封琅邪縣男，嘗受詔於秘書省考定五經文字，多所釐正，又譏正五禮，爲太子承乾注漢書，時謂顏秘書爲班孟堅忠臣，與所注急就章，俱大顯於時。終秘書監，弘文館學士，卒諡戴。永徽中其子表上所著匡謬正俗八篇，考據極爲精密。

孔穎達，衡水人，字仲達，少聰敏。記誦日千餘言，隋末舉明經，煬帝召天下儒官集東都，詔國子秘書學士與論議，穎達爲冠，又年最少，老師宿儒恥士其下，陰遣客刺之！匿楊玄感家得免。入唐累官國子司業，饗祭酒，嘗受太宗命撰五經正義，即今注疏本之五經疏也。卒諡憲。

唐太宗述晉宣帝本紀既竟，而作結語曰：帝內忌而外寬，猜忌多權變，魏武察帝有雄豪志，聞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又常夢三馬同食一槽甚惡焉。因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

汝家事，太子素與帝善，每相全佑故免。帝於是勤於吏職，夜以忘寢，至於芻牧之間，悉皆臨履，由是魏武意遂安，及平公孫文，大行殺戮，誅曹爽之際，支黨皆夷及三族，男女無少長，姑姊妹女子之適人者皆殺之！既而竟遷魏鼎云。明帝時，王導侍坐，帝問前世所以得天下，導乃陳帝創業之始。及文帝末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粉床曰：若如公言，晉祚安得長遠，迹其猜忌，蓋有符於狼也。

司馬師

司馬懿將謀殺曹爽，深謀祕策獨與司馬師潛畫，司馬昭不知也。將發之夕乃告之，既而使人覘之，師寢如常，而昭不能安席。晨會兵司馬門，鎮靜內外，道陣甚整，懿曰：此子竟可也！初師養死士三千人散在人間，至是一朝而集，衆莫知所出也。師且有癘疾，使醫割之，乃征文欽時，文鴛來攻，驚而日出，懼六軍之恐，蒙之以被，痛甚齧被敗，而左右莫知，竟疼痛而死！

曹奐禪位詔

司馬炎既篡魏而自立，遂廢魏之末帝曹奐爲陳留王。曹奐之禪讓詔曰：咨爾晉王，我皇祖有虞氏誕膺靈運，受終于陶唐，亦以命於有夏，惟三后陟配於天，而威用光顯盛

德，自茲厥後，天又輯大命於漢，大德既衰，乃眷命我高祖，方軌虞夏，四代之明顯，我不敢知，惟王乃祖乃文，昭膺明哲，輔亮我皇家，勳德光於四海，格爾上下神祇，罔不克順，地不天成，萬邦以義，應受上帝之命，協皇極之中，肆予一人，祇承天序，以敬授爾位，歷數實在爾躬，允執其中，天祿永終，於戲！王其欽順天命，率循訓典，底綏四國，用保天休，無替我二皇之弘烈。

### 晉諸帝

司馬炎再傳其子衷，是爲惠帝，惠帝即位之明年，誅大傅楊駿，駿弟衛將軍瑤，太子太保濟，中護軍張劭，散騎常侍段廣，楊逸，左將軍劉預，河南尹李斌，中書令蔣俊，東夷校尉元淑，尙書武茂皆夷三族！

又賈后矯詔廢皇太后爲庶人，徙於金墉城，誅太后母龐氏。

徵大司馬汝南王司馬亮爲太宰，以下進封侯將者千八十一人。

六月賈后矯詔使楚王瑋殺司馬亮，太保衛瓘又殺司馬瑋。

五年十月武庫火，焚累代之寶。

關中飢，米斛萬錢，詔骨肉相賣不禁。

九年廢皇太子遼爲庶人，及其三子幽於金墉城，殺太子母謝氏。



永康元年賈后矯詔害庶人遷於許昌。

趙王倫矯詔廢賈后爲庶人，司空張華，尙書僕射裴頠皆遇害。

侍中賈謐及黨羽數十人皆伏誅！倫自爲相國，又矯詔害賈庶人於金墉城。

淮南王司馬允舉兵討司馬倫不克，允及其二子皆遇害。

司馬倫篡帝位，遷惠帝於金墉城，號曰太上皇。

倫害濮陽王斌。

三月齊王冏，起兵討倫，惠帝反政。誅倫及其黨與。

東萊王蕤，右將軍王興謀廢齊王冏，事泄，蕤廢爲庶人，興伏誅夷三族。

二年，司馬氏子孫互相讎殺，亂兵入京城，燒清明開陽二門，死者萬計。王師攻不利，亂兵決千金塢，水確皆涸，乃發王公奴婢手舂，給兵廩，一品以下不從征者男子十三以上皆從役，又發奴助兵號爲四部，司馬公私窮蹙，米石萬錢，詔命所至，一城而已！

軍中大餒，洛陽人相食，帝北征，至安陽六軍敗績，于湯陰矢及乘輿，百官分散，侍中稽紹死之，帝傷頰，中三矢，亡六璽，帝遂幸司馬超軍中，超進水，左右奉秋桃。

後超戰敗，帝與司馬穎又置車走洛陽，服御分散，上下倉慌，無所持，黃門被囊中

私藏錢三千，詔貸用，所在買飯以供宮人，止食于道中客舍，宮人有持升餘粒米飯，及煨蒜鹽豉以進帝，帝噉之，御中黃門布被，次獲嘉，市粗米飯，盛以瓦盆。帝噉兩盂，有父老獻蒸鷄，帝受之。至溫將謁陵，帝喪履，納從者之履，下拜流涕！左右皆獻款！冬十一月張方請帝謁廟，因劫帝幸長安，方以所乘車入殿中，帝避馳後園竹中，方逼帝升車，左右中黃門鼓吹十二人步從，唯中書監盧志侍側，方以帝幸其壘，帝分方具車載宮人寶物，軍人因妻略後宮，分爭府藏，魏晉以來之積，掃地無遺矣！

行次新安寒甚，帝墮馬傷足，……帝在長安，河間王顥殺張方、祈弘等所部鮮卑又戰敗司馬頤，大掠長安，殺二萬餘人，弘等奉帝還洛陽。帝乘牛車，行宮耕艸，公卿跋涉。——

時天下荒亂，百姓餓死，帝曰：何不食肉糜？年四十一，為司馬越於食餅中置毒，食之而死！

懷帝三年石勒入京，兵入宮中，於帝側收近臣中書令繆播，帝舅王延等十餘人並害之！

四年，冀秦雍六州大蝗食艸木，牛馬毛皆盡。京師饑，帝羽檄征天下兵，語使者曰：為我語諸征鎮，若今日尙可救，後則無逮矣！時莫有至者！

十一月東海王越帥衆出許昌，以行台自隨，宮省無復守衛，荒饑日甚，殿內苑人交橫，府寺營署並掘塹自守，盜賊公行，桴鼓之音不絕！

大將軍東海王越之出也，使河南尹潘滔居守，大將軍荀晞表遷都倉垣，帝將從之，諸大臣畏滔不敢奉詔，且宮中及黃門戀資財不欲出，至是飢甚人相食，百官流亡者十八九。帝召羣臣會議，將行，而警不備，帝撫手歎曰：如何曾無車輿？乃使司徒傅祇出詣河陰，修理舟楫爲水行之備，朝士數十人導從。帝步出西掖門，至銅駝街爲盜所掠，不得進而還！

劉曜王彌入京師，帝開華林園門出河陰藕池，欲幸長安，爲曜等所追及，遂焚燒宮廟，逼辱妃后，百官士庶遇害死者三萬餘人！

帝入平陽，劉聰使帝著青衣，行酒，侍中庾珉號哭之，聰怒同殺之。

豫州刺史閻鼎等挾愍帝幸長安，自宛趨武關，遇山賊，士卒亡散，次于藍田，鼎告雍州刺史賈疋，疋遣道州兵迎衛達於長安，又使輔國將軍梁綜助之，時有玉龜出灊水，神馬鳴城南焉。

271  
三年六月盜發漢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太后面如生，得金玉綵帛不可勝記，時以朝廷艸創服章多缺，飭收其餘，以實內府。勅雍州掩骼埋胔，修復陵墓，有犯者誅及三族。

四年八月劉曜逼京師，內外斷絕，冬十月京師飢甚，米計金二兩，人相食，死者大半，麴元爲粥以供帝。後竟無以繼，帝泣謂元曰：今窘厄如此！外無救援，死于社稷，是朕事也，然念將士暴離斯酷，今欲聞城未陷，爲羞死之事，庶令黎元免屠爛之苦，行矣！遣書，朕意決矣！

十一月乙未，使侍中宋敞送綫於曜，帝乘羊車肉袒，銜璧，櫬輿出降，羣臣號泣，攀車執帝之手，帝亦悲不自勝，御史中丞吉朗自殺，曜焚櫬受璧，使宋敞奉帝還宮。

辛丑帝蒙塵于平陽，麴元，及羣官並從，劉聰假帝光祿大夫，懷安侯，聰臨殿，帝稽首于前，麴元伏地痛哭，因自殺！其餘從官多人均爲曜所害。

劉聰出獵，令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爲導，百姓聚而觀之，故老或歔歔流涕，聰聞而惡之，聰後因大會使帝行酒洗爵，反而更衣，又使帝執蓋，晉臣在坐者多失聲而泣！尙書郎辛賓抱帝痛哭，爲聰所害！

十二月帝遇弒，崩于平陽，時年十八。

晉元帝司馬睿，以二帝被虜，即位於建業，睿性簡儉沖素，容納直言，虛已待物，初鎮江東，頗以酒廢事，王導深以爲言，帝命酌引觴復之，於此遂絕。有司嘗奏太極廣室施絳帳，帝曰：漢文集上書，皂囊爲帷，遂令冬施青布，夏施青練帷帳，將拜貴人，

有司請市雀獸，帝以煩費不許，所幸鄭夫人衣無文綵，從母弟王廙爲母立屋過制，流涕止之，然晉室遘紛，皇輿播越，天命未改，人謀叶贊。元戎屢動，不出江畿，經略區域，僅全吳楚，終于下陵上辱，憂憤告謝，恭儉之德雖充，雄武之量不足。

晉明帝元帝之長子，幼而聰慧，爲元帝所寵異，年數歲，嘗坐置膝前，適長安使者來，元帝因問曰：汝謂日與長安孰遠？對曰：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也，元帝異之。

明日宴羣僚又問之：對曰：日近，元帝失色曰：何乃異昨日之言乎？對曰：舉目則見日不見長安也，由是益奇之。

性至孝有文武才略，欽賢愛客，雅好文辭，當時名臣自王導、庾亮、溫嶠、桓彝，阮放等，咸見親待，嘗論聖人真假之意，導等不能屈，又習武藝，善撫將士，於是東朝濟濟，遠近屬心焉。

及王敦之亂，六軍敗績，帝欲帥將士決戰，中庶子溫嶠固諫，抽劍斬鞅乃止！

敦素以帝神武明略，朝野之所欽信，欲誣以不孝而廢之，大會百官，而問溫嶠曰：皇太子以何稱？聲色俱厲！必欲使有言，嶠對曰：鈞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觀

之，可解爲孝矣！衆皆以爲信然，敦謀遂止。

二年六月敦將舉兵內向，帝密知之，乃乘巴嶮駿馬微行至于湖，陰察敦營壘而出，有軍士疑帝非常人，又敦正晝寢，夢日環其城，驚起曰：此必黃鬚鮮卑奴來也，帝母荀氏燕代人，帝狀外氏，鬚黃，故云。於是使五騎物色追帝，帝亦馳去，馬有遺糞，輒以水灌之，見逆旅賣食媪，以七寶鞭與之曰：後有騎來可以此示也，俄而追者至，問媪，媪曰：去已遠矣，因以鞭示之，五騎傳玩，稽延遂久，又見馬糞冷，以爲信遠，而止不追，帝僅而獲免。

晉琅邪王再傳之後而有成帝，康帝，穆帝，哀帝，及海西公諸帝，成帝時皇太后臨朝稱制，即位三年，而有蘇峻之亂：二月峻至于蔣山，王師敗績，峻因風縱火，王師又大敗，尙書令領軍將軍卞壺，丹陽尹羊曼，黃門侍郎周導，廬江太守陶瞻並遇害，死者數千人，庾亮又敗于宣陽門內，遂攜其諸弟奔尋陽，於是司徒王導，右光祿大夫陸璣，荀崧等衛帝於太極殿，太常孔愉守宗廟，賊乘勝麾戈接於帝座，突入太后後宮，左右侍人皆見掠奪，是時太官唯有燒餘米數石，以供御膳，百姓號泣，響震都邑！峻矯詔大赦，逼遷天子于石頭，帝哀泣升車，宮中慟哭！侍中鍾雅，右衛將軍劉超，謀奉帝出，爲賊所害，峻兵攻台城，又焚太極東堂秘閣皆盡，城中大飢，米斗萬錢，後蘇峻授首，餘

黨誅滅，八年帝崩，時年二十二。

康帝繼位二年而崩，時年二十三。太子繼立，時年二歲。皇太后設白紗帷於太極殿，抱帝臨軒，十九歲而崩。以成帝長子千齡繼立，是爲哀帝，哀帝雅好黃老，斷谷餌長生藥，服食過多，遂中毒不識萬機。崇德太后臨朝攝政。帝在位三年而崩，時年二十五。

及海西公繼立，桓溫入朝，遂有廢立之舉，初桓溫有不臣之心，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遂潛謀廢立，然憚帝行道，恐招時議，以宮闈重閣，床第易誣，乃言帝爲閹遂行廢辱！廢帝之日，百官入太極前殿，桓溫使散騎侍郎劉享收帝璽綬：帝著白袂單衣，步下西堂，乘轎車出神獸門，羣臣拜辭，莫不歔歔，侍御史殿中監將兵百人，護送帝於東海第，帝知天命不可再，深慮橫禍，乃杜塞聰明，無思無慮，終日酣暢，耽於內寵，有子不育，庶保天年，時人憐之，爲作歌焉。

簡文帝之時，桓溫專政，帝以沖虛簡貴，歷宰三世，溫素所憚，及初即位，溫乃撰辭，欲自陳述，帝乃引見，對之悲泣，溫懼不能言，有司承其旨誅武陵王晞，帝不許，溫固執至于再三，帝手詔報曰：若晉祚靈長，公便宜奉行前詔，如其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溫覽之流汗變色，不復敢言。

帝少有風儀，善容止，留心典籍，不以居處爲意，凝塵滿席湛如也，嘗與桓溫及武

陵王嵇同載遊版橋，溫遽令鳴鼓吹角，車馳卒奔，欲觀其所爲，嵇大恐求下車，而帝安然無懼色，溫由此憚服！

帝雖處尊位，撫默守道而已，常恐廢黜，曾詠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遂泣下霑襟，帝雖神識恬暢，而無濟世大略，故謝安稱爲惠帝之流，清談差勝耳！五十六崩。

### 古今觀林

孝武帝簡文第三子。即位後，崇德太后臨朝攝政，帝好佛法，立精舍於殿內，引諸沙門以居之，帝初即位，雅有人主之量，既而溺於酒色，殆爲長夜之飲，末年長星見，心甚惡之，於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耶？帝日在醉鄉，醒日既少，又旁無正人，時張貴人有寵，年幾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貴人覆怒！向夕帝醉，遂暴崩于清暑殿，時年三十五。

安帝之時，桓玄篡立，以帝爲平固王，帝蒙塵於尋陽，桓玄伏誅後，劉裕繼之而起，誅殺暴虐，不讓於桓玄，尉自爲太尉，八年九月，殺害右將軍兗州刺史劉藩，尙書左僕射謝混，又矯詔逼江陵王劉毅自殺，其子劉義隆封爲彭城公，安帝生而不慧，自少及長口不能言，雖寒暑不辨也，凡所動止，皆非己出，故桓玄之篡，因此獲全，初有讖語云：昌明之後有二帝，劉裕急謀禪代，故密使王詔之縊殺安帝，而立恭帝，以應二帝之



劉裕既殺安帝，遂立琅邪王司馬德，是為恭帝，立後一年半，劉裕入京，傅亮承裕密旨，諷帝禪位，草詔請帝書之，帝欣然謂左右曰：晉氏久已失之！今復可恨？乃書赤紙為詔，甲子遂遜於琅邪第，劉裕以帝為零陵王居於秣陵，帝自是之後，深慮禍機，褚后常在帝側，飲食所資，皆出自褚后，故宋人莫得伺其隙，劉裕篡立之第二年九月，裕使后兄叔度請君有閒，兵人踰垣而入殺帝於內房，時年三十六！帝幼時性頗忍急，及在藩國，曾令善射者射馬為戲，既而有人云：馬者國姓而自殺之，不祥之甚，帝亦悟，甚悔之，其後復深信浮屠道，鑄貨千萬，造丈六金身像，親於瓦官寺迎之，步從十許里，安帝既不惠，帝每侍左右，消息溫涼飲食之節，以恭謹聞，時人稱焉。

晉帝元旦受賀儀注

先正一日，有司各宿殿，夜漏未盡十刻，羣臣集到，庭燎起火，上賀起謁報，又賀皇后，還從雲龍東中華門入，詣東閣下便坐，漏未盡七刻，百官及受贄郎官以下至，計吏皆入立其次，其陛衛者如臨軒儀，漏未盡五刻，謁者僕射大鴻臚，各各奏羣臣就位定，漏盡，侍中奏外辦，皇帝出，鐘鼓作，百官皆拜伏，太常導皇帝升御坐，鐘鼓止，百官起，大鴻臚跪奏請朝賀，掌禮讀，皇帝延王登，大鴻臚跪讀，藩王臣其等，奉白璧各

一再拜賀，太常報王悉登，謁者引上殿，當御坐，皇帝與王再拜，皇帝坐復再拜跪，置壁御坐前復再拜，成禮訖，謁者引下殿還故位，掌禮郎讀，皇帝延太尉等，於是公特進，匈奴南單于，金紫將軍，當大鴻臚西，中二千石，二千石，千石，六百石，當大行令西，皆北而伏，鴻臚跪讀，太尉中二千石等，奉璧、皮、帛、羔、雁、雉再拜賀，太常讀皇帝延公等登，掌禮引公至，金紫將軍上殿，皇帝興，皆再拜，皇帝坐，又再拜跪，置壁皮帛御坐前復再拜，成禮訖，謁者引下殿還故位，公置璧禮成時，大行令並讀，殿下中二千石以下同，成禮訖，以贊授贊郎，郎以璧帛付謁者，羊羔雉付太官，太樂令跪請奏雅樂，樂以次作，乘黃令乃出車，皇帝罷入，百官皆坐，盡漏上水六刻，諸蠻吏胡客以次皆入再拜訖坐，御入後三刻又出，鐘鼓作，謁者僕射跪奏：請羣臣上，謁者引王公二千石上殿，千石六百石亭本位。謁者引王詣樽，酌壽酒跪授侍中，侍中跪置御坐前，王還，王日酌置位置前，謁者跪奏：藩王臣某等，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四廂樂作，百官再拜，已飲又再拜，謁者引王等還本位，陛者傳就席，羣臣皆跪諾！侍中、中書令，尚書令各於殿上上壽酒，登歌樂升，太官又行御酒，御酒升階，太官令跪授侍郎，侍郎跪進御坐前，乃行百官酒，太樂令跪奏，奏登歌三終，乃降，太官令跪請具御飯到階，羣臣皆起，太官分持裏廡授司徒，釋馭跪授入可農，尚食持案坐授持節，持節跪進

御坐前，羣臣就席，太樂令奏奏食舉樂。太官行百官飯案，遍食畢，太樂令跪奏請進舞樂，以次作鼓吹令，又前跪奏請，以次進乘技，乃召諸郡計吏，前受勅戒於階下，宴樂畢，謁者一人跪奏請罷退。鐘鼓作，羣臣北面再拜出。夜漏未盡七刻，謂之晨賀。晝漏上三刻更出，百官奉壽酒，謂之晝賀。別置女樂二十人，於黃殿外，奏房中之歌。江左多虞，不復晨賀。夜漏未盡十刻，開宣陽門。至平旦始開殿門，晝漏上五刻，皇帝乃出受賀，皇太子出會者，則在三恪下，王公上正旦元賀。設白獸樽於殿庭，樽蓋上設白獸，若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樽飲酒。案禮：白獸樽乃杜舉之遺式也。爲白獸蓋是後代所爲，示忌憚也。

晉代大駕鹵簿

先象車鼓吹一部十三人中道。次靜室令駕一中道，式道候二人駕一分左右邊，次洛陽尉二人騎分左右，次洛陽亭長九人赤車駕一分三道。合吹正二人引。次洛陽令皂車駕一中道，次河南中部掾中道。河橋掾在左功曹史在右並駕一，次河南尹駕駟載吏六人，次河南主簿駕一中道，次河南主記駕一中道。次司隸部河南從事遣都部從事居左別駕從事居右並駕一，次司隸校尉駕三載八人，次司隸主簿駕一中道，次司隸主記駕一中道。次廷尉明法掾中道。五官掾居左功曹史居右並駕一，次廷尉卿駕駟載吏六人，次廷尉主簿主記

並駕一在左，大僕引從如廷尉在中，宗正引從如廷尉在右，次太常駕駟中道，載吏六人，太常外  
 部掾居左，五官掾功曹史居右，並駕一，次光引從中道，太常主簿主記居左，衛尉引從居右，並駕  
 一，次太尉外督令使駕一中道，次西東賊倉戶等曹屬並駕一引從，次太尉駕駟中道，太尉  
 主簿舍人各一人，祭酒二人，並駕一在左，次司徒引從駕駟中道，次司空引從駕駟中道，三公  
 騎令史載各八人，鼓吹各一部七人，次中護軍中道，駕駟鹵簿左右各二行，戟楯在外，弓矢在內，  
 鼓吹一部七人，次步兵校尉在左，長水校尉在右，並駕一，各鹵簿左右二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內，  
 鼓吹各一部七人，次射聲校尉在左，胡軍校尉在右，並駕一，各鹵簿左右各二行，戟楯在外，刀楯在  
 內，鼓吹各一部七人，次驍騎將軍在左，游擊將軍在右，並駕一，皆鹵簿左右引各二行，戟楯在外，  
 刀楯在內，鼓吹各一部七人，騎隊五在左，五在右，隊各五十匹，命中督二人，分領左右，各有戟  
 吏二人，麾幢獨揭鼓在隊前，次左將軍在左，前將軍在右，並駕一，皆鹵簿左右各二行，戟楯在外，  
 刀楯在內，鼓吹各一部七人，次黃門麾騎中道，次黃門前門鼓吹左右各一部十三人，駕駟八  
 校尉佐仗左右各四行，外大戟楯，次九尺楯，次弓矢，次弩並熊渠飲飛督領之，次司南車  
 駕駟中道，護駕御史騎夾左右，次謁者僕射駕駟中道，次御史中丞駕一中道，次武賁中郎  
 將騎中道，次九游車中道，武剛車夾左右，並駕駟，次雲罕車駕駟中道，次闐鼓車駕駟中道，  
 長戟邪偃向後，次皮軒駕駟中道，次鸞旌車駕駟中道，建莖車分左右，並駕駟，次護駕尙書

郎三人都官郎中道駕部在左中兵在右並騎又有護駕尙書一人騎督攝前後無常。次相風中道，次司馬督在前中道左右各司馬史三人引杖左右各六行大戟楯二行，次九尺楯，次刀楯，次弓矢，次弩，次五時車左右有遮列騎，次典兵中郎中道督攝前却無常左殿中御史右殿中監並騎，次高蓋中道左傘右罕，次御史中道左右節郎各四人，次華蓋中道，次殿中司馬中道殿中都尉在左殿中校尉在右左右各四行細楯一行在弩內又殿中司馬一行殿中都尉一行殿中校尉一行，次提鼓中道，次金根車駕六馬中道太僕卿大將軍參乘左右又各增二行爲九行司馬史九人引次戟楯二行九尺楯一行刀楯一行由基一行紉弩一行跡禽一行椎斧一行力人力楯一行連細楯殿中司馬殿中都尉殿中校尉爲左右各十二行，金根車建青旂十二左將軍騎在左右將軍騎在右殿中將軍持螯臙等夾車車後衣書主藏步從六行合左右三十二行，次曲華蓋中道侍中散騎常侍黃門侍郎並騎分左右，次黃鉞車駕一在左御鷹騎在右，次相風中道，次中書監騎左秘書監騎右，次殿中御史騎左殿中監騎右，次五牛騎赤青在左黃在中白黑在右，次大輦中道太官令丞在左太醫令丞在右，次金根車駕駟不建旂，次青立車，次赤立車，次赤安車，次黃立車，次黃安車，次白立車，次白安車，次黑立車，次黑安車合十乘並駕駟建旂十二如車色立車正障旂安車邪拖之，次賜猪車駕駟中道無旂，次耕根車駕駟中道赤旂十二熊渠督左伏飛督右，次御駟車，次御四望車，次

御衣車，次御書車。次御樂車並駕牛中道，次尚書分在左尚書儀制在右又尚書郎八人分次左右並駕又治書侍御史二人分左右又侍御史一人分次左右又蘭台分史分次左右並騎，次豹尾車駕一，自豹尾車後而鹵簿盡矣，但以神弩二十張夾道至後部鼓吹，其五張神弩置一將左右各二將。次輕車二十乘左右分駕，次流蘇馬六十匹，次金鉞車駕三中道左右護駕尚書郎並分史並騎各一人，次金鉞車駕二中道左右護駕侍御史並分史等並騎各一人，次黃門後部鼓吹左右各十三八，次執鼓車駕牛一乘分左右，次左大鴻臚外部祿右五官掾功曹史並駕，次大鴻臚駕馴鉞吏六人，次大司農引從中道左大鴻臚主簿王記右少府引從，次三卿並更四人鈴下二人執馬鞭辟車六人執万扇羽林十八朱衣，次領軍將軍中道鹵簿左右各二行九尺楣在外弓矢在內鼓吹如護軍，次後軍將軍在左右軍將軍在右各鹵簿鼓吹如左軍前軍，次越騎校尉在左屯騎校尉在右各鹵簿鼓吹如步兵射聲，次領護驍騎游軍校尉皆騎吏四人乘馬夾道都督兵曹各一人乘馬在中騎將軍四人騎校靴角金鼓鈴下信幡軍校並駕一切曹吏主簿並騎從傘扇傘麾各一騎鼓吹一部七騎，次領護軍加大車斧五官掾騎從，次騎十隊隊各五十匹將一人持幢一人執一人並騎在前督戰伯長各一人並騎在後羽林騎督分領之郎簿十隊隊各五十人絳袍將一人騎靴各一人在前督戰伯長各一人步在後騎皆持相，次大戟一隊九尺楣一隊刀楯一隊隊各五十人黑袴褶將一人，騎校靴用

各一人步在前督戰，伯長一人步在後，金顏督將並歛之。

### 武庫火

惠帝元康五年閏月庚寅武庫火，張華疑有亂，先命固守，然後救火，是以累代異寶王莽頭，孔子履，漢高祖斬白蛇劍，及二百萬人器械一時蕩盡！

### 妖馬

晉懷帝永嘉六年三月，神馬鳴長安南門外。

又戎帝咸康八年五月甲戌有馬色赤如血，自官陽門直走入于殿前盤旋走出，尋逐莫知所在。

安帝隆安四年十月梁州有馬生角。

石季龍時，有一妖馬，鬃尾皆燒狀，入中中陽門，出顯陽門，東首東宮，皆不得入，走向東北，俄而不見。

### 人變

惠帝之世，京洛有人兼男女兩體，亦能兩用人道而性尤淫，此亂氣所生，自咸寧太康之後，男寵大興，甚於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相效倣，或至夫婦離絕，多生怨曠，故男女之氣亂，而妖形作也。

## 晉之后妃

惠帝泰始九年，多簡良家子女以充內職，自擇其美者以絳紗繫臂，中有詔芳者，既入選，下殿號泣，左右止之曰：陛下聞聲，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陛下？帝遣洛陽令司馬肇策拜芳爲貴嬪，帝每有顧問，不飾言辭，率爾而答，進退方雅，時帝多內寵，平吳之後，復納孫皓宮人數千，自此掖庭殆將萬人！而並寵者甚衆，帝莫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寢寢，宮人乃取竹葉插戶，以隨灑地，而引帝車，然芳最蒙愛幸，殆有專房之寵焉。

武悼楊皇后，楊駿之女也，咸德二年立爲皇后，婉美有婦德，甚有寵，太子妃賈氏妬忌，帝將廢之，后言於帝曰：賈充有勳社稷，賈妃是其親女，正復忌妬之間，不足以皆掩大德。賈妃因之未廢，后又數厲賈妃，妃不知后之助已，因以致恨，謂后構之於帝，忿怨彌深，及帝崩尊爲皇太后，賈后凶悖，忌后父駿執權，遂誣駿爲亂，使楚王瑋與東安王由，稱詔誅駿內外隔塞，后題烏爲書射之城外曰：救太傅者有賞，賈后因宣言太后同逆，楊既死，賈后送后及后母龐氏於永寧宮，旋諷有司奏議廢后爲庶人，又奏楊駿造亂，家屬應誅，詔原其妻龐命，以慰太后之心，今太后廢爲庶人，請以龐付廷尉行刑，詔從之！龐臨刑，太后抱持號叫截髮稽顙，上表請賈后誅妾，請全母命，不見省！初



太后尚有侍御十餘人，賈后奪之。縶縶而崩！時年三十四。

賈皇后賈充之女，初武帝欲爲太子娶衛瓘女。武悼楊皇后納賈郭親黨之說，欲婚賈氏，帝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家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楊后固請，荀詵等並稱充女之賢，乃定婚。泰始八年二月辛卯遂冊爲太子妃。

賈妃妬忌多權詐，太子畏而惑之。嬪御罕有進幸者。帝嘗疑太子不慧，且朝臣和嶠等多以爲言，故欲試之，盡召東宮大小官屬，爲設宴會，而密封疑事，使太子決之。停信待返，妃大懼，倩外人作答。太子曰：帝省之甚悅！先示太子少傅衛瓘，瓘大不安！衆人乃知瓘先有毀言。殿上皆稱萬歲。充密遣人語妃云：衛瓘老奴幾破汝家！

妃性酷虐，嘗手殺數人。或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地，帝聞之大怒！將廢之，充華趙粲從容言曰：賈妃年少，妬是婦人之情耳，長自當改。願陛下察之。其後楊珧亦爲之言曰：陛下忘賈充之功勳耶？苟助亦深救之，故得不廢。

惠帝即位，立爲皇君。暴戾日甚，荒淫放恣，與太醫令程璜等亂彰內外，洛南有盜尉部小吏，端麗美容，止，既給廝役，忽有非常衣服，衆咸疑其竊盜。尉嫌而辯之，賈后疎親欲求盜物，往聽對辭，小吏云：先行逢一老嫗，說家疾病，師卜云：宜得城南少年

厭之，欲暫相煩，必有重報，於是隨去，上車下帷，納篋箱中，行可十餘里，遇六七門限，開篋箱，忽見樓閣好屋，問此是何處？云是天上，即以香湯見浴，好衣美食，將入見一婦人，年可三十五六，短形青黑色，眉後有疵，見留數夕，共寢歡宴，臨出贈此衆物，聽者聞其形狀，知是賈后，慚笑而去！尉亦解意，時他人入者多死，惟此小吏以后愛之，得全而出。

後趙王司馬倫，齊王司馬冏入洛，矯詔賜賈后死，並誅其餘黨。

惠帝又有羊皇后者，嘗四廢四立，四入金墉城，三爲庶人，八王搆兵時，每某王執政，輒先廢后，或起立之，中嘗危殆，幾頻於死，後洛陽陷，沒於劉曜，曜僭位，以爲皇后，因問曰：吾何如司馬家兒？后曰：胡可並言？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不能庇之，貴爲帝王，而妻子辱於凡庶之手，遺妾爾時實不思生，何圖復有今日，妾生於高門，常謂世間男子皆然，自秦巾櫛以來，始知天下有丈夫耳。○曜甚寵愛之。

晉世又有康獻褚皇后者，諱赫子，河南陽翟人也，聰明有器識，少以名家入爲琅邪王妃，及康帝即位立爲皇后，帝崩穆帝幼沖，后臨朝攝政，及哀帝海西公之世，后皆親政，中外稱之。穆帝加元服後，后一度歸政，桓溫之廢海西公也，太后方在佛屋燒香，

內侍啓云：外有急奏，太后乃出，尚倚戶，前視奏數行，乃曰：我太白疑此，至半便止，索筆答奏云：「未亡人懼比白髮，感念存沒，心焉如割！……」溫始呈詔草，慮太后意異，悚動流汗，見於顏色，及詔出溫大喜。后年六十一崩，在位凡四十年。

何曾

魏晉之世有何曾者，官至太宰，性豪奢，務在華侈，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厨膳滋味，過於王者，每燕見不食太官所設，帝輒命自備飲食相隨，蒸餅上不作十字不食，食日萬錢，猶曰：無下著處，人以小紙爲書者，敕記室勿報，年老之後，與妻相見皆正衣冠，相待如賓，已南回，妻北面，再拜上酒，醢醢既畢便出，一歲如此者不過再三焉。曾死之後，子孫奢習愈甚，其子劭衣裘玩服，新於巨積，食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時論以爲太官御膳無以加之，然尚優游自足，不貪權勢，降及三世，則既驕且吝，陵駕人物，鄉里疾之如讐。永嘉之末，何氏滅亡無遺焉。

石崇

石崇字季倫南皮人，生於青州，故小名齊奴，少敏惠，勇而有謀，其父苟臨終分財物於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爲言，苟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年二十餘，爲修武令，有能名，入爲勸農郎，遷陽城太守，伐皂有功，封安陽鄉侯，在郡雖有職務，好學不

倦，頃之拜黃門郎。出爲南中郎將。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加鷹揚將軍，後拜衛尉。崇性穎悟有才氣，而任俠無行檢。在荊州取遠使商客，致富小貲。與潘岳詣車廣城。有賈謐，謐與之親善，號曰二十四友，謐每出，崇降車路左望塵而拜，其卑佞如此！財富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繡珥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粘澳釜，崇以臘代薪，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愷塗屋以椒，崇用赤石脂，崇愷爭豪如此！

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疎，世所罕比，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爲嫉已之寶！聲色方厲，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條幹絕俗，光彩曜日，如愷比者甚衆，愷愕然自失矣！

崇爲客作豆粥，咄嗟使辦，每冬得韭薺齋，嘗與愷出游，爭入洛城，崇牛迅若飛禽，愷絕不能及，愷每以此三事爲恨！乃密貸崇帳下，問其所以？答云：豆至難煮，豫作熟末，客來但作白粥以投之耳，韭薺齋是持韭根，雜以麥苗耳。牛奔不遲，良由馭者逐不及反制之，可聽驅轅則駛矣，於是悉從之，遂爭長焉。崇後知之，因殺所告者！

及賈謐誅，崇以黨與免官，時趙王倫專權，崇甥歐陽建與倫有隙，崇有妓曰綠珠，

美而飽，養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谷別館，方登源台臨清流，婦人侍側，便溺以告，崇盡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被羅縠，曰任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則麗矣，然本受命指索綠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通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曰：不然！使者出而又反，崇竟不許。

秀怒，乃勸備誅崇建，崇建亦潛知其計，乃與黃門郎潘岳，陰勸淮南王允，齊王問以圖倫秀，秀覺之，遂矯詔收崇及潘岳歐陽建等，崇正宴於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爲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官前，因自投樓下而死！

崇曰：吾不過流徒交廣耳，及車載詣東市，崇乃歎曰：奴輩利吾家財！收者答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崇母兄妻子無少長皆被害，死者十五人。崇時年五十二。

### 衛恒四體書勢

衛恒，晉惠時黃門侍郎。善草隸書，爲四體書勢曰：

昔在黃帝創測造物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觀鳥跡以思與也，因而遂滋，則謂之字，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夫指事者在止爲上，在下爲下，象形者日滿月虧，效其形也，形聲者以類爲形，配以聲也，會意

者止戈爲武，人言爲信，轉注者以老壽考也，假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文雖一也，自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尙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科斗書，漢世秘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恒祖敬侯寫淳尙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案敬侯所書，猶有彷彿，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爲工妙，恒竊悅之，故竭其思以贊其美，愧不足副前賢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古無別名，謂之字勢云。

黃帝之史，沮誦倉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法立制，帝典用宣，質文著世，爰及暴秦，滔天作戾，大道既泯，古文亦滅，魏文好古，世傳丘墳。歷代莫發，真僞靡分，大晉開元，弘道敷訓，天垂其象，地耀其文，其文乃耀，粲矣其章，因聲會意，物類有方，日處君而盈其度，月執臣而虧其旁，需委咆而上布，星離離以舒光，禾卉萃尊以垂穎，山嶽峨嵯而連岡，虫跂跂其若動，鳥似飛而未揚，觀其錯筆綴墨，用心精專，勢和體均，發止無間，或守正循檢，短折規旋，或方圓靡則，因事制權，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矯然特出，若龍騰於川，森爾下頽，若雨墜于天，或引筆奮力，若鴻雁高飛，翅翾翻翻，或縱肆阿那，若萍蘇懸羽，靡靡繇綿，是故遠而望之若翔風厲水，

清波潑漣，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黃唐之遺跡，爲六藝之範先，籀篆蓋其子孫，隸草乃其曾玄，觀物象以致思，非言辭之可宜。

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者也，及平王東遷，諸侯力政，家殊國異，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益之，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中車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政，所謂小篆者，或曰下士人程邈爲衙獄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十年，從獄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損減，方者使圓，圓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以爲御史，使定書，或曰邈所定乃隸字也。

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司空甄豐，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及許慎撰說文，用篆書爲正，以爲體例，最可得而論也，秦時李斯號爲二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略究其妙，草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爲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也，魏末又有蔡邕采

斯喜之法，爲古今雜形，然精密閑理不如淳也。

邕作篆勢曰：鳥遺跡皇，頡循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爲具形要，巧妙入神，或龜文鏘列，梅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短複身，頽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馳之焚緼，揚波振羽，鷹峙鳥震，延頸脅翼，勢似凌雲，或輕筆內投微本濃末，若絕若連，似水露緣絲，凝垂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杏杪邪趣，不方不圓。若行若飛，跂跂翹翹，遠而望之象鴻羣游弋，駉駉延延，迫而視之，端際不可得見。指搦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覩其卻問，般錘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處篇籍之首目，榮斌斌其可觀，搗華艷於純素，爲學藝之範先。喜文德之弘懿，愜作者之莫刊，思字體之俯仰，舉大略而論旃。

秦既用篆，秦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行之，獨符印璽幡信題署用篆，隸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履觀者以酬酒，討錢足而滅之。每書輒削焚其柁，梁鵠乃益爲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柁。鵠卒以書至選部尙書，宜官後爲袁術將，今鉅鹿宋子有耿球碑，是術所立，其書甚工，云是宜官也。梁鵠奔劉表，魏武破荊州莫求鵠，鵠之爲選部也，魏武欲爲洛陽令



，而以為北部尉，故懼而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在秘書以勤書自效，是以今者多有鵠手跡，魏武帝懸著帳中，及釘壁玩之，以為勝宜官，今宮殿題署多是鵠象，鵠宜為大字，邯鄲淳宜為小字，鵠謂淳為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鵠弟子毛弘教於秘書，今八分皆弘法也。

漢末有左子邑，小與淳鵠不同，然亦有名，魏初有鍾胡二家，為行書法，俱學之於劉德升，而鍾氏小異，然亦各有巧。今大行於世云：作隸勢曰：鳥跡之變。乃惟佐隸，獨彼繁文，崇此簡易，厥用既弘。體象有度。煥若星陳。鬱若雲布，其大徑尋，細不容髮，隨事從宜，靡有常制，或穹隆恢廓，或櫛比針列，或砥平繩直，或蜿蜒膠戾，或長狹角趣，或規旋短折。修短相副。異體同勢，奮筆輕舉。離而不絕，纖波濃點，錯落其間。若鍾籀設張，庭燎飛烟，斬巖截嶧，高下屬連，似崇台重宇，增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奇姿譎詭。不可勝原，研桑所不能計，宰賜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算，而斯文之未宣，豈體大之難睹，將秘奧之不傳，聊俯仰而詳觀，舉大較而論旃。

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實，亦皆稱工，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疎，弘農張伯英者，因而精其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為楷，則號匆

細不暇草書，寸紙不見返，至今世尤賞其書，韋仲將謂之草書，伯英弟爽試者次伯英，又有姜孟穎，梁孔達。田彦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英並時見稱於西州，而矜巧自詡，衆頗惑之，故英自稱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河間張超亦有名，然雖與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

崔瑗作草書勢曰：書契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爰及末葉，典籍彌繁，時之多僻，政之多權，官事荒蕪，勦其墨翰，惟作佐隸，舊字是刪，草書之法，蓋又簡略，應時諱指，用於卒迫，兼功並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親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員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崎，疎企鳥跂，志在飛移，狡獸暴駭，將奔來馳，或駟駢點黠，狀似連珠。絕而不離，畜怒怫鬱，放逸生奇，或凌遽惴慄，若據高臨危，旁點邪附，似蚓蟻揭枝，絕筆收勢，餘誕糾結若杜伯撻毒，綠蠟騰虵赴穴，頭沒尾垂，是故遠而望之，隴焉若沮，岑崩崖，就而察之一畫不可移，機微要妙隨，時從宜，略舉大較，彷彿若斯。

### 衛玠

衛玠字叔寶，豐神秀異，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以爲玉人，觀之者傾都，驃騎將軍王濟，玠之舅也，雋爽有風姿，每見玠輒嘆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又嘗語人曰：與

玠同遊，問若明珠之在側，朗然照人，及女好言玄理，其後多病體弱，母恒禁其語，遇有勝日，親友時請一言，無不咨嗟，以爲入微，琅邪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玠言，輒嘆息絕倒。故時人爲之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澄及王玄王濟並有盛名，皆出玠下。世云：王家三子，不如衛家一兒，玠妻父樂廣有海內重名，議者以爲婦公冰清，女婿玉潤，玠後至建業，京師人士聞其姿容，觀者如堵，玠勞疾遂甚，永嘉六年卒，時年二十七，時人謂玠被看殺。

韓壽

韓壽字德真南陽人，美姿貌善容止，賈充辟爲司空掾，充每宴客僚，其女賈午輒於青瑣中窺之，見壽而悅焉。問其左右識此人否？有一婢說壽姓字，云是故主人，女大感想，發於寤寐，婢後往壽家，具說女意，並言其女光麗豔逸，端美絕倫，壽聞而心動，便令爲通殷勤，婢以白女，女遂潛修首好，厚相贈結。呼壽夕入，壽勁捷過人，踰垣而至，家中莫知，惟充覺其女悅暢異於常日，時西域有貢奇香，一著人則經月不散，帝甚貴之，惟以賜充。及大司馬陳騫。其女密盜以遺壽，充察屬與壽燕處聞其芬馥，稱之於充，自是充意知女與壽通，而其門閣嚴峻，不知所由得入，乃夜中聞驚，託言有盜，因使循牆以觀其變。左右白曰無餘異，惟東北角如狐狸行處，充乃考問女之左右，具以狀

對，充祕之，遂以女妻壽，壽官至散騎常侍，河南尹。

### 陳實

陳實歷仕魏晉，官至司空太保太傅，實少貧窶，杖策徒行，每所憩止，不累主人，薪水之事，皆自營給，及位望通顯，每崇儉素，不尚華麗，嘗詣石崇家，如廁，見有絳紋帳榻褥甚麗，兩婢持香囊，實便退，笑謂崇曰，誤入卿內，崇曰：是則耳，實曰：貧士未嘗得此，乃更如他廁。

實雖處榮寵，居無第宅，所得俸祿贍恤親故，雖禮教陵渥，而行己以正，喪妻爲廬杖之制，終喪不御內，輕薄者笑之，實不以介意，自少及老，篤學不倦，雖居職務，手不離卷。

### 王濟

王濟，字武子，少有逸才，豐姿英爽，氣蓋一時，好弓馬，勇力絕人，文詞俊茂，伎藝過人，有名當世，與姊夫和嶠及妻情齊名，尙常山公主，年二十起家拜中書郎，官至河南尹。坐事免官，於是乃移築北芒山下，性豪俊麗服玉食，時洛京地甚貴，濟買地爲馬埒，編錢滿之，時人謂爲金溝。

王愷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甲駁，常然其蹄角，流請以錢千萬與牛對射而賭之，

惜亦自恃其能，令濟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床，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而至，一割便去。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帝求之，不過數十，濟候其上值，率少年詣園共啖，畢伐樹而去！

帝嘗幸其宅，供饌甚豐，悉貯琉璃器中，蒸肺其美，帝問其故？答曰：以人乳蒸之，帝色其不平，食未畢而去！

濟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乾彰泥，前有水終不肯渡，濟云：此必是惜彰泥，使人解去便渡，故杜預謂濟有馬癖。

帝嘗謂和嶠曰：我將罵濟而後官爵之，如何？嶠曰：濟俊爽，恐不可屈，帝因召濟切讓之！既而曰：知愧不？濟答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爲陛下恥之，他人能令親疎，臣不能使親親，以此愧陛下耳，帝默然！

帝嘗與濟奕棋，而孫皓在側，謂皓曰：何以好剝人面皮？皓曰：見無禮於君者則剝之，濟時伸脚局下而皓譏焉。

濟死時年四十六，及其將葬，時賢無不畢至，孫楚雅敬濟，而後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畢畢，向靈床曰：卿當好我作驢鳴，我爲卿作之，隨似聲真，賓客皆笑，楚

願曰：諸君不死，而令王濟死乎？

### 王戎

王戎琅邪人，幼而聰慧，長而好利，位至三公，老而彌貪，廣收八方田園，水碓周徧天下，積實聚錢，不知紀極，每自執牙籌，晝夜算計，恒若不足，而又儼嗇，不自奉養，天下人謂之膏盲之疾，女適裴頠，貸錢數萬，久而未還，女後歸寧，戎色不悅！女遽還值，然後乃歡從！子將婚，戎遺一單衣，婚訖而更責取，家有好李，常出貨之，恐人得種，恒鑽其核，貨者不復能種植。

### 諸阮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而喜怒不形於色，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博覽羣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惟族兄文業每歎服之，以爲勝已，由是咸共稱異。

籍嘗隨叔父至東郡，兗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關一言，自以不能測，太尉蔣濟聞其有雋才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而去！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於是鄉親共喻之，乃就吏，後謝病歸，復爲尚書郎，少時又以病免，及曹

爽輔政，召爲參軍，籍因以疾辭，屏於田里，歲餘而爽誅，時人服其遠識。

籍本有濟世志，屬晉魏之際，天下多故，名人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爲常，文帝初欲爲武帝求婚於籍，稽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及文帝輔政，籍嘗從容言於帝曰：籍平生曾游東平，樂其風土，帝大悅，即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坵府舍屏章，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

帝引籍爲大將軍從事中郎，有司言：有子殺母者，籍曰：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殺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爲可乎？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衆乃悅服。籍聞步兵厨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遺落世事，雖去佐職，恒游府內，朝宴必與焉。會帝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爲其辭，籍沈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案使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清壯，爲時所重。

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圍棋，對者求止，籍置與決勝。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將葬，食一蒸肫，飲二斗酒，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又吐血數升，毀瘠骨立，殆致滅性，裴楷往吊之

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樽吊啼畢便去，或問樽：凡吊者主哭，客乃爲禮，籍既不哭，君何爲哭？樽曰：阮籍既方外之士，故以軌儀自居，時人歎爲兩得。

籍又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嵇喜來吊，籍作白眼，喜不憚而退！喜弟康聞之，乃持酒携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仇！而帝每保護之，籍嫂嘗歸寧，籍相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設耶？鄰家少婦有美色，當爐沽酒，籍嘗詣飲，醉便臥其側，籍既不白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其外坦蕩，而內淳至，皆此類也。

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痛哭而返！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使鬻子成名！登武勞山望京邑而歎！於是賦豪傑詩，景元四年冬卒。時年五十四，籍能屬文，初不留思——作詠懷詩百篇爲世所重，著述莊論，文多不錄，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棲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遂歸，著大人先生傳，其略曰：

「世之所謂君子，惟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爲目前檢，言欲爲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鄰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羣虱之處禠，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爲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禠襠，自以爲得繩墨也。



，然炎正大流，焦邑滅都，羣虱處於禪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虱之處禪中乎？」

阮咸字仲容，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爲竹林之游，當世禮法者譏其所爲，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服，皆錦綺粲目，咸以竿掛大布犢鼻於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居母喪，纒情越禮，素幸姑之婢，姑嘗歸于夫家，初云留婢，既而自從去，時方有客，咸聞之，遽借客馬追婢，既及與婢累馬而還！論者甚非之。

咸妙解音律，善彈琵琶，雖處世不交人事，惟共親知絃歌酣宴而已。與從子修特相善，每以得意爲歡！諸阮皆飲酒，咸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杯觴斟酌，以大杯相向，大酌更飲，時有羣豕來飲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飲之，羣從昆弟莫不以放達爲行，籍弗之許！

阮瞻，阮咸之子，字千里，性清虛寡慾，自得於懷，讀書不甚研求，而默議其要，遇理而辯，辭不足而旨有餘，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爲彈之，神氣沖氣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作倦，由是識者歎其恬澹，不可榮辱矣！舉止灼然，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

異！瞻曰：將母同！我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椽」。太尉王衍亦雅重之，瞻嘗羣行冒熱渴甚！逆旅有井，衆人競趨之，瞻獨逡巡在後，須飲者畢乃進，其夷退無競如此！

瞻素執無鬼論，物莫能難，每謂此理足可以辯正幽明，忽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溫畢，聊談名理，客甚有才辯，瞻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即僕便是鬼！於是變爲異形，須臾消滅，瞻默然！意色大惡，後歲餘痛卒於倉垣，時年三十。

阮修，阮籍之從子也，字宣子，好易老，善清言，嘗有論鬼神有無者，皆以人死者有鬼，修獨以爲無，曰：今見鬼者云，著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亦有鬼耶？論者服焉。

嘗作大鵬贊曰：蒼蒼大鵬，誕自北溟。假精靈鱗，神化以生，如雲之翼，如山之形，海運水擊，扶搖上征，翕然層舉，背負太清，志存天地，不屑雷霆，鸞鳩仰笑，尺鷃所輕，超世高逝，莫知其情。

向秀

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也，清悟有遠識，少爲山濤所知，雅好老莊之學，莊周著內外

## 古 今 雜 錄

數十篇，歷世才十雖有觀者，皆論世旨終也，秀乃爲隱解，發明奇趣，振起古風，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時也，惠帝之世，郭象又述而廣之，儒墨之迹見鄙，道家之言遂盛焉，始秀欲注，嵇康曰：此書詎復須注？正復妨人作樂耳！及成示康曰：殊復勝不？又與康論養生，辭難往復，蓋欲發康高致也。康善鍛，秀爲之佐，相對欣然，旁若無人。

### 劉伶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身長六尺。容貌其陋，放情肆志，嘗以細宇宙，齊萬物爲心，澹默少言，不妄交游，與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攜手入林，初不以家產有無介意，嘗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鋸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嘗渴甚求酒於其妻，妻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恕耳，便可且酒肉！妻從之！伶臨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兒之言，慎不可聽！仍引酒御肉，隗然復醉。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鷄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

著酒德頌一篇，其辭曰：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扁牖，八荒爲庭衛，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

，惟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蜂起。先生於是方捧罇承槽，銜杯漱醪，奮髯箕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恍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覩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若江海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螺贏之與螟蛉。

伶嘗爲建威參軍，秦始皇初，對策，盛言無爲之化，時輩皆以高第得調，伶獨以無用罷，竟以壽終。

### 謝鯤

謝鯤字幼輿夏陽人，少知名，通簡有高識，不修威儀。好老易，能歌書琴。王衍稱紹並奇之，永興中，長沙王義入輔政，時有疾鯤者，言其將欲出奔，義欲鞭之，鯤解衣就罰，曾無忤容，既舍之，又無喜色。名士王玄阮修之徒，以鯤初登宰府，便至黜辱，爲之歎恨，鯤聞之方清歌鼓琴，不以屑意，莫不服其遠暢，而恬於榮辱，鄰家高氏女有美色，鯤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爲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聞之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

鯤不徇功名，無砥礪行，居身於可否之間，雖目處苦穢，而動不累高，時王敦有不

臣之跡，顯於朝野，鯤知不可以道匡弼，乃優游寄遇，不屑政事，從容諷議，卒歲而已。

### 畢卓

畢卓字茂世，新蔡人，太興末爲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爲掌酒者所縛，明日視之，乃舉吏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宴主人於甕側，致醉而去，卓嘗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

### 王尼

王尼字孝孫，城陽人，卓犖不羈，初爲護軍府軍士，胡毋輔之，與琅邪王澄，北地傅暢，中山劉輿，潁川荀邃，河東裴遐，迭屬河南功曹甄述，及洛陽令曹攄請解之，攄等以制旨所及不敢，輔之等持羊酒詣護軍門，門吏疏名呈護軍，護軍歎曰：諸名士持羊酒來將有以也，尼時以給府養馬，輔之等入遂坐馬廐下，與尼炙羊飲酒，醉飽而去，竟不見護軍，護軍大驚！即與尼長假，因免爲兵。

時尙書何綏奢侈過度，尼謂人曰：綏居亂世，矜豪乃爾！將死不久，人曰：伯蔚聞言，必相危害，尼曰：伯蔚比聞我語已死矣，未幾綏果爲東海王越所殺。

初入洛，尼詣越不拜。

請其說？

曰：知無宰相之能，是以不拜，因數言之甚切！又云：公負尼物。

越大驚曰：寧有是也？

尼曰：昔楚人亡布，謂令尹盜之，今尼屋舍資財悉爲公軍人所略，尼今飢凍，是以  
陽公之負也。

越大笑，即賜絹五十匹，諸貴人聞競往餉之。

洛陽陷，避亂江夏，時王澄爲荊州刺史，遇之甚厚，尼早喪婦，止有一子，無居宅，備畜露車，有牛一頭，每行輒使子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常歎曰：滄海橫流，處處不安也，俄而澄卒，荆土飢荒，尼不得食，乃殺牛壞車，煮肉噉之，既盡，父子俱餓死！

光逸

光逸字孟祖樂安人也，初爲博昌小吏，縣令使逸送客，冒寒，舉體凍濕，還遇令不在，逸解衣爇之，入令被中臥，令還大怒，將加嚴罰，逸曰：家貧衣單，沾濕無可代，若不暫溫勢必凍死，奈何惜一被而殺一人乎？君子仁愛必不可也，故寢而不疑，令奇而釋之。

與胡毋輔之善。尋以世難避亂渡江，住依輔之，初至屢輔之與謝鯤，所放，異卓，

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裎，閉室酣飲已累日，逸將排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可能爾，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與飲，不捨晝夜，時人謂之八達。

庾敳

庾敳，字子嵩，鄒陵人，嘗讀老莊曰：正與人意闇同，太尉王衍雅重之，敬見王室多難，終知嬰禍，乃著意賦以豁情，猶賈誼之服鳥也，其詞曰：

「至理歸於渾一兮，榮辱固亦同貫，存亡既已均齊兮，正盡死復何歎？物咸定於無初兮，俟時至而後驗，若四節之素代兮，豈當今之得遠？且安有壽之與夭兮？或者情橫多戀，宗統初竟不別兮，大德忘其情，願蠢動皆神之爲兮，癡聖惟質所建，真人都遺穢累兮，性茫蕩而無岸，縱驅於遼廓之庭兮，委體平寂寥之館，天地短於朝生兮，億代促於始旦，顧瞻宇宙微細兮，眇若豪鋒之半，飄飄玄曠之域兮，深漠暢而靡玩，兀與自然並體兮，融液忽而四散。」

從子亮見賦問曰：若有意也，非賦所盡，若無意也，復何所賦？答曰：在有無之間耳。

河南郭象善老莊，時人以爲王弼之亞，敬甚知之，每日：郭子玄何必減庾子嵩？郭

後爲太傅主簿，任事專勢，或謂象曰：卿自是當世大才，我疇昔之意，都已盡矣！

### 郭象

郭象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老莊，能清言。太尉王衍每云：聽象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州郡辟召不就，閒居以文論自娛，後果海王越引爲太傅主簿，甚見親委，遂任職當權，熏灼內外，由是素論去之，永嘉末病歿，著碑論十二篇，先是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統，向秀於舊注外，而爲解義，妙演奇致，大暢玄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義零落，然頗有別本遺流，象爲人行薄，以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爲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一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點文句而已，其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 庾純

庾純字謀甫，博學有才義，爲世儒宗，官至河南尹。初純以司空買充姦佞，與任愷共舉充西鎮關中，充由是不平，充嘗宴朝士，而純後至。

充謂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

純曰：日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後來！

世言：純之先嘗有伍伯者，充之先有市魁者，充純以此相譏焉。



充自以位隆望重，意殊不平，及純行酒，充不時飲。

純曰：長者爲壽，何敢爾乎？

充曰：父老，不歸供養，將何言也！

純因發怒曰：賈充！天下兇兇，由爾一人！

充曰：充輔佐二世，蕩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爲之兇兇？

純曰：高貴鄉公何在？

衆坐因罷，充左右欲執純，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佐之，因得出。

充慚怒，上表解職，純懼，上河南尹關內侯印綬，上表自劾，嗣後充純互爲告誥，

各有黨與聲援，聚訟紛紜，擾攘頗久，純坐是降職，亦晉惠時一大事也。

### 皇甫謐

皇甫謐年二十不好學，游蕩無度，或以爲癡，嘗以瓜果輒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小爲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歎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不卜鄰，教有所缺，何爾魯鈍之甚也？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息，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沈靜寡欲，始有高尙之志，以著

述爲書，自號立安先生，後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累徵不起，遂不仕，耽玩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之書淫，或有箴其過篤，將損耗精神，謚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况命之修短，分定懸天乎？作立守論以明志：

或謂謚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何故委形待於窮而不變乎？且道之所貴者理也，人之所美者及時也，先生年邁齒變，飢寒不瞻，轉死溝壑，其誰知乎？謚曰：人之所至惜者命也，道之所全者形也，性形所不可犯者疾病也，若擾全道以損性命，安得去貧賤存所欲哉？吾聞食人之祿者懷人之憂，形強猶不堪，况吾之弱疾乎？且貧者士之常，賤者道之實，處常得實，沒齒不憂！孰與富貴擾神耗精者乎？又生爲人所不知，死爲人所不惜，至矣！暗聾之徒，天下之有道者也，夫一人死而天下號者，以爲損也，一人生而四海笑者以爲益也，然則號笑非益死損生也。是以至道不損，至德不益，何哉？本體是也！如迴天下之念，以追損生之禍，運四海之心，以廣非益之病，豈道德之至乎？夫惟無損則至堅矣。夫唯無益則至厚矣，堅故終不損，厚故終不薄，苟能體堅厚之實，居不薄之真，立乎損益之外，游乎形骸之表，則我道全矣。

### 竹書出土記

陳哲，字廣徵，元城人，好學不倦，人莫能及，晉初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

。上兩項科斗書，傳以相承，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皙，皙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時人伏其博識。

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家，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爲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述，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書，大略與春秋皆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益于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繇辭則異，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預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歷二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見帝台西王母，圖詩一篇，畫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家中又得銅劍一枚，長二尺五寸，漆書皆科斗字，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論次，晉武帝以其付秘書按綴次第

## 古今說林

，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時暫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後續咸亦有汲冢古文釋十卷行於世。

### 晉代逆旅

晉惠時，以逆旅逐末廢農。奸淫亡命多所依湊，敗亂法度，勅當除之，十里一官舍使老小貧戶守之，又差吏掌主，依客舍收錢。時懷令潘岳議曰：「謹案逆旅久矣，其所由來也，行者賴以頓止，居者薄收其值。交易貿遷，各得其所，官無役賦，因人成制，惠加百姓，而公無妄費。語曰：許由辭帝堯之命，而舍於逆旅，外傳曰：晉陽處父過寧，舍於逆旅，魏武皇帝亦以為宜，其詩曰：逆旅整設，以通商賈，然則自堯至今，未有不得客舍之法，惟齊鞅尤之，固非聖賢之所言也，方今四海會同，九服納貢，八方翼翼，公私滿路，沂畿輻輳，客舍亦稠，冬有溫廬，夏有涼蔭，茲秣成行，器用取給，疲牛必投，乘涼近進，發榻寫鞍，皆有所憩，又諸劫盜皆起於迴絕，止乎人衆，十里蕭條，則姦軌生心，連陌接館則寇情震懾，且聞聲有救，已發有追，不救有罪，不追有戮，禁暴捕亡，恒有司存几，此皆客舍之益，而官舍之所乏也。又行者貪賂，告糶炊爨，皆以晨昏，盛夏晝熱，又兼星夜，既限早閉，不及舍門，或避險關，並逐路隅，祇是慢藏誨盜之原，苟以客舍多敗法教，官守棘舍，獨何何人？徒河煇子津，解券輸錢，高第督

察，數入較出，品節兩岸相檢，猶懼或失之，故縣以祿利，許以功報，今賤吏渡人，獨專舍稅，等開閉之權，藉不校之勢，此道路之蠹，姦利所殖也，率歷代之舊俗，獲行留之歡心，使客舍灑掃，以待征旅，擇家而息，豈非衆庶頤頤之望。」請曹列上，朝廷從之。

周處

周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少孤，膂力絕人，好馳騁田獵，不修細行，縱情肆慾，州曲患之，自知爲人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

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而不樂耶？

父老嘆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

處曰：何謂也？

答曰：南山白額猛獸，長橋下蛟，並子爲三矣！

處曰：若此爲患，吾能除之！

父老曰：子若除之，則一郡之大慶，非徒去害而已。

處乃入山射殺猛獸，因投水捕蛟，蛟或沉或浮，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人謂處已死，皆相慶賀，處果殺蛟而返，聞鄉里相慶，始知人患已之甚！爲勵志好

學，及吳降晉，歷任顯職。後魏沒，著賦詠三十篇，及風土記，並撰集兵書，皆有名於世。

### 張輔論遷固

張輔，晉惠時官至秦州刺史。嘗論班固司馬遷云：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叙三年事，唯五十萬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不如遷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勵，惡足以鑑戒，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無取焉。而班皆書之，不如二也，毀貶晁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遷既創造，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爲蘇秦張儀范雎秦譯作傳，逞辭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辯士，則辭藻華麗，叙實錄則隱核名檢，此所以遷稱良史也。又論魏武不及昭烈，樂毅滅於武侯，論皆切近。

### 索靖草書狀

索靖字幼安，敦煌人，晉惠時官至散騎常侍，加游擊將軍，以戰沒。善書法，嘗作草書狀，其辭曰：聖皇御世，隨時之宜，倉頡既生，書契是爲，科斗鳥篆，類物象形，叡哲變通，意巧茲生，損之隸艸，以崇簡易，百官畢修，事業並麗，蓋草書之爲狀也，婉若銀鈎，漂若驚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虫蛇虬磬，或往或還，類阿那以羸形，類奮鏃而植桓，及其逸遊肝鬢，乍正乍邪，巖嶺嶽怒逼其巒，海水登隆揚其波，芝艸蒲陶

還相繼，棠棣融融載共華，玄黿對峙於山岳，飛燕相追而差池，舉而祭之，又似乎和風吹林，偃艸扇樹，枝條順氣，轉相比附，窈窕蕙苦，隨體散布，紛擾以猗靡，中持疑而猶豫，玄螭狡獸嬉其間，騰猿飛鼠相奔趣，凌魚奮尾，蛟龍反源，投空日竄，張設牙蹠，或者登高望其頽，或者既往卽中顧，或者椒慄卽不羣，或者目檢於常度，於是多才之英，篤藝之彥，役心精微，耽此文憲，守道兼權，觸類生變，離析八體，靡形不判，去繁存微，大象未亂，上理開元，下周謹案，騁辭放手，兩行冰散，高音翰厲，溢越流漫，忽班班而成章，信奇妙之煥爛，體結浴而壯麗，姿元潤以粲粲，命杜度連其指，使伯英迴其腕，著絕勢於執素，垂百世之殊觀。

漢陵寶藏

晉惠帝時，長安大饑，官民困乏，採野生以自存，三秦人尹桓，解武等數千家，盜發漢霸杜二陵，多獲珍寶，帝問大尉索琳曰：漢陵中物何乃多耶？琳對曰：漢制：天子即位一年而為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漢武帝薨年久長，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其樹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減半，於今猶有朽帛委積，珠玉未盡，此二陵是儉者耳，亦百世之誡也。

千里牛

晉冀州刺史荀晞，在郡時，以朝政日亂，懼禍及已，而多所交結，每得珍物，即貽都下親貴，兗州去洛五百里，恐不鮮美，募得千里牛，每遣信，旦發暮還。後洛陽陷，晞領六州軍事，甚顯赫，晞出於孤微位至上將，志頗盈滿，奴婢將千人，侍妾數十，終日累夜不出戶庭，刑政苛虐，縱情肆欲，諫者輒怒殺之，莫敢言者，後爲石勒所殺。

### 祖逖

祖逖爲晉中興名臣，愛人下士，雖疏交賤隸皆恩禮遇之，其有微功，賞不踰日，躬自儉約，勸督農桑，尅已務施，不畜資產，子弟耕耘，負擔樵薪，百姓咸悅！嘗置酒大會，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父母，死將何恨？乃歌曰：「幸哉遺黎免俘虜，三辰旣朗遇慈父，玄酒忘勞甘瓠脯，何以詠恩歌且舞！其得人心如此。年五十六卒於雍丘，豫州士女若喪考妣，梁譙百姓，爲之立祠。

### 段匹碑

段匹碑值晉喪亂，自稱位號，據有遼西之地，而臣御晉人，其地西盡幽州，東界遼水，然所統胡晉，可三萬餘家，控弦可四五萬騎，而與石季龍遞相侵略，連兵不息，竟爲季龍所破，徙其遺黎數萬家於司雍之地，及石氏敗亡，段後嗣降於慕容氏。

### 王粲



王導，晉南渡後之中興名臣，歷仕三朝，位至三公，朝野歸心，妻曹氏，性嫉，導甚憚之，以密營別館以處衆妾，曹氏知將往焉，導恐妾被辱，遽令命駕，猶恐遲之，以所執塵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聞之，戲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

導弗之覺，但謙退而已。

謨曰：不聞餘物，惟有短轅犢車，長柄塵尾！

導大怒！謂人曰：吾往與羣賢共游洛中，何曾聞有蔡克兒也？

### 王悅

王悅，王導之子，導甚愛之，先導卒，先是，導夢人以百萬錢買悅，潛爲祈禱者備矣，尋掘地得錢百萬，意惡之，一皆藏閉，及悅疾篤，導憂念特至，不食積日，忽見一人形狀甚偉，被甲持刀，導問：君是何人？曰：僕是蔣侯——都中侯蔣子文——也，公兒兒不佳，欲爲請命，故來耳，公勿復憂，因求食，遂噉數升，食畢，勃然謂導曰：公兒患非可救者，言訖不見，悅亦殞絕！

### 陶侃

陶侃，早孤貧，爲縣吏，鄱陽孝廉范滂嘗過侃，時倉卒無以待賓，其母乃截髮，得錢以易酒肴，樂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侃追送百餘里。

達曰：卿欲仕郡乎？

侃曰：欲之！困於無津耳！

遂過廬山太守張夔稱美之！

夔召爲督郵，領樅陽令，有能名。

夔妻有疾，將迎醫於數百里，時正寒雪，諸綱紀皆難之。

侃獨曰：資於事父如事君，小君猶母也。安有父母之疾而不盡心乎？乃請行，衆咸服其義。

侃嘗出行，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爲？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田，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是以百姓勤於農殖，家給人足。

侃後官至八府都督，於東郡立吏市，大收其利，家僮千餘，媵妾數十，珍奇寶貨富於天府云。

### 太極論

秣陵紀瞻，嘗與吳國顧榮論易太極，二人皆晉代名宦。

榮曰：太極者，蓋謂混沌之時，曖昧未分，日月合其輝，八卦隱其神，天地混其體，聖人藏其身。然後廓然既變，清濁乃陳。二儀著象，陰陽交泰，萬物始萌，六合闢拓。

，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誠易之太極也，而王化云：「太極天地」，愚謂未當，夫兩儀之謂，以體爲稱，是則天地以氣爲名，則名陰陽，今若謂太極爲天地，則是天地自生，無生天地者也，老子又云：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久，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以資始，沖氣以爲和，原元氣之本，求天地之根，恐宜以此爲準也。

瞻曰：昔庖犧畫八卦，陰陽之理盡矣，文王仲尼係其遺業，三聖相承，共同一致，稱易準天，無復其餘也，夫天清地平，兩儀交泰，四時推移日月輝，其間自然之數，雖經諸聖，孰知其始？吾子云：朦昧未分，豈其然乎？聖人，人也。安得混沌之初，能藏其身於未分之內，老氏先天之言，此蓋虛誕之說，非易者之意也，亦謂吾子神遺體解，所不應疑意者，直謂太極極盡之稱，言其理極，無復外形，外形既極而生兩儀，王氏指向，可謂近之，古人舉至極以爲驗，謂二儀生於此，非復謂有父母，若必有父母，非天地其孰在？榮遂止。

賀循

賀循會稽人，陰陽羨令，以寬惠爲本，不求課最，後爲武康令，俗多厚葬，及有拘忌迴避，歲月傳喪不葬者，循皆禁焉。政教大行，鄰城宗之，然無援於朝，久不進序。

元帝爲安東將軍，復上循爲吳國內史，與循言及吳時事，因問曰：孫皓嘗燒鉅截一賀頭是誰耶？循未及言，帝悟曰：是賀郡也，循流涕曰：先父遭遇無道，循且痛深無以上答，帝甚愧之，三日不出。

後王敦以爲軍諮祭酒，循稱疾，敦逼不得已，乃輦疾至，帝親幸其舟，因諮以政道，循羸疾，不堪拜謁，乃就加朝服，賜第區，車馬床帳衣褥等物，循辭讓一無所受。

廷尉張闔住在小市，將奪左右近宅，以廣其居，乃私作郡門，早閉晏開，人多患之，訟於州府，皆不見省，會循出至破岡，連名詣循質之，循曰：見張廷尉當爲言及之，闔聞而遽毀其門，詣循致謝，其爲世所敬服如此。

### 郭璞

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也。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訥於言論，詞賦爲中興之冠，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算歷，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之術，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攘災轉禍之術，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璞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未及讀而爲火所焚。

璞以天下將亂遂南渡，將促裝去之，愛主人婢，無由而得，乃取小豆三斗，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爲卦，璞曰：君家不宜

## 古今說林

審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甚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主人從之，郭陰令人賤買此婢，復爲符投於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一自投於井，主人大悅！璞携婢去！

璞在南都，王導雅重愛之。明帝之在東宮，與溫嶠庾亮並有布衣之好，璞亦以才學見，埒於嶠亮。論者美之，然性輕易，不修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著作郎干寶常誡之曰：此非適性之道也，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恒恐不得盡，卿乃憂酒色之爲患乎？璞既好卜筮，縉紳多笑之，又自以才高位卑，乃著客傲以答之。

璞素與桓彝友善，彝每造之，或值璞在婦間便入，璞曰：卿來他處自可往前，但不可廁上相尋耳！必客主有殃！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廁，掩而觀之，見璞裸身被髮，銜刀設醮，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每屬卿勿來，反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天實爲之，將以誰咎？璞終嬰王敦之禍，彝亦死蘇峻之難。

初璞每言殺我者山宗，至是果有姓崇者，構璞於王敦，敦將舉兵，使璞筮，璞曰：無成！敦因疑璞之勸嶠亮，又聞卦兇，乃問璞曰：卿筮吾壽幾何？答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怒，收璞詣南岡斬之，璞臨出謂行刑者：欲何之？曰：南岡頭，璞曰：必在雙柏樹下，旣而果然！復云：此樹應有大鵲巢，衆索之不得，更令尋覓。果於枝間得一大鵲巢，窺

葉叢之。死年四十九。

漢之卜筮，推轂者前後不可勝計，其尤者六十餘事，撰爲洞林，又抄京費諸家要最，更撰新林十篇，卜韻一篇，注釋爾雅，別爲音義圖譜，又著三蒼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及楚辭，子虛，上林賦數十萬言，皆傳於世。

### 葛洪

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買紙筆，夜輒寫書誦習，遂以儒學知名，性寡欲，無所愛玩，不知棋局幾道，爲人木訥，不好榮利，閉門却掃，未嘗交遊，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目擊而已，各無所言，時或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冒涉，期於必得，遂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鍊丹秘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

後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玄，玄亦內學，逆知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傳玄業，兼綜鍊醫術，凡所著述，皆精覈是非，而才華富贍，洪見天下已亂，徑至洛陽，欲搜求異書，以廣其學，旋又避地南土，與干寶深相親友，荐洪才堪國史，選爲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洪固辭不就，以年耆，欲鍊丹以祈遐壽，聞交趾出丹，求往爲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爲榮，以有丹耳，帝從之，洪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

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煉丹，在山積年，優游閑養，著述不輟，其自序曰：

洪體乏進趣之才，偶好無爲之業，假會奮翅則能陵厲玄霄，騁風則能追風躡影，潛欲戢勁圖於鶴鷲之羣，藏逸迹於跋躓之伍，豈况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氣，造化假我以至驚之蹇足！自卜者審，不能者止，又豈敢力蒼蠅而慕沖天之舉，策跛鼈而追飛兔之軌，飾煥母之篤陋，求媒陽之美談，推沙礫之賤質，索千金於和肆哉？夫僬僥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踪，近才所以質礙也。要離之贏而強負扛鼎之勢，秦人所以斷筋也。是以絕望於策華之途，而安志乎窮垤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蓬蓽有藻稅之樂也，故權貴之家雖咫尺弗從也，知道之士雖艱遠必造也。考覽奇書，既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自非至精不能尋究，自非篤勤不能悉見也。道士弘博洽聞者寡，而意斷妄說者衆，至於時有好事者，欲有所修爲，倉卒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又無足諮，今爲此書，粗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於翰墨，蓋粗言較略，以示一隅，冀悻憤之徒，省之可以思過半矣。豈謂閤塞必能通微暢遠乎？聊論其所先覺者耳。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書，不但大而笑之，又將毀謗真正，故予所著子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驗難通釋，名曰外篇，大凡內外一百一十六篇，雖不足藏諸名山，且欲絀之金匱，以示識者。

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其餘所著神誡詩賦百卷，移檄表章三十卷，神仙，良吏，

隱逸，集異等傳各十卷，又抄五經史漢百家之言，方技雜事三百二十卷，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要急方四卷，洪博聞深洽，江左絕倫，著述篇章，富於班馬。又精辯玄蹟，析理入微，後忽與嶽疏云：「當遠行尋師，剋期便發！」嶽得疏狼狽往，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嶽至遂不及見，時年八十一。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爲尸解得仙云。

### 庾亮

庾亮美姿容，善談論，性好莊老，風格峻整，動由禮節，閨門之內，不肅而成，與溫嶠俱爲太子布衣之好，時帝方任刑法，以韓子賜皇太子，亮諫以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甚納焉。

初亮所乘馬有的顛，殷浩以爲不利於主，勸亮賣之，亮曰：曷有已之不安，而移之於人？浩慚而退！亮在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便據胡床與浩等談詠竟坐。

### 桓氏子弟

桓石虔，小字鎮惡，有才幹，趨捷絕倫，從父在荊州於獵園中見猛獸被數箭而伏，督將素知其勇，戲令拔箭，石虔因急往拔得一箭，猛獸跳，石虔亦跳，高於獸身，猛獸



伏復拔一箭以歸。從桓溫入關，桓沖爲符健所圍，垂沒，石虔躍馬赴之，拔沖於數萬衆之中而還，莫敢抗者，三軍歎息！威震敵人，時有患瘧疾者，謂曰：桓石虔來以怖之，痛者而愈，其見畏如此。

桓石秀，幼有令名，風韻秀徹，博涉羣書，尤善老莊，常獨處一室，簡於應接，時人方之庾純，甚爲簡文帝所重，其父桓豁在荊州，請爲鷹揚將軍竟陵太守，非其好也，尋代叔父沖爲江州刺史，性放曠，常弋釣林澤，不以榮爵與心，善騎射，發則命中，嘗從沖獵登九井州，徒旅甚盛，觀者傾坐，石秀未嘗矚目，止嘯咏而已，謝安常訪以世務，默然不答！安甚怪之！他日安以語其從弟嗣，嗣以問之：石秀曰：世事此公所諳，吾又何言哉？

廢莊論

晉人王坦之，不敦儒教，頗尙刑名，著有廢莊論，其文曰：荀子稱莊子蔽於天而不  
知人，楊雄亦曰：莊周放蕩而不法，何晏云：鸞莊軀，放玄虛，而不周乎時變！三賢之  
言，遠有當乎？夫獨構之唱，唱虛而莫和，無感之作，義偏而用寡，動人由於兼忘，應  
物在乎無心。孔父非不體遠，以體遠故用近，顏子豈不具德，以德備故膺教，胡爲其然  
哉，不獲已而然也。夫自足者寡，故理懸於義農，徇教者衆，故義申於三代，道心惟微

人心惟危，吹萬不同，孰知正是，雖首陽之情，三黜之智，摩頂之甘，落毛之愛，枯槁之生，負石之死，格諸中庸，未入乎道，而况下斯者乎？先王知人情之難肆，懼違行以致訟，悼司徹之貽悔，審褫帶之所緣，故陶鑄羣生，謀之未兆，每攝其契，而爲節焉。

夫使敦禮以崇化，日用以成俗，誠存而邪忘，利損而競息，成功遂事，百姓皆曰我自然，蓋善聞者無怪，故所遇而無滯，執道以離俗，孰踰於不達？語道而失其爲者，非其道也，辯德而有其位者，非其德也，言默所未究，况揚之以爲風乎？且即濠以尋魚，想彼之我同，推顯以求隱，理得而求味，若夫莊生者，望大庭而撫契，仰彌高於不足，寄積想於三篇，恨我懷之未盡，其言詭譎，其義恢誕，君子內應從我游方之外，衆人因藉之以爲弊薄之資，然則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莊子之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故曰：魯酒薄而邯鄲圍，莊生作而風俗頹，禮與浮雲俱征，僞與利蕩並肆，人以克己爲恥，士以無措爲通，時無履德之譽，俗有蹈義之愆，驟語賞罰，不可以造次，屢稱無爲，不可與適變，雖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人，昔漢陰丈人修渾沌之術，孔子以爲識其一，不識其二，莊生之道，無乃類乎？與夫如愚之契，何殊間哉？

夫利而不害，天之道也，爲而不爭，聖之德也，羣方所資，而莫離氏，在儒而非儒

非道而有道，彌其九流，互同彼我，萬物用之而不既，疊疊日新而不朽，曾吾孔老固已言之矣。

### 晉代徭役

晉臨淮太守范曄，嘗論役弊云：方鎮去官，皆割精兵器伏以爲送，故未布之屬不可稱計，監司相容，初無彈糾，其中或有清白亦復不見甄異，送兵多者，至有千餘家，少者數十戶，既力入私門，復資官廩布，兵役既竭，枉服良人，索引無端，以相補充，若是功勳之臣，則已享裂土之祚，豈應封外，復置吏兵乎？

夫人性無涯，奢儉由勢，今兼併之士，亦多不瞻，非力不足以厚身，非祿不足以富家，是得之有由，而用之無節，官制：誦兵，不相襲代，頃者小者便以補役，一愆之違，辱及累世，親戚旁支罹其禍毒，戶口減耗亦由於此，皆宜料遣，以全國信，禮：十九爲長殤，以其未成年也，十五爲中殤，以爲尙童幼也，今以十六爲全，則備成人之役矣，以十三爲半丁，所任非復幼童之事矣，豈可傷天理，違經典，困苦萬姓乃至此乎？今宜修禮文，以二十爲全丁，十六至十九爲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滋繁矣。

又右軍王羲之亦嘗奏議云：自軍興以來，征役及充運，死亡叛散，不返者衆，虛耗至此，而補代循常，所在凋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則吏及叛者席捲同去

，又有常制：輒令其家及同伍課捕，課捕不擒，家及同伍尋復亡叛，百姓流亡，戶口日減，其源在此，又有百工醫寺，死亡滅沒，家戶空盡，差代無所，上命不絕，事起或十年，十五年，憚舉獲罪無懈怠，而無益實事，何以堪之，謂自今諸死罪原輕者，及五歲刑，可以充此，其減死者可長充兵役，五歲者可充雜工醫寺，皆令移其家以實都邑，都邑既實，是政之本，又可絕其亡叛，不移其家，逃亡之患復如故耳。今除罪而充雜役，盡移其家，小人愚迷，或以爲重於殺戮，可以絕姦，刑名雖輕，懲肅實重，豈非適時之宜邪？

周顛

周顛字伯仁，晉之中興名臣也，以忠直立朝，王敦素憚顛，每見顛輒面熱，雖復冬月，屬面手不得休，敦將爲逆，疾顛之不附已，竟殺之！

初敦之舉兵也，劉隗勸帝盡除諸王，司空導率羣從詣闕請罪，值顛將入，導呼顛謂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顛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顛喜飲酒，致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顛，顛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幾許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既出，又上表明導，言甚切至，導不知救已，而其銜之！

顛既得志，問導曰：周顛戴若思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所疑也，導不答，又曰：

若不三司，便應令僕耶？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導又無言！

顓死後，導料檢中書故事，見顓表救己，殷勤款至，導執表流涕。悲不自勝！告其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

蔡謨

晉康帝時，帝尙冲幼，太后攝朝。欲以光祿大夫蔡謨者爲司空，謨上疏辭讓，皇太后詔報不許，謨猶固讓，詔所親曰：我若爲司徒，將爲後代所哂。義不敢拜也，皇太后遣使喻意，自四年冬，至五年末，詔書屢下，謨固守所執。六年復上疏，以疾病乞骸骨，上左光祿大夫，領司徒印綬。章表十餘上，穆帝臨軒，遣侍中紀瓌、黃門郎丁纂，徵謨，謨陳疾篤，使主簿謝攸對曰：臣不幸，有公族穆子之疾。天威不遠，顏咫尺，不敢奉詔，寢伏待罪！自旦至申，使者十餘反，而謨不至！

時帝年八歲，甚倦！問左右曰：所召人何以至今不來？瓌軒何時當竟？君臣俱疲弊，皇太后詔：必不來者宜罷朝！

諸大臣曰：蔡公傲違上命，無人臣之禮，若人主卑屈於上，大義不行於下，亦不知復所以爲政矣！

於是公卿奏曰：司徒謨，頃以常疾，久通王命，皇帝臨軒，百僚齊立，俯僂之恭，

有望於謨，若志存止遷，自宜致辭闕庭，安有人君卑勞終日，而人臣曾無一酬之禮？悖慢傲上，罪同不臣，臣等參議，宜明國憲，請送廷尉，以正刑書！

謨懼！率子弟素服詣闕稽顙，躬到廷尉待罪。

於是遣謁者僕射就加冊命，謨謝而就位焉。

謨渡江，見彭蠡，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詣謝尚而說之，尚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勤學死！

### 殷浩

殷浩，父洪喬，為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沉者曰沉，浮者曰浮，殷洪喬不為致書郵！其資性介立如此。

浩識度清遠，弱冠有美名，尤善玄言，與叔父融俱好老易；融與浩口談則辭屈，著篇則融勝，由是為風流談論者所宗。

或問浩曰：將蒞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

浩曰：棺木臭腐，故將得官，而夢屍，錢本糞土，故將得錢而夢穢。時人以為名言。

浩官至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軍事，後因敗績，坐廢為庶人，徙於東縣之信安縣，浩

雖被黜放，口無怨言，夷神委命，談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感，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

浩甥韓伯，浩素賞愛之，隨至徙所，經歲還都，浩送至渚側，詠曹顏遠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而泣下！

蔡裔者，有勇氣，聲若雷震！嘗有二偷入室，裔拊床一呼，而盜俱隕，故浩嘗委以軍鋒焉。

### 鷓鴣舞

謝尚，神悟夙成，善音樂，博綜衆藝，司徒王導深器之！比之王戎，導常呼爲小安豐，辟爲掾，襲父爵咸亭侯。始到府通謁，導以其有勝會，謂曰：聞君能作鷓鴣舞，一坐傾想，寧有此理不？尚曰：佳！使著衣幘而舞，導令坐者撫掌擊節，尚俯仰在中，旁若無人！

### 禁樹

晉元帝始鎮建業，公私窘罄，每得一犮，以爲珍膳，項上一樹尤美，輒以荐帝，羣下未嘗敢食，于時呼爲禁樹。

### 王羲之不仕普文

王羲之，雅好服食養生，不樂在京師，官至右軍，便稱病去職，於父母墓前自誓曰：維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小子羲之敢告二尊之靈：羲之不天，夙遭閔凶，不蒙過庭之訓，母兄鞠育，得漸庶幾；遂因人乏，蒙國寵榮，進無忠孝之節，退違推賢之義，每仰詠老氏周任之誠，常恐斯亡無日，憂及宗祀，豈在微身而已！用是寤寐永歎，若墜深谷！止足之分，定之於今，謹以今月吉辰，肆筵設席，稽顙歸誠，告誓先靈，自今之後，敢渝此心，貪冒苟進，是有無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載，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誠，有如皦日！

羲之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游，弋釣爲娛，又與道士許邁，去修服食，採藥石不遠千里，徧游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復徵之，年五十九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諸子遵父先旨，固讓不受。

### 許邁

羲之所與共游者許邁，字叔玄，一名映，丹陽句容人也，家世士族，而邁少恬靜，不慕仕進，未弱冠，嘗造郭璞，羨爲之筮，遇泰之上六爻發，璞謂曰：君之吉自天，宜舉升遐之道，時南海太守鮑靚，隱跡滌道，人莫之知，邁乃往候之，探其至要。

父母尙存，未忍違親，謂餘杭懸留山，近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嶽，陳



煇世，茅季偉，常所游處，於是立精舍於懸留，而往來茅嶺之洞室，放絕世務，以尋仙館，朔望時節還家，定省而已！父母既終，乃遣婦孫氏還家，遂携其同志，徧游名山焉。

初採藥於桐廬縣之恒山，餌朮涉三年，時欲斷谷，以此山近人不得專一，四面藩之，好道之徒，欲相見者，登樓與語，以此爲樂，常服氣，一氣千餘息，永和二年，移入臨安西山，登巖茹芝，眇爾自得，有終焉之志，乃改名玄，字遠游，與婦書告別，又著詩十二首，論神仙之事焉。

羲之造之，未嘗不彌忘歸，相與爲世外之交，玄遺羲之書云：自山陰南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待道者皆在焉。羲之自爲之傳述，靈異之跡甚多，不可詳記，玄自後莫測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化矣。

桓伊

桓伊，以典謝玄謝琰，破苻堅於淝水之功，封永修縣侯，進號右軍將軍，賜錢百萬，袍表千端，伊性謙素，雖有大功，而始終不替，善音樂，盡一時之妙，爲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

王羲之赴召京師，泊舟青溪側，素不與徽之相識，伊於岸上過船中，客稱伊小字曰

：此桓野王也。徽之便令人謂伊曰：聞君善吹笛，試爲我一奏！

伊是時已顯貴，素聞徽之名，便下車踞胡床，爲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時謝安女婿王國寶專利無檢行，安惡其爲人，每抑制之。及孝武末年，嗜酒好肉，而會稽王道子皆兒尤甚！惟狎昵諂邪，於是國寶譏諛之計稍行，於主相之間，而好利險峻之徒，以安功名盛極，而構會嫌隙遂成。

帝召伊飲讌，箕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忤，即吹爲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韻合箏管，請以箏歌，並請一吹笛人。

帝善其調達，乃勅御妓奏笛。

伊又云：御府人與臣必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使申。

帝勅賞其放率。乃許召之。

奴既吹笛，伊便撫箏而歌怨詩曰：「爲君既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且佐文武，金勝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

安泣下沾衿！乃越席而就之，捋其鬚曰：使君於此不凡！

帝甚有愧色！

夫人城

苻堅遣苻丕之屬襄陽也，守將朱序母韓夫人，自登城履行，謂西北角當先受弊，遂領百餘婢，並城中女子，於其角斜築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積，衆便圍新築城，丕遂引退，襄陽人謂此城爲夫人城。

司馬彪

司馬彪字紹統，高陽王陸之長子也，少篤學不倦，然好色薄行，爲陸所責，故不得爲辭，雖名出繼，實廢之也，彪由此不交人事，而專精學習，故得博覽羣籍。終其綴集之務，注莊子，作九州春秋，以爲先王立史官以書時事，載善惡以爲沮勸，撮敘世之要也，是以春秋不修則仲尼理之，國雖既亂則師藝修之，前哲豈好煩哉？蓋不得已故也。漢氏中興，訖于建安，忠臣義士，亦以昭著，而時無良史，記述煩雜。譙周雖已刪除，然猶未盡，安順以下，亡缺者多，彪乃討論衆書，綴其所聞，起于世祖，終於孝獻，編年二百，錄世十二，通綜上下，旁貫庶事，爲紀志傳凡八十篇，號曰續漢書。

泰始初，武帝親祠南郊，彪上疏定議，後拜散騎侍郎，惠帝末年卒，時年六十餘，初譙周以司馬遷史記，書周秦以上，或採俗語百家之言，不專據正經，周於是作古史考

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遷之謬誤。彪復以周爲未盡善也。條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爲不當，多據汲冢紀年之義，亦行於世。

### 干寶

干寶新蔡人，元帝時官至散騎常侍，著晉紀。自宣帝迄於愍帝五十三年，凡三十卷，奏之，其書簡略。直而能婉。咸稱良史。性好陰陽術數，寶父先有所寵侍婢，母甚忌妬，及父亡，母乃生推婢於墓中，寶兄弟年小，不之審也，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輒語之，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覺爲惡。既日嫁之生子，又寶兄嘗病氣絕，積日不冷，後遂寤，云：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死。寶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爲搜神記，凡三十卷，以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之董狐。

### 魯術

晉時有魏詠之者，生而兔缺，有善相者謂之曰：「卿當富貴！」年十八，聞荊州刺史殷仲堪帳下有名醫能療之，貧無行裝，謂家人曰：「殘醜如此，用活何爲？」遂負數斛米西上，以投仲堪，既至造門自通，仲堪與語，嘉其盛意，召醫視之，可割而補之，但須百日，進粥，不得語笑，詠之曰：「半生不語，而有半生，亦當療之，况百日耶？」仲堪於

是處之別屋，令醫善療之，詠之遂閉口不語，惟食薄粥，後竟平復。

李密論阿斗

司空張華問太子洗馬李密曰：安樂公何如？

密曰：可次齊桓。

華問其故？

對曰：齊桓得管仲而霸，用豎刁而虫流，安樂公得諸葛亮而抗魏，任黃皓而喪國，是知成敗一也。

次問：孔明教何碎？

密曰：昔舜禹皋陶相與語，故得簡大雅誥，與凡人言宜碎，孔明與言者無已辭，言教是以碎耳。

華善之。

又密嘗有詩云：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中無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

何琦

何琦，性沈敏，有識度，好古博學，養志衡門，不交人事，耽玩典籍以琴書自娛，不營產業，儲儉寡欲，豐約與鄉鄰共之，善養性，老而不衰，布褐蔬食，恆以述作

，著三國詳論，凡所撰錄百許篇，皆行於世，年八十二卒，東晉時人也。

### 稽侍中

稽紹，字延祖，晉惠時官居侍中，蕩陰之役，王師敗績，百官及侍衛，莫不散潰，惟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輦，飛箭雨集，紹遂被害于帝側，血濺御服，天子深哀歎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稽侍中血，勿去！

初紹之行也，侍中秦準謂曰：今日向難，卿有佳馬否？紹正色曰：大駕親征，以正伐逆，理必有征無戰，若使皇輿失守，臣節有虧，駿馬何爲？聞者莫不歎息！

及張方逼帝遷長安，河間王頤，表贈紹司空，進爵爲公，會帝還洛陽，事遂未行，東海王越屯許，路經棗陽，過紹墓哭之悲痛，刊石立碑，又表贈官爵，帝乃遣使冊贈侍中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進爵爲侯，賜墓田一頃，客十戶，祠以少牢，元帝爲左丞相，承制，以紹死節事重，而贈禮未副勳德，更表贈太尉，祠以太牢，及帝即位，復加以太牢之禮。

紹誕于行己，不飾小節，然曠而有儉，通而不雜，與從子含等五人共居，撫卹如同所生，門人故吏，思慕遺愛，行服墓次，畢三年者，三十餘人。

後征虜將軍王接奏議云：夫謀人之軍，軍敗則死亡，謀人之國，國危則亡之，古之

道也，蕩陰之役，百官奔北，唯嵇紹守職，以遇不道，可謂臣矣，又可稱痛矣！今山東方欲大舉，宜明高節，以號令天下。依春秋褒三累之義，加紹致命之賞，則遐邇向風，莫敢不肅矣！朝廷從之。

調富兒

嵇含者，嵇紹之從子也，好學能屬文，時弘農王粹，以貴公子尚主，館宇甚盛，圖莊周於室，廣集朝士，使含爲之讚，含援筆爲弔文，文不加點，——

其序曰：帝婿王弘遠，華池豐屋，廣延賢彥，垂莊生垂綸之象，記先達辭聘之事，畫真人於刻桷之室，載退士於進趣之堂，可謂託非其所，可弔不可讚也！

其辭曰：邁矣莊周，天縱特放，大塊授其生，自然資其量，器虛神清，窮玄極曠，人僞俗季，真風既散，野無訟屈之聲，朝有爭寵之歎，上下相陵，長幼失貫，於是借玄虛以助溺，引道德以自獎，戶詠恬曠之辭，家畫老莊之象，今王生沈淪名利，身尙聘女，連耀三光，有出無處，池非巖石之溜，宅非茅茨之宇，馳屈產於身衢，畫茲象其鳥取，嗟呼先生！高跡何局，生處巖岫之居，死寄彫楹之屋，託非其所，沒有餘辱！悼大道之湮晦，遂含悲而吐曲！

群有愧色！不歡而散。

## 鄧攸

鄧攸，字伯道，晉中興時之河東太守也，爲政賢明，永嘉末，沒於石勒，後勒過泗水，攸乃斫壞車，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担其兒及其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之！其子朝棄而暮及，明日攸繫之於樹而去，攸棄子之後，妻不復孕，過江納妾甚寵之，訊其家屬，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攸素有德行，聞之感恨！遂不復畜妾，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爲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

## 吳隱之

吳隱之美姿容，善談論，博涉文史，以儒雅標名，有清操，不取非其道，年十餘丁父憂，每號泣，行人爲之流涕！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殷浩之子，賢明婦人也，每聞隱之哭聲，輟餐投筋，爲之悲泣！既而謂康伯曰：汝若居銓衡，當舉如此輩人，及康伯爲吏部尚書，隱之遂階清級。冬月無被，嘗澣衣，乃披絮，勤苦同於貧庶。

廣州包帶山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然多瘴疫，人情殫焉。惟貧窶不能自立者，求補長史，故前後刺史，皆多贖貨，朝廷欲革嶺南之弊，降安中，以隱之爲



龍驤將軍，假節領平越中郎將，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既至，語其親人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越嶺喪清，吾知之矣，乃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

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踰厲，吏民稱之！無何盧循寇南海，隱之率厲將士固守彌時，長子曠之戰沒，循攻擊百有餘日，踰城放火，焚燒三千餘家，死者萬餘人，城遂陷，隱之携家奔還，歸舟之日，裝無餘資。

范宣

范宣少尚隱遁，好學，手不釋卷，宣言談未嘗及老莊，客有問：人生與憂俱生，不知此語何出，宣云：出莊子至樂篇，客曰：君言不讀老莊，何由識此？宣笑曰：小時嘗一覽，時人莫之測也。

李弘老莊論

李弘東晉時人，善楷書，妙參鍾索，好刑名之學，深抑虛浮之士，嘗著學箴，稱老子云：絕仁棄義，家復孝慈，豈仁義之道絕，然後孝慈乃生哉？蓋患乎情仁義者寡，而利仁義者衆也，道德喪而仁義彰，仁義彰而名利作，禡教之弊，直在茲也，先王以道德之不行，故以仁義化之，行仁義之不篤，故以禮律檢之，檢之彌繁，而僞亦愈廣，老莊

是乃明無爲之益，塞爭欲之門，夫德靈智之妙，總曾通之和者，莫何乎聖人，革一代之弘制，垂千載之遺風，則非聖不立，然則聖人之在世，吐言則爲訓辭，蒞事則爲物輒，遲通則與時隆，理喪則與世弊矣！是以大爲之論，以標其旨，物必有宗，事必有主，寄責於聖人，而遺累乎陳迹也。故化之以絕聖棄智，鎮之以無名之樸，聖教救其末，老莊明其本，本末之途殊，而爲教一也。人之迷也，其日久矣，見形者衆，及道者少，不覩千仞之門，而逐適物之迹，逐迹逾篤，離本逾遠，遂使華端與薄俗俱興，妙緒與淳風並絕，所以聖人長潛，而迹未嘗滅矣。

### 孫登

孫登字公和，汲郡人，無家屬，於郡北山爲土窟居之，夏則編艸爲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撫一弦琴，見者皆親樂之，性無恚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登既出便大笑，時時游人間，所經家，或設衣食者，一無所受，辭去皆捨棄，嘗住宜陽山，有作炭人見之，知非常人，與語登亦不應，魏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既見與語亦不應。嵇康又從之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每歎息，將別謂曰：先生竟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其用才，而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

，難乎免於今之世矣！麟燕求乎？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乃作幽憤詩曰：昔遭柳下，今愧孫登，或謂登以魏晉去就易生嫌疑，故或默者也，竟不知所終。

董京

董京晉魏時之隱士也，嘗於洛陽被髮而行，逍遙吟詠，宿白社中，時乞於市，得殘破經絮結以自覆，全帛佳繇則不肯受，或見推排罵辱，曾無怒色，所寢處惟有一石竹子，及詩二篇，其一云：乾道剛簡，坤體敦密。茫茫太素，是則是述，末世流奔，以文代質，悠悠世目，孰知其實？逝將去此至虛，歸我自然之室，又曰：孔子不遇時，彼威麟麟乎？麟胡不遁世以存真。

郭文

郭文者歷遊名山，隱居餘杭大辟山中，晉溫嶠嘗往訪：

問曰：人皆有六親，先生棄之何樂？

文曰：本行學道，不謂遭世亂，欲歸無路，是以來也。

又問曰：飢而思食，壯而思室，自然之性，先生安獨無情乎？

文曰：情由憶生，不憶故無情！

又問曰：先生獨處窮山，若疾病遭命，則為鳥鳥所食，願不酷乎？

文曰：葬埋者亦爲螻蟻所食，復何異乎？

又問曰：苟世不寧，身不安，今將用先生以濟時，若何？

文曰：山草之人，安能佐世？

### 戴逵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少博學，好談論，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其餘巧藝，靡不畢綜，總角時，以鷄卵汁澆白瓦屑，作鄭玄碑，又爲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時人莫不驚歎，性不樂營世，常以琴書自娛，師事術士范宣於豫章，宣異之，以兄女妻焉。

太宰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門伶人！晞怒，乃更引其兄述。述聞命欣然擁琴而往。

逵後徙居會稽，性高潔，常以禮度自處，深以放達爲非道，乃著論以自厲，屢時數朝，屢徵不赴，以壽終。

### 陶淡

陶淡，陶淵明之從祖也。字處靜，幼好道養之術，謂仙道可祈，年十五六，便食絕谷，不婚娶，家累千金，儲客百數，淡終日端拱，曾不登問，頗好讀易，善卜筮，於長沙臨湘山中，結廬居之。養一白鹿以自偶，相故有候之者，輒移澗澗水，嘗得近之。州

舉秀才，淡聞遂轉逃羅縣埤山中，終身不返，莫知所終。

顧愷之

顧愷之，無錫人，博學有才，尤善丹青，圖寫特妙。謝安深重之，以爲有蒼生以來，未之有也。愷之每畫人成，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答曰：四體妍蚩，本無缺少，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嘗悅一鄰女，挑之弗從。乃圖其形於壁，以棘針釘其心。女遂患心痛，愷之因致其情，女從之，遂密去針而愈！

愷之每重嵇康四言詩，因爲之圖，恒云：手揮五絃易，目送歸鴻難，每寫起人形，妙絕於時。嘗圖裴楷象，頰上加三毛，觀者覺神明殊勝。又爲謝鯤象，在巖石裏，云此子宜置丘壑中，欲圖殷仲堪，仲堪有目病，固辭，愷之曰：明府正爲眼耳，若明點瞳子，飛白拂上，使如輕雲之蔽月，豈不美乎？仲堪乃從之。

愷之嘗以一厨畫，糊題其前，寄桓玄。皆深所珍惜者，玄乃發其厨，後竊取畫。而絨閉如舊以還之，給云未開，愷之見封題如初，但失其畫，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了無怪色。

愷之於伐過實。少年因相稱譽，以爲戲弄，不信小術，以爲求之必得，桓玄嘗以一

柳葉，給之曰：此蟬所翳葉也，取以自蔽，人不見已，愷之喜！引葉自蔽，玄就樹焉！愷之信其不見已也，甚以珍之！

故世傳愷之有三絕：才絕！畫絕！痴絕！

### 杜不愆

杜不愆，廬江人，少就外祖郭漢學易卜，屢有驗，高平鄉超年二十餘，得重疾，試令筮之。不愆曰：案卦言之，卿所苦尋除，然宜於東北三十里上宮姓家，索其所養雌雉，籠盛置東檐下，却後九日丙午日午時，必當有雌雉飛來與交，既而雙去，若如此，不出二十日病都除，又是休應，年將八十，位極人臣，若但雌逝雄留者。病一周方差，年半八十，名位亦失！

超時正危急，命在旦夕，笑而答曰：若保八十之半，便有餘矣！一周病差，何足爲淹？然未之信，或勸依其言，索雉果得，至丙午日，超以南軒之下觀之，至日晏，果有雌雉飛入籠，與雌雉交而去，雌雉不動，超歎息曰：雖管郭之奇，何以尙此？超病彌年乃起，至四十卒於中書郎。

### 魏炯

魏炯汝陰人，善於易，臨終書版授其妻曰，吾亡後，當大荒，窮雖爾，慎莫賣宅也。

，却後五年春。當有詔使來，頓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即以此版往責之，違言也。

炤亡後其家大困乏，欲賣宅，憶夫言輒止，期日有龔使者止亭中，妻遂持版往責之，使者執版惘然，不知所以？妻曰：夫臨亡手書版，見命如此，不敢妄也！使者沈吟良久而語，謂曰：賢夫何善？妻曰：夫善於醫而未曾爲人卜也，使者曰：噫！可知矣！乃命取蓍筮之，卦成。撫掌而歎曰：妙哉隗生！含明隱迹，可謂窮達而洞吉凶者也，於是告炤妻曰：吾實不負金也，賢夫自有金耳，知亡後富暫窮，故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兒婦者，恐金盡而無已也，知吾善易，故書版以寄意耳，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瓮，覆以鋼拌，埋在屋東頭，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還掘之，皆如卜焉。

佛圖澄

佛圖澄，天竺人，本姓帛氏，少學道，妙通玄術，永嘉四年來洛陽，自云百有餘歲，常服氣自養，能積日不食，善誦神呪，能役使鬼神，腹旁有一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孔中出光，照於一室，又嘗齋時，平旦至流水側，從腹旁孔中引出五藏六腑洗之，訖還內腹中，又能聽鈴音以言吉凶，莫不應驗，後從石勒，勸頗敬信之，後勸將敗，澄乃自啓塋墓於棘西紫陌，還寺獨語曰：得三年乎？自答：不得！又曰：得二年

，一年，百日，一月平？自答不得！遂復無言而卒！

### 鳩摩羅什

鳩摩羅什天竺人，年七歲與母俱出家，從師受經，日誦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萬二千言，義亦自通，年十二，其母携到沙勒，國王甚重之，遂停沙勒一年，博覽五明諸論，及陰陽星算，莫不必達，妙達吉凶，言若符契，爲性率達，不拘小檢，修行者頗共疑之，然羅什自得於心，未嘗介意，專以大乘爲化，諸學者皆共師焉。

年二十，龜茲王迎之還國，廣說諸經，四遠學徒，莫之能抗。有頃，羅什母辭龜茲王，往天竺，留羅什住，謂之曰：方等深教，不可思議，傳之東土，惟爾之力，但於汝無利，其可如何？什曰：必使大化流傳，洗滌曠俗，雖復身當爐鏡，苦而無恨！

後秦姚興時，遣使入龜茲迎羅什，呂隆乃上表送什入關，至於長安，興待以國師之禮，甚見優寵，使於西明閣及消夏園，譯出衆經，復使沙門僧衆八百餘人傳授什旨，使出經論，凡三百餘卷，沙門慧叡才識高敏，隨什傳寫。每與叡言西方辭體，商略異同，云天竺國甚重文制，其宮商諧韻，以入等絃爲善，凡覲國王，必有贊德，且佛之儀以歌歎爲貴，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但改胡爲秦，失其蕙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有似嚼飲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嚼噉！



常嘆曰：吾右著筆作大乘阿毘曇，非迦旃延之比也，今在秦地深讀者寡，折圖于此，將何所論？悽然而止。獨與與著實相誦二卷，並著維摩，出言成章，無所刪改，辭意婉約，莫非玄奧，與奉之若神。

什爲人神情鑑徹，傲岸出羣，應機領會，鮮有其匹。且篤性仁厚，泛愛爲心，虛已善誘，終日無倦。一日忽下高座謂興曰：有二小兒登吾肩，欲障須婦人，與謂之曰：大師聰明超悟，海內無雙，若一旦後世，何可使法種無嗣？遂以宮女進之，一交而生二子。

自爾以後，不住僧房，別立廨舍，供給豐盈，諸僧有效之者，什聚針盆鉢謂曰：若能相效實此者，乃可畜室耳，因舉七進針，與常食不別，諸僧愧止。什每至講說，嘗先自說譬：如臭泥中生蓮花，但採蓮花，勿取臭泥也。

居秦九年而疾，與衆僧告別曰：因法相遇，殊未盡心，方復後世，愴惻可言！什自以闇昧，謬充傳譯，所出經論三百餘卷，唯十誦一部未及刪煩，存其本旨，必無差失。願凡所宣譯，傳流後世，咸共弘通，今于衆前發誠實誓：若所傳無謬者，當使焚身之後，舌不焦爛！

弘始十一年秋八月二十日卒。興于道遙國依外國法，以火焚尸，薪滅形碎，惟舌不

燦。

謝道韞

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安西將軍奕之女也，聰識有才辯，叔父安嘗問：毛詩何句最佳。

道韞稱：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安謂有雅人深致。

又嘗內集，俄而雪驟下。

安曰：何所似也？

安兄子朗曰：散鹽空中差可擬。

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

安大悅！

初適凝之，還甚不樂。

安曰：王郎逸少子不惡，汝何恨也？

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復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

王郎。

對謂謝歆，胡謂謝朗，翔謂謝玄，末謂謝川，皆其小字也。

又嘗譏玄學植不進曰：爲塵務經心？爲天分有限耶？

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議，辭理將屈。

韞道遣婢白獻之曰：欲爲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鄣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

及遭孫恩之難，舉措自若，既聞夫及諸子已爲賊所害，方命婢肩輿抽刃出門，亂兵稍至，手殺數人，乃被虜，其外孫劉濤，時年數歲賊又欲害之，道韞曰：事在王門，何關他族，必其如此，寧先見殺，恩雖毒虐，爲之改容，乃不害濤。

自爾嬖房會稽家中，莫不屏肅，太守劉柳聞其名，請與談議，道韞素知柳名，亦不自阻，乃簪髻素褥，坐於帳中，柳束修整帶，坐於別榻，道韞風韻高邁，叙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連，徐酬問旨，辭理無致，柳退而歎曰：實頃所未見，瞻察言氣，使人心形俱服！道韞亦云：親從凋亡，始遇此士，聽其所問，殊開人胸府。

初同郡張玄妹，亦有才質，適於顧氏，玄每稱之：以敵道韞。有濟尼者，游於二家，或問之：濟尼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奴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

## 王敦

王敦，跋扈於東晉時代之權臣也，兇虐驕惡，幾危晉室，及其死也，剖棺戮尸，聞者稱快焉。

初敦尙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駙馬督尉，除太子舍人，時王愷石崇以豪侈相尙，愷常置酒，敦與導俱在坐，有女伎吹笛小失聲韻，愷便毆殺之！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愷，愷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敦導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懼失色！而敦傲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強盡觴，導還歎曰：處仲若當世，必懷剛忿，非令終也。洗馬潘滔見敦而目之曰：處仲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當爲人所噬！

敦眉目疎朗，性簡脫，有鑒裁，學通左氏，口不言財利，尤好清談，時人莫知，惟族兄戎異之，經略指揮千里之外肅然，而麾下擾而不能整，武帝嘗召時賢，共言技藝之事，人人皆有所說，惟敦都無所關，意色殊惡，自言知擊鼓，因振袖揚袍，音節諧韻，神氣自得，旁若無人！舉座歎其雄爽！

石崇以奢豪矜物，廁上常有十餘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沉香汁，有如廁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衣，而敦脫故著新，意色無怍！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

又嘗荒恣於色，體爲之弊，左右諫之，敦曰：此甚易耳！乃閉後閣，驅諸婢妾數十人並放之，時人歎異焉。

桓溫

桓溫，亦東晉末季之權臣，歷任顯位，頗具戰功。父彝爲韓晃所害，涇令江播據焉，溫時年十五，枕戈泣血，志在復仇。至年十八，會播已終，子彪兄弟二人居喪直及杖中，以爲溫備，溫詭稱弔貧得進，及彪於廬中，並追二弟殺之，時人稱焉。

溫豪爽有氣概，姿貌甚偉，面有七星，少與沛國劉惔善，惔嘗稱之曰：溫眼如紫石棗，鬚作蝟毛磔，孫仲謀司馬懿之流亞也。

溫尙南康長公主，庾翼嘗荐溫於明帝曰：桓溫少有雄略，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壻畜之。

溫自以雄姿風概是司馬懿劉琨之儔，有以其比王敦者，意甚不平，及北征而還，途得一巧作老婢，訪之，乃琨之伎女也，一見溫便潛然而泣，溫問其故？答曰：公甚似劉司空，溫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婢問：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溫於是覆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數日！

溫嘗撫枕而起曰：既不能流芳後世，不足復遺臭萬載也。嘗行經王敦墓，望之曰：

可人！可人！其心誠若是！

時有遠方比丘尼，名有遺術，於別室浴，溫竊窺之，尼解身，先以刀破腹，次斷兩足，浴竟出，溫問吉凶：尼云：公若作天子，亦當如是！

是時溫威勢愈赫，侍中謝安見而遙拜，溫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

時溫有脚疾，詔乘輿入朝，既見，欲陳廢立本意，帝便泣下數十行，溫兢懼，不得一言而出！

以故終溫之世未能如願，及溫死，其孽子玄襲職，跋扈驕恣，更甚於溫，終至篡立，後卒爲劉裕等誅滅。

### 莽權

石勒時，建德校尉王和掘得圓石，銘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有新氏造。議者未詳，或以爲瑞，參軍續咸曰：王莽時物也，其時兵亂之後，典度堙滅，遂命下禮官，爲準程定式，又得一鼎，容四升，中有大錢三十文，曰：百當千，千當萬，鼎銘十三字，篆書不可曉，藏之於永豐倉。因此令公私行錢而人情不樂，乃出公絹市錢，限中絹匹一千二百，下絹八百，然百姓私買中絹四千，下絹二千，巧利者賤買私錢，貴賣

於官，坐死者十數人，而錢終不行。

石勒

石勒嘗酒酣謂徐光曰：朕方自古開基何等主也？對曰：陛下神武籌略邁於高皇，雄藝卓犖，超絕魏祖，當如軒轅黃帝，自三王以來無可比也！

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亦太過，朕若逢高皇，當北面而事之，與韓彭競鞭而爭先耳，朕遇光武，當並驅於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朕當在二劉之間耳，軒轅豈所擬乎？

勒之僭立，始制法令甚嚴，諱胡尤峻，胡物皆改名，胡餅曰麻餅，胡菜曰香菜，胡豆曰國豆，初有門戶之禁，有醉胡乘馬突入府門，勒大怒！責宮門執法馮翊曰：夫人君爲令將使下之無犯，吾尙望威行天下，况于宮闕之間乎，向走馬入門爲是何人，而不彈白故縱之耶？翊見問，皇遽誤對忘諱，對曰：向有醉胡，乘馬馳入，即已呵禁，而不可與語，所謂胡人難與言非小吏所能制。勒笑曰：胡人正自難與言，恕而不罪。

趙王六年二月，勒親臨大小學，考諸學生經義，尤高者賞帛有差，勒手不能書，目不識字，然雅好文學，雖在軍旅之中，當令儒生誦讀春秋史漢諸傳，而聽之皆解其意，

每以已意論古帝王善惡，朝賢儒士聽者莫不歸美，嘗使人讀漢書，聞鄒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及聞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勒又以傅暢杜緄並領經學祭酒，續威及庾景爲律學祭酒，任播崔瀟爲史學祭酒。羣臣朝勒于鄴，命郡國立學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修成，顯升台府。

### 石虎

石虎又名季龍，石勒之從子，勒死，其子大雅立，虎率兵入大雅宮，文武皆奔散，大雅大懼，自陳弱劣，讓位于虎，虎曰：若其不堪，天下自有大義，何以預論，遂逼立之，虎自爲丞相魏王，徙勒妻劉氏以下美淑，及車馬服飾皆歸虎第，劉氏與彭城王石堪，密謀號召諸石討逆，謀洩被殺！虎遂篡立，性殘忍，尤善彈，數彈人，軍中有勇幹策，略與已侔者，輒方便害之，前後所殺甚衆，至於降城陷壁，不復斷別善惡，坑斬士女，鮮有遺類，自稱大趙天王，起太武殿於鄴，造東西宮，太武殿基高二丈八尺，以文石絳之，下穿伏室，置衛士五百人於其中，東西七十五步，南北六十五步，皆漆瓦金編，銀檀金柱，珠簾玉壁，窮極技巧，又起靈風台九殿于顯陽殿後，選士庶之女以充之，後庭錦衣玉食者萬餘人，內置女官十有八等。

以其子石邃繼百揆，遷荒酒淫色，驕恣無道，或盤游于田，懸管而入，或夜出於宮



臣家，淫其妻妾。宮人美淑者，斬首洗血，置於盤上，傳共視之，又內諸比丘尼有姿色者，與其交褻而殺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亦賜左右，欲以識其味也。

初虎衣袞冕將祀南郊。照鏡無首，大恐怖！不敢稱皇帝，乃自貶爲王，使其太子還省可尙書奏事，遽時以事諮，虎怒曰：此小事何足呈也！時又有所問，復怒曰：何以不呈，請資杖捶，月至再三。遂甚愠恨。私謂中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然我乎？顏等伏不敢對，後虎聞知而大怒，殺遷及其男女二十六人一棺埋之！誅其宮黨二百餘人。」

季龍志在窮兵，以其國內少馬，乃禁畜馬，匿者腰斬！收百姓馬四萬餘匹，以入于宮，兼盛興宮室，於鄴起台觀四十餘所，營長安洛陽二宮，作者四十餘萬人，發諸州卒役造甲者五十餘萬人，公侯牧宰，競興私利，百姓失業，十室而七！船夫十七萬人爲水所沒，猛獸所害三分之一。百姓怨歎輒誅之，坐連者數千家！

又制，征士五人車一乘，牛二頭，米各十五斛，絹十匹，調不辦者，以斬論，於是百姓窮窘，費予以充軍制，猶不能赴，至經于道路者相望，而求發無已！又發雍洛秦并州十六萬人，城長安未央宮。

季龍性既好獵，其狩體重不能跨鞍，乃造獵車千乘，轅長三丈，高一丈八尺，格獸

車四十乘，立三級行樓，獵時，使御史監竊禽獸，有犯者罪至大辟！御史因之擅作威福，百姓有美女，好牛馬者，求之不得，便誣以犯獸論，死者百餘家，又奪其妻殺其夫，因而自殺者三千餘人。海岱河濟之間，民無寧志矣。

季龍既王有十州之地，金帛珠玉及外國珍奇異貨，不可勝紀，而猶以爲不足，古代帝王及先賢陵墓，莫不掘發，而取其貨寶，邯鄲城西有趙簡之墓，至是季龍令發之，初得炭深丈餘，次得木板厚一尺，積板厚八尺，乃及泉，其水清冷非常，以牛皮囊汲之，月餘而水不盡，不可發而止，又使掘秦始皇冢，取銅柱鑄以爲器。

沙門吳進言于季龍曰：胡運將衰，晉當復興，宜苦役晉人，以厭其氣，季龍于是使尙書張羣，發近郡男女十六萬，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苑及長牆于鄴北，廣長數十里，以燭夜作，起三觀四門，三門通漳水，皆爲鐵扉，暴風大雨，死者數萬人！又發民牛二萬餘頭，配朔州牧官增內官二十四等，東宮十二等，諸公侯七十餘國，皆爲置女官九等，先是大發民女二十已下，十三以上三萬餘人，爲三等之第，以分配之，郡縣有希冒務於美淑，奪人婦者九千餘人，民妻有美色，豪勢因而脅之，率多自殺，太子諸公私令採發者亦垂一萬，虎使其太子宣，及宣弟秦公韜，遞日省可尙書奏事，宣惡韜伴己，謂嬖人楊柯牟成等曰：汝等殺韜，吾人西宮，當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韜既死，上必親臨，因行

大事，無不濟矣！柯等許諾！乃夜入韜第而殺之，虎將出隨韜喪，其司空李農諫乃止！翌日有人告之，虎大怒！以鐵鑽穿宣頰而璣之！作數斗木槽和以羹飯，以猪狗法食之，取害韜刀仗舐其上血，號叫之聲，震動宮殿！積柴城北，樹標其上，標末置鹿盧，穿之以繩，送宣於標所，使韜所親宦者，郝雅劉靈拔其髮，抽其舌，以繩貫其頰，鹿盧絞上之，劉霸斷其手足，斫眼潰腹，如韜之傷四面縱火，煙焰際天，虎從昭儀以下數千人登中台以觀之，火滅取灰分置諸門交道中，殺其妻子二十九人，誅其四率以下三百人，宦者五十人，皆車裂節解，棄之漳水，滂其東宮以養猪牛，十二年虎自稱皇帝號年太寧。及虎死，慕容儁敗趙入鄴，自稱大燕皇帝，儁夜寢，夢石虎齧其臂，寤而遂痛惡之，命發其棺，求尸不獲，購以百金，莫知之者，鄴女子虎後宮嬖妾李兔，知而告之，言虎葬於東苑觀下，于是掘焉，下度三泉，得其棺，剖棺出尸，尸僵不腐。儁踏而罵之曰：花胡安敢夢生天子耶？投于漳水，屍倚橋柱不流，及秦滅燕，王猛爲之誅李兔，收而葬之。

慕容氏之馬

燕帝慕容氏之祖父有駿馬，曰赭白，有奇相逸力，石季龍之伐燕也，其父將出避難，欲乘之，馬悲鳴踞齧，人莫能近，其父曰：此馬見異先朝，孤嘗杖之濟難，今不欲者

，蓋先君之意乎？乃止，遂龍尋退，其父益奇之，至是四十九歲矣，而駿逸不虧，燕帝比之於鮑氏騶，命鑄銅以圖其象，親爲銘贊，刊勒其旁，置之薊城東掖門，是歲象成而馬死！

### 苻朗

苻朗，字元達，苻堅之從弟也，性宏達，神氣爽邁，幼懷遠操，不屑時榮，堅嘗目之曰，吾家千里駒也。耽玩經籍，手不釋卷，每談虛語玄，不覺日之將夕，登涉山水不知老之將至，官青州刺史，在任甚有稱績，後尋遣淮陰太守高素伐青州，朗遣使詣謝玄於彭城求降，玄表朗，許之，詔加員外散騎侍郎，既至揚州，風流滿於一時，超然自得，志陵萬物，所與晤言，不過一二人而已。

驃騎長史王忱，江東之俊秀，聞而詣之，朗稱疾不見，沙門釋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吏部爲誰？非人面而狗心，狗面而人心者乎？王忱醜而才慧，國寶美而才劣工弟，故朗云然，汰慨然自失！其忤物侮人皆此類也。

謝安嘗設宴請之，朝士盈坐，並枕褥盡席，朗每事欲誇之，睡則令小兒跪而張口，既睡而舍出，頃復如之，坐者以爲不及之遠也。

又善譏味，鹹酢及肉，皆別所出，會稽王司馬道子，爲朗設盛饌，極江左精肴，食

訖問曰：關中之食孰若此？答曰：皆好！惟鹽味小生耳！既問宰夫，皆如其言！

或人殺鷄以食之，既進，朗曰：此鷄栖恆半露，檢之皆酸。又食鵝肉，知黑白之處，人不信，記而試之，無差釐之差。時人咸以為知味！

後數年：王國寶酒而殺之。王忱將為荊州刺史，待殺朗而後發，臨刑志色自若，為詩曰，四大起何因？聚散無窮已。既過一生中，又入一死理。冥心乘和暢，未覺有終始，如何箕山夫，奄焉處東市。曠此百年期，遠同稽叔子，命也歸自天。委化任冥紀，著苻子數十篇，行於世，亦老莊之流也。（？）

## 古今說林第六輯（錄自宋書）

## 原書及作者小史

宋書，梁沈約撰，以何承天書爲本，而旁採徐爰之說，舊稱爲精詳，惟其志兼載魏晉，失於限斷，又創爲符瑞志，語多不經，皆爲學者所譏，凡本紀十，志三十，列傳六十，宋時已有闕卷，用南史補之，今本共百卷，有紀，志，傳書表。

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歷仕宋齊梁，武帝受禪，官尚書僕射，遷尚書令，卒年七十三。隱曰：隱，父璞淮南太守，宋元嘉末被誅，約幼潛竄免，會赦免；既而流寓，孤貧篤志，好學晝夜不倦，母恐其以勞生疾，常遣減油滅火，而晝之所讀，夜輒誦之，遂博通羣籍。

約左目重瞳子，腰有紫志，聰明過人，好墳籍，聚書至二萬卷，京師莫比，少時孤貧，丐於宗黨，得米數百斛，爲宗人所侮，覆米而去，及貴不以爲憾，用爲郡部掾。嘗侍武帝議，有妓師是齊文惠宮人，帝問識坐中客不？曰：惟識沈家令！約伏座流涕，帝亦悲焉，爲之罷酒！

約歷仕三代，該悉舊章，博物洽聞，當世取則，謝玄暉善爲詩，任彦昇工於文章，約兼而有之，然不能過也。自負高才，昧於策利，乘時藉勢，頗累清談，及居端揆，稍弘止足，每進一官，輒殷勤請退，而終不能去，論者方之山濤，用事十餘年，未嘗有所荐達，政之得失，唯唯而已。

所著晉書百一十卷，宋書百卷，齊紀二十卷，高祖紀十四卷，通言十卷，證例十卷，宋文章志三十卷，文集一百卷，皆行於世，又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寤，而獨得胸衿，窮其妙旨，自謂人神之作，武帝雅不好焉。帝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然帝竟不遵用。沈約爲步兵校尉時，管書記，直永壽省，校四部圖書。自齊永元以來，秘閣四部篇卷紛雜，御史中丞秘書監任昉，手自讎校，由是篇目定焉。

### 南北朝徭役

南北朝時宋沈亮奏議云：伏見西府兵士，或年幾八十，而猶伏隸，或年始七歲而已從役，衰耗之體，氣用涇微，兒弱之軀，飢膚未實，而使伏勤雜辱，驚苦傾晚，於理既薄，爲益實輕，書制，休老以六十爲限，役少以十五爲制，若力不周務，故當粗存優減。

劉裕時，曾有詔曰：兵制峻重，務在得宜，役身死叛，輒考旁親，流遷彌廣，未見其極，遂令冠帶之倫，淪陷非所，宜革以宏泰。去其密科，自今犯罪充兵，合舉事從役者，便什管押領，其有戶統，及謫止一身者，不得復侵濫服親，以相連染。

明帝劉彧有詔云：頻羅兵革，經賦未休，軍民巧僞，興事甚多，陷刑入憲，諒非一科，乃至假名戎伍，竊僭私庭，因戰散亡，託懼逃役，且往諸淪逼，雖經累宥，逋竄之黨，猶爲實繁。——

南齊高宗建武四年正月壬寅詔曰：民產子者，獨其父母調役一年，又賜米十斛，新婚者，獨夫役一年。

### 羅敷行

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羅敷喜蠶桑，采桑城南隅，青絲爲籠係，桂枝爲籠鉤，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網綺爲下裙，紫衣爲上襦。

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須！

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幘頭！

耕者忘其犁！

鋤者忘其鋤！



來歸相怒怨！但坐觀羅敷。

使君從南來，五馬立時躡，使君遣吏往，問是誰家妹？

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

羅敷年幾何？

二十尙不足，十五頗有餘。

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

羅敷前致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何用識夫婿？白馬從驪駒，青絲係馬尾，黃金絡馬頭，腰中鹿盧劍，可值千萬餘！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為人潔白晳，鬢鬢頗有須，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趨！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婿殊！

晉太學

晉孝武帝太元十年正月，立國子學，學生多頑翫，因風放火，焚房百餘間，是後考課不厲，賞黜無章，有育才之名，無收賢之實。

嗜痂癖

宋劉裕時之侍中劉劭，嗜食滄蠶，以為味似鯪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疥瘡，

落床上，因取食之，靈休大驚！答曰：性之所嗜！靈休猶未落者，悉褻取以飴之，靈既去，靈休與何助書曰：劉向願見敬，遂舉體流血！

南康國史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褻互與鞭，鞭瘡遍，尙以給膳！

### 傅亮說慎

傅亮，劉裕時之中書令也。嘗著論曰：演慎，其文曰：大道有言，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易曰：括囊無咎，慎不害也，又曰：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文王小心，大雅詠其多福，仲由好勇，馮河貽其苦箴，虞書著慎身之譽，周廟銘陞坐之側，因斯以談，所以保身全德，其莫尙於慎乎？夫四道謙，三財忌滿，祥萃虛室，卑瞰高屋，豐屋有蔀家之災，鼎食無百年之貴，然而徇欲厚生者，忽而不戒，知進忘退者，曾莫之懲，前車已摧，後鑿不息，乘危以庶安，行險而徼幸，於是有顛墜覆亡之禍，殘生天命之變，其故何哉？流溺忘返，而以身輕於物也，故昔之君子，同名爵於香餌，故傾危不及思，憂患而豫防，則針石無用，洪流壅於涓涓，合拱挫於纖蘗，公焉是式，色斯而舉悟，高鳥以風逝，懸醴酒而投綬，夫豈傲著而後謀通，患結而後思復云爾而已哉！故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言防萌也。夫單以營內喪表，張以治外失中，齊秦有守一之敗，偏恃無兼濟之功，冰炭滌於心胸，巖壑絕於四體，夫然後形神偕全，表裏寧一，營

魄內澄，百骸外固，邪氣不能襲，憂患不能及，然可以語至而言極矣。

夫以稭子之抗心希古，絕羈獨放，五難之根既拔，立生之道無累，人患殆乎盡矣，徒以忽防於鍾呂，肆言於禹湯，禍機發於毫端，逸翮鍛於衆舉，觀夫貽書良友，則匹厚味於甘醪。……其懼患也，若無繮而乘奔，其慎禍也，猶履冰而臨谷，或振榻高樓，揭竿獨往，或保約違豐，安於卑位，故漆園外楚，忌在龜犧，商洛遐遜，畏此馴馬，平仲辭邑，殷鑒於崔慶，張臨挹滿，灼戒乎桑霍，若君子覽茲二塗，則賢鄙之分既明，全喪之實又顯，非知之難，慎之維艱！慎也者，言之樞管乎？夫據圖揮刃，愚夫弗爲，臨淵登峭，莫不惴慄！何則？害亦故虛篤，患切而懼深，故詩曰：不敢暴虎，不敢憑河，慎微之謂也，故庖干涉族，恍然爲戒，差之一毫，弊猶如此！况乎觸害犯機，自投死地，禍福之具，內充外斥，陵九折於卣斲，泛衡波於呂梁，傾側成於俄頃，性命哀而莫救，嗚呼！嗚呼！故語有之曰：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爾，言慎而已矣。

劉德願

宋世祖劉駿時，秦郡太守劉德願，性麤率，爲世祖所狎侮，上寵妃殷貴妃薨，葬畢，數與羣臣至殷墓，謂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慈，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慟，撫膺辟踊，涕泗交流！上其悅，以爲豫州刺史。

又令醫術人羊志哭股比，志亦嗚咽，他日有問志：卿那得此副急淚？志時初喪愛姬，答曰：我爾時自哭泣妾耳。志滑稽善爲諧謔，上亦愛狎。

### 劉亮

劉宋時，益梁二州刺史劉亮者，在梁州忽服食修道，欲至長生，過武當山道士孫道胤，令合仙藥。秦豫元年藥始成，而未出火毒，孫不聽亮服，亮苦欲服，平旦開城門取井華水服，至食鼓後，心動如刺，中間使絕，後人見乘白馬將數十人出關西行，共語分明，此乃道家所謂尸解者也。（？）

### 潔癖

劉裕時有謝景仁者，官至左右僕射，性衿嚴整潔，居宇靜麗，每睡輒唾人衣，事畢即聽一日澣濯，每欲睡，左右爭來受，高祖雅相重，申以婚姻，卒時親臨，哭之甚慟。南齊國子助教何終之性好潔，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過，猶恨不足，時人稱爲水淫。

于時又有遂安令劉澄，爲性彌潔，在縣掃拂郭邑路無橫草，水則虫穢，百姓不堪命，坐免官，然甚真正，善醫術。

庾炳之者劉宋時吏部尚書，性好潔，士大夫道之者，去不出戶，輒令人拭塵沈床，

時陳郡殷冲亦好淨，小史非淨浴新衣不得近左右，士大夫小不整潔，每容接之，炳之好潔反是，冲每以此譏焉。

羊欣

羊欣，少靖默，無競於人，美言笑，善容止，汎覽經籍，尤長隸書，父不疑爲烏程令，欣年十二，時王獻之爲吳興太守，甚知愛之，獻之嘗夏月入縣，欣著新絹布，晝寢，獻之書看數幅而去，欣本工書，因此彌善。

官至新安太守，前後凡十三年，游玩山水，甚得適性，素好黃老，常手自書章，有病不服藥，飲符水而已，兼善醫術，撰藥方十卷。

活輿地圖

劉宋時，光祿大夫謝莊，製木方丈，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別郡殊，合之則宇內爲一。

陶淵明訓子書

廣武周續之，彭城劉遺民，與陶潛均遁跡廬山，謂之尋陽三隱，淵明嘗有訓子書云：天地賦命，有往必終，自古聖賢，誰能獨免？子夏言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友之人，親受音旨，發斯談者，豈非窮達，不可妄求壽夭，永無外請故耶？吾年過五十，

而窮苦荼毒，家貧弊，東西游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己，必貽後患，僥倖得世，使汝幼而飢寒耳！

常感孺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慚兒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隣靡二仲，定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罔罔！少年來好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交變聲，亦復歡爾有喜，嘗言五六月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陋，日月遂往，緬求在昔，眇然如何！疾患以來，漸就耗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恨汝輩稚小，家貧無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苦何可言，然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敬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爲成，因喪立功，他人尙爾，况共父之人哉？

穎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末齒，濟北汜稚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汝其慎哉？吾復何言？

### 劉凝之

劉凝之晉宋時人，高尚不仕，慕老萊子嚴子陵爲人，推家財於弟及兒子，立屋於野外，非其力不食，妻梁州刺史郭銓女也，遺送豐麗，凝之悉散之親屬，妻亦能不慕榮華

，與疑之共安儉苦，夫妻共乘薄笨車，出市貿易，周用之外輒以施人。

時荊州年飢，衡陽王劉義季，慮疑之餒斃，餉錢十萬，疑之大喜，將饋至市門，觀有飢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

後携妻子泛江湖，隱居衡山之陽，登高嶺絕人跡，爲小屋居之，采藥服食，妻子皆從其志。元嘉二十五年卒，時年五十九。

### 建業學館

晉宋時，南昌雷次宗者，篤志好學，不交世務，元嘉十五年，徵次宗至京師開館於鷄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會稽朱膺之，潁川庾蔚之，並以儒學總諸生，時國子學未立，上留心藝術，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立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並建，車駕數幸次宗學館，資給甚厚。

## 古今說林第七輯（錄自南齊書）

## 原書及作者小史

南齊書，梁蕭子顯撰，凡五十九卷，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今本州郡志桂陽王傳中尚有缺文。多載詞章，少載事實，亦同乎宋書。劉知幾謂子顯雖文傷寒暄，而義甚優長，蓋其爲尊者諱，叙禪代之處，雖不見篡弒之迹，尙能微露其意，惟良政高逸孝義倖臣皆有序，而文學傳獨無叙，殆亦宋以後所殘缺歟？

蕭子顯，南齊之宗室也，好學工屬文，仕梁官至仁威將軍，吳興太守，嘗采衆家後漢考正同異，爲一家之書，又撰齊史，書成付之秘閣，武帝雅愛子顯才，又嘉其容止吐納，每御筵侍坐，偏顧訪焉。嘗從容謂子顯曰：我造通史，此書若成，衆史可廢。子顯對曰：仲尼讀易道黜，八索述職，方除九丘，聖製符同，復在茲日。時以爲名對。

子顯性凝簡，頗負其才氣，及掌選，見九流賓客，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搨而已，衣冠竊恨之！卒年四十九，及葬請隘，武帝手詔：倖才傲物，宜隘日驕



！子顯所著後漢書一百卷，齊書六十卷，普通北伐記五卷，貴儉傳三十卷，文集二十卷，行於世。

蕭道成

後漢自建武至建安二十五年，而禪位於魏，魏篡立四十六年而禪於晉，晉立一百五十六年而禪宋，宋立六十年，而禪位於南齊蕭道成，宋帝禪位文告，一如漢魏晉故事，蕭道成篡立後，封宋帝爲汝陰王，是日宋帝遜于東邸，備羽儀，乘畫輪車，出東掖門，帝問今日何不奏鼓吹？左右莫有答者。

蕭道成篡宋自立，是爲南齊高帝，在位四年而崩，據本紀載：上少深沉有大量，寬嚴清儉，喜怒無色，博涉經史，善屬文，工草隸書，奕棋第工品，雖經綸夷險，不廢素業，從諫察謀，以威重得衆，即位後，身不御精細之物，後宮器物，欄杆以銅爲飾者，皆改用鐵，內殿施黃紗帳，宮人著紫皮履，華蓋除金花爪，用鐵迴釘，每日：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欲以身率天下，變移風俗。

鬱林王

南齊武帝三傳至皇孫鬱林王昭業，昭業少美容止，好隸書，世祖飭皇孫手書不得妄出，以貴重之，進對音吐，甚有合譽，及即位，嘗言：佛法言有願轉生帝王家，今日見

作天王，便是大罪，左右主帥動見拘執，不如作市邊屠沽富兒百倍矣！遂極意賞賜，輒百數十萬，每見錢輒曰：我昔時思汝一文不得，今得用汝，未暮年之間，內庫儲錢數億垂盡，開主衣庫與皇后寵姬觀之，給閹人豎子各數人，隨其所欲恣意奪取，取諸寶器以相割擊，破碎之以爲笑樂，居常裸袒，著紅綵袒服，好鬥鷄，密買鴉雀數千價，世祖御物甘草杖寸斷之，日夜在六宮房內，與文帝幸姬霍氏淫通，高宗每諫不納，遂弑之，時年二十一。

其妃何婧英，稟性淫亂，初爲南郡王妃，王日與無賴人游，妃擇其美者，皆與交歡，南郡王侍書人馬澄年少色美，甚爲妃悅，常與鬥腕較力，南郡王以爲歡笑。及爲鬱林王妃，又有女巫子楊珉之，亦有美貌，妃尤愛悅之，與同寢處如伉儷，及即帝位，以妃爲皇后，時大臣奏楊珉之淫亂宮廷，帝將誅之，后與帝同席坐，流涕覆面謂之曰：楊珉好年少，無罪過，何可枉殺！左右蕭坦之耳語於帝曰：此事別有一意，不可令人聞，帝謂皇后爲阿奴曰：阿奴暫去！坦之乃曰：外間並云：楊珉之與皇后有異情，彰聞遐邇。帝既恣愛后，不得已而赦之。

蕭鸞

蕭鸞以手弑二帝，——鬱林王，海陵王，——而自立，是爲南齊高宗，立五年而崩。

，性多忌慮，故亟行誅戮，潛信道術，用計數出，行幸先占利害，南出則唱云西行，東游則唱云北幸，簡於出入，竟不南郊，初有疾無輟聽覽、秘而不傳，及寢甚久，勅公卿磨署文簿求白魚以爲治，外始知之，遂不治而崩。

東昏侯

東昏侯蕭寶卷，蕭鸞之第二子也，鸞死寶卷立，立三年而爲蕭寶融所殺，寶卷立時年十九，在東宮時便好弄，不喜書學，高宗亦不以爲非，嘗夜捕鼠達旦，以爲笑樂，或日夜於後堂戲馬，與親近閹人娼伎鼓叫，常以五更就臥，至哺乃起，王侯朝見整日候駕，百僚陪位，皆僵仆菜色，出游所經路道，屏逐居民，由東宮以至郊外數十里，皆空家盡室，巷陌懸幔爲高障，置使人防守之，謂之屏除，或於市肆左側過，親幸家，回環旋轉，周遍京邑，每三四更中，鼓聲四出，輜載橫路，百姓喧走相隨，士庶莫辨，出輒不言定所，東西南北，無處不驅人，高障之內設部伍羽儀，皆奏鼓吹，羌胡技鼓角橫吹，夜出晝反，火光照天！

又選無賴小人善走者爲逐焉，左右五百人常以自隨，奔走往來，略不暇息，置射雉場二百九十六處，郊郭四民皆廢業，樵薪路斷，吉凶失時，乳婦婚姻之家，移置寄室，或與病棄尸，不得殯葬，有棄病人於青溪邊者，吏懼爲監司所聞，推置水中，泥覆其面

，須臾便死！

宮中修建不息，或拆毀復修，修成復毀，壁上皆畫男女私愛之像，嘗於暑月移種花木，未及終日，便就萎枯，於是徵求民間，望樹便取，毀牆徹屋以移植之，朝栽暮拔，道路相繼，又於苑中立市，太官每日進酒肉雜肴，使宮人屠酤，后妃爲市令，帝爲市魁，執罰爭者，就后妃決判，帝有膂力，能担白虎幢，周遊宮苑。

及蕭寶融兵入京師，遂緊閉宮門，屢戰不捷，帝尤惜金錢。不肯賞賜，左右叩頭請之，帝曰：賊來獨取我耶？何爲就我求物！後堂儲數百具榜，啓爲城防，帝云：擬作殿，竟不與！又催御府細作三百人製精仗，待圍解時出游，金銀雜物雕鏤倍急於常，宮城被攻破之夜，帝在含德殿吹笙歌，作女兒子，臥未熟，聞兵入，趨出北戶。遂遇害。

每出行驅斥百姓，須街巷空宅而後已，前魏興太守王敬賓，新死未斂，家人被驅不得留視，及家人還鼠食兩眼都盡！

又嘗至沈公城，有一婦人當產不去，帝入其家，問何獨在？答曰：臨產不得去，因剖腹看男女！

喜游獵不避危險，至蔣山定林寺，一沙門病不能去，藏於草間，爲軍人所得，應時殺之！左右韓暉光曰：老道人可念！帝曰：汝見麀鹿亦不射耶？仍百箭俱發。故貴人害

室者，皆數處立宅，以爲避圍之舍，每遇宮常至三更，百姓然後得反，禁斷又不即通，處處屯咽，或泥塗灌注，或冰凍嚴結，老幼啼號，不可聞見！

三年殿內火，合夕便發，其時帝又未還宮內，諸房閣已閉，內人不得出，外人又不敢輒開，比及開死者相枕，領軍將軍王瑩率衆救火，太極殿得全，內外叫喚，聲動天地，帝三更方還，先至東宮，慮有亂，不敢便入參觀，審無異乃歸，其後出游，火又燒瑤儀曜靈等十餘殿及栢寢，北自華林，西至秘閣三千餘間皆盡！

左右有能讀西京賦云：栢梁既災，建章是營。於是大起諸殿，又爲潘妃起神仙永壽玉壽三殿，皆飾以金壁，其玉壽中作飛仙帳，四面繡綺，窗間畫畫神仙，又作七賢，皆以美女侍側，鑿金銀爲書字，靈獸神禽，風雲華炬，爲之玩飾，椽桷之端悉垂鈴佩。

江左舊物有古玉律數枚，悉裁以鑲嵌，莊嚴寺有玉九字鈴，外國寺佛面有光相，禪靈寺塔諸寶珎，皆剝取以施潘妃殿飾，急暴，所作便欲速成，造殿未施桀桷，便於地畫之，唯須宏麗，不知精密，酷不別畫，但收綸纒而已！諸匠賴此，得不用情。

又鑿金爲蓮花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少步生蓮花也。塗壁皆以麝香，鋪地珠簾，窮極其麗，繁役工匠，自夜達曉，猶不副選，乃別以諸寺佛刹漆并個人雕嵌以充其志。潘妃服御極選珍寶，至衣庫舊物不復周用，貴市人間金銀寶物，價皆數倍，虎珀劍

一隻，值百七十萬，都下酒租皆折輸金，以供雜用，猶不能足，征斂繁重，百姓號泣！明帝時多聚金寶，至是金以爲泥，不足周用，令富室買金，不問多少，限以賤價，又不還值。張欣泰嘗謂舍人裴長穆曰：宮殿何事頓爾？夫以秦之富，起一阿房而滅，今不及秦一郡，而頓起數十阿房，其危殆矣！答曰：非不悅子之道，願言不用耳！

潘妃放恣，威行遠近，父包青與諸小共逞姦毒，富人悉誣爲罪，因宅資財，莫不啓乞，或云寄附，隱藏復加收沒，一家見陷，禍及親鄰，又慮後患，男口必殺。每游走潘氏乘小輿，宮人皆露禪著綠絲屨，帝自戎服騎馬後隨之！帝小有過失，潘氏輒杖之。

又徵役以三丁取兩爲率，遠郡悉令輸米，一人五十斛，輸米既畢，就役如故，百姓苦役，人多詐疾注籍遺外，醫巫在所檢占，又多藉詐財物，又追責病者租布，隨其年歲多少，銜命之人，皆給貨賂，隨意縱捨。又橫調徵求，皆出百姓，羣小魚肉，民怨沸騰矣。

後帝被殺，送首蕭衍，時年十五。

### 張苟兒

張苟兒，南陽人，少便弓馬，有胆氣，好射虎，發無不中，南齊開國，頗立戰功，官至護軍將軍，苟兒武將，不習朝儀，太祖即位，聞當內遷，乃於密室中屏人學揖讓答

對，空中俯仰，如此竟日，妾侍竊窺笑焉。

太祖崩遺詔加苟兒開府儀同三司，將拜，謂其妓妾曰：我拜後應開黃閣，因口自爲鼓聲。

其妻嘗謂苟兒曰：昔時夢手熱如火，而君得南陽郡，元徽中夢半身熱，而君得本州，今復夢舉體熱矣！有閹人聞其言說之，事達世祖，苟兒又遣使與蠻中交關，世祖疑其有異志，遂收捕苟兒，苟兒聞命，脫冠貂投地曰：用此物誤我！少日伏誅。

### 神彈

桓榮祖者南齊時下邳人，善彈，彈鳥毛盡，而鳥不死，時有海鶴羣翔，榮祖登城面樓彈之，無不折翅而下。

### 銅山

南齊時朝議鑄錢，內史劉俊奏云：南廣郡界蒙山下，有城名蒙城，可工頃地，有燒爐四所，高一丈，廣一丈五尺，從蒙城渡水南百許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銅，又有古掘銅坑深二丈，並居宇處猶存，鄧通南安人，漢文帝賜嚴道縣銅山鑄錢，今蒙山近青衣水南，青衣在側，並是故秦之嚴道地，青衣縣又改名漢嘉，且蒙山去南安二百里，案此必是通所鑄云。

## 首級山

南北朝時，渦陽一役，殺傷最慘，據南齊史載：永泰元年，豫州刺史裴叔業領東海太守孫令終，新昌太守劉思效，馬頭太守李僧雋等五萬人，圍渦陽，北魏兗州刺史孟表固守拒戰，叔業圍攻之，積所斬級高五丈，以示城內，……後魏援至，叔業率軍迎擊破之，再戰斬首萬級，獲生口三千人，器械輜馬絹布千萬計，魏主遣楊大眼率步騎千餘萬救渦陽，叔業見兵盛，夜委軍遁走，明日齊軍奔潰，魏兵追之，傷殺不可勝數，日暮乃止。

## 蚤虱賦序

卞彬官至南齊諸暨令後被王敬則所殺，嘗作蚤虱賦序曰：余居貧布衣，十年不製；一袍之縵，有生所記，資其寒暑，無與易之，爲人多病，起居其疏。寤寢敗絮，不能自釋，兼攝性懈惰，懶事皮膚，澡刷不謹，澣沐失時，四體羸弱，加以臭穢，故葦席蓬纓之間，蚤虱猥流，淫癢滑澁，無時恕肉，探揣搯撮，日不替手，虱有諺言，朝生暮孫，若吾之虱者，無湯沐之慮，絕相弔之憂，宴聚乎久，襟爛布之裳，服無改換，招留不能加，脫絺綌。復不動於捕討，孫孫息息，三十五載焉！

## 琴韻辨



南齊時，吳郡陸厥，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邪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以不上去入爲四聲，以此製韻，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沈約宋書，謝靈運傳後，又論宮商。

陸厥與沈約書曰：范詹事自序：性別宮商，識清濁特能，適輕重，濟艱難，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沈尙書亦云：自靈均以來，此秘未觀，或關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顧謝去之彌遠，大旨鉤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旣美矣，理又善焉。但觀歷代衆賢，似不都聞此處，而云此秘未觀，近於誣乎？范云：不從根本中來，尙書云：匪由思至，可謂揣情謬於玄黃，摘句差其音律也！范又云：時會此者，尙書云：或暗與理合，則美詠清謳有辭章調韻者，雖有差謬，亦有會合，推此以往，可得而言，夫思有合離，前哲同所不免，文有開塞，即事不得無之，于建所，以好人譏彈，士衡所以遺恨終篇，旣曰遺恨，非盡美之作，理可詆訶，君子執其詞，便謂合理爲關，豈如指其合理而寄詆訶爲遺恨邪？曰魏屬論，深以清濁爲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祖晤妥帖之談，操末續顛之說，興玄黃於律呂，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秘未觀，茲論爲何所指耶？故慮爾前英已早識宮徵，但未屈曲指的，若今翻所申。至於

掩瑕藏疾。合少謬多，則隨潘所云：人之著述，不能無病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聞不改則不知，斯曹陸又稱：竭情多悔，不可力強者也。今許以有病有悔爲言，則必日知無悔無病之地，引其不了不合爲問，何獨誣其一合一了之明乎？意者亦質文時異，古今好殊，將急在情物，而緩於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惡猶且相半，章句意之所緩，故合少而謬多，義兼於斯。必非不知，明矣！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雁，便成二體之作，孟堅精正，詠史無虧於東主，平子恢富，羽獵不累於遺虛，王粲初征，他又未能稱是，楊修敏捷，暑賦彌口不獻。率意寡尤，則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賒於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機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一耶？論者乃可言未窮其致，不得言曾無先覺也。

沈約答曰：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舉，又非止若斯而已也，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歷已不能盡，何況復過於此者乎？靈均以來，未經用之於懷抱，固無從待其彷彿矣！若斯之妙而聖人不尙邪？比蓋曲折聲韻之巧，無當於訓義，非聖哲立言之所急也，是以子雲譬之雕蟲篆刻，云壯夫不爲，自古辭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徵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參差變動，所味實多。故鄙意所謂此秘未覩者也。以此而推，則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處，若以文

章之音韻，同絃管之聲曲，則美惡妍蚩，不得頓相乖反，譬由子野操曲，安得忽有剛韻失調之聲？以洛神比陳思他賦，有似異乎之作，故知天機啓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也，士衡雖云炳若緡錦，寧有濯色江波，其中復有一片，是衛文之服，此則陸生之言，即復不盡若矣！韻與不韻，復有精粗，輪扁不能言，老夫亦不盡辨此。

千里船

南齊朝有祖冲之者，范陽人，官至謁者僕射，有機思，善律歷，於南朝歷法多所改善，著易·老，莊義釋，時關中姚興得指南車，有外形而無機巧，每行使人於內轉之，昇明初，太祖使冲之追修古法，冲之改造銅機，圓轉不窮，而司方如一，馬均以來未有也。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餘里。

虞愿

南齊明帝以故宅起湘宮寺，費極奢侈，以孝武莊嚴剎七層，帝欲起十層，不可立，分爲兩剎各五層，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郡還見，帝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時尚書餘姚虞愿在側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錢，佛若有知，當悲哭哀鳴，罪高浮屠！有何功德？尚書令袁粲在坐，爲之失色！帝乃怒！使人驅愿下殿，愿徐

考，無異容。

獻納

崔慧景官至南齊司州刺史，每罷州，輒傾資獻奉，動數百萬，世祖以此嘉之，遂得歷任顯職。

孔琇之，官臨海太守，在任清約，罷郡還獻乾薑二十斤，世祖嫌少，及知琇之清廉，乃歎息之！

### 褚伯玉

褚伯玉字元璣，錢塘人也，少有隱操，寡嗜欲，年十八，父為之婚，婦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往剡，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時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餘年，隔絕人物，卒年八十六，常居一樓，仍葬樓所。

### 沈麟士

沈麟士字雲禎吳興人，少好學，家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隱居吳堯山，講經教授，從學者數十百人，各營屋宇，止依其側，麟士負薪汲水，并日而食，守操終老，篤學不倦，遭火燒書數千卷，年過八十，耳目猶聰，以火故，抄寫燈下，細書復成二三千卷，滿數十篋，時人以為養身靜默之所致也。著周易兩繫，莊子內篇訓，注易經，禮記，春秋，尚書，論語，孝經，老子要略數十卷。至八十六卒。

# 古今說林第八輯（錄自梁書）

原書及作者小史

梁書，唐姚思廉撰，凡五十六卷。其父察在陳嘗修梁陳二史未就，貞觀三年，思廉受詔與魏徵續成之，持論平允，排整次第，猶具漢晉以來相傳之史法。

姚察，武康人，字伯審，勵精學業。聞見該博。陳太建初爲通直散騎常侍，報聘於周，沛國劉臻竊訪漢書疑事十餘條，並爲剖晰，極有經據。臻曰：名下定無虛士。累遷度支吏部尚書，入隋授秘書丞，敕成梁陳二史，未畢而死，臨亡戒子思廉續成之。

姚思廉，寡嗜欲，惟一於學，初仕爲代王侍讀，唐高祖定京師，府僚皆奔亡，獨思廉侍。太宗時累官弘文館學士，與魏徵同撰梁陳書，拜散騎常侍，卒諡康。

魏徵，曲城人，字玄成，好讀書，多所通涉。隋亂詭爲道士，初從李密，入京見高祖，自請安輯山東，乃擢秘書丞。太宗時拜諫議大夫，檢校侍中。令

狐德、蔡孔、顧遠等撰周隋各史，徵受詔總加撰定，多所損益，時稱良史，書成，進左光祿大夫封鄭國公。徵貌不揚，有志胆，犯顏敢諫，雖帝甚怒，神色自若！帝亦爲之霽威。嘗曰：人言徵舉動疏慢，我但見其嫵媚！徵謁告上冢，還奏言：聞陛下有闕南之行，既辨而止何也？帝曰：畏卿遂停耳。帝嘗得佳鷄，自脣之，望見徵，懷中，徵奏事，故久不已，鷄竟死懷中。徵自以不世遇，乃展盡底蘊，陳十漸，前後二百餘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拜太子太師，以疾卒官。帝歎曰：以銅爲鑑可正衣冠，以古爲鑑可知興替，以人爲鑑可知得失。徵亡朕失一鑑矣！諡文貞。

孤獨園

梁武帝二十年，詔曰：凡具有單孤老稚，不能自存主者，郡縣咸加收養，贍給衣食，每令周足，以終其身。又於京師置孤獨園，孤幼有歸，華髮不置，若終年命，厚加料理，尤窮之家，勿收租賦，又詔：兵騷奴婢，男年登六十，女年登五十，免爲平民，

梁三帝

梁武帝蕭衍，文思欽明，能事畢究，少而篤學，洞達儒立，雖萬機多務，猶卷不輟手；燃燭側光，常至戊夜，造制旨孝經義，周易講疏，及六十四卦，工繁文言序卦等義

## 古今說林

，樂社義。毛詩問答，春秋問答，尚書大義，中庸講疏，孔子正言，老子講疏，凡二百餘卷，並正先儒之迷。開古聖之旨，王侯朝臣皆奉表質疑，高祖皆為解釋。

修飾國學，增廣生員，立五館，置五經博士，於台西立士林館，於是四方郡國趨學，向風雲集於京師矣！兼篤信正法，尤長釋典，製涅槃大品，淨名三慧諸經義，復數百卷，聽覽餘閑，即於重雲殿及同泰寺講說，名僧領學，四部聽衆，常萬餘人，又製通史，躬製贊序，凡六卷。天情睿敏，下筆成章，千賦百詩，直疏便就。嘗文質彬彬，超邁今古，詔銘贊誄，箴頌箋奏。爰初在田泊登寶歷。凡諸文集，又百二十卷。六藝備閑，藝登逸品，陰陽緯候，卜筮占決，並悉稱善，又撰全策三十卷。草隸尺牘，騎射弓馬，莫不奇妙。

勤於政務，孜孜無怠，每至冬月四更竟，即勅把燭看事，執事觸寒，手為寸裂，糾竈摘伏，洞盡物情，常哀矜涕泣，然後可奏，日止一食，膳無鮮腴，惟豆羹糲食而已，庶事繁擁，日儻中，便漱口，過身衣布，木棉皂帳，一冠三載，一被二年，常克儉於身，凡皆此類。五十外便斷房室，後宮職司，貴妃以下，皆衣不曳地，傍無錦綺，不飲酒，不聽音聲，非宗廟祭祀，大會饗宴，及諸法事，未嘗作樂，性方正，雖居小殿階室，恆理衣冠，盛夏著月，未嘗褰袒，不正容止，不與人相見，雖見內豎不臣，亦如遇

大資也，歷觀古昔帝王人君，恭儉莊敬，藝能博學，罕或有焉。

晚年尤篤信佛法，嘗於同泰寺說法，君臣同時捨身，又以金銀贖之。數常在億萬以上，後以誤任魏叛將侯景，致遭困辱，幾至滅國，在位四十七年。太清三年五月，以所求不供憂憤寢疾，遂崩淨居殿，時年八十六。梁武於篡齊之後，欲以南海郡爲巴陵國，而遷和帝蕭寶融，以問范雲。雲俯首未對，沈約曰：今古殊事，魏武所云：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梁武領之，於是遣鄧伯進以生金。帝曰：我死不須金，醇酒足矣！乃引飲一升，伯禽就加摺焉。帝崩齊亡！

梁簡文帝諱世續，高祖第三子，昭明太子同母弟也，即位二年，侯景自爲丞相，遣王偉等進觴於帝曰：丞相以陛下憂憤既久，使臣上壽！

帝笑曰：壽酒不得盡此乎？於是並持酒肴曲項琵琶與帝飲。帝知不免，乃盡酣曰：不圖爲樂一至於斯，既醉寢，王偉乃出，彭儔進土饗。王修篡坐其上，於是太宗崩於永福省，時年四十九。

帝初見幽繫，題壁自序云：有梁正士，蘭陵蕭世續，立身行道，終始如一，風雨如晦，鷄鳴不已！弗欺暗室，豈况三光，數至於此，命也如何，又爲連珠二首，文甚悽愴。



## 古今說林

帝幼而敏睿，識過人，六歲使屬文。高祖驚其早就，弗之信也。乃於御前面試，辭成甚美，高祖歎曰：此子吾家之東阿。既長，器宇寬弘，未嘗見愠喜，方頗豐下，鬚鬢如畫，眄眙則目光燭人。讀書十行俱下，九流百氏，經目必記，篇章辭賦，操筆立成，博綜儒書，善言玄理，自年十一，便能親庶務，歷試諸政，所在有稱，在襄陽拜表北伐，拓地千餘里，及居置業，多所弘宥，文案簿領，纖毫不可欺，引納文學之士，賞接無倦，恆討論篇籍，繼以文章。高祖所製五經講疏，嘗於女園奉述，聽者傾朝野。雅好題詩，其序云：余七歲有詩癖，長而不倦，然傷於輕豔，當時號曰宮體，所著昭明太子傳五卷，諸王傳三十卷，禮大義二十卷，老子義二十卷，莊子義二十卷，長春義記一百卷，法寶蓮華二百卷，並行於世焉。

世祖孝元皇帝，諱世誠，武帝第七子也，以率師誅滅侯景，入承大統，在位三年，西魏蕭贇入寇金陵，遂還害，時年四十七。太子元良，始安王方略皆見害，魏寇乃還，百姓男女數萬口，分爲奴婢，驅入長安，小弱者皆殺之！

元帝聰明俊朗，天才英發，年五歲，武帝問汝讀何書？對曰：能誦曲禮，武帝曰：汝試言之，即誦上篇，左右莫不驚歎！初生患眼，高祖自下意治之，遂盲一目，彌加慈愛，既長好學，博總羣書，下筆成章，出言爲論，才辯敏速，冠絕一時，武帝嘗問曰：

孫策昔在江東，于時年幾？答曰十七，高祖曰：正是汝年。

初帝在幽逼，求酒飲之，製詩四絕，其一曰：南風且絕唱，西陵最可悲，今日還蒿里，非復封禪時，其二曰：人世逢百六，天道異貞恒，何言異螻蟻，一旦損鷗鵬。其三曰：松風侵曉哀，霜氛常夜來，寂寥千載後，誰長軒轅台。其四曰：夜長無歲月，安知秋與春，原陵五樹杏，空得動耕人。

梁王督遣尙書傅準監行刑，帝謂之曰：卿幸爲我宣行，準捧詩流淚不能禁，進士囊而殞之，梁王督使以布帛纏尸斂以蒲席，束以白茅，以車一乘，葬于江津門外。

帝性不好聲色，頗有高名，與裴子野、劉顯、蕭子雲、張纘，及當時才秀爲布衣之交，著述辭章，多行於世，所著：孝德傳三十卷，忠臣傳三十卷，丹陽尹傳十卷，注漢書一百一十五卷，周易講疏十卷，內典博要一百卷，連山三十卷，洞林三卷，玉韜十卷，補關子十卷，老子講疏四卷，李德志、懷舊志，荆南志，江州記，貢職圖，古人同姓名錄一卷，筮經十二卷，贊三卷，文集五十卷。

其妃徐昭佩，生世子方等，及益昌公主含貞，妃無容質，不見禮，帝二三年一入房，妃以帝眇一目，每知帝將至，必爲半面妝以俟，帝見則大怒而出！妃性嗜酒，多洪醉，帝遺房必吐衣中，與荆州後堂瑤光寺智遠道人私通，酷妬忌，見無寵之妾，便交杯接

聖，才覺有娠者，即手加刀刃，帝左右暨季江有姿容，又與淫通，時有賀敬者美色，妃要之於普賢尼寺，書白角枕爲詩相贈答，既而貞惠世子方諸母王氏，寵愛未幾而終，元帝歸咎於妃，逼令自殺，帝親製金樓子述其淫行。

徵購

梁武帝於鍾山造大愛敬寺，外戚王儼舊墅在寺側，有良田八十餘頃，即晉丞相王導賜田也，武帝遣主書宣旨，就儼求市，欲以施寺。儼答旨云：此田不賣！若易敕取，所不敢言！酬答又脫落，高祖怒！遂付市評田價，以值逼還之。

昭明太子

昭明太子，蕭統，梁武帝長子也，生而聰叡，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遍讀五經，悉能諷誦，美姿貌，善舉止，讀書數行並下，過目皆憶，每遊宴祖道，賦詩至十數韵，或命作劇韻賦之，皆屬思便成，無所點易，武帝大弘佛教，親自講說，太子亦崇信三寶，遍覽衆經，乃於宮內別立慧義殿，專爲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談論不絕，太子自立三歸法身義，並有新意。

性至孝，母喪，水漿不入口，每哭輒痛絕，體素壯，至是減削過半，每入朝，士庶見者莫不泣下，自加元服，武帝便使省萬機，內外百司奏事者填塞於前，而明於庶事，

纖毫必曉，每所奏有謬誤及巧妄，皆即就辯，折示其可否，徐令改正。未嘗彈糾一人，平斷法獄，多所全宥。天下皆稱仁，性寬和容衆。喜愠不形於色。引納才學之士，愛賞無倦。恒自討論篇籍，或與學士商榷古今，閑則繼以文章著述，率以爲常。於時東宮有書幾三萬卷，名才並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

性愛山水，於玄圃穿築，更立亭館，與朝士名素者遊其中。嘗泛舟後池。番禺侯軌，盛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不答。詠左思招隱詩曰：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侯慚而止。出宮二十餘年，不畜聲樂，少時敕賜大樂女伎一部，略非所好。普通中，大軍北討，京師谷貴，太子因命菲衣減膳，改常饌爲小食，每霖雨積雪，遺腹心左右周行閭巷視貧困家，有流離道路，密加振賜，又出主衣絛帛，多作襦袴，冬月以施貧凍，若死亡無可以殮者，爲備棺木，每聞遠近百姓賦役勤苦，輒驗容色。嘗因戶口未實，重於勞擾以爲憂！

太子孝謹天至，每入朝，未五鼓便守城門，開東宮，雖燕居內殿，一坐一起，恆向西南，面台宿，被召當入，危坐達旦，三年三月寢疾，恐貽高祖憂，敕參問，輒自力手書啓，及稍篤，左右欲啓聞，猶不許曰：何令至尊知我如此惡！因便嗚咽！四月乙巳薨，時年三十一，武帝幸東宮，臨哭盡哀，詔殮以袞冕，諡曰昭明，葬安寧陵。

太子仁德素著，及薨，朝野號慟，京師男女奔走宮門，號泣滿路，四方氓庶，及邊疆之民，聞喪皆慟哭！所著文集二十卷，又撰古今典故文言爲正序十卷，五言詩之善者爲文章英華二十卷，文選三十卷。

哀太子

哀太子大器，太宗嫡孫子也。大寶二年，賊侯景廢太宗，將害太子，時賊黨稱景命召太子，太子方講老子，將欲下牀，而刑人掩至，太子顏色不變徐曰：久知此事，嗟其晚耳！刑者欲以衣帶絞之，太子曰：此不能見殺！乃指繫帳竿下繩，命取絞之而絕！時年二十八。

太子性寬和，兼神用端凝，在於賊手，每不屈意，初侯景西上，携太子同行，及其敗歸，部伍不復整肅，太子所乘船居後，不及賊衆，左右心腹並勸因此入北，太子曰：家國喪敗，志不圖生，主上蒙塵，寧忍遠離！吾今逃匿，乃是叛父，非謂避賊，便涕泗嗚咽，令即前進，賊以太子有器度，每常憚之，恐爲後患，故先及禍。

曹景宗

曹景宗新野人，父欣之，爲宋將，位至征虜將軍，徐州刺史，景宗幼善騎射，好畋獵，常與少年數十人，澤中逐鹿，每乘騎趁鹿，鹿馬相亂，景宗於衆中射之，人皆懼

中馬足，鹿應弦輒斃，以此爲樂。未弱冠，欣之於新野遣出州，以匹馬將數人，於中途卒逢蠻賊數百圍之，景宗帶百餘箭，乃馳騎四射，每箭殺一蠻，蠻遂散走，因是以胆勇知名，頗愛史書，每讀穰苴樂毅傳，輒放卷歎息曰：丈夫當如是！

景宗驍勇善戰，征楊大眼時，殺傷遍地，伏屍四十里，魏軍爭投水死，淮水爲之不流，緣淮百餘里尸骸枕藉，生擒五萬餘人，收其軍糧器械，積如山岳，牛馬騶騾，不可勝計，積功至領軍將軍。

景宗爲人自恃，尙勝，每作書，字有不解，不以問人，皆以意造焉。雖公卿無所推揖，好內，妓妾至數百，窮極錦綉。性躁動，不能沈默，出行常欲褰車帷幔，左右輒諫，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景宗謂所親曰：我昔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鴉叫，平澤中逐麋，斃肋射之，渴飲其血，飢食其肉，甜如甘露漿，覺耳後風生，鼻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駁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遭此邑邑，使人無氣！

爲人嗜酒好樂，臘月於宅中使作野序逐除，遍往人家乞酒食，本以爲戲，而部下多馴，因弄人婦女，奪人財貨，梁武帝頗知之，景宗乃止，武帝數宴見功臣，共道放蕩

景宗醉後謬忘，或誤稱下官，武帝故縱之以爲笑樂。後遷江州刺史，赴任卒於道，時年五十二。

鄧元啓母

鄧元啓當陽人，少有胆幹，膂力過人，性任俠，好振施，鄉里少年多附之，仕梁，以平蜀功，官至平西將軍，益州刺史，後瓜代者蕭深藻將至，元啓頗營還裝，糧儲器械，略無遺者，深藻入城甚怨望之，因表其逗留，不憂軍事，收付州獄，於獄自縊，時年四十八。

元起初爲益州，過江陵迎其母，母事道，方居館不肯出，元起拜啓同行，母曰：貧賤家兒忽得富貴，詎可久保？我寧死不能與汝共禍敗！卒如母言。

辭令

鄭紹叔者開封人也，仕梁爲司豫二州大中正，善於辭令，每對武帝言事，善，則曰：臣愚不及此！皆聖主之策。其不善，則曰：臣慮出淺短，以爲其事常如是。殆以此誤朝廷，臣之罪深矣！以故，武帝甚親信之！

呂僧珍

呂僧珍，梁之開國元勳，梁國建，僧珍去家久，表求拜墓，武帝欲榮之，乃假使持

節平北將軍，南兖州刺史。僧珍在任，平心率下，不私親戚，從父兄子宏，以販葱爲業，僧珍既至。乃棄業欲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國重恩，無以報效。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叨越？但當速返葱肆耳！

### 任昉

任昉，字彥昇，樂安人，仕梁，由秘書出爲新安太守，在郡不事邊幅，率然曳杖徒行，邑郭民通辭訟者，就路決焉。爲政清省，吏民便之，視事暮歲，卒於官舍，時年四十九，闔境痛惜，百姓並立祠堂於城南。昉雅善屬文，尤長載筆，才思無窮，當世公王表奏，莫不請焉，昉起草即成，不加點竄，沈約一代詞宗，深所推挹。

昉好交結獎進，士友得遇者，率多升擢，故衣冠貴遊，莫不爭與交好，坐上賓客恒有數十，時人慕之。號曰任君，言如漢之三君也。不治生產，乃至居無室宅，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武帝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勘其書目，官所無者，就昉家取之。

昉所著文章數十萬言，盛行於世。雜傳二百四十七卷，地記二百五十二卷，文章三十三卷。昉第四子東里，頗有父風，官至尚書外兵郎，初昉立於士大夫間，多所汲引，有善已者則厚其聲名。及卒，諸子皆幼，人罕瞻卹之。平原劉孝標爲著客問，以諷世情



之涼薄焉。

馮道根

馮道根廣平人，少失父，家貧傭賃以養母，行得甘肥，不敢先食，必進還以進母，年十三，以孝聞於鄉里，及長，歷齊梁，以戰功官至右衛將軍，道根性謹厚，木訥少言，爲將能檢御部曲，所過村陌，將士不敢虜掠，每所征伐，終不言功，諸將譁議爭競，道功默然而已，武帝嘗指道根示尚書令沈約曰：此人口不論動！約曰：此陛下之大樹將軍也。處州郡和理清靜，爲部下所懷，在朝廷雖貴顯，而性儉約，所屋宅不營牆屋，無器服侍衛，入室則蕭然如素士之貧賤者，微時不學，既貴粗讀書焉。

班固漢書真本

南北朝時，有北僧南渡，惟持一葫蘆，中有漢書序傳，僧曰：三輔舊老相傳，以爲班固真本，梁宣城太守蕭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而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隸非篆，琛甚秘之，後贈鄱陽王蕭範，範乃獻於東宮。梁陳之後，不知所終。

昭明太子嘗令太常卿南陽劉之遴，就蕭範所上漢書真本，與今本漢書考其異同。之遴具異狀十事，其大略曰：按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字，又案古本叙傳號爲中篇，今本無爲序傳，又今本敘傳載班彪事行，而古本云：稚生彪自有傳，又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爲次，而古本相合爲次，總成

三十八卷，又今本外戚在西域後，古本外戚次帝紀下，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武五子，宣元六王，雜在諸傳秩中。古本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傳前，又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饑隸布實隸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爲侯王。古本述云：淮陰毅毅，杖劍周章，邦之傑子，實惟彭英。化爲侯王，雲起龍驤。又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詁。而今本無此卷。

憤王

吳興郡有項羽廟，士民名爲憤王。甚有靈驗，太守到任，皆於廳中拜祠而避居他室。

四盡

魚弘襄陽人，歷南譙、盱眙、竟陵太守，常語人曰：我爲郡，所謂四盡：水中魚鱉盡，山中麋鹿盡，田中米谷盡，村里民庶盡，丈夫生世，如輕塵栖弱草，白駒之過隙，人生但歡樂，富貴幾何？於是恣意酬賞，侍妾百餘人，不勝金翠，服玩車馬，皆窮一時之絕，後暴卒於官，則物爲諸妾紛取而散！

王僧孺

王僧孺東海人，六歲能屬文，既長好學，家貧常傭書以養母，所寫既畢，誦誦亦通，歷仕齊梁，官至西省知撰譜事，好墳籍，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與沈約任昉家書相埒，少篤志，精力於書，無所不睹，其文逸麗，多用新事，人所未見者，世重其富，

第十八州譜七百十卷，百家譜抄集十五卷，東南譜集抄十卷，文集三十卷，兩台彈事不入集內爲五卷，及東宮新記並行於世。

僧孺爲南海太守時，郡常有高涼生口及海舶，每歲數至，外國賈人，以通貨易，舊時州郡以半價就市，又買而即賣，其利數倍，歷政以爲常，僧孺乃歎曰：昔人爲蜀部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孫者不在越裝，並無所取。

又廣州邊海舊饒，外國舶至，多爲刺史所侵，每年舶至，不過三數，及梁蕭勵任廣州刺史，緡毫不犯，歲十餘至。

### 王筠

王筠字之禮，琅琊人，幼警寤，七歲能屬文，年十六爲芍藥賦甚美，及長清靜好學，爲尚書令沈約及昭明太子所激賞，官至光祿大夫，年六十九爲盜所害，筠性弘厚，不以藝能高人，而甚擅才名，其自序曰：余少好書，老而彌篤，雖遇見警觀，皆既疏記，後重省覽，歎興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自年十三四，齊建武二年乙亥，至梁大同六年，四十載矣，幼年讀五經皆七八十遍，未嘗倩人假手，並躬自抄錄，大小百餘卷，不足傳之好事，蓋以備遺忘而已。

### 千字文

蕭子範，南齊宗室之弟，官至大司馬南平王戶曹屬從事中郎，王愛文學士，子範偏

被恩慰，嘗曰：此宗室奇才也，使製千字文，其辭甚美。

唐李綽尚書故實載：千字文梁周興嗣編次，而有王右軍書者，人皆不曉。其始，乃梁武教諸王書，令殷鐵石于大王書中，搨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紙，雜碎無序。武帝召興嗣謂曰：卿有才思，爲我韻之。興嗣一夕編綴進上，鬢髮皆白，而賞賜甚厚。右軍孫智永禪師，自臨八百本，散與人間，江南諸寺，各留一本。永往往吳興永福寺，積年學書，秃筆頭十甕，每甕皆數石。人來覓書，並請題頭者如市，所居戶限爲之穿穴。乃用鐵葉裹之，人謂鐵門限。後取筆頭葬之，號曰退筆塚，自製銘誌。

蕭子雲

蕭子雲，與子範，子簡俱爲兄弟行，善艸隸書，爲世楷法。自云善效鍾元常王逸少，而微變字體，嘗答敕云：臣昔不能拔賞，隨世所貴，規摹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語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略指論飛白一勢而已，十許年來，始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略筆勢，洞徹字體，又以逸少之不及元常，猶子敬之不及逸少，自此研思，方悟隸式，始變子敬，全範元常，逮爾以來，自覺功進。其書迹雅爲武帝所重，嘗論子雲書曰：筆力勁峻，心手相應，巧踰杜度，美過崔實，當與元常並驅爭先，其見賞如此。所著晉書一百一十卷，東宮新記二十卷。

梁豫章太守江革，鎮彭城，城太守，爲魏人所執，魏徐州刺史元延明，聞革才名，厚加接待，革稱患脚不拜，延明將加害焉，見革辭色嚴正，更相敬重，時祖恒同被拘執，延明使恒作欹器漏刻銘，革罵恒曰：卿荷國厚恩，已無報答，今乃爲虜立銘，孤負朝廷，延明聞之，乃令革作文入寺碑，並祭彭祖文，革辭以囚執既久，無復心思，延明逼之愈苦，將加箠撲，革厲色而言曰：江革行年六十，不能殺身報主，今日得死爲幸，誓不爲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日給脫粟三升，僅餘性命，值魏主討中山王元略反北，乃放革及祖恒南還。

楊華

楊華武都仇池人，父大眼爲魏名將，少有勇力，容貌雄偉，魏胡太后逼通之，華懼及禍，乃率其部曲來降，胡太后追思之不能已，爲作楊白華歌辭，使宮人晝夜連臂蹋足歌之，辭甚悽惋。

羊侃

羊侃，仕魏降梁，侯景之亂，禦戰甚力，侃少而雄勇，膂力絕人，所用弓至十餘石，嘗於兖州堯廟闕壁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級，泗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皆破碎，性豪侈，善音律，自造采蓮掉歌，甚有新致，姬妾侍列，窮極奢靡。

，有彈箏人陸大喜，著鹿角瓜長七寸，舞人張淨玩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中舞，又有孫荆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及歌人王娥兒，屈偶之，並妙盡奇曲，一時無對，嘗宴賓客二百餘人，器皆金玉雜寶，奏三部女樂至夕，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侃不能飲而好賓客，交遊終日，獻酬同其醉醒，性寬厚有器局，嘗南還至漣口置酒，有客張孺才者醉，於船中失火，延燒七十餘艘，所燔金帛，不可勝數，侃聞之都不挂意，命酒不輟，孺才慚懼自逃匿，侃慰喻使還，待之如舊。

章 祭

侯景之亂，衡州刺史安遠將軍章祭時在廬陵，聞訊，便簡閱部下，得精卒五千，馬百匹，倍道赴援，至豫章，奉命報云：賊已出橫江，祭即就內史劉孝儀共謀之：

孝儀曰：必期如此，當有別救，豈可輕信單使，妄相驚動，或恐不然！

時孝儀置酒，祭怒以杯抵地曰：賊已渡江，便逼宮闕，水陸俱斷，何暇有報？假令無救，豈得自安！章祭今日何情飲酒？即馳馬出部分。

將發，會江州刺史雷陽公大心，遣使要祭。

祭乃馳往見大心曰：上游藩鎮，江州去京最近，殿下情計實宜在前，但中流任重，當須接應，不可闕鎮，今直且張聲勢，移鎮潁城，遣偏將賜隨，於事便足！

大心然之，遣中兵柳昕，帥兵二千人隨粲。

粲留家累於江州，以輕舸就路，至南洲，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亦帥步騎萬餘人至橫江，粲即送糧仗贍給給之，並散私金帛，以賞其戰士。

先是安北將軍鄱陽王範，亦自合肥遣西豫州刺史裴之高，與其長子嗣，率江西之衆赴京師，屯於張公洲，待上流諸軍至，是時之高遣船渡，仲禮與合軍進屯王遊苑。

粲建議：推仲禮爲大都督，報下流衆軍。

裴之高自以年位恥居其下，乃云：柳節下是州將，何須我復鞭板？累日不決！

粲乃抗言於衆曰：今者同赴國難，義在除賊，所以推柳司州者，正以久捍邊疆，先爲侯景所憚，且士馬精銳，無出其前，若論位次，柳在粲下，語其年齒，亦少於粲，直以社稷之計，不得復論，今日形勢貴在將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裴公朝之舊齒，年德已隆，豈應復挾私情，以沮大計？粲請爲諸君解釋之。

乃單舸至之高營，切讓之曰：前諸將之議，豫州意所未同，即二宮危逼，猾寇滔天，臣子當戮力同心，豈可自相矛盾！豫州必欲立異，鋒鏑便有所歸之！

高垂泣曰：吾荷國恩榮，自應率先士卒，願恨衰老，不能效命，企望柳使君共平凶逆，謂衆議已從，無俟老夫耳，若必有疑，請剖心相示！

於是諸將定議，仲禮方得進軍。次新亭，賊列陣於中興寺，相持至晚，各解歸。是使仲禮人衆營部分衆軍，且日將戰，諸將各有據守，令衆頓青塘，青塘當石頭中路，衆慮柵壘未立，賊必爭之，頗以爲憚，謂仲禮曰：「下官才非禦侮，直欲以身徇國，節下善量其宜，不可致有虧喪！」

仲禮曰：「青塘立柵，迫近淮渚，欲以糧儲船乘，盡就泊之，此是大事，非兄不可，若疑兵少，更當差軍相助，乃使直閣將軍劉叔胤帥，助衆，帥所部水陸俱進。」

時值昏霧，軍人迷失道，比及青塘，夜已過半，壘柵至曉未合，侯景登禪靈寺門閣，望衆營未立，便率銳卒來攻，軍副王長茂勸據柵待之，衆不從，令軍主鄭逸逆擊之，命劉叔胤以水軍截其後，叔胤畏懦不敢進，逸遂敗，賊乘勝入營，左右牽衆避賊，衆不動，猶叱子弟力戰！兵死略盡，遂見害，時年五十四。

### 吉昉

吉昉馮翊遼勺人，世居襄陽，梁天監初，父爲吳興原鄉令，爲姦吏所誣，逮詣廷尉，年十五，號泣衢路，祈請公卿，行人見者，皆爲隕涕，其父理雖清白，恥爲吏訊，乃虛自引咎，罪當大辟，縉乃搗登聞鼓，乞代父命，武帝異之，敕廷尉卿蔡法度曰：「吉昉請死贖父，義誠可嘉，但其幼童，未必自能造意，卿可嚴加脅誘，取其款實！」



法度受教還寺，感陳刑具，備列官司，厲色問曰：爾求代父死，敕已相許，便應伏法！然刀鋸至劇！審能死不？且爾童孺，志不及此，必爲人所教，姓名是誰？可具列答！若有悔異，亦相聽許。

縹對曰：囚雖衰弱，豈不知死可畏懼？願諸弟稚藐，唯囚爲長，不恣見父極刑，自延視息，所以內斷胸臆，上千萬乘，今欲殉身不測，委骨泉壤，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耶？明昭聽代，不異登仙，豈有回貳？

法度知縹至心有在，不可屈撓，乃更和顏誘語之曰：主上知尊侯無罪，行當釋亮，觀君神儀明秀，足稱佳童，今若轉辭，幸父子同濟，奚以此妙年苦求湯鑊？

縹對曰：凡昆虫螻蟻，尚惜其生，况在人孰能求死，但囚父持深劾必正刑書，故思殞仆，冀延父命，今瞑目引領，以聽大戮，情殫意極，無言復對？

縹初見囚，獄吏依法備加桎梏，法度矜之，命脫其二械，更令著一小者，縹弗聽曰：縹求代父死，死罪之囚，唯宜增益，豈可減乎？竟不脫械！

法度具以奏聞，武帝乃宥其父。

### 神滅論

郭子直，無陰人，初在尚書，嘗侍晉陵王蕭子良，子良精信釋教，而子直感釋無佛

，子良問曰：君不信因果，世間何得有富貴，何得有貧賤？子真答曰：人之生，譬如一樹花，同發一枝，俱開一蒂，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墜於茵席之上，自有闌離墜於溷糞之側，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子良不能屈，深怪之！

子真遂論其理，著神滅論曰：

或問余云：神滅何以知其滅也？

答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

問曰：形者無知之稱，神者有知之名，知與無知即事有異，神之與形理不容一，形神相即非所聞也。

答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也。

問曰：神故非用，不得爲異，其義安在？

答曰：名殊而體一也。

問曰：名既已殊，體何得一？

答曰：神之與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

利也，然而捨利無刀，捨刀無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止？

問曰：刀之與利或如來說，形之與神，其義不然，何以言之？木之質無知也，人之質有知也，人既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豈非木有一，人有二耶？

答曰：異說言乎？人若有如木之質以爲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爲神，則可知來論也，今人之質，質有知也，木之質，質無知也，人之質非木質也，木之質非人質也，安有如木之質，而復有異木之知哉？

問曰：人之質所以異木質者，以其有知耳！人而無知，與木何異？

答曰：人無無知之質，猶木無有知之形。

問曰：死者之形骸，豈非無知之質耶？

答曰：是無人質。

問曰：若然者，人果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矣。

答曰：死者如木，而無異木之知，生者有異木之質，而無如木之質也。

問曰：死者之骨骼，非生之形骸耶？

答曰：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區已革矣，安有生人之形骸，安有死人之骨骼哉？

問曰：若生者之形骸非死者之骨骼，非死者之骨骼，則應不由生者之形骸，不由生者之形骸，則此骨骼從何而至此邪？

答曰：是生者之形骸變為死者之骨骼也。

問曰：生者之形骸，雖變為死者之骨骼，豈不從生而有死？則知死體猶生體也。

答曰：如因榮木變為枯木，枯木之質盡是榮木之體。

問曰：榮體變為枯體，枯體即是榮體，絲體變為縷體，縷體即是絲體，有何區別？

答曰：若枯即是榮，榮即是枯，應榮時凋零，枯時結實也。又榮木不應變為枯木，以榮即枯，無所復變也，榮枯是一，何不先枯後榮，更先榮後枯何也？絲縷之義亦同此破。

問曰：生形之謝，便應豁然都盡，何故方愛死形，綿歷未已耶？

答曰：生滅之體要有其次故也，夫歟而生者必歟而滅，漸而生者必漸而滅，歟而生者飄驟是也，漸而生者動植是也，有歟有漸，物之理也。

問曰：形即是神者，手等亦是耶？

答曰：是皆神之分也。

問曰：若皆是神之分，神既能慮，手等亦能慮耶？

答曰：手等亦應能有痛癢之知，而無是非之慮。

問曰：慮爲一，爲異？

答曰：知即是慮，淺則爲知，深則爲慮。

問曰：若爾，應有二乎？

答曰：人體惟一，神何得二。

問曰：若不得二，安有痛癢之知，復有是非之慮？

答曰：如手足雖異，總爲一人，是非痛癢雖復有異，亦總爲一神矣。

問曰：是非之慮，不關手足，當關何處？

答曰：是非之意，心器所主。

問曰：心器是五藏之心非耶？

答曰：是也。

問曰：五藏有何殊別？而心獨有是非之慮乎？

答曰：七竅亦復何殊，而司用不均。

問曰：慮思無方，何以知是心器所主？

答曰：五藏各有所司，無有能慮者，是以心爲慮本。

問曰：何不寄在眼等分中？

答曰：若慮可寄於眼分，何敢不寄於耳分耶？

問曰：慮體無本，故可寄之於眼分，眼目有本，不假寄於他分也。

答曰：眼何故有本，而慮無本？苟無本於我形，而可偏寄於異地，亦可張甲之情寄王乙之軀，李丙之性託趙丁之體，然乎哉？不然也！

問曰：聖人之形猶凡人之形，而有凡聖之殊，故知形神異矣。

答曰：不然！金之精者能昭，穢者不能昭，有能昭之精金，寧有不昭之穢質，又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是以八采重瞳助華之容，龍顏馬口軒鼻之狀，形表之異也。比干之心七竅列角，伯約之胆其大若拳，此心器之殊也，是知聖人定分，每絕常區，非惟道革羣生，乃亦形超萬有，凡聖均體，所未敢安。

問曰：子云聖人之形必異於凡者，敢問陽貨類仲尼，項籍似大舜，舜項孔陽，智革形同，其故何耶？

答曰：珉似玉而非玉，鸚類鳳而非鳳，物誠有之，人故宜爾，項陽貌似而非實似，心器不均，雖貌無益。

問曰：凡聖之殊，形器不一可也，真極理無有二。而丘且殊姿，湯文異狀，神不侔

色，於此益明矣！

答曰：聖同於心器，形不必同也，猶馬殊毛而齊逸，玉異色而均美，是以晉棘荆和等價連城，騁驪盜驪俱致千里。

問曰：形神不二，既聞之矣，形謝神滅，理固宜然，敢問經云：爲之宗廟以鬼饗之，何謂也？

答曰：聖人之教然也。所以弭孝子之心，而厲偷薄之意，神而明之，此之謂矣。

問曰：伯有被甲，彭生豕見，墳素著其事，寧是設教而已耶？

答曰：妖怪茫茫，或存，或亡，強死者衆，不皆爲鬼，彭生伯有何獨能然，乍爲人豕，未必齊鄭之公子也。

問曰：易稱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又曰載鬼一車其義云何？

答曰：有禽焉，有獸焉，飛走之別也。有人焉，有鬼焉，幽明之別也。人滅而爲鬼，鬼滅而爲人，則未之知也。

問曰：知此神滅有何利用耶？

答曰：浮屠害政，桑門蠹俗，風驚霧起，馳蕩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財以赴僧，破產以趨佛，而不卹親戚，不憐窮匱者何？良由厚我之情深，濟物之意淺，是以

圭撮涉於貧友，委情動於顏色，千鍾委於富僧，歡意暢於容髮，豈不以僧有多祿之期，友無遺棄之報，務施闕於周急，歸德必在於已，又惑以茫昧之言，懼以阿鼻之苦，誘以虛誕之辭，欣以兜率之樂，故捨逢掖，襲橫衣，廢俎豆，列餅鉢，家家棄其親愛，人人絕其嗣續，致使兵挫於行間，吏空於官府，粟罄於惰遊，貨殫於泥木，所以姦宄弗勝，頌聲尙擁，惟此之故，其流莫已，其病無限，若陶甄稟於自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自有，況爾而無，來也不禦，去也不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小人甘其醜畝，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窮也。蠶而衣，衣不可盡也，下有餘以奉其上，上無爲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以匡國，可以霸君，用此道也。

此論出，朝野諠譁，子良集增難之而不能屈。

### 劉勰

劉勰字彥和，東莞莒人，早孤篤志好學，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與之居處，積十餘年遂博通經論，因區別部類，錄而序之，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引而次之，既成未爲時流所稱，勰自重其文，欲取定於沈約，約時貴盛，無由自達，乃負其書，候約出，干之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使命取讀，大重之，謂爲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勰爲文長於佛理，京師寺塔及名僧碑誌，必請勰製文，有敕四慧震沙門於完林寺撰經，證功畢，遂啓求出家，先爇髮以自誓，敕許之，乃於寺變服，改名慧地，未期而卒。



青樓

梁豫章王蕭綜，梁武帝蕭衍之第二子也，其母吳淑媛日齊東昏宮得幸於武帝，七月而生綜，宮中多疑之者，及淑媛寵衰怨望，遂陳疑似之說，故綜懷之！

既長，有才學，善屬文，武帝御諸子，以禮朝見不甚數，綜恒怨不見知，每出藩，淑媛恒隨之，至年十五六，尙裸袒嬉戲於前，晝夜無別，內外咸有穢議。

綜在徐州政刑酷暴，又有勇力，手制奔馬，常微行夜出，無有期度，每武帝有敕疏至，輒忿恚形於顏色，羣臣莫敢言者，恒於別室祀齊氏七廟，又微服至曲阿拜齊明帝陵，然猶無以自言，聞俗說以生者血瀝死者骨，滲即爲父子，綜乃私發齊東昏墓，出骨瀝臂血試之，並殺一男取其骨試之，皆有驗，自此常懷異志。

後投降于魏，魏以爲侍中太尉高平公丹陽王，綜乃改名贖字德文，追爲齊東昏成服，於是有司奏削奪爵土，改其姓爲悖氏，蕭寶據長安反，綜爲魏人殺之。時年四十九。

綜既不得志，嘗作聽鍾鳴悲落葉辭，以申其意，大略曰：

聽鍾鳴，當知在帝城，參差定難數，歷亂百愁生，去聲懸窈窕，來響急徘徊，誰憐傳漏子，辛苦建章台！

聽鍾鳴，聽聽非一所，懷瑾握瑜空擲去，攀松折桂誰相許！昔朋舊愛各東西，譬如落葉不更齊，漂漂孤雁何所栖？依依別鶴夜半啼！

聽鐘鳴，聽此何窮極！二十有餘年，淹留在京城，窺明鏡，罷容色，雲悲海思徒排抑！

悲落葉，連翩下，重疊落且飛，從橫去不歸！悲落葉，落葉悲，人生譬如此！零落不可持！悲落葉，落葉何時還；凡昔共根本，無復一相關！

當時見者莫不悲之。

### 貞白先生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幼有異操，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睹白日，不覺爲遠矣，父爲妾所害，弘景終身不娶。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閱爲務，家貧求宰縣不遂，永明十年，脫朝服掛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賜以帛束，敕所在月給伏苓五斤，白蜜二升，以供服餌。及發公卿祖之征虜亭，供帳甚盛，車馬填咽，咸云宋齊以來未有斯事。

於是止於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陵華陽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漢有咸陽之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乃于山立館：自號華陽陶隱居，人間書札即以隱居代名。始從東陽孫游嶽受符圖經法，徧歷名山，尋訪仙藥。身既輕捷，性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臥其間，吟詠聲桓，不能已已。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廈

，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

弘景爲人圓通謙謹，出處宴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爲樂。有時獨游泉石，望見者以爲仙人。性好著述，尙奇異，願借光景，老而彌篤。

梁武帝嘗早與之游，及即位後，恩禮篤愈。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前以諮詢，時人謂之山中宰相。天監四年，移居積金夷澗。弘景行辟谷道引之法，自隱處四十餘年，年巡八十而有壯容。仙書云：眼方者壽千歲。弘景末年一眼有時而方。

大同二年卒，時年八十五，顏色不變，屈伸如常，香氣累日，氤氳滿山，詔贈太中大夫，諡曰貞白先生。弘景妙解術數，逆知梁祚覆沒，預制詩云：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惟昭陽殿，遂作罽毳宮。詩秘在篋裏，化後門人方稍出之。大同末人十競談玄理，不習武事，後侯景篡逆，果在昭陽殿。



